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七五冊目次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原缺卷十五）（宋）朱熹撰 續二十九卷（宋）黃榦 楊復撰 明正德十六年劉瑞曹山刻本 〇〇一

家禮五卷 題（宋）朱熹撰 附錄一卷 宋刻本 卷一至三配清影宋鈔本） 四四六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五三五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原缺卷十五）

（宋）朱熹撰

續二十九卷

（宋）黄榦　楊復撰

明正德十六年劉瑞曹山刻本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儀禮經傳通解、宋朱子撰。初名儀禮集傳集注。朱
子乞修三禮劄子所云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
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
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即是書也。其劄
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沒後、嘉
定丁丑始刊版於南康。凡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
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共二十三卷、爲四十二篇。
中闕書數一篇、大射至諸侯相朝八篇尚未脫槀。
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則仍前草創
之本、故用舊名集傳集注、是爲王朝禮、中闕卜筮
一篇、目錄內踐阼第三十一以後、序說並闕、蓋未
成之本也。所載儀禮諸篇、咸非舊次、亦頗有所釐
析。如士冠禮三屨本在辭後、仍移入前、陳器服章
戒宿加冠等辭本總記在後、乃分入前各章之下。
末取雜記女子十五許嫁笄之文、續經立女子笄
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雖不免割裂古經、然自王
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朱子糾其棄經任傳、遺
本宗末、因撰是書以存先聖之遺制。分章表目、開
卷瞭然、亦考禮者所不廢也。其喪祭二門則成於
朱子門人黃榦、蓋朱子以創槀屬之。楊復原序述
榦之言有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喜
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
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則榦之所
編、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僅修喪禮十五卷、成於
嘉定己卯、其祭禮則尚未訂定、而榦又歿。越四年
壬午、張虙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後楊復重修
祭禮、鄭逢辰進之於朝、復序榦之書云、喪禮十五
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帙之
外、前稱喪服圖式、祭禮遺槀尚有未及訂定之遺
憾、則別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書云、南康學官
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虙續刊喪禮、又取
祭禮槀本并刊而存之。竊不自揆、遂據槀本、參以
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今自卷十
六至卷二十九、皆復所重修、合前經傳通解及集
傳集注、總六十有六卷。雖編纂不出一手、而端緒
相因、規模不異、古禮之梗概節目、亦略備於是矣。

刊儀禮經傳序

晦菴先生朱子嘗請于朝修三禮言不果用晩乃著儀禮經傳通解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而王朝禮終焉凡四十有七卷視初論少異盖自成一家言矣書未就先生告終喪祭二禮則成于黃勉齋氏其䂓模次第授於先生者也爲卷凡二十有七嗟乎自古天下國家化成禮樂然未有盛於周者也三禮殘闕之餘猶想見一二漢晉而下千餘歲代有作者然非其人莫之能與也至周程張四君子曁先生出而帝王之道復明禮樂可興矣然非其時也抑獨先生有是書又不克成焉豈非天哉

豈非天哉書刻于南京國子監卷帙浩繁點畫漫漶士大夫非惟不之讀識其名者或寡矣瑞竊歎曰斯禮也制作之宜古今之變略備矣後聖有作將取而折中焉今與其棄也無寧先識大義而後講貫其精奥乎乃命教授陳巠教諭粘燦王士和督諸生手録經傳讐校既定出贖金付杭郡曹推官山刻焉逾年畢工山之勞著矣以書來曰顧有序也敬題[illegible]端俾天下後世志於禮者有考也

[illegible]己春三月望日後學西蜀劉瑞

南康舊刊　朱文公儀禮經傳與集傳集註而喪祭二禮俄空焉蓋以屬門人勉齋黃榦俾之類次而未成也虙來南康聞勉齋已下世深恨　文公之志不終士友間有言勉齋固嘗脫藁今在南劒陳史君處欲全此書索之南劒可也南劒知之果以其書來且併遺刻者數輩至於是鋟木更一年而後畢是雖喪祭二門而卷秩多前書三之一以是刋造之日長點勘之功鄉貢進士楊用爲多又助以王鎮圭童居欽黃嵩三君披閱精彊錯簡脫字往往無之虙生不爲晚而不能一識　文公文公不可得而見得見勉齋者斯可矣又復失之分符星渚乃　文公遺愛之地高山仰止惓惓興懷玆又得全其所欲述之書以畢其平日傳受之志豈非幸歟第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誠有如古人之論撫卷爲之三歎也嘉定癸未孟秋上澣四明張虙識

勉齋黃先生編纂祭禮用　先師朱文公禮書之通例先正經而後補篇正經則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爲先所以尊聖經也而大戴遷廟釁廟二篇附焉補篇則以祭法爲先所以明大分也而天地神祇宗廟百神以及於時巡遷國立君討罪會同行役類禡雩禜祈禳釁衅之禮次之而樂舞器服祭用無不備焉夫禮莫重於祭自天子宗廟而下其儀文制度各有精義而不可易宗廟之祭自天子諸侯下及於士庶人其文理密察各有常經而不可紊今見於儀禮者惟特牲少牢有司徹三篇僅存矣特牲士禮也少牢有司徹大夫禮也大夫以上並逸其文若夫事天事地國家之大典大法皆湮沒不傳而先王制作精微之意不可得而復攷亦可歎矣幸而有司之所職掌聖門之所問答諸儒之所紀錄猶散見於周官傳記之書尚可裒集以見其梗槩此補篇之所爲作也初先生集喪禮祭禮粗有成編嘉定己卯奉祠閑居始得訂定喪禮俾復預檢閱之役次第將修祭禮故

朝夕議論多及之嘗有言曰祭禮已有七分惟天神一門爲鄭氏讖諱之說所汨其言最爲不經今存其說於書者非取之也存之於書使天下後世知其繆乃所以廢之也又有不可不正者夫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其見於禮記大傳小記亦已明矣而鄭氏乃云禘爲祀天於圜丘郊與圜丘本是一事以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祀天則謂之圜丘非郊之外別有圜丘也而鄭氏又云圜丘比郊爲大祭自鄭氏之說既立而聖經之意益微諸儒起而爭之其說多矣惟趙伯循之言爲尤精當其說曰鄭氏以禘爲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蓋見祭法所說禘郊祖宗禘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爾非關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何關圜丘哉是以先師論語問禘章特著趙伯循春秋纂例之說非專以釋一章之旨此正禮書筆削大義之所存也黃先生此論特發其端爾即其所已言推其所未言者又可知也不幸志未遂而先生沒豈天尼其事而嗇其傳邪抑斯文未喪猶有所待而後明邪正經特牲少牢有司徹先生嘗教學者分章句附傳記而未備祭法一篇乃先生晚年手自編定亦未備先生既沒學者不敢妄意增損謹錄其藁而藏之且記其語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嘉定癸未季夏門人三山楊復謹書

右　朱文公先生所編禮書已刻於南康獨喪祭二門屬勉齋黃先生補而足之宓假守延平特刻之郡庠適南康張侯處以書來索蓋延平本無此書刻此二門則無始南康已有此書刻此二門則有終於是歸其書於南康俾得爲全帙云嘉定癸未七月初吉朝奉大夫權知南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陳宓謹書

勉齋先生祭禮自天神而下纂輯多年前祭法一篇晚年始就暨將修定始出特牲少牢有司徹禮

指授學者俾分章句附傳注而未遂後乃因先生指授之意而成之附傳記一節惟特牲禮本經自有記中間已逐條附入他書可互相發明當附入者未經先生折衷不敢妄意增損先生嘗言祭禮有七分蓋有欲筆削而未及者此類是也南康舊刊 朱文公先生儀禮經傳通觧尚缺喪祭二門待勉齋黄先生成其書嘉定癸未南劒陳侯以此書歸於南康而刊之南康張侯以書來謂祭禮有門類而未分卷數先後無辨 則如之何

同志皆曰張侯之言是也遂相與商確做喪禮題曰儀禮經傳通觧續卷幾以別其次第且述其成書本末如此以復張侯後之君子必有因觀此書以能成先生之志者矣復謹書

儀禮目録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篇曲臺后倉九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六篇周官傳四篇劉歆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

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賈公彥曰戴德戴聖與劉向別録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第三自茲以下大戴即以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聘禮公食覲禮喪服爲次小戴則以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士虞喪服特牲少牢有司士喪既夕聘禮公食覲禮爲次皆尊卑吉凶先後雜亂故鄭說不從之唯劉向別録大射以上七篇與小戴同而其下乃以聘食覲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爲次皆有

畢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也又曰儀禮之次賤者為先故以士冠為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為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為後諸侯鄉飲酒為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為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强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國君之等又為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下先吉後凶凶盡則又行祭祀吉禮也

士冠禮第一　家禮一之上

鄭玄目錄曰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

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句）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冠於五禮為嘉禮大小戴及別錄皆此為第一今仍舊次而於其文頗有所釐析云

冠義第二　家禮一之下

此小戴記第四十三篇蓋漢儒所造以釋冠禮之義者也家語冠頌篇略見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小戴曾子問中有變禮春秋內外傳有事證今皆以附于後定為第二而遞改下篇之次云

士昏禮第三　家禮二之上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昏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二今頗釐析之而定為第三

昏義第四　家禮二之下

此小戴第四十四篇蓋漢儒所造以釋昏禮之義者也今以郊特牲坊記曾子問及詩春秋內外傳白虎通義說苑所說昏禮之義及其變節合之以為此篇

內則第五　家禮三

此小戴第十二篇蓋古經也鄭氏以為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以閨門之內禮儀可則故曰

內則今按此必古者學校教民之書宜以次於昏禮故取以補經而附以傳記之說云

內治第六　家禮四

古無此篇今取小戴昏義哀公問文王世子內則篇及周禮大戴禮春秋內外傳孟子書大傳新序列女傳前漢書賈誼新書孔叢子之言人君內治之法者創為此記以補經闕

五宗第七　家禮五

古無此篇今取小戴喪服小記大傳曾子問內則文王世子檀弓曲禮篇及此經喪服傳春秋內外傳家語白虎通義書大傳孔叢子等書之言宗子

之法以治族人者創爲此篇

親屬記第八　家禮六

此即爾雅之釋親篇白虎通義所謂親屬記者也以其具載閨門三族親戚之名號故列於此而通義所釋亦因以附焉

士相見禮第九　鄉禮一之上

鄭目録曰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別録皆第三今出其見君者數條入臣禮篇而取曲禮少儀玉藻諸篇言相見飲食之禮者附之

士相見義第十　鄉禮一之下

古無此篇劉敞補亡今以白虎通義附其後

投壺第十一　鄉禮二

此小戴第四十篇第記主人與客燕飲投壺之禮鄭氏以爲實曲禮之正篇其事與射爲類於五禮宜屬嘉禮今取大戴及少儀合之以繼士相見禮之後

鄉飲酒禮第十二　鄉禮三之上

鄭目録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鄉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乃第十小戴及別録此皆第四今略取少儀一二附記下云

鄉飲酒義第十三　鄉禮三之下

此小戴第四十五篇亦漢儒所造以釋鄉飲酒之義者也上篇所陳乃鄉大夫將興其賢能而賓之之禮此義中第五章兼有黨正正齒位之事鄭說已見上篇孔穎達以爲吉禮非也今附于本篇之次

鄉射禮第十四　鄉禮四之上

鄭目録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在焉不改其禮射於五禮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別録[illegible]第五

鄉射義第十五　鄉禮四之下

此小戴第四十六篇亦漢儒所造以釋鄉射之義者也今取其言鄉黨習射詢衆庶者爲此篇而出其言天子諸侯將祭選士者爲大射義見後篇

學制第十六　學禮一之上

古無此篇此類今以家塾黨庠遂序皆爲鄉學則其禮之次宜有以見其設教導民之法故集諸經傳創立此篇以爲此類之首

學義第十七　學禮一之下

此篇亦古所無今集諸經傳凡言教法之意者補之以釋上篇之義

弟子職第十八　學禮二

此管子之全篇言童子入學受業事師之法今分章句參以衆說補其註文以附于經

少儀第十九　學禮三

此小戴記之第十七篇言少者事長之節註疏以爲細小威儀非也今釐其雜亂而別取它篇及諸書以補之

曲禮第二十　學禮四

此小戴記之第一篇言委曲禮儀之事所謂曲禮三千者也其可隨事而見者已包在經禮三百篇之內矣此篇乃其雜碎首尾出入諸篇不可隨事而見者故合而記之自爲一篇而又多爲韻語使受者得以諷於口而存諸心葢曲禮之記也戴氏編禮時已亡逸故特因其首章之幸存者而雜取諸書所引與它記之相似者以補續之然其文亦多錯亂不甚倫貫今頗釐而析之

臣禮第二十一　學禮五

古無此篇今按事親事長隆師親友治家居室之法各有成篇獨臣事君三綱之大其法尤嚴乃獨無所聚而散出於諸書學者無所考焉今掇其語創爲此篇

鍾律第二十二　學禮六之上

古無此篇今以六藝次之凡禮之通行者已略見上諸篇矣此後當繼以樂而樂經久已亡逸故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佑通典之言律呂相生長短均調之法創爲此篇以補其闕

鍾律義第二十三　學禮六之下

古亦無此篇今取（闕）

詩樂第二十四　學禮七

古亦無此篇而大樂遺聲其絶久矣今取世傳唐開元十二詩譜補之以粗見其彷彿然亦未知其果有以合於古之遺聲否也

禮樂記第二十五　學禮八

古無此篇今取諸記中通論禮樂大指者合爲此篇以通釋禮樂之義

書數第二十六（今闕）　學禮九

古無此篇今按六藝之射已略見上鄉射及下大射篇御法則廢不可考矣唯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故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筭經爲此篇以補其闕然亦不能詳也

學記第二十七　學禮十

小戴第十八篇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次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葢兼大小學而言之舊註多失其指今考横渠張氏之說并附己意以補

其註云

大學第二十八　學禮十一

小戴第四十二篇專言古者大學敎人之次第河南程氏以爲孔氏之遺書者也秦漢以来儒者既失其傳故其舊文舛錯爲甚而訓說亦多不能得其微意今推本程氏既緒正之仍別爲之章句讀者宜盡心焉則聖賢之學可漸而進矣

中庸第二十九　學禮十二

小戴第三十一篇程氏以爲孔門傳授心法而其書成於子思而其言大抵與大學相發明故亶聞之先君子常以爲大學者此篇之戶庭而此篇則大學之閫奧也然道既失傳說者類皆不能得其微指今亦本程氏別爲章句讀者孰復而深味之則聖賢傳付之窔旨庶乎其有以自得之矣

保傅傳第三十　學禮十三

漢昭帝詔曰通保傅傳文穎以爲賈誼所作即此篇也今在大戴禮[illegible]四十八篇其詞與誼本傳疏語正合其言敎太子輔少主之道至謹[illegible]而極懇切矣故自當時即以列於孝經論語尚書之等而進之於君益[illegible]識其言之要者矣後之君子有愛君憂國之深慮者其可以不之省哉

踐阼第三十一　學禮十四

此大戴第五十九篇（自此以下字題並闕）

五學第三十二　學禮十五

燕禮第三十三　邦國禮一之上

燕義第三十四　邦國禮一之下

大射禮第三十五　邦國禮二之上

大射義第三十六　邦國禮二之下

聘禮第三十七　邦國禮三之上

聘義第三十八　邦國禮三之下

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　邦國禮四之上

公食大夫義第四十　邦國禮四之下

諸侯相朝禮第四十一　邦國禮五之上

諸侯祖朝義第四十二　邦國禮五之下

儀禮集傳目錄
覲禮　王朝禮一之上
朝事義　王朝禮一之下
歷數　王朝禮二之上
卜筮（缺）
夏小正　王朝禮三之上
月令　王朝禮三之下
樂制　王朝禮四之上
樂記　王朝禮四之下
王制之甲（分土）　王朝禮五
王制之乙（制國）　王朝禮六
王制之丙（王禮）　王朝禮七
王制之丁（王事）　王朝禮八
王制之戊（設官）　王朝禮九
王制之己（建侯）　王朝禮十
王制之庚（名器上）　王朝禮十一
王制之辛（名器下）　王朝禮十二
王制之壬（師田）　王朝禮十三
王制之癸（刑辟）　王朝禮十四

乞修三禮劄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来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熈寧以来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

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衙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别

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
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
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取　進止

右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刊于南康道院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為絕筆之書次第具見於目錄惟書數一篇闕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槀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槀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摹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它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顧念先君蚤歲即嘗有志於是書昨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旨意具存此篇今謹繕錄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闕樂壞千有餘年今幸討論粗見端緒而天不假之年使不克究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為千古之恨也夫嘉定丁丑八月甲子日孤　在泣血謹記

儀禮經傳卷第一

士冠禮第一　家禮一之上

傳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眂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

右筮日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

右戒賓○辭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右筮賓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

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賓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右宿賓○辭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

右爲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櫛實于簞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

右陳器服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

右即位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右迎賓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

右始加○辭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

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

右再加○辭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

右三加○辭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筵于戶西南面賛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荅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

右醴冠者○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右冠者見母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

右字冠者○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

右賓出就次

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見賛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

右冠者見兄弟姑姊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右奠摯於君及鄉大夫鄉先生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賛者皆與賛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右醴賓

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荅拜如

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荅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

右醮○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如醮如初

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

右殺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荅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

右孤子冠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

右庶子冠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右母不在

女子十有五年許嫁笄而字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右女子笄（儀禮雜記）

冠義第二　　家禮一之下

傳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

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

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其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

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天子擬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上雜）○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後記）○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

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曾子問）○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曾子問）○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

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雜記）○魯襄公九年十二月晉悼公以諸侯之師伐鄭而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春秋左氏傳）○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

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國語）

儀禮經傳卷第一

儀禮經傳卷第二

士昏禮第三　家禮二之上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右納采○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辭無不腆無辱摯不用死昏

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

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右問名○記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辭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

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醴賓○辭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記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辭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

禮告主人曰聞命矣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右納吉○辭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右納徵○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皮帛必可制○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一節係鄭記補）○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右請期○辭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

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湆在爨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

右陳器饌○記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

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纇黼在其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荅拜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右親迎○辭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記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辭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

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記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冪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酳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荅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坐祭卒爵拜皆荅拜興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

止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媵餕主人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

右婦至○記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荅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

右婦見○記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舅荅拜宰徹笄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

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雜記）
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
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
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
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
贊荅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
門外

右醴婦○記婦席薦饌于房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
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席于
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

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
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餕
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

右婦饋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
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
人

右饗婦○記婦席薦饌于房饗婦姑薦焉婦洗在
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薦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饗
無降○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
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右饗送者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右祭行（補記）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
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
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
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
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
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

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
饗禮

右奠菜（補記）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
姻請覿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
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
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它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
見對曰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
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
請受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見
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

拜婿荅再拜主婦又拜婿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婿出主人送再拜

右婿見婦之父母（補記）

昏義第四　　家禮二之下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執笲棗栗腶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

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爲昏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効匹夫之聽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于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

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効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也亂家子者謂其亂倫世有刑人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出者謂其逆德也無子者謂其絕世也婬僻者謂其亂族嫉妒者謂其亂家惡疾者謂其不可供粢盛多口舌者謂其離親竊盜者謂其反義三不去者謂其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家語）○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

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

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坊記）○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也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家語）○白虎通義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去不辭誠

不諱者蓋恥之重去也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后可得事宗廟之禮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家廣繼嗣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兩國媵之皆以姪娣從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有之

也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家廣繼嗣也不更娉大國者不忘本適也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毋再取之義也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婚禮貴和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乘諸侯也必使同姓者以其

同宗共祖可以主之故使攝父事也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從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

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異姓則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國語）○劉向曰親迎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姆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illegible]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illegible]

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箕帚之事敢不敬拜（說苑）○周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

之王女與寡人共其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祭統）○左氏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春秋左氏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春秋左氏傳）○公羊子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春秋公羊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春秋魯莊公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

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春秋左氏傳）○白虎通義曰婦人之贄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肉脩陰也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

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詩以絶之其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魯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强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

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列女傳）○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壹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貪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列女

傳）○陳寡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儻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固欲嫁之孝婦不從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也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

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列女傳）○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雜記）○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

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家語）

儀禮經傳卷第二

儀禮經傳卷第三

內則第五　　家禮三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炁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

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

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

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没没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没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没身不衰○父母雖没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没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

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右事親事長○記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以上曲禮）○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玉藻）○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

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以上曲禮）○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檀弓）○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玉藻）○父子不同席（曲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曲禮）○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齊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以上玉藻）○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曲禮）○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君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

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

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以上戴義）〇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

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

盡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大戴）

飯（目諸飯也）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膳（目諸膳也）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飲（目諸飲也）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酒（目諸酒也）清白羞（目諸羞也）糗餌粉酏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蝸醢而苽食雉羹（絶句）麥食脯羹雞羹（絶句）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桃諸梅諸卵鹽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麋鹿田豕麛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柤梨薑桂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兔

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奥鹿胃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兎為宛脾切葱若韭實諸醯以柔之

右飲食

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

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曲禮）

右男女之別○傳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夜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家語）○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者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闖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禮趣度於禮矣（國語）

禮始於謹夫婦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右夫婦之別○傳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

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春秋左傳）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右御妻妾○傳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晉平公有疾叔向問於子產子產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

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春秋左氏傳）

妊子者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

右胎教（列女傳）○傳曰妊子之時必謹所感心感於物則其子形音肖之故妊者能謹於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識必過人矣此之謂胎教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接子大夫少牢士特豕庶人特豚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始負子男射女否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它人無事不往○凡接子擇日○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

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凡名子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右生子

幼子常視毋誑（曲禮）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右教子○記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少儀）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此一[illegible]曲禮）

右冠笄嫁取

儀禮經傳卷第三

儀禮經傳卷第四

內治第六　　家禮四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

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昏義）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天官）

右內職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素誠繁成謹為子孫娶婦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大戴禮記）

右謹始○傳周襄王將以翟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

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夫翟隗姓也無列於王室豺狼之德不可厭也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其無乃階禍乎王弗聽（國語周語）○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

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脩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

矣昔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是成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則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不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己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

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陛下然後夫人入廷立君出朝（尚書大傳）

君后夫人侍君○傳曰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昔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姒其亡也以褒姒此其著者也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也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鳥獸尚然而况於人君乎故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

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三者亂則亂此關以爲詩首重人道之始於此也○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

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列女傳）○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敎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匡衡傳）○宋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旣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三

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楚昭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者必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使者曰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也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

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夫至臺崩夫人流而死○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公遊取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安車及則已自經矣（以上列女傳）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大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大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升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以戴記）

右胎教

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大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賈誼新書）○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國君世子亦太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世子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右生子○傳周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也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性敦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能胎教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也在郃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

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之所以教誨扶持十子者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常以正道檢押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武王后曰邑姜太公之女也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

閒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以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賈誼新書）

右立世子　傳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閙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死置後復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也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賈誼新書）○周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則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春秋左氏傳）○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

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貴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孔叢）○晉里克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春秋左傳）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illegible]

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内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右世子之記○傳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説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文王世子）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初命曰誅不孝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孟子）

右齊家○傳宋文帝太子劭次子始興王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因相與共爲巫蠱祝詛上事聞上驗問得實尚未忍誅但遣使切責之劭濬不悛上乃欲廢劭而誅濬議久不决侍中王僧綽言於上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毋使難生意表取笑千載上不能用劭濬遂共謀逆弑帝於合殿杖主卜天與死之荆州刺史武

陵王駿起兵赴難誅劭及濬遂即帝位是爲孝武帝（資治通鑑）○晉獻公獲驪戎之女驪姬嬖將以爲夫人卜之不吉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奚齊乃使太子申生居曲沃既與中大夫成謀乃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此章兼取左氏傳檀弓之語）○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太子太傅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

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遂無易太子志矣（叔孫通傳）○魯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左氏傳）

儀禮經傳卷第四

儀禮經傳卷第五

家禮五

五宗第七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大傳）

傳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五世而遷者繼高祖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記大傳互文）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小記）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大傳）庶子不得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小記大傳）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小記）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大傳）○白虎通義曰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不遷之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與其子孫

爲祖繼別者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
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曲禮下）
傳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
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
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
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
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
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
國使某辭（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
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

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
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稱孝身沒而已子游
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
義故誣於祭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
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
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
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
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曾子問）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
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
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

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
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
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內則）
傳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
婦可也（曾子問）○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
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
飲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
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
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
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
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書大傳）○上治祖禰尊尊

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
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大傳）親親以三
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小記）自仁
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
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
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
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
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
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
此之謂也（大傳）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㓜之序其朝于公内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

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以上並文王世子）

傳曰公族朝於内朝内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

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文王世子）○晉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荅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孔子家語）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大傳）

傳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

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疏○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國語周語）○周襄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屛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春秋左氏傳）○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春秋左氏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鎭靜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敎之使文敏者導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鎭靜者修之惇惠者敎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鎭靜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國語晉語）○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春秋左氏傳）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春秋左氏傳）

傳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

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别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國語晉語）○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也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家語）○白虎通義曰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踈恩愛究竟也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别婚姻也故世别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問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别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魯有仲孫季孫叔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略故燕寢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長幼之序也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婦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

親屬記第八　家禮六

雜補經一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從祖父之子相謂爲從祖晜弟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晜弟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

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父晜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晜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爲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妾爲庶母祖王父也晜兄也（爾雅）

右宗族

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王考爲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爲外曾王母母之晜弟爲舅母之從父晜弟爲從舅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晜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爾雅）

右母黨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爾雅）

右妻黨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嬪婦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爾雅）

右婚姻○傳白虎通義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六紀者爲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爲紀助

也〇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爲舅姑也

儀禮經傳卷第五

儀禮經傳卷第六

士相見禮第九　　鄉禮一之上

士相見之禮〇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請見〇記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〇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少儀）〇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

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曲禮）○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少儀）○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曲禮）○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少儀）○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偞卑（玉藻）○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曲禮）○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蹝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玉藻）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復見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右士見大夫

若常為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

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右嘗為臣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

右大夫相見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右言○記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玉藻）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右視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右請退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右長者請見○記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曲禮下）○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荅之拜則走（玉藻）○男女相荅拜也（曲禮）

士相見義第十　　鄉禮一之下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者致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唯君受摯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

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賔至門主人三辭見賔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與於未者未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未必爭苟簡而相親者未必然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愼其交而毋邇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朝

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以爲謟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劉敞補亡）○私相見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白虎通義）

投壺禮第十一　鄉禮二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右請投○記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大戴記）○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下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右就筵○記筭多少視其坐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二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右請賓○記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大師曰諾

右作樂○記鼓○□○○□□○□○○□半○
□○□○○○□□○□○魯鼓○□○○○□
□○□○○□□○□○○□□○半○□○○
○□□○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
禮魯鼓○○○□□○○半○□○□○○○○
□○□○□○薛鼓○□○○○○□○□○□
○○○□○□○○□○半○□○□○○○○
□○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餘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右請投視筭○記視投則擁矢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右卒投飲不勝者○記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右三投慶多馬○記不擢馬

儀禮經傳卷第六

儀禮經傳卷第七

鄉飲酒禮第十二　鄉禮三之上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右謀賓介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

右戒賓介○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右設席○記蒲筵緇布純尊綌冪賓至徹之

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荅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

右速賓○記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拜

右迎賓○記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

賔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賔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賔復位當西序東面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賔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賔降主人辭賔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賔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賔之席前西北面獻賔賔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賔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賔少退薦脯醢賔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賔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

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賔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

右獻賔○記獻用爵其他用觶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賔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

賔降洗主人降賔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賔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賔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賔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賔荅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賔實

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賔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賔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賔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賔西階上荅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賔西階上荅拜

右賔酢主人○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儀小）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賔降主人辭降賔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卒洗揖讓升賔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賔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賔西階上荅

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賔西階上荅拜主人降洗賔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賔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賔之席前北面賔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賔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賔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

右主人酬賔○記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客爵居左其飲居右（儀少）

主人揖降賔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賔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賔禮升不拜洗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

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

右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

右介酢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爵降奠于篚

右主人獻衆賓○記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

右一人舉觶○記樂作大夫不入

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右樂賓○記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
主人拜司正荅拜主人升復席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
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拜司正立于楹間以
相拜皆揖復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
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
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右司正舉觶○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

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
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
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
席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
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
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自
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
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右旅酬○記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
入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

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
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逆降洗升實觶皆
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
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
奠于其所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
以俎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
司正升立于席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
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
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

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
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
衆賓皆降
右徹俎○記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
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
右燕
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賓出○記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
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

賔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賔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右遵入〇記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

明日賔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賔服以拜辱

右拜禮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賔介不與鄉樂唯欲

右息司正

鄉飲酒義第十三　　鄉禮三之下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賔及介而衆賔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賔及介而衆賔自入貴賤之義别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賔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賔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人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賔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賔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説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賔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〇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賔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辯矣不鬬辯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〇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賔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賔也

賔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賔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賔故坐賔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賔賔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賔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〇祭薦祭酒

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

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

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儀禮經傳卷第七

儀禮經傳卷第八

鄉射禮第十四　鄉禮四之上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無介

右戒賓○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使能不宿戒

乃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于洗東北西面

右設位○記尊綌冪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右張侯○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

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退賓送再拜賓及衆賓遂從之

右速賓○記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揖衆賓主人以賓揖先入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再拜

右迎賓○記立者東面北上

主人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荅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絶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

右主人獻賓○記凡獻用爵其他用觶○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

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以爵拜者不徒作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再拜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

右主人酬賓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右獻衆賓○記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樂正與立者齒

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於賓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

右一人舉觶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荅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

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荅拜

　右獻大夫　記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

　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

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荅拜坐祭卒爵拜大夫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荅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賓南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

　右大夫酢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右樂賓○記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

　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荅拜主人升就席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内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間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未旅

　右司正舉觶○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

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司正爲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右請射○記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横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執弓不挾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

右誘射○記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楚扑長如笴刊本尺射者有過則撻之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賓揖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記命負侯者由其位上射
於右○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
遂西取弓矢

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
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
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者執旌許諾聲不
絶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
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
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
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

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
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
自西[illegible]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

右取矢○記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
中蛇交韋當楅髤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
當洗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
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
人與賓爲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
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司
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賓將與
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
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賓主人與大夫皆
未降司射乃比衆耦辯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
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
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郤手自
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
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
如上射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
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與
進者相左相揖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

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
位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
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司
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
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再請射○記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
誘射之乘矢而取之○侍射則約矢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
賓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
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釋
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筭坐實八

筭于中横委其餘于中西南東興共而俟司射遂進
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
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乃射
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
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
八筭于中興執而俟
右再射釋獲○記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
獲者奉之先首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衆賓
不與射者不降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
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入堂東
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
階階下揖升堂揖主入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
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
西主入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
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
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
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
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衆
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卒射釋獲者
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
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
右賓主大夫衆賓射○記賓主入射則司射擯升

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大夫與士射袒纁襦
耦少退於物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
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
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
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獲
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
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横於
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
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
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
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
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
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筭實
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右取矢視筭○記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
釋弓矢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
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
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
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
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

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
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
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
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
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
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
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
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
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
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
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

右飲不勝者○記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禮射不
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勝則洗
而以請客亦如之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
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
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
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
祭酒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
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
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獲
者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

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
折俎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
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
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
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

右獻獲者○記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東方謂之
右个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
位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
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
遂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

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
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
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
耦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
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
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
束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
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
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衆賓
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右三請射○記大夫說矢束坐說之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閒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

右三射用樂○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

右取矢視筭

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右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楅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

右三射畢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荅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右旅酬○記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

徒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荅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荅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

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反奠于其所與若無大夫則唯賓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

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

右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無筭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筭

右燕

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賓出○記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

右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筭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羞

唯所有鄉樂唯欲

右息司正

鄉射義第十五　　鄉禮四之下

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君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

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蓋厪有存者

儀禮經傳卷第八

儀禮經傳卷第九

學制第十六　學禮一之上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王制）

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尚書大傳）

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學記）

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須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尚書大傳）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王制）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王制）

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已上周禮）○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滕文公上）○魯之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明堂位）

右法制名號之畧

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

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敎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敎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

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正歲則讀敎灋如初

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飮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飮酒敎其禮事掌其戒禁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

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旣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　齊桓公內政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illegible]者謂之下比有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國語齊語）

右教民之法

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

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右教子弟之法

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有發則命大司徒敎士以車甲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

遂養老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文王世子）

右敎學之通法

學義第十七　　學禮一之下

皐陶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尚書）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曰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敎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左傳）○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國語）○白虎通曰三綱者何謂也謂

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綱之而百目張也所以謂三綱者何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人爲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伸歸功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也君羣也羣下之所歸也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父者矩也以度敎子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愛人義者宜也

斷決得中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見微知著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右明人倫之義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

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擧而錯之天下無難矣（以上樂記）

右明禮樂之義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

於樂（泰伯）　子思曰夫子之敎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禮器）

右明敎學之序

經傳卷第九

儀禮經傳卷第十

弟子職第十八　學禮二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虚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顔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右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顔色毋怍

右蚤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

右受業對客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虚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板祭

右饌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無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右乃食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奥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於戶内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

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

右灑埽

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止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右執燭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

右請衽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右退習

少儀第十九　學禮三

人生十歲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曲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檀弓）○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曲禮）

右差等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曲禮）○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玉藻）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植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少儀）

右品節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少儀）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曲禮）○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曲禮）○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曲禮）○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曲禮）○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曲禮以上）○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少儀）○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毋側

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以上曲禮）○侍坐於君子請見不請退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少儀）○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屛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曲禮）○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少儀）

右洒掃應對進退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少儀）○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玉藻）○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曲禮）○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食者先君子（玉藻）○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玉藻）○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以上曲禮）

右侍食

儀禮經傳卷第十

儀禮經傳卷第十一

曲禮第二十　　學禮四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疑事毋質直而勿有○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少儀）○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少儀）○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右通言○傳曰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故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

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齊燕居告温温○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玉藻）○吉事尚尊喪事尚親○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少儀）○優游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臨喪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少儀）○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沄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沄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國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不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倐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跘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拜而未起伏

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劒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自志有四與至此並賈誼容經）

右容節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玉藻）○齊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論語）

右居處齊絜之事

步中武象趨中韶濩○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玉藻）○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執玉不趨執龜筴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曲禮）

右步趨奉持之容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少儀）○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少儀）○其未有燭而前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少儀）○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少儀）○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少儀）○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不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國君去其

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公事不私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少儀）○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適墓不歌哭日不歌執紼不笑臨樂不歎臨祭不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

右言語之禮○傳魏中山舍人倉唐使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

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指顧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以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晉獻文子成室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檀弓）

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凡洗必盥○未步爵不嘗羞（少儀）○柄尺不跪（弟子職）○取俎進俎不坐（少儀）○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少儀）○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少儀）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玉藻）○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王制）○君子不食圂腴（少儀）

右飲食之禮

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旣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臣則左之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劒則啓

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熲杖琴瑟戈有刃者櫝（内）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少儀）○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水潦降不獻魚鱉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

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酒肉之賜弗再拜（以上並曲禮）

右問遺之禮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論語）○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右在車之容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少儀）○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少儀）○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少儀）

右僕御之禮

禮從宜使從俗○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少儀）○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少儀）

右從宜○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孔子曰其有方矣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

受幣也畀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
寡使也何足以識禮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揖人必違其位○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少儀）○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右雜記○傳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

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列女傳）
右曲禮凡十一章○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玆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

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既行成肅公卒于瑕○柯陵之會晉厲公視遠步高單襄公曰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

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明年晉弒厲公○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愼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及晉弒厲公迎而立之是爲悼公晉以復霸○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

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

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明年令尹圍弑楚子而自立是爲靈王後十三年楚人弑之于乾谿○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賈子）

儀禮經傳卷第十一

儀禮經傳卷第十二　學禮五

臣道第二十一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玉藻）

右將朝○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左傳）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士相見禮）

右始見○傳曰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因臣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子見父無贄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己之誠副己之意故有贄也（白虎通）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曲禮上）○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

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顔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鄕黨）○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曲禮上）○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玉藻）○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曲禮下）

右朝禮○周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

受（僖左）○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論語）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鄕任左（玉藻）○贄幣自左詔辭自右（少儀）○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鄕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士相見禮）○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玉藻）○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士相見禮）○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曲禮上）○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曲禮上）○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玉藻）○有慶非君賜不賀（玉藻）○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郊特牲）○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鄕黨）

右侍坐賜食○傳晏子聘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王無敎

臣不敢割臣非不知也（說苑）

凡爲君賜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曲禮上）○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士相見禮）○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鄉黨）○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曲禮下）○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曲禮上）○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曲禮上）○執君之乘車則坐（少儀）○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曲禮）○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少儀）

右恭敬○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列女傳）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爲人臣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少儀）○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孟子）○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孝經）

右諫諍○傳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玉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

剝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微子世家）○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史記伯夷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左氏傳）○史黯曰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否則退（國語晉語）○郤叔虎曰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晉語）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曲禮下）

右死節○傳宋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公羊桓二年）○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公羊莊十二年）○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

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姬使優施飲里克酒告之曰君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里克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太子雉經于新城之廟卒立奚齊爲太子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卒里克丕鄭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里克遂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克又殺卓子朝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言矣（國語）

○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左氏傳）

○楚子圍宋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左氏傳）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翟人攻衛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

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絶可謂有功矣（呂氏春秋）○樂毅破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刼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通鑑）○齊崔杼弑其君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左氏傳）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曲禮）○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眂父師長之讐眂兄弟主友之讐眂從父兄弟（周禮調人）

若復讐○傳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檀弓）○韓魏趙氏殺智伯分其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爲癩呑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愚乎豫讓笑而應之曰不可既已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且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吾弗爲之矣凡吾所以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雖難不避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史記通鑑）○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莫出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通鑑）○張良其先韓

人大父開地父平相韓五世平卒良年少未嘗官
事韓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
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
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
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
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爲任
俠又陳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歸沛公數以
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又說項梁立韓公子
成爲韓王梁從之以良爲韓申徒因從沛公入關
畫策滅秦項羽立沛公爲漢王良乃歸韓項羽留
韓王成不遣之國而殺之良遂亡間行歸漢復爲

漢王畫策破殺項羽垓下漢王立爲皇帝封良爲
留侯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
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
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
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高帝
崩呂后強食之後八年卒楊時曰張良破秦滅楚
始終爲韓報仇耳非欲爲漢用也（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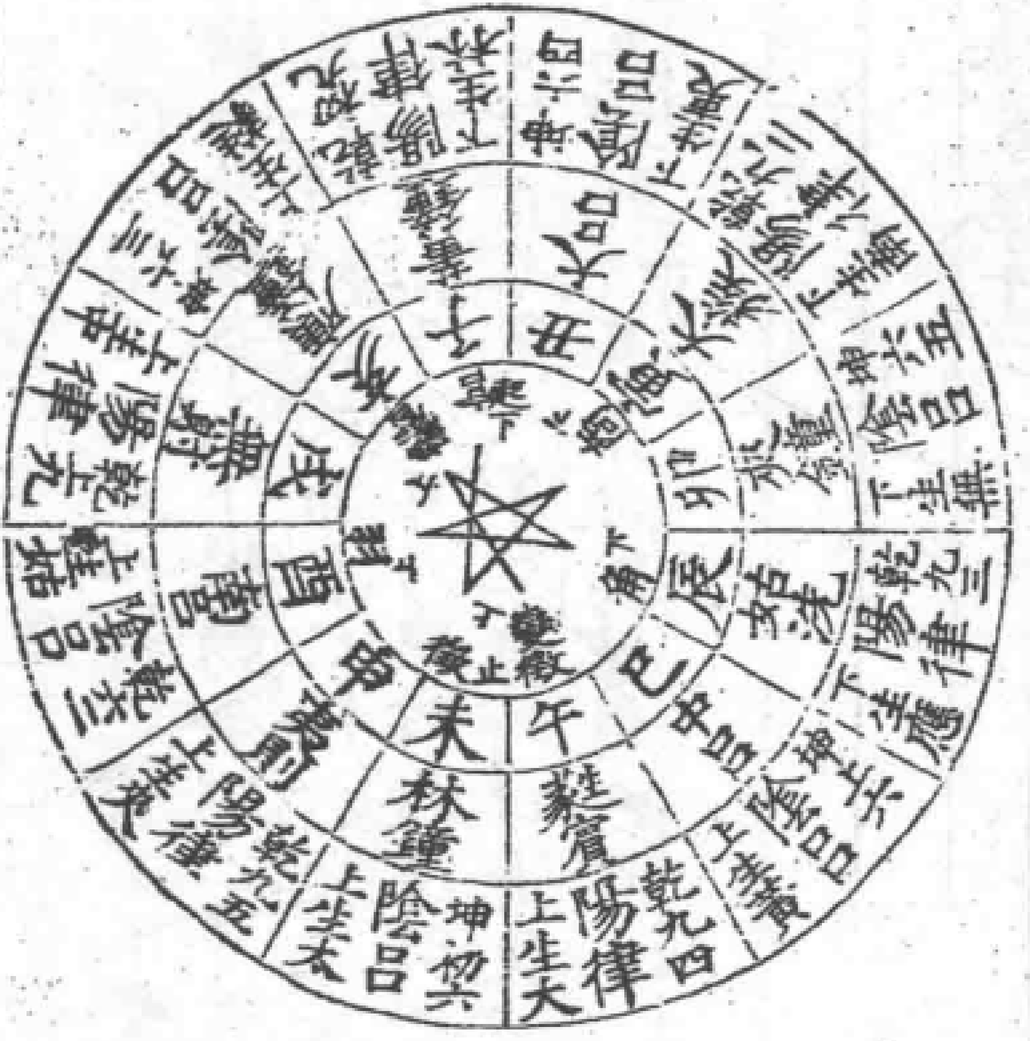
儀禮經傳卷第十二

儀禮經傳卷第十三

鍾律第二十二　學禮六之上

黃帝使泠淪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於嶰溪之
谷以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
鍾之宮制拾貳筩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爲陸雌鳴
亦陸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律呂
之本其雄鳴者爲陸律曰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
無射其雌鳴者爲陸呂曰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
應鍾於是文之以伍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捌音
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
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

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
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
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爲
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
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阡有二伯實
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
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
阡二伯黍之重爲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爲兩
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舜
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以上用尸禮呂覽漢志隋志通修）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大呂
太簇
姑洗
中呂
蕤賓
林鍾
南呂
應鍾
乾九四
陽律
上生大
坤初六
陰呂
上生太
乾九三
陽律
坤六三
陰呂

右拾貳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傳後漢鄭康成曰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拾貳辰子爲黃鍾管圓玖分而長玖寸同位娶妻隔捌生子下生者叁分去壹上生者叁分益壹黃鍾乾之初玖也隔捌而下生林鍾坤之初陸林鍾又隔捌而上生太簇之玖貳太簇又下生南呂之陸貳南呂又上生姑洗之玖叁姑洗又下生應鍾之陸叁應鍾又上生蕤賓之玖肆蕤賓又上生大呂之陸肆大呂又下生夷則之玖伍夷則又上生夾鍾之陸伍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玖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陸伍下陸上乃壹終矣○前漢司馬遷生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叁其法以上生者肆其實叁其法上玖商捌羽柒角陸宮伍徵玖置壹而玖叁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壹寸凡得玖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壹終於拾成於叁氣

一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黃鍾	大呂
鄭說十分正寸	玖寸	捌寸貳伯肆拾叁分寸之壹伯肆
史記生鍾分因正寸展新分	子壹分（黃鍾全律之數凡拾柒萬柒阡壹伯肆拾柒算）	丑叁分貳（以叁乘子數得叁爲子之絲法又叁分子數而去壹得貳爲林鍾林鍾未律丑之衡也凡陰律放此凡壹拾壹萬捌阡〇〇玖拾捌算）
史記律數計新分借舊寸	捌寸柒分壹（柒當作拾）	柒寸伍分叁分壹（壹當作貳）
今依生鍾分法約定分釐毫絲忽皆以拾爲玖而止	玖寸	捌寸叁分柒釐陸毫

太簇	捌寸	寅玖分捌（以叁乘叁得玖爲子之寸數又叁分貳而益壹得捌爲太簇凡壹拾伍萬柒阡肆伯陸拾肆筭）	柒寸柒分貳（柒當作拾）	捌寸
夾鍾	柒寸貳阡壹伯捌拾柒分寸之阡柒拾伍	卯貳拾柒分拾陸（以叁乘寅上數得貳拾柒爲子之毫法又叁分寅下數而去壹得此下數爲南呂凡壹拾○萬肆阡玖伯柒拾陸筭）	陸寸壹分叁分壹（壹當作柒）	柒寸肆分叁釐柒毫叁絲

姑洗	柒寸玖分寸之壹	辰捌拾壹分陸拾肆（以叁乘卯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分數又叁分卯下數而益壹得此下數而爲姑洗凡壹拾叁萬玖阡玖伯陸拾捌筭）	陸寸柒分肆（柒當作拾）	柒寸壹分
中呂	陸寸萬玖阡陸伯捌拾叁分寸之萬貳阡玖伯柒拾肆	巳貳伯肆拾叁分壹伯貳拾捌（以叁乘辰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釐法又叁分辰下數而去壹得此下數爲應鍾凡玖萬叁阡叁伯壹拾貳筭）	伍寸玖分叁分貳	陸寸伍分捌釐叁毫肆絲叁分絲之貳

蕤賓	陸寸捌拾壹分寸之貳拾陸	午柒伯貳拾玖分伍伯壹拾貳（以叁乘巳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釐數又叁分巳下數而益壹得此下數爲蕤賓凡壹拾貳萬肆阡肆伯壹拾陸筭）	伍寸陸分叁分壹（壹當作貳）	陸寸貳分捌釐
林鍾	陸寸	未貳阡壹伯捌拾柒分壹阡貳拾肆（以叁乘午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分法又叁分午下數而去壹得此下數爲大呂凡壹拾陸萬伍阡捌伯捌拾捌筭）	伍寸柒分肆（柒當作拾）	陸寸

夷則	伍寸柒伯貳拾玖分寸之肆伯伍拾壹	申陸阡伍伯陸拾壹分肆阡玖拾陸（以叁乘未上數得此上數爲子字衍之毫數又叁分未下數而益壹得此下數爲夷則凡壹拾壹萬○○伍伯玖拾貳筭）	伍寸肆分叁分貳（肆分）	伍寸伍分伍釐壹毫
南呂	伍寸叁分寸之壹	酉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叁分捌阡壹伯玖拾貳（以叁乘中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十法又叁分申下數而去壹得此下數爲夾鍾凡壹拾肆萬柒阡肆伯伍拾陸筭）	肆寸柒分捌（柒當作拾）	伍寸叁分

無射	肆寸陸阡伍伯陸拾壹分寸之陸阡伍伯貳拾肆	戌伍萬玖阡肆拾玖分叄萬貳阡柒伯陸拾捌（以叄乘酉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絲數又叄分酉下數而益壹得此下數爲無射凡玖萬捌阡叄伯○○肆算）	肆寸肆分叄分貳	肆寸捌分捌釐肆毫捌絲
應鍾	肆寸貳拾柒分寸之貳拾	亥拾柒萬柒阡壹伯肆拾柒分陸萬伍阡伍伯叄拾陸（以叄乘戌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實又叄分戌下數而去壹得此下數爲中呂凡壹拾叄萬壹阡○○柒拾貳算）	肆寸貳分叄分貳	肆寸陸分陸釐

右拾貳律寸分釐毫絲數

宮	商	角	徵	羽
土	金	木	火	水
君	臣	民	事	物

右伍聲伍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傳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伍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伍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宮	徵	商	羽	角
捌拾壹	伍拾肆	柒拾貳	肆拾捌	陸拾肆
下生徵	上生商	下生商	上生角	下生變宮

右伍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史記聲數曰玖玖捌拾壹以爲宮叄分去壹伍拾肆以爲徵叄分益壹柒拾貳以爲商叄分去壹肆拾捌以爲羽叄分益壹陸拾肆以爲角○唐杜佑通典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伍聲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伍聲之法以下拾壹辰辰各有伍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伍聲合爲陸拾聲是拾貳律之正聲也

變宮說見下條

變宮	肆拾貳（餘玖分分之陸）	（羽後宮前）	上生變徵
變徵	伍拾陸（餘玖分分之捌）	（角後徵前）	

右貳變相生之法○國語周景王問於泠州鳩曰柒律者何韋昭注曰周有柒音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

	黃鍾	大呂	太簇	夾鍾	姑洗
正	玖寸	捌寸叁分柒釐陸毫	捌寸	柒寸肆分叁釐柒毫叁絲	柒寸壹分
半	無	肆寸壹分捌釐叁毫	肆寸	叁寸陸分陸釐叁毫陸絲	叁寸伍分
變	捌寸柒分捌釐壹毫陸絲貳忽不用		柒寸捌分〇〇貳毫肆絲肆忽柒初不用		柒寸〇〇壹釐貳毫貳絲〇〇貳初貳抄不用
變半	肆寸叁分捌釐伍毫叁絲壹忽		叁寸捌分肆釐伍毫陸絲陸忽捌初		叁寸肆分伍釐壹毫壹絲〇〇壹初壹抄

中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陸寸伍分捌釐叁毫肆絲陸忽	陸寸貳分捌釐	陸寸	伍寸伍分伍釐壹毫	伍寸叁分	肆寸捌分捌釐肆毫捌絲
叁寸貳分捌釐陸毫貳絲叁忽	叁寸壹分肆釐	叁寸不	貳寸柒分貳釐伍毫	貳寸陸分不用	貳寸肆分肆釐貳毫肆絲
		伍寸捌分貳釐肆毫壹絲壹忽叁初		伍寸貳分叁釐壹毫陸絲〇〇壹初陸抄	
		貳寸捌分伍釐陸毫伍絲〇〇陸初		貳寸伍分陸釐〇〇柒絲肆忽伍初叁抄	

應鍾	肆寸陸分陸釐	貳寸叁分叁釐 不用	肆寸陸分○○柒毫肆絲叁忽壹初肆杪叁分杪之壹	貳寸叁分○○叁毫陸絲陸忽陸杪叁分杪之貳 不用

右拾貳律正變倍半之法○傳通典曰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黃鍾之管正聲玖寸子聲則肆寸半也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陸寸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叁分寸之萬貳阡玖伯柒拾肆上生黃鍾叁分益壹不及正律玖寸之數但得捌寸伍萬玖阡○○肆拾玖分寸之伍萬壹阡捌伯玖拾陸以爲黃鍾之變律半之得肆寸五萬玖阡○○肆拾玖分寸之貳萬伍阡玖伯肆拾捌以爲黃鍾變律之子聲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爲子聲之律○漢志曰黃鍾不復與它律爲役者黃鍾至尊無與並也

	宮（下生）	徵（上生）	商（下生）	羽（上生）	角（下生）	變宮（上生）	變徵
第一宮	黃正	林正	太正	南正	姑正	應正	蕤正
第二宮	林正	太半正	南正	姑半正	應正	蕤半正	大半正
第三宮	太正	南正	姑正	應正	蕤正	大半正	夷正
第四宮	南正	姑半正	應正	蕤半正	大半正	夷半正	夾半正
第五宮	姑正	應正	蕤正	大半正	夷正	夾半正	無正
第六宮	應正	蕤半正	大半正	夷半正	夾半正	無半正	中半正
第七宮	蕤正	大半正	夷正	夾半正	無正	中半正	黃半變
第八宮	大正	夷正	夾正	無正	中正	黃半變	林變
第九宮	夷正	夾半正	無正	中半正	黃半變	林半變	太半變
第十宮	夾正	無正	中正	黃半變	林變	太半變	南變
第十一宮	無正	中半正	黃半變	林半變	太半變	南半變	姑半變
第十二宮	中正	黃半變	林變	太半變	南變	姑半變	應變

右旋宮捌拾肆聲之圖○傳禮運曰伍聲陸律拾貳管還相爲宮

	爲宮	爲商	爲角	爲徵	爲羽
黃	於本律	於無	於夷	於中	於夾
大	本律	應	南	蕤	姑
太	本律	黃	無	林	中
夾	本律	大	應	夷	蕤
姑	本律	太	黃	南	林
中	本律	夾	大	無	夷
蕤	本律	姑	太	應	南
林	本律	中	夾	黃	無
夷	本律	蕤	姑	大	應
南	本律	林	中	太	黃
無	本律	夷	蕤	夾	大
應	本律	南	林	姑	太

（拾貳均皆自本律之外爲它律之聲者合於律爲調）

（以上黃鍾宮伍調各用本均柒聲而以黃鍾起調黃鍾畢曲餘律放此）

右陸拾調之圖

鍾律義第二十三

學禮六之下

管子曰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温舒而廣大

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漢志曰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右明伍聲之義

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

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周語）○漢志曰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

位於丑在十二月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猒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

落之終而復始亡猒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又曰黃鍾爲宮則大蔟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它律爲役者同心壹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

右明十二律之義

黃鍾之實玖寸　下生者倍其實得拾捌以爲法　參分其法得壹者陸爲陸寸以爲林鍾

林鍾之實陸寸　上生者肆其實得貳拾肆以爲法　參分其法得壹者捌爲捌寸以爲太蔟

太蔟之實捌寸　下生者倍其實得拾陸以爲法　參其壹得參以分其法　用拾伍得參者伍爲伍寸　餘壹爲參分寸之壹　合之爲南呂

南呂之實伍寸參分寸之壹（計拾陸分）　上生者肆其實得陸拾肆以爲法　參其參得玖以分其法　用陸拾參得玖者柒爲柒寸　餘壹爲玖分寸之壹　合之爲姑洗

姑洗之實柒寸玖分寸之壹（計陸拾肆分）　下生者倍其實得壹伯貳拾捌以爲法　參其玖得貳拾柒以分其法　用壹伯捌得貳拾柒者肆爲肆寸　餘貳拾爲貳拾柒分寸之貳拾　合之爲應鍾

應鍾之實肆寸貳拾柒分寸之貳拾（計壹伯貳拾捌分）　上生者肆其實得伍伯拾貳以爲法　參其貳拾柒得捌拾壹以分其法　用肆伯捌拾陸得捌拾壹者陸爲陸寸　餘貳拾陸爲捌拾壹分寸之貳拾陸　合之爲蕤賓

蕤賓之實陸寸捌拾壹分寸之貳拾陸（計伍伯拾貳分）　上生者肆其實得貳阡肆拾捌以爲法　參其捌拾壹得貳伯肆拾參以分其法　用壹阡玖伯肆拾肆得貳伯肆拾參者捌爲捌寸　餘壹伯肆爲貳伯肆拾參分寸之壹伯肆　合之爲大呂

大呂之實捌寸貳伯肆拾參分寸之壹伯肆（計貳阡肆拾捌）

分下生者倍其實得肆阡玖拾陸以爲法　叄其貳伯肆拾叄得柒伯貳拾玖以分其法　用叄阡陸伯肆拾伍得柒伯貳拾玖者伍爲伍寸　餘肆伯伍拾壹爲柒伯貳拾玖分寸之肆伯伍拾壹

合之爲夷則

夷則之實伍寸柒伯貳拾玖分寸之肆伯伍拾壹（計肆阡玖拾陸分）　上生者肆其實得壹萬陸阡叄伯捌拾肆以爲法　叄其柒伯貳拾玖得貳阡壹伯捌拾柒以分其法　用壹萬伍阡叄伯玖得貳阡壹伯捌拾柒者柒爲柒寸　餘壹阡柒拾伍爲貳阡壹伯捌拾柒分寸之壹阡柒拾伍　合之爲夾鍾

夾鍾之實柒寸貳阡壹伯捌拾柒分寸之壹阡柒拾伍（計壹萬陸阡叄伯捌拾肆分）　下生者倍其實得叄萬貳阡柒伯陸拾捌以爲法　叄其貳阡壹伯捌拾柒得陸阡伍伯陸拾壹以分其法　用貳萬陸阡貳伯肆拾肆得陸阡伍伯陸拾壹者肆爲肆寸　餘陸阡伍伯貳拾肆爲陸阡伍伯陸拾壹分寸之陸阡伍伯貳拾肆　合之爲無射

無射之實肆寸陸阡伍伯陸拾壹分寸之陸阡伍伯貳拾肆（計叄萬貳阡柒伯陸拾捌分）　上生者肆其實得拾叄萬壹阡柒拾貳以爲法　叄其陸阡伍伯陸拾壹得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叄以分其法　用拾壹萬

捌阡玖拾捌得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叄者陸爲陸寸○餘壹萬貳阡玖伯柒拾肆爲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叄分寸之壹萬貳阡玖伯柒拾肆○合之爲中呂

仲呂之實陸寸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叄分寸之壹萬貳阡玖伯柒拾肆（計拾叄萬壹阡柒拾貳分）○上生者肆其實得伍拾貳萬肆阡貳伯捌拾捌以爲法○叄其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叄得伍萬玖阡肆拾玖以分其法○用肆拾柒萬貳阡叄伯玖拾貳得伍萬玖阡肆拾玖者捌爲捌寸○餘伍萬壹阡捌伯玖拾陸爲伍萬玖阡肆拾玖分寸之伍萬壹阡捌伯玖拾陸○合之爲黃鍾之變

右律寸舊法

黃鍾之實玖寸○叄分其實得叄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陸寸以爲林鍾

林鍾之實陸寸○叄分其實得貳以爲法○上生者肆其法得捌寸以爲太簇

太簇之實捌寸○叄分其實得貳寸陸分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伍寸叄分以爲南呂（凡言分者皆收分寸之壹）

南呂之實伍寸叄分○叄分其實得壹寸柒分以爲法○上生者肆其法得肆寸貳拾捌分（內收貳拾柒分得九）

寸　合之得柒寸壹分以爲姑洗

姑洗之實柒寸壹分　叁分其實得貳寸叁分叁釐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肆寸陸分陸釐以爲應鍾（凡言釐者皆玖分分之壹）

應鍾之實肆寸陸分陸釐　叁分其實得壹寸伍分貳釐以爲法　上生者肆其法得肆寸貳拾分捌釐（內收拾捌分爲貳寸）　合之得陸寸貳分捌釐以爲蕤賓

蕤賓之實陸寸貳分捌釐　叁分其實得貳寸捌釐陸毫以爲法　上生者肆其法得捌寸叁拾貳釐貳拾肆毫（內收貳拾柒釐爲叁分又收拾捌毫爲貳釐）　合之得捌寸叁分柒釐陸毫以爲大呂（凡言毫者皆玖分釐之壹）

大呂之實捌寸叁分柒釐陸毫　叁分其實得貳寸柒分貳釐伍毫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肆寸拾肆分肆釐拾毫（內收玖分爲壹寸又收玖毫爲壹釐）　合之得伍寸伍分伍釐壹毫以爲夷則

夷則之實伍寸伍分伍釐壹毫　叁分其實得壹寸柒分柒釐陸毫叁絲以爲法　上生者肆其法得肆寸貳拾捌分貳拾捌釐貳拾肆毫拾貳絲（內收貳拾柒分爲叁寸又收貳拾柒釐爲叁分又收拾捌毫爲貳釐又收玖絲爲壹毫）　合之得柒寸肆分叁釐柒毫叁絲以爲夾鍾（凡言絲者皆玖分毫之壹）

夾鍾之實柒寸肆分叁釐柒毫叁絲　叁分其實得貳寸肆分肆釐貳毫肆絲以爲法　下生者倍其法得肆寸捌分捌釐肆毫捌絲以爲無射

無射之實肆寸捌分捌釐肆毫捌絲〇叁分其實得壹寸伍分捌釐柒毫伍絲陸忽以爲法〇上生者肆其法得肆寸貳拾分叁拾貳釐貳拾捌毫貳拾絲貳拾肆忽（內收拾捌分爲貳寸又收貳拾柒釐爲叁分又收貳拾柒毫爲叁釐又收拾捌絲爲貳毫又收拾捌忽爲貳絲）〇合之得陸寸伍分捌釐叁毫肆絲陸忽以爲中呂（凡言忽者皆玖分絲之壹）

中呂之實陸寸伍分捌釐叁毫肆絲陸忽〇叁分其實得貳寸壹分捌釐柒毫壹絲伍忽以爲法〇上生者肆其法得捌寸柒分捌釐壹毫陸絲貳忽以爲黃鍾之變

右律寸新法

子一	黃鍾之律
丑三	爲絲法
寅九	爲寸數
卯二十七	爲毫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〇〇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鐘之實

右黃鐘寸分數法

子一分（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一爲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三爲一寸〇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九爲一寸〇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十七爲一寸〇二爲一分〇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爲一寸〇九爲一分〇一爲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爲一寸〇二十七爲一分〇三爲一釐〇一爲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七百二十九爲一寸〇八十一爲一分〇九爲一釐〇一爲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〇二百四十三爲一分〇二十七爲一釐〇三爲一毫〇一爲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〇七百二十九爲一分〇八十一爲一釐〇九爲一毫〇一爲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〇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〇二百四十三爲一釐〇二十七爲一毫〇三爲一絲〇一爲一忽）

右黃鐘生十二律

儀禮經傳卷第十三

儀禮經傳卷第十四

詩樂第二十四　學禮七

傳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

小雅

傳曰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呦（黃清）呦（南）鹿（蕤）鳴（姑）食（南）野（姑）之（太）苹（黃）我（蕤）有（林）嘉（應）賓（南）鼓（林）瑟（南）吹（黃清）笙（林）吹（蕤）笙（林）鼓（南）簧（姑）承（應）筐（黃清）是（姑）將（南）人（林）之（南）好（黃）我（姑）示（林）我（南）周（太清）行（黃清）○呦（黃）呦（姑）鹿（蕤）鳴（姑）食（林）野（南）之（太清）蒿（黃清）我（林）有（南）嘉（應）賓（黃清）德（南）音（蕤）孔（姑）昭（林）視（姑）

民（南）不（黃清）恌（姑）君（應）子（黃清）是（姑）則（蕤）是（姑）傚（南）我（林）有（南）旨（黃）酒（姑）嘉（林）賓（南）式（應）燕（南）以（太清）敖（黃清）○呦（黃）呦（姑）鹿（太）鳴（黃）食（太）野（黃）之（蕤）芩（姑）我（蕤）有（南）嘉（應）賓（南）鼓（林）瑟（南）鼓（黃清）琴（林）鼓（蕤）瑟（林）鼓（南）琴（姑）和（應）樂（黃清）且（姑）湛（南）我（林）有（南）旨（黃）酒（姑）以（林）燕（南）樂（黃）嘉（應）賓（南）之（太清）心（黃清）

鹿鳴三章章八句黃鍾清宮

四（黃）牡（姑）騑（蕤）騑（姑）周（太）道（黃）倭（蕤）遲（姑）豈（林）不（南）懷（應）歸（黃清）王（蕤）事（姑）靡（林）盬（南）我（林）心（黃）傷（應）悲（黃清）○四（黃）牡（姑）騑（林）騑（南）嘽（應）嘽（南）駱（太清）馬（黃清）豈（蕤）不（林）懷（應）歸（南）王（蕤）事（姑）靡（黃）盬（黃）不（林）遑（姑）啓（太）

（黃）○翩（黃清）翩（姑）者（林）鵻（南）載（姑）飛（應）載（林）下（南）集（蕤）于（南）苞（蕤）栩（林）王（太）事（黃）靡（蕤）盬（姑）不（林）遑（南）將（太清）父（黃清）○翩（黃清）翩（姑）者（蕤）鵻（姑）載（林）飛（應）載（林）止（南）集（林）于（南）苞（蕤）杞（姑）王（蕤）事（姑）靡（林）盬（南）不（黃）遑（蕤）將（太）母（黃）○駕（黃）彼（太）四（黃）駱（姑）載（林）驟（南）駸（黃清）駸（林）豈（林）不（南）懷（應）歸（黃）是（太）用（黃）作（蕤）歌（姑）將（應）母（黃）來（太清）諗（黃清）

四牡五章章五句黃鍾清宮

皇（黃）皇（南）者（林）華（南）于（林）彼（姑）原（林）濕（南）駪（蕤）駪（林）征（蕤）夫（姑）每（應）懷（南）靡（太清）及（黃清）○我（黃）馬（姑）維（蕤）駒（姑）六（黃清）轡（姑）如（林）濡（南）載（林）馳（南）載（黃）驅（姑）周（蕤）

爰（姑）咨（太）諏（黃）○我（黃清）馬（林）維（應）騏（黃清）六（林）轡（南）如（蕤）絲（姑）載（林）馳（南）載（蕤）驅（林）周（應）爰（黃）咨（太清）謀（黃清）○我（黃清）馬（林）維（應）駱（南）六（蕤）轡（姑）沃（林）若（南）載（蕤）馳（南）載（蕤）驅（林）周（黃）爰（姑）咨（太）度（黃）○我（黃）馬（南）維（應）駰（黃清）六（黃清）轡（姑）既（林）均（南）載（林）馳（南）載（黃）驅（姑）周（應）爰（南）咨（太清）詢（黃清）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黃鍾清宮

魚（黃清）麗（姑）于（蕤）罶（姑）鱨（太）鯊（黃）君（蕤）子（林）有（應）酒（南）旨（林）且（南）多（黃清）○魚（黃）麗（姑）于（太）罶（黃清）魴（蕤）鱧（姑）君（蕤）子（林）有（蕤）酒（姑）多（蕤）且（林）旨（黃）○魚麗（太清）于（應）罶（黃清）鰋（林）鯉（南）君（蕤）子（姑）有（林）酒（南）旨（林）且（南）

有[illegible]○物[illegible]其（太）多[illegible]矣[illegible]維（蕤）其（姑）嘉（林）矣（南）物（蕤）其（林）旨（蕤）矣（姑）維（南）其（蕤）偕（姑）矣（林）○物（黃）其（太）有（黃）矣（姑）維（應）其（南）時　矣（黃清）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黃鍾清宮

南（黃清）有（林）嘉（應）魚（南）烝（應）然（南）罩（姑）罩（南）君（林）子（南）有（蕤）酒（姑）嘉（應）賓（黃清）式（林）燕（南）以（太清）樂（黃清）○南（黃清）有（南）嘉（蕤）魚（姑）烝（蕤）然（姑）汕（林）汕（南）君（林）子（南）有（黃）酒（姑）嘉（黃）賓（姑）式（太）燕（黃）以（南）衎（黃清）○南（黃清）有（太清）樛（應）木　甘（黃清）瓠（林）纍（南）之（黃清）君（黃）子（太）有（黃）酒（姑）嘉（太清）賓（黃清）式（應）燕（南）綏（太清）之（黃清）○翩（黃）翩（太）者（黃）鵻（姑）烝（林）然（南）來（蕤）思（姑）君（黃清）子（姑）有（林）酒（南）嘉（蕤）賓（姑）式（太）燕（黃）又（姑）思（黃清）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黃鍾清宮

南（黃清）山（太清）有（應）臺（南）北（應）山（南）有（太清）萊（黃清）樂（應）只（黃清）君（應）子（南）邦（林）家（南）之（黃清）基　樂（蕤）只（林）君（南）子（姑）萬（黃）壽（姑）無（太）期（黃）○南（黃）山　有（蕤）桑（姑）北（黃）山（姑）有（太）楊（黃）樂（蕤）只（林）君（應）子（南）邦（林）家（南）之（黃）光（林）樂（應）只（黃清）君（蕤）子（姑）萬（林）壽（南）無（太清）疆（黃清）南（黃清）山（林）有（應）杞（南）北（林）山（南）有（太清）李（黃清）樂（應）只（黃清）君（應）子（南）民（南）之（蕤）父（姑）母（林）樂（蕤）只（林）君（蕤）子（姑）德（蕤）音（姑）不（太）已（黃）○南（黃）山（太）有（黃）栲（姑）北（南）山（蕤）有（姑）杻（林）樂（蕤）只（林）君（應）子（南）遐（林）不[illegible]

壽（黃清）樂（應）只（黃清）君（蕤）子（姑）德（應）音（南）是（林）茂（黃清）○南（黃清）山（姑）有（蕤）枸（姑）北（應）山（黃）有（太清）楰（黃清）樂（應）只（黃清）君（應）子（南）遐（南）不（蕤）黃（姑）耇（林）樂（蕤）只（林）君（蕤）子（姑）保（黃清）艾（南）爾（林）後（黃清）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黃鍾清宮

周南國風

傳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關（黃清）關（南）雎（林）鳩（南）在（黃）河（姑）之（太）洲（黃）窈（林）窕（南）淑（黃清）女（姑）君（黃清）子（林）好（南）逑（黃清）○參（黃清）差（南）荇（林）菜（南）左（林）右（南）流（無）之（黃清）窈（中）窕（林）淑（無）女（姑）寤（太）

寐（姑）求（太）之（黃）求（黃清）之（南）不（林）得（南）寤（姑）寐（中）思（南）服（林）悠（姑）哉（中）悠（姑）哉（太）輾（黃清）轉（南）反（無）側（黃清）○參（黃清）差（無）荇（南）菜（林）左（太清）右（林）采（南）之（黃清）窈（姑）窕（中）淑（林）女（南）琴（林）瑟（姑）友（太）之（姑）參（太）差（黃）荇（姑）菜（林）左（林）右（姑）芼（林）之（南）窈（黃清）窕（南）淑（林）女（太清）鍾（黃）鼓（南）樂（無）之（黃清）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無射清商

葛（黃）之（太）覃（姑）兮（太）施（太）于（姑）中（太）谷（黃）維（仲）葉（南）萋（無）萋（太）黃（南）鳥（無）于（南）飛（林）集（仲）于（林）灌（無）木（太）其（黃清）鳴（南）喈（無）喈（黃清）○葛（黃清）之（太清）覃（林）兮（黃清）施（林）于（南）中（無）谷（黃清）維（林）葉（南）莫（南）莫（南）是（黃）刈（姑）是（太）

淺（姑）為（林）絺（姑）為（太）綌（姑）服（太）之（姑）無（太）斁（黃）○言（黃清）告（姑）師（南）氏（林）言（林）告（姑）言（太）歸（黃）薄（黃）汙（姑）我（太）私（姑）薄（姑）澣（中）我（林）衣（南）害（南）澣（林）害（無）否（太）歸（黃清）寧（南）父（林）母（黃）

葛覃三章章六句無射清商

采（黃清）采（姑）卷（林）耳（南）不（林）盈（姑）頃（林）筐（南）嗟（中）我（林）懷（無）人（太）寘（黃）彼（姑）周（太）行（黃）○陟（黃清）彼（無）崔（南）嵬（林）我（林）馬（姑）虺（南）隤（林）我（中）姑（林）酌（南）彼（無）金（姑）罍（太）維（太清）以（林）不（南）永（無）懷（黃清）○陟（黃）彼（姑）高（南）岡（林）我（林）馬（姑）玄（南）黃（林）我（姑）姑（太）酌（姑）彼（黃）兕（太）觥（姑）維（黃清）以（林）不（南）永（無）傷（黃清）○陟（黃清）彼（南）砠（黃清）矣（林）我（黃）馬（姑）瘏（太）矣（黃）我（中）僕（姑）痡（林）矣（南）云（黃清）何（南）吁（無）矣（黃清）

卷耳四章章四句無射清商

維（黃）鵲（姑）有（中）巢（林）維（黃清）鳩（無）居（南）之（林）之（中）子（林）于（無）歸（太）百（黃清）兩（林）御（南）之（黃清）○維（黃）鵲（林）有（南）巢（林）維（林）鳩（姑）方（太）之（黃）之（林）子（黃）于（林）歸（姑）百（太）兩（黃）將（太）之（黃）○維（黃清）鵲（無）有（南）巢（林）維（南）鳩（林）盈（南）之（黃清）之（黃清）子（南）于（姑）歸（林）百（太清）兩（林）成（南）之（黃清）

鵲巢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

于（黃清）以（南）采（林）蘩（南）于（林）沼（姑）于（太）沚（姑）于（黃）以（姑）用（太）之（姑）公（黃清）侯（南）之（無）事（黃）○于（黃清）以（林）采（黃）

蘩（南）于（太）澗（黃）之（太）中（姑）于（姑）以（南）用（林）之（南）公（黃清）侯（南）之（太清）宮（黃清）○被（黃清）之（太清）僮（南）僮（林）夙（太清）夜在（南）公（黃清）被（黃）之（姑）祁（太）祁（姑）薄（林）言（南）還（無）歸（黃清）

采蘩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

于（黃）以（南）采（林）蘋（南）南（姑）澗（林）之（南）濱（林）于（林）以（姑）采（仲）藻（林）于（黃）彼（姑）行（太）潦（黃）○于（黃）以（姑）盛（太）之（姑）維（黃清）筐（南）及（林）筥（南）于（林）以（姑）湘（仲）之（林）維（林）錡（南）及（無）釜（黃）○于（黃清）以（南）奠（黃）之（姑）宗（林）室（姑）牖（太）下（黃）誰（仲）其（南）尸（無）之（林）有（黃清）齊（南）季（無）女（黃）

采蘋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

右風雅拾貳詩譜

禮樂記第二十五　學禮八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

與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存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

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

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儀禮經傳卷第十四

儀禮經傳卷第十五

書數第二十六　學禮九

此一篇闕

儀禮經傳卷第十六

學記第二十七　學禮十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旣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

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

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大學第二十八　　學禮十一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

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

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謹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儀禮經傳卷第十六

儀禮經傳卷第十七

中庸第二十九　學禮十二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

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也

右第十九帝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

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将興必有禎祥國家将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
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
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
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
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
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
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
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
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
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
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
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
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
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
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人也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知天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

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
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
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稱焉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

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儀禮經傳卷第十七

儀禮經傳卷第十八

保傅第三十　學禮十三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

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粵之人生而同聲

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大戴）○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祭義）○傳曰天子之設四學何也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

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當入學而太子齒何也曰凡君之於世[illegible]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illegible]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故世子齒[illegible]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illegible]在則禮然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而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文王世子家語）○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成王幼不能涖阼

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涖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文王世子家語）○楚莊王使士亹

傅太子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政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垂之訓典使知族類比比善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國語）

踐阼第三十一　學禮十四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illegible]

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槃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槃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

居東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大戴）○魯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神農學乎悉老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於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新序）○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

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虛列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荀）○賈子曰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

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瞽廢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對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之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如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餕飽而強飢而惏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迭樂序不知

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釆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大戴）○傳曰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

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荀子大畧）○又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辯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也（新序）○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往見郭隗先生曰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授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戰國策）

儀禮經傳卷第十八

儀禮經傳卷第十九

五學第三十二　　學禮十五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大戴禮）

傳曰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臣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

傳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文王世子）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內則）

傳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祭義）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

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王制）○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王制）○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祭義）○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曲禮）○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取稻米

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內則）

傳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

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哉（祭義）

○齊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君曰趨見客無俟朝以朝乘車輲輪御為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行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趨見毋俟朝以乘車送之舍大子重鄉養卜筮巫醫御于前祝咽祝哽以食乘車輲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盍反文王之治岐（尚書大傳）

儀禮經傳卷第十九

儀禮經傳卷第二十

燕禮第三十三　邦國禮一之上

燕禮○小臣戒與者

右戒羣臣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

右陳饌器○記燕朝服於寢亨于門外東方

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

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

右即位○記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凡薦羞者小膳宰也

主人降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

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荅拜

右主人獻賓○記惟公與賓有俎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進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

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

賓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

右主人獻公　記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酌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

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

右媵爵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以旅酬於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爲賓舉旅〇記凡公所辭皆栗階不過二等

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

不卒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右主人獻孤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又復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

右再媵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為卿舉旅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

右主人獻大夫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右樂賓升歌獻工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

右公為大夫舉旅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眾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閒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右樂賓笙間合〇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

受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

右立司正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

右徹俎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右燕○記有內羞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右主人獻士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

右射○記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

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

若飲君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若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竟則虎中龍旜（鄉射記）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

右賓媵爵于公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

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荅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卒

右公為士舉旅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右主人獻庶子以下

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

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幂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

右無筭爵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

右賓出

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

右公與客燕○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脅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為賓無膳尊無膳爵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燕義第三十四　　邦國禮一之下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

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古者

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儀禮經傳卷第二十

儀禮經傳卷第二十一

大射儀第三十五　　邦國禮二之上

經七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右戒百官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

右張侯設樂○周禮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官饌

右陳器設位具饌

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太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

右即位

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右請立賓及執事者

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

右納賓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

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

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奠爵于篚

右公酢主人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

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媵爵者皆退反位

右媵爵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荅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荅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

遂就席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

右公爲賓舉旅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挩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右主人獻孤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

右再媵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爲賓若孤卿舉旅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脅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右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右樂賓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

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

右立司正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為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福皆適次而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涖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太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右請射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右誘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二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

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

右取矢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梱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揖左相揖還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再請射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右再射釋獲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

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笴東面立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上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釋獲者遂

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福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

右公及諸公卿大夫射

記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飲君如燕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此一節并鄉射記文今移在此）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

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右取矢視筭

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

右飲不勝者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服不復負侯而俟

右獻服不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

右獻釋獲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三請射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眂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

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右三射用樂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右取矢視筭

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

右飲不勝者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

右公為大夫舉旅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

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右徹俎

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

右燕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右獻士及祝史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

右賓爲士舉旅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壹發中三侯皆獲

右復射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右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

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

人爲燭於門外

右無筭爵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内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鷔

右賓出公入

大射義第二十六　　邦國禮二之下

記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

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衆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宫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

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儀禮經傳卷第二十一

儀禮經傳卷第二十二

聘禮第三十七　　邦國禮三之上

經八

記久無事則聘焉○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曲禮）○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

右圖事命使介

宰書幣命宰夫官具

右具齋幣○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司儀）○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資

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

右授使幣○記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

右釋幣于禰及行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

立于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

右受命于朝○記通帛為旜孤卿建旜（司常）○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典瑞）○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玉人）○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絇組○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凡執玉無藉者襲○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曲禮）
遂行舍於郊斂旜
右遂行〇記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曲禮）〇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〇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皮馬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士帥沒其竟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
右過他國

未入竟壹肄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右習儀
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右及竟
入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

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
右三展幣〇記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司儀）〇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司儀）
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荅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

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之受如初禮儐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
右郊勞〇記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司儀）〇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

問

右至朝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

右致館○記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司儀）○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衆介皆少牢

右設飧○記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上公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侯伯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子男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掌客）○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

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

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

右行聘禮○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司儀）○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曲禮）○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曲禮）○唯大聘有

凡筵○禮不拜至○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曲禮）

擯者出請賓裼奉東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

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

右享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不禮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

右聘享夫人○辭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右有言○記若有故則卒聘東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

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

右禮賓○記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薦脯五膱祭半膱橫之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禮再拜稽首君答拜（司儀）

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

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

右私覿○記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公荅再拜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諸公

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私獻再拜稽首君荅拜（曲禮）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

右介私覿○記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之（曲禮）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賓即館

右公送賓問君勞賓介○記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趨辟（曲禮）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曲禮）

○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

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

右卿大夫勞○記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饔餁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餁鼎二列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

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兩簠繼之粱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餼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醓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醯在東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荅拜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賓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擯

右歸饔餼○記聘日致饔○[illegible]公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侯伯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子男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致饔餼如勞之禮儐○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朌肉及廋車十一無饔無饔者無擯○無饔者無饗禮○凡

賔拜于朝訝聽之○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

賔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賔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賔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賔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賔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賔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賔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擯

右問卿○記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辭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擯者出請事賔面如覿幣賔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賔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賔從之大夫西面賔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賔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右賔私面於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皮二人贊入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賔辭大夫荅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賔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賔不顧擯者退大夫拜辱

右介私面於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其面如賔面于卿之禮

右賔問嘗使者○記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大夫若不見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右主國大夫有故○記既將公事賔請歸○賔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賔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賔禮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賔拜禮於朝

右夫人歸禮於賔○記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

大夫餼賔大牢米八筐賔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賔再拜稽首受老退賔再拜送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右大夫餼賓介○記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

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右食饗燕羞獻○記凡諸侯之禮上公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侯伯之禮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燕子男之禮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燕介行人宰史唯上介有禽獻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饗食如將幣之儀（闕）○其介為介○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各以其爵朝服○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宰夫獻○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禽羞俶獻比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右大夫饗食賓介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

右還玉報享○記賄在聘于賄○無行則重賄反幣○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明日君館之○還圭如將幣之儀

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

右主君就賓館○記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闕）○又拜送

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

右賓拜賜遂行○記賓於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公使卿贈如覿幣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眾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眾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

右贈送○記凡賓客送逆同禮（闕）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禳乃入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

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
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
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
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
稽首公荅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再
拜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
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拜勞士
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
皆再拜稽首乃退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乃退揖使
者拜其辱

右歸反命

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
作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
亦如之

右禮門及禰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
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
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
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右遭主國喪○記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掌客）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
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
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
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
位踊

右聘君薨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
而從之

右私喪○記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
介為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

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
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為之棺斂之
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
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
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右賓介卒○記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掌客）○為君
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
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曾子問）大夫士死
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
其復如於家（雜記）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

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

右小聘

聘義第三十八　　邦國禮三之下

記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

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定王六年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

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

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國語）○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

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不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

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春[illegible]）

傳曰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人民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

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春秋傳）

儀禮經傳卷第二十二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三

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　邦國禮四之上

經九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賓再拜稽首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

右戒賓賓從○記不宿戒戒不速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即位具羹定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設洗如饗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宰夫設筵加席几無尊飲酒漿飲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右陳器饌○記不授几無阼席亨于門外東方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宰夫筵出自東房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介門西北面西上

右迎賓即位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荅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右拜至○記鄉擯由下

士舉鼎去鼏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載者西面魚腊飪載體進奏魚七縮俎寢右腸胃七同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

右鼎俎入

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公立于序內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為特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大羹湇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宰

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
東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郤于其西

右設正饌○記贊者盥從俎升上贊下大夫也鉶
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
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
豆之間祭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
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
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捝手扱上鉶以柶辯擩
之上鉶之間祭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

右賓祭正饌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公
與賓皆復初位宰夫膳稻于粱西士羞庶羞皆有大
蓋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
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
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鮨南羊炙以東羊
胾醢羊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衆人騰羞者
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

右設加饌○記簋有蓋冪凡炙無醬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贊升賓賓坐席末取粱即稻
祭于醬湆間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

賓賓受兼壹祭之

右賓祭加饌

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北面自間
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
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
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坐
遂卷加席公不辭賓三飯以湆醬宰夫執觶漿飲與
其豐以進賓捝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庭實設
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

右賓正食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
幣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
當東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
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
幣從者訝受皮

右侑幣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公辭揖讓如初升賓
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于
箱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捝手興北面坐取粱
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
拜

右卒食

介逆出賓出公迖于大門内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
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
右公出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
聽之
右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
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庶羞西東毋
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兎鶉鴽
右食上大夫禮○記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
如下大夫純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拜

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
實于罋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
内兩楹間二以並南陳庶羞陳于碑内庭實陳于碑
外牛羊豕陳于門内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受饔
禮無償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
右不親食
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降盥
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
賓止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
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

稽首主人送幣亦然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卒食
徹于西序端東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
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賓受于
堂無償
右大夫相食禮

公食大夫義第四十　邦國禮四之下

食禮公養賓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
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
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
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
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

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
賓于大門内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
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
内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
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
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
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
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
面南上内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備
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
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

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賔徧祭公諸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賔三飯粱以湆醬以君子之厚己也賔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賔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是德之殺也君子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賔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尊不親而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

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禮記雜記）

諸侯相朝禮第四十一　　邦國禮五之上

集補經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行人）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曾

問）○凡諸公相爲賔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賔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賔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賔拜送幣每事如初賔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賔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賔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賔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賔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

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

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

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大行）

諸侯相朝義第四十二　　邦國禮五之下

記

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義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脩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諸侯務焉（大戴禮記）

儀禮經傳卷第二十三

儀禮卷二十四　王朝禮一之

覲禮

記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財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大行人）○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王制）○天子無事與

諸侯相見曰朝○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曲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覲禮○至于郊

右至郊○記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司關爲之告○小行人逆勞于畿○訝士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環人送逆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野廬氏達國道路至于四畿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大賓客大司徒令野脩道委積小賓客小司徒令野脩道委積○遂人令脩野道而委積○遂師巡其道脩庀其委積○遺人掌其道路之委積凡

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委人以稍聚待賓客○牛人共其牢禮積膳之牛○羊人共其羞羊○司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

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右郊勞○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之禮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子男之禮出入三積壹問壹勞○小行人眡館將幣爲承而擯

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

右賜舍○記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

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曲禮下）○掌訝賓客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訝士賓客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

右戒日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右受舍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右釋幣于禰○記諸侯裨冕以朝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

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王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退

右覲禮○記偏駕不入王門○司常交龍爲旂諸侯建旂○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

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記凡侯于東箱○肆師大賓客涖筵几築鬻○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
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郊特牲）○君天下曰天子朝
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諸侯見天子曰臣
某侯某（曲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命諸
侯則儐○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
容辭令揖讓之節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
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
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

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

右行享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
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
好故○掌訝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
退亦如之○小宗伯受其將幣之齎○服不氏則
抗皮○校人受其幣馬○大宗伯則攝而載果○
肆師蒞筵几築鬻贊果將○小宗伯辨六彝之名
物以待果將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覲）
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

右請事

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
升成拜降出

右王勞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
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
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
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
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
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同姓大國則
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

姓小邦則曰叔舅

右賜車服○記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
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王制）
○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皆以五為節○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
之賞賜

饗禮乃歸

右饗○記大行人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
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一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子男廟中將幣三享一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三舉○典瑞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賓客○酒正共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酒人共禮酒飲酒而奉之○漿人共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籩人共其薦籩羞籩○川衡共川貢○澤虞共澤物之奠○舍人共簠簋實之陳之○饎人共其簠簋之實○舂人共其食米○醢人共醢五十罋○醯人共醯五十罋○鹽人共其形鹽散鹽○外饔掌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牛人共其膳羞之牛○獸人共其死獸生獸○𠭂人共其魚之鱻薨○腊人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亨人共大羹鉶羹○肆師授祭○大司樂宿縣遂以聲展之出入則令奏王夏肆夏師國子而舞○樂師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典庸器師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鐘師奏燕樂○笙師共其鐘笙之樂○司干授舞器既舞則受之○韎師帥其屬而舞韎樂○旄人舞其燕樂○籥師鼓羽籥之舞○內宗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

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替○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郊特牲）

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右祀方明○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司常交龍為旂諸侯建旂會同賓客各建其旂置旌門○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

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〇大司寇凡邦之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藏之

朝事義第四十四　王朝禮一之下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故朝聘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大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賓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謂之益習德行謂之益修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政之法也

儀禮經傳卷二十四

儀禮卷二十五　　王朝禮二之上

歷數

黃帝迎日推策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帝顓頊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

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周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辯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春秋文公元年左氏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

流司歷過也

卜筮

　闕

儀禮經傳卷二十五

夏小正

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

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魚陟負氷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則華緹縞雞桴粥

傳曰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

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氷陟升也負水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囿有見韭囿也者園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氷必於南風解氷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者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鞠也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縞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

二月往耰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堇采蘩昆小蟲抵蚳來降燕乃睇剝鱓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傳曰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繼之也或曰夏有煑祭祭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生羊腹時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堇采蘩堇采也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方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䰟䰟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窔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人人內也剥鱓以為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

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楊䍧羊縠則鳴頒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為鴽拂桐芭鳴鳩

傳曰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花而後記之䍧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䍧䍧然記變爾或曰䍧羝也縠則鳴縠天螻也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為鴽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王萯莠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傳曰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萯莠取荼荼也者以為君薦蔣也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

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鴂則鳴時有養日乃瓜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藍蓼鳩為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煑梅蓄蘭菽糜頒馬

傳曰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者渠畧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鴂則鳴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為鷹唐蜩鳴唐蜩鳴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煑梅為豆實也蓄蘭為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煑桃鷹始摯

傳曰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煑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為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煞之辭也摯云

七月莠雚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莠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

傳曰七月莠雚葦未莠則不為雚葦莠然後為雚葦故先言莠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莠苹也者有馬帚也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蝭蠑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雚聚也荼灌葦■莠為蔣褚之也雚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栗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鴽為鼠參中則旦

傳曰八月剝瓜剝瓜也者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

剥也者取也㮚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剥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鴽為鼠參中則旦

九月内火遰[illegible]鴈主夫出火陟玄鳥蟄熊羆貊貉鼶鼬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為蛤

傳曰九月内火内火也者大火大火也心也遰鴻鴈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鷰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若蟄而榮鞠樹麥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為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玄雉入于淮為蜄織女正北鄉則旦

傳曰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時有養

夜者養長也若日之長也玄雉入于淮為蜄蜄者蒲蘆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

傳曰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為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麋角

傳曰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周月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黄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曆舍于十月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與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中

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降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為正易民之眡若天時天變亦一代之時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以上見汲冢周書）○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事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國語周語）○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䍡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櫱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國語魯語）○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時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孔叢子雜訓）

月令　　王朝禮三之下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

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揔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〇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律中夾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大廟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

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揔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〇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蓱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逹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

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

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来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来格秀草不實○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小暑至螳蜋生鶪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大廟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鍾磬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雨来至行春令則五穀晚孰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鍾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

習腐草為螢天子居明堂右个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

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皇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京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

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墻垣補城郭是月也毋以封

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律中南呂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大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

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戸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来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来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鴻鴈来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為来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戸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来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

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仲冬之月日在斗昬東辟中旦軫中律中黃鍾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大廟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

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昬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呂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玄堂右个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来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

消釋

儀禮經傳卷二十六

儀禮傳卷二十七

王朝禮四之上

樂制

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

大蔟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為節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樂師）○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小胥）○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鍾師）○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碮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爾雅釋樂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大磬謂之毊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箎謂之沂大塤謂之嘂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大籥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咢徒鼓鍾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寋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和樂謂之節○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閒去二分以為之鼓閒以其鼓閒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韗人為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磬氏

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魯隱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左氏傳）○荀子曰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管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天道兼鼓其樂之君耶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管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椌楬似萬物曷以和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拊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

衆積譯譯乎○白虎通曰八音者何謂也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塤在十一月塤之爲言勲也陽氣於黃泉之下勲蒸而萌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芽笙者太蔟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鞀者震

之氣也上應昴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簫者中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僇也簫也故謂之簫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蕃也故謂之簫也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宮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

也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爲氣用金聲也鏄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之鏄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柷始也敔終也一說笙柷鼓簫瑟塤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也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謂之樂也○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

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閒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閒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

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和平之聲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左氏傳）○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爲治也正教者皆○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蕩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

以丈一寸正度也弦大著為宮而居中央為君商張君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韓詩外傳）○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鍾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夫淫泆生於無禮故聖人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樂記　王朝禮四之下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

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禾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

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以上記樂）

記○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弦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三畧）○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左氏傳）○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大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

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以治容貌容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蕤賓聲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此言至樂相知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古者帝王升歌清廟大琴練弦達越大琴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

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文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旣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

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旣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

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

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樂記）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焉曰丘迨得其為人矣黯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掩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家語）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此也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

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左氏）○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

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記）○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以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

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家語）○呂氏春秋古樂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猨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際上帝乃令鱓先為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倕作為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獸鼓椇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鼓椇延乃拌鼓椇之所為瑟益之八弦以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脩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皐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變六州以討桀之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

儀禮傳卷三十七

王制之甲

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于四海

傳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大）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

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功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為御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内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

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

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已上圭王制）○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

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職方氏）

傳祭公謀父之言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於德而無勤民於

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羊客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孔叢子）○周成王使召康公命齊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氏傳）○子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公羊傳）○周襄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重耳爲侯伯（左氏傳）○王者必

立牧方三人使窺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明四目通四聰也

儀禮集傳卷二十八

儀禮集傳卷二十九　　王朝禮六

王制之乙

凡建王國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量人掌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丘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

記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大戴禮）○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

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明堂位）○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王畿千里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載師）○六鄉之法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大司徒）○六遂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遂人）○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

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大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小司徒）○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餘）○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十里者爲方百里者

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其用之也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王制）○傳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瘝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缶米芻藁不是過先王以爲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家語）○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

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滕文公上）○古者曷為什一而藉公羊子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

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乃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序庠序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公羊傳）○齊桓公親逆管仲于郊與之坐而問焉管仲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

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

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按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

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齊語）○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左氏傳）

儀禮集傳卷三十　　王朝禮七

王制之丙（王道）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帝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經解）〇是以天子之禮有五門曰皐門曰雉門

曰庫門曰應門曰路門三朝曰外朝曰治朝曰內朝（秋官朝士注）〇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司士掌治朝之法正其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〇王眂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大僕）〇王六寢后六宮〇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正歲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士師掌宮禁宰夫正歲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

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虎賁氏掌虎士八百人以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旅賁氏夾王車而趨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司隷掌罪隷蠻隷閩隷貉隷夷隷各百有二十人使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師氏亦使其

屬帥四翟之隷各以其服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
闈○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
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
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
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
日三舉酒正掌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
四曰緹齊五曰沈齊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
三曰清酒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有太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
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
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
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
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
充府庫凡式貢之財以共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
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
用則外府掌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
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
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眂朝則皮弁服凡甸冠
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司服）○五路一曰
玉路建大常以祀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
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

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巾車）○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
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
無爲也以守至正天子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
祝有事○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
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
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
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
曰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立政）○昔
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
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
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
封叔虞於唐○曾子問於夫子曰敢問從父之令可
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
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
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
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
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孝經）○
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
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
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

曰誅以馭其過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荀卿子曰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其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求爲匹夫不可得也

儀禮集傳卷三十

儀禮集傳卷三十一

王朝禮八

王制之丁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制服以庸○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巡守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歸假于祖禰用特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周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

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灾○小行人達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

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土訓誦訓王巡守則夾王車土方氏樹王舍○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告子下）○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祭義）○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于王○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

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

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誡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而和於民矣（周語）○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

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祭義）○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祭統）○王后

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魯語）○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

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

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斿○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

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斿○禮國有飢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罷榭徹干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閱生民之數則拜之閱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夫受民

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孟子）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楚語）○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穀梁傳）○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穀梁傳）○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多積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闇飾矣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曲禮）○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少儀）○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

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穀梁傳）○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膳夫）○大札大荒大災素服（司服）○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闕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以上並玉藻）○古者有災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先乎矜寡孤獨及疾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者葬埋之○孔子在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事不縣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家語）○魯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焉（左氏傳）○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檀弓下）○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左氏傳）〇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左氏傳）〇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左氏傳）〇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檀弓）〇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檀弓下）〇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孔子惡野哭者（檀弓上）〇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吾爲有司故拜之（家語）

儀禮集傳卷三十一

儀禮集傳卷第三十二　王朝禮九

王制之戊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左氏傳）

傳叔孫昭子問於郯子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氏傳）

古者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狄儀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特作駕寒哀作御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傳曰此二十官者聖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

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作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其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脩其德而已矣豈必勞形愁心弊耳目哉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官）○夏商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王制）○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王制）

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二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士佐之故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

周禮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宗伯）○諸侯之五儀曰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諸臣五等之命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

眂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典命）○周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周禮之畧惟王建國辨方正之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宮正宮伯○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甸師獸人䱷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大府下大夫玉府內府外府○司會中大夫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內宰下大夫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則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司諫司救調人媒氏○司市下大夫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司門下大夫司關掌節○遂人中大夫遂師下大夫四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一人○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稻人○土訓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場人○廩人下大夫舍人倉人司祿司稼舂人饎人槀人○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天府典瑞典命司服典祀守祧○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內宗外宗○冢人下大夫墓大夫下大夫職喪○大司樂中大夫樂師下大夫大胥小胥大師下大夫小師瞽矇眂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大卜

下大夫卜師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大祝下大夫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大史下大夫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内史中大夫外史御史○巾車下大夫典路車僕司常○都宗人家宗人凡以神仕者無數○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行司馬○軍將命卿師帥中大夫旅師下大夫卒長上士兩司馬中士伍長○司勳馬質量人小子羊人司爟○掌固司險掌疆候人○環人挈壺氏○射人下大夫○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司士下大夫諸子下大夫司右虎賁氏下大夫旅賁氏節服氏方相氏○太僕中大夫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司甲下大夫司兵司戈盾○司弓矢下大夫繕人槀人○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大馭中大夫戎僕中大夫齊僕道僕田僕馭夫○校人中大夫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土方氏懐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音元）師匡人撢人○都司馬家司馬○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大師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

厲○犬人○司圜掌囚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大行人中大夫小行人下大夫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冬官司空亡考工之屬攻木之工輪人輿人車人輈人廬人匠人弓人梓人攻金之工築氏冶氏鳧氏㮚氏段氏桃氏攻皮之工函人鮑人韗人韋氏裘氏設色之工畫繢鍾氏筐人㡛氏刮摩之工玉人楖人雕人磬氏矢人摶埴之工陶人旊人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儀禮集傳卷第三十二

王制之己

凡建邦國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土方氏以土地相其宅量人以建國之法量其城郭宮室市朝道巷門渠太祝先告后土用牲幣封人設其社稷之壝而封其四疆

匠人營國方九里○鄭氏曰公之城方九里宮廣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廣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廣五百步○賈疏曰魯人三郊三遂○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

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門曰皐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皐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記曰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鄭氏曰天子諸侯皆三朝此內朝者路門外之正朝猶天子之治朝也路寢則猶天子之內朝而中門之外又自有外朝也

命諸侯正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宗伯儐內史策命之[illegible]

傳衛子魚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

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左氏傳）

冢宰施六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牧誓曰司徒司馬司空左氏曰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左氏又曰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

以九貢致其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以九兩繫其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大祝頒祭號于邦國都鄙○太史頒告朔于其國

記曰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春秋魯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傳曰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慎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也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也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典命掌其五儀曰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二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又使其屬合方氏者達其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撢人者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司服辨其服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典瑞掌其瑞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巾車掌其車曰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以賓禮親邦國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以軍禮同邦國曰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曰以凶禮哀其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大司馬以九伐之

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以上並周禮）〇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為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〇又曰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雖有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之有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地畢

周平王錫晉文侯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〇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齊語）〇晉文公以諸侯之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人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

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左氏傳）〇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書大禹謨）〇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王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書甘誓）〇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書胤征）〇

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左氏傳）〇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左氏傳）〇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〇天子賜諸侯之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王制）

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illegible]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illegible]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楚語）○衛獻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天

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

之性必不然矣（左氏傳）○孔子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孝經）○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又曰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孝經）○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左氏傳）

傳曰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非賢者子孫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禮

服傳曰大宗不可絶同宗則可以爲後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絶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强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絶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絶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君見弒其子得立何以尊君防篡弒也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不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兩食之何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天子太子食采者儲君嗣主

也當有土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與諸侯封同故禮曰公仕大夫子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知百里也公卿大夫皆食采者示與民同有無也世子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土者天子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父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

儀禮集傳卷之三十三

儀禮集傳　王朝禮十一

王制之庚　集補經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作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曲禮）○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

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玉藻）○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

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曲禮）○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玉藻）○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弁師）○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公

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司服）○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玉藻）○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

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illegible]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達有事然後緌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緌（[illegible]）○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雜記）○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豹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纊爲繭縕爲袍襌爲絅帛爲褶

傳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家語）○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玉藻）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玉藻）○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袂尺二寸緣廣寸半（玉藻）○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深衣）

傳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無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

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深衣）

儀禮集傳卷三十四

儀禮經傳卷二　王朝禮十二

王制之辛　集補經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大宗伯）○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典瑞）○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

慝以易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玉人）○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雜記）○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大夫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玉藻）○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荀子大略）○天子素帶朱裏

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玉藻）○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雜記）○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然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玉藻）○又曰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雜記）○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二命赤韍葱衡○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績結佩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以上並玉藻）

傳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聘義）

王及后之服屨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天官屨人）○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榠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榠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榠革飾駹車萑蔽然榠髹飾漆車藩蔽豻榠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

其用無常（春官巾車）○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
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
羽為旌大閱則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
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
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
家各象其號（司常）○王弓孤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
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
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
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
庳矢用諸散射（司弓矢）○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

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
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
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
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地官掌節）
傳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
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
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
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
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
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
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享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
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
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
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
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
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故
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

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
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鸞
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
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
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
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泰有
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
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
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
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
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

器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

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明堂位）○昭公將攻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攻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

王制之壬

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illegible]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

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一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

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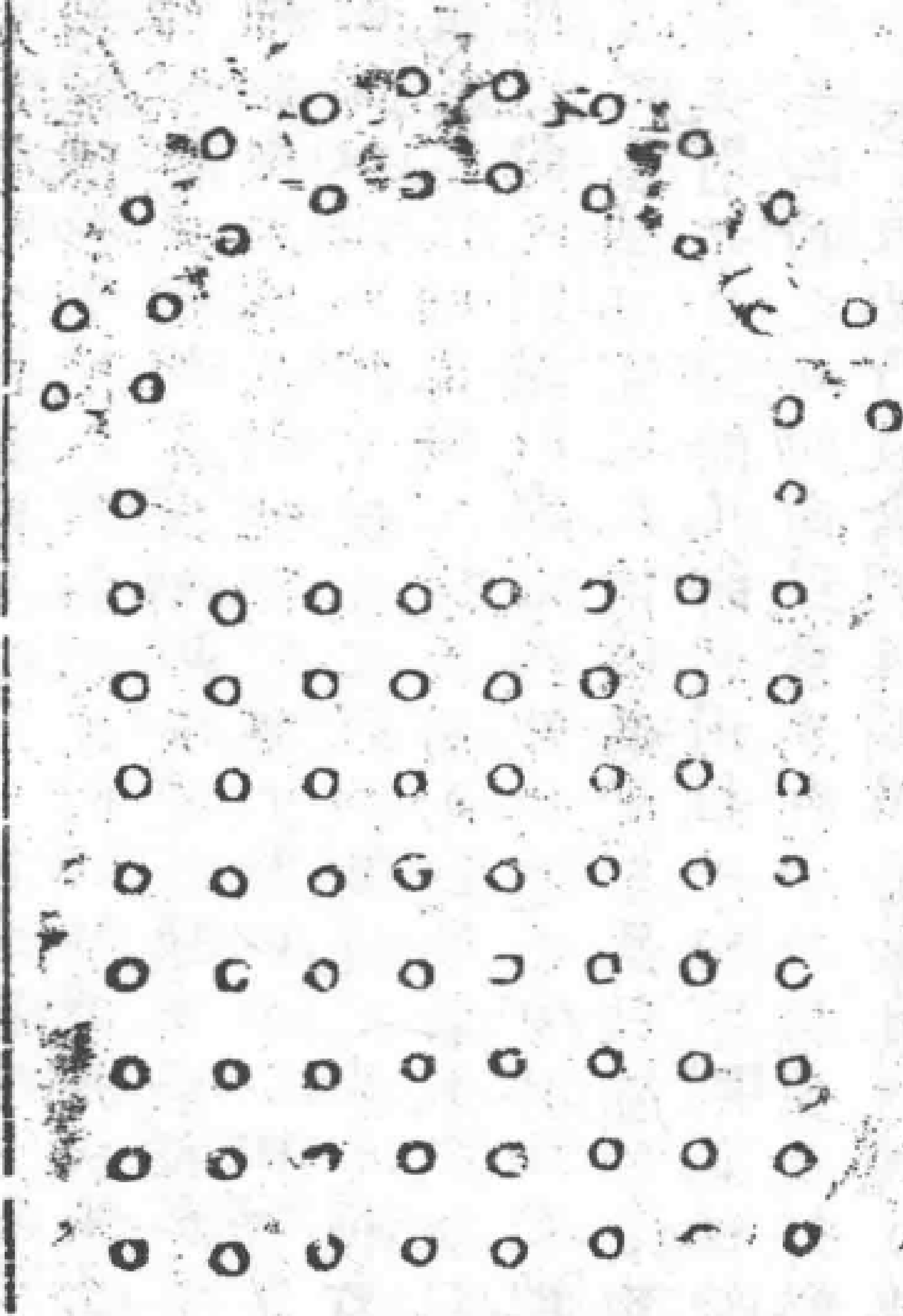
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

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司常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甸祝掌四時之甸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典瑞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師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史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銜枚氏軍旅令銜枚○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

○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王制）○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曲禮）

戰陳圖



風后握機文曰天陳地陳風陳雲陳虎翼陳蛇蟠陳飛龍陳鳥翔陳八陳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二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二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陳陳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

皆逆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〇金鼓旌旗數角音二初警衆末收衆革音五一持兵二結陳三行四趨走五急鬬金音五一緩鬬二止鬬三退四背五急背麾法五一玄二黃三白四青五赤旗法八一天玄二地黃三風青四雲白五天前六天後七地前八地後二革二金爲天三革三金爲地二革三金爲風三革二金爲雲四革三金爲龍三革四金爲虎四革五金爲鳥五革四金爲蛇此八陳各用金鼓之制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加四角音

者全師進西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鞞音不止者行伍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三十二隊天衝八隊天前衝八隊天後衝十六隊風二十四隊地軸十二隊地前衝十二隊地後衝十六隊雲以天地前衝爲虎翼天地後衝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郎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六或圓布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井四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illegible]兩地爲比是也縱布天一天二次之縱[illegible]

地四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〇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諸侯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

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毁上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祠馬）

〇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齊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

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文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羣吏用備樂饗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並孔叢子問軍禮）○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

祖爲無主耳○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並禮記曾子問）○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有虞氏戒於国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司馬法）○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司馬法）○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孔叢子問軍禮）

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孔叢子問軍禮篇）○師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 ○將居軍中之禮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驲騎赴告不載櫜韔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並孔叢子）○齊桓公既立參國伍鄙之法問於管子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

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屛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齊語）○荀卿子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王者之軍制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殛荀）○宋人弒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

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晉語）○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其無名乎（檀弓）○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

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禮記檀弓家語子貢問）○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

無討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

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軍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敎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司馬法）○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敎不可用也古之敎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

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敎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敎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敎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敎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司馬法）○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司馬法）○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王制）○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纒旃以爲門裘纒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

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鬭也習鬭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鬭不可不習故於搜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也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取也

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於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於澤揖讓之取也○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

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隱五年）○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左襄四年）○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搜于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

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調○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謂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大禽不麛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

名號而事義可知也○禮聖主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食於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眭而不逮不出穎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

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志也聖主所以在魚鼈禽獸循得其心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煴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攫齧摶擊之獸鮮毒蠚猛蚴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賈誼新書）○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左莊公二十九年）○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

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左昭三十二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左宣公十一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

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左襄九年）○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左哀公三年）○鄭火作子

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墉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左昭十八年）

儀禮集傳卷三十六

儀禮集傳卷三十七　　王朝禮十四

王制之癸

舜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

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二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士師掌五禁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四郊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司刑掌五刑

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譖○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民之所以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

不懈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别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别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變鬬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别男女無别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别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别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别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家語五刑）○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

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言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訟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奇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

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車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家語）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其民而聽其訟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順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

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煩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荀子家語）○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illegible]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而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

無後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國語）○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荅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有孔子曰以禮齊

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

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訓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爲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先息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矣○書曰非從惟從孔子

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書曰哀敬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

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先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年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

何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報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並孔叢子）○楚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

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左襄二十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王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左昭六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

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左昭二十年）

儀禮經傳續目錄

喪祭二禮元本未有目錄
今集爲一卷庶易檢閱耳

卷之一
喪服　　喪禮一
篇目
斬衰三年
齊衰三年
齊衰杖期
齊衰不杖期
齊衰三月

殤大功九〻七月
大功正服九月
小功殤五月
繐衰既葬除之
小功正服五月
緦麻三月
卷之二
士喪禮　　喪禮二之上
篇目
始死
復

楔齒綴足
始死奠帷堂
命赴拜賓
室中位
君使人弔
君使人襚
君使人襚親友襚
爲銘
陳沐浴襲飯含之具
沐浴
襲飯含
設重置銘
陳小斂衣絰帶奠
小斂
奉尸于堂拜賓襲絰
小斂奠
有襚者
設燎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陳大斂衣奠及殯具
徹小斂奠帷堂
大斂
殯

大斂奠
喪次
君視斂
成服
拜君命及賓
朝夕哭
徹大斂奠
朝夕奠
朔月奠薦新
筮宅
井椁
獻明器
卜葬日

卷之三

士喪禮　喪禮二之下

請啓期
陳朝祖奠具
啓
朝祖薦車設奠薦馬
請祖期
載
飾柩

陳器
祖奠薦馬
請葬期
公賵
親賓賵奠賻贈
陳遣奠明器
遣奠
重出車馬奠器從
讀賵
柩行
公使人贈

至壙
窆
反哭

卷之四

士虞禮　喪禮三

篇目
陳饌具
門外位
門內位
設饌
饗神

迎尸
獻尸
主人酳尸
尸酢主人
主人獻祝
主人獻佐食
主婦亞獻尸
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長三獻
祝告利成
尸謖降

陽厭
事畢

卷之五

喪大記　喪禮四之上

總目
始死
復
始死奠
戒臣民
遷尸楔齒綴足帷堂
命赴

哭位
受含襚幣玉
爲銘
陳沐浴襲飯含之具
沐浴
飯含襲
受弔
陳小斂衣奠
小斂
奉尸夷于堂拜賓
徹始死奠
襲帶絰小斂奠
代哭
設燎
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
徹小斂奠
大斂
殯
大斂奠
成服
殯後受弔
陳[illegible]具器

居廬
朝夕哭
徹大斂奠
朝夕奠
朔月月半殷奠
卜宅
并椁
獻明器
卜葬日

卷第六

喪大記下

陳朝祖奠
啓
朝祖奠薦車馬
載
飾棺
陳明器
祖奠
諡誄
大遣奠
包奠讀賵
柩行

至壙
窆
虞祭
作主

卷第七
卒哭祔練祥禫記　喪禮五
卒哭
祔
練
大祥
禫

吉祭
忌日

卷第八
補服　喪禮六
補斬衰
補齊衰三年
補齊衰杖期
補齊衰不杖期
補齊衰三月
補大功
補小功

補緦
補五世袒免
補心喪三年
補弔服加麻
補弔服

卷之九
喪服變除　喪禮七
疾病改服
始死變服
飯含變服
小斂變服

奉尸俠于堂變服
大斂變服
成服
筮宅卜日變服
啓殯朝祖柩行變服
葬及反哭變服
虞變服
既虞卒哭受服
卒哭變服
既葬除服
不杖以下各以月數除服

祔變服
練筮日筮尸變服
練受服除服
大祥筮尸變服
大祥除服
禫易服
既孤易服
並有喪服
久不葬服
受弔變服
稅服

雜記喪服之變
卷之十
喪服制度　喪禮八
冠制
首絰制
弁絰之制
笄纚髻髮免髽之制
婦人笄總髽制
衰裳制
婦人衰制
要絰帶制
婦人要絰帶制
錫衰緦衰疑衰之制
深衣麻衣長衣中衣之制
杖制
屨制
喪車之制
卷之十一
喪服義　喪禮九
卷之十二
喪通禮　喪禮十
主後

祝相
名位
財用
哀戚
哭踊
容貌
拜拱
言語
飲食
居處
動作

卷之十三
喪變禮　喪禮十一
奔喪
聞禮
並有喪
道有喪
因吉而凶
因凶而吉
卷之十四
弔禮　喪禮十二
弔

贈喪
執事
會葬
哀有喪
卷之十五
喪禮義　喪禮十三
卷之十六
喪服圖式（題月附本卷首詳見卷後楊君復序）　喪禮十四
卷之十七
特牲饋食　祭禮一
筮日

筮尸
宿尸
宿賓
陳鼎拜賓視牲告期
祭日夙興主人主婦陳設拜賓即位
主人主婦及祝佐食陳設陰厭
迎尸正祭
尸醋主人
主人獻祝及佐食
主婦亞獻尸
尸酢主婦

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長獻尸爵止
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酌醋
主人致爵于主婦更爵酌醋
賓作尸止爵及獻祝佐食主人主婦等
獻賓及衆賓
堂下設尊酬賓賓奠觶
堂下獻長兄弟衆兄弟
獻內賓宗婦于房中
長兄弟為加爵
衆賓長為加爵爵止

嗣舉奠
弟子舉觶于長兄弟
旅酬及無筭爵
尸卒食　祭饗
事尸禮畢
養
徹俎將用之爲燕
改饌西北隅陽厭

卷之十八

少牢饋食　祭禮二

卿大夫祭前十日先筮日

筮尸宿尸及宿諸官
宗人請祭期
視殺視濯
實鼎及豆籩盤匜等
舉鼎匕載
迎尸之前先爲陰厭
尸入正祭
主人酳尸尸酢主人命祝嘏
主人獻祝與佐食
主婦亞獻尸及獻祝與佐食
賓長獻尸及祝
祭祀畢尸出廟
徹肵俎行餕

卷之十九

有司徹　祭禮三

徹室內之饋及爇尸俎
選侑并迎尸及侑
門外舉鼎匕俎入陳于廟門
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
司馬司士載俎
主人獻尸
主人獻侑

主人受尸酢
主婦亞獻
主婦致爵于主人
尸酢主婦
賓長三獻尸尸奠爵未舉
主人酬尸設羞
主人獻賓辯酌自酢
主人洗觶酬賓賓奠薦左
主人獻兄弟於阼階
主人獻內賓于房中
主人獻私人于阼階上

尸作三獻之爵三獻又獻侑及主人
旅酬從尸及上下無不徧
兄弟舉觶於其長兄弟
賓長獻尸次賓舉爵于尸更爲旅酬
堂下行無筭爵禮終尸侑出主人送於廟門外
下大夫不賓尸與賓尸異同
主婦亞獻尸及祝主人獻二佐食
賓長獻尸祝佐食并致爵主人主婦
主人獻衆賓兄弟內賓私人辯
卷之二十　祭禮四

諸侯遷廟
諸侯釁廟
卷之二十一　祭禮五
祭法
卷之二十二　祭禮六
天神
昊天天神
五帝上帝
郊祀
配帝及帝臣
日月星辰

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卷之二十三　祭禮七
地示
地示
社稷
立祀
四望
山川
卷之二十四　祭禮八
百神
迎氣

四方
祊
四類
司民司祿
先帝
先聖先師
有德有功
高禖
籍田
祈麥祈年
蜡

百物
祭時祭寒暑
司寒
侯
先火先卜
卜筮
牲馬
禜酺

卷二十五

宗廟　祭禮九

廟制

守藏
祭主
時日
齊戒
具脩
祭服
陳設
初獻
餘獻
樂舞
因祭策命

尸酢
致爵
獻酬賜俎
餕
徹
祊
薦新
告朔

卷之二十六

因事之祭　祭禮十

立君封國

巡守
天子出征
朝會
甸
夢祭
祈禳
天地大烖
六沴
雩
疾病
難

盟詛
釁
卷之二十七　祭禮十一
祭統
祭禮總要
祭名
神位
尸
巫祝
時日卜筮
擇士

戒具
齊
禁令
嘑旦爲期
省視
出路
臨祭
容貌
尸出受祭
獻數
祝號

受爵
預卜
徹
送尸
致福
守瘞
不與祭
廢祭
卷之二十八　祭禮十二
祭物
祭用總要

祭服
祭器
樂舞
酒齊尊彝
犧牲
庶羞
粢盛
薪茅
殺禮
失禮
卷之二十九

祭義　　祭禮十三

儀禮經傳續目錄終

儀禮經傳續卷第一

喪服一　　喪禮一

經十一　　子夏傳

喪服

右篇目○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

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喪張戴）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中庸）

父

傳曰為父者何以斬衰父至尊也○喪父三年（喪服義）○記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檀弓）○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上斬衰章）○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雜記）○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喪服小記）○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春秋左氏傳）

諸侯為天子

傳曰天子至尊也○記方喪三年（上父條）○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服問）○司服凡喪為天王斬衰

君

傳曰君至尊也○記方喪三年（上父條）○喪君三年（喪服義）○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檀弓）○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小記）○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

服（服問）○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雜記）

父為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記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喪服記）○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同上）

為人後者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為人後者為之子（通禮主後祭）○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小記）○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曾子問）

妻為夫

傳曰夫至尊也○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小記）

妾為君

傳曰君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喪服傳）○記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小記）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記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小記）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右斬衰三年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斬衰章）○削杖桐也（同上）

父卒則爲母

記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檀弓）

繼母如母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小記）○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曾子問）

母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記母爲長子削杖（小記）○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小記）○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本經記）○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小記）

右齊衰三年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父在爲母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

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在爲母齊衰期（喪服義）○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本經記）○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喪服義）

妻

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記爲妻父母在不杖（通禮拜揖條）○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不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爲妻條）○公子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本章）

出妻之子爲母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記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服義）○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同上）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右齊衰杖期

不杖麻屨者

記期之喪達乎大夫（斬衰父條）

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記父卒然後爲祖父後者服斬（本篇爲君之祖父母條）○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小記）

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世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父叔父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昆弟○記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小記）

昆弟

記大夫爲其兄弟之未爲大夫者士爲其兄弟之爲大夫者如士服（斬衰父條）○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昆弟之子（斬衰章爲人後者傳）○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檀弓）

爲衆子

記大夫降其庶子（斬衰章父條）

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喪服衰）○古者不降滕伯文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上世父母叔父母條）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記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小記）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記女子子適

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本經記）○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雜記）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

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小記）

爲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周禮司服凡喪爲王后齊衰○記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斬衰章君條）○外宗爲夫人猶內宗也（同上）○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服問）

妾爲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記妾爲女君惡笄有首布總

婦爲舅姑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記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婦當喪而出則除之（小記）○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illegible]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檀弓）○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服問）

夫之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右齊衰不杖期

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

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小記）

寄公爲所寓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本經記）

爲舊君君之母妻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庶人爲國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不去也○記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雜記）○仕而未有祿者違而君薨弗爲服也（檀弓）○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雜記）

繼父不同居者

記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不杖期章繼父同居條）○有主後者爲異居（同上）

曾祖父母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斬衰章爲人後者條）

大夫爲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舊君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右齊衰三月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經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記文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小記）○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春秋公羊傳）○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禮弓）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右殤大功九月七月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周禮）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記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喪服義）

從父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本經記）

庶孫

適婦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記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小記）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姪丈夫婦人報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記大夫降其庶子（斬衰父條）○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本經記）○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同上）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妾服見大功章）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記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右大功正服九月

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右繐衰既葬除之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祖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

小功之殤中從下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右小功殤五月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

司服卿大夫凶服加以大功小功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

記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本經記）○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同上）

從父姊妹

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爲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爲所後者妻之父母若子（斬衰章）○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本經記）○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小記）○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小記）○出妻之子爲外祖父母無服○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丈夫婦人報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庶子爲後者爲其從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記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庶婦

記適婦不爲舅後者姑爲之小功

君母之父母從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

之黨服（小記）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右小功正服五月

緦麻三月者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記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本經記）○童子無緦服聽事如麻（玉藻）○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喪服義）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庶孫之婦

庶孫之中殤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為父後者為其母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士為庶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

貴臣貴妾

（[illegible]）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記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檀弓）

乳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父之姑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甥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壻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喪服義）○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有從有服而無

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喪服義）
姑之子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舅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爲所後者之妻之昆弟若
子○庶子爲後者爲其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舅之子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爲所後者妻之昆弟之子
若子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夫之諸祖父母報

君母之昆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
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
功之殤中從下
右緦麻三月

儀禮經傳續卷第一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

士喪禮上　喪禮二之上

經十二

士喪禮

右篇目○周禮黨正凡其黨之喪紀教其禮事掌其戒禁○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雜記）

死于適室幠用斂衾

右始死○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

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本經記）○疾病廢牀御者持體一人（詳見喪大記）○士疾君一問之（詳見喪大記）○乃卒主人啼兄弟哭（本經記）○婦人哭踊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詳見喪大記）○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詳見喪禮義）○始死充充如有窮（詳見喪通禮衰戚條）○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同上）○始死三日不怠（同上）○二日而食（詳見喪禮義）○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同上）○士之妻皆死于寢（詳見喪大記）○衾死而後制（詳見本篇陳小斂衣條）○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

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檀弓）○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同上）○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大戴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堂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擧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檀弓下同）○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衛太子蒯聵迫孔悝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太子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春秋左氏傳）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于前

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

右復○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本經記）○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詳見喪大記）○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同上）○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檀弓）○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檀弓）

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右楔齒綴足○記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本經記）○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詳見喪大記）○楔貌如軛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本經記）○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檀弓）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帷堂

右始死奠帷堂○記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本經記）○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檀弓）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

右命赴拜賓○記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本經記）○士赴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詳見喪大記）○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文王世子）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右室中位○記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本經記）○既正尸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詳見喪大記）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

右君使人弔○記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本經記）○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詳見喪大記）

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

右君使人襚○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詳見喪大記）

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

右君使人襚親友襚○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詳見喪大記）○記襚者委衣於牀不坐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本經記）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illegible]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

右爲銘○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詳見本篇復章）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垼于西牆下東鄉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精明衣裳用布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布巾環幅不鑿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瑱用白纊幎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緇帶韎韐竹笏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約純組綦繫于踵庶襚繼陳不用貝三實于笄

稻米一豆實於筐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笄櫛於簞浴衣於篋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右陳沐浴襲飯含之具○記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垼用塊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緆緇純（本經記）○掘中霤而浴毀竈也（詳見楔齒綴足條）○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尺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詳見喪大記）○冒死而後制（詳見陳小斂衣條）○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詳見喪大記）○率帶士二采（同上）○士飯三貝（同上）○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同上）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浴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煑于垼用重鬲祝盛米于右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于坎蚤揃如他日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

右沐浴○記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禮第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本經記）○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

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redacted]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redacted]出重鬲管人授沐乃煑之甸人[redacted]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redacted]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redacted]如他日小臣爪手翦[redacted]棄[redacted]（詳見喪大記）○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檀弓）

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

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絇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幄乃連掔設冒櫜之幠用衾巾柶鬠蚤埋于坎

右襲飯含○記飯於牖下（詳見士喪禮下條）○[illegible]貝反于笄實貝柱右䪼左䪼夏祝徹餘飯瑱塞耳（本經記）○設握裹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甸人築坅坎隷人涅厠坰ㄱ鬠爪士埋之（詳見士喪大記）○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檀弓）○鬠巾以飯公羊[illegible]為之也（雜記）○既襲宵為燎于中庭（本經記）○士堂上一燭下一

燭（詳見喪大記）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重

右設重置銘○重主道（詳見喪禮義）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設盆盥于饌東有巾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西方盥如東方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

右陳小斂衣經帶奠○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士以葦席（詳見喪大記）○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本經記）○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士緇衾一衣十有九稱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詳見喪大記）○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

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詳見喪大記）○絞紟衾冒死而後制（王制○大斂條通用）○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本經記○大斂條通用）○喪服先散帶（詳見喪禮義）○批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刋其柄與末（雜記大斂及凡喪祭陳鼎者通用）奠以素俎（詳見喪禮義後凡奠通用）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

上箪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第於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

右小斂○記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檀弓○大斂條通用）○小斂於戶內（詳見喪禮義）○小斂辟奠不出室（本經記）○小斂而徹帷（詳見喪禮義）○無踊節既馮尸主人袒髺髮絞帶衆主人布帶（本經記）○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向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脫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詳見喪大記）○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雜記）○君不撫僕妾（同上○凡斂者袒下至此大斂條通用）上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筭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

右奉尸于堂拜賓襲絰○記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来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外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詳見喪大記）○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檀弓）○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詳見喪大記）○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同上）○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雜記）○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小記）○小斂大斂啓皆辯拜（雜記）乃奠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横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

鼎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乃代哭不以官

右小斂奠○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檀弓）士代哭不以官（詳見喪大記）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

右有襚者

宵爲燎于中庭

右設燎士堂上一燭下一燭（詳見喪大記）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掘肂見衽（詳見喪大記）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半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

右陳大斂衣奠及殯具○記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曲禮）○大斂於阼士以葦席（詳見喪大記）○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illegible]君大夫士一也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同上）○士棺六寸裏棺不綠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詳見喪大記）○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上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同上）○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家語）

燭俟于饌東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適饌帷堂

右徹小斂奠帷堂

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遂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筭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

右大斂○記大斂于阼（本經記）○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詳見喪大記）○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本經記）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筭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襲

右殯○記死三日而殯（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士庶人三

日而殯三月而葬（王制）○士殯見衽塗上帷之熬二種四筐加魚腊焉（詳見喪大記）○君於士有賜帟（檀弓）○

既殯主人說髦（本經記）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祝反降及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

右大斂奠○記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本經記）○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

主人拜就次

右喪次○記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哭晝夜

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本經記）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

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

右君視斂○記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則（詳見喪大記）○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本經記）○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詳見喪大記）

三日成服杖

右成服○記生與來日（詳見小大斂條）○三日絞垂絰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履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本經記）

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右拜君命及賓○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御以蒲菆大服木錧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本經記）○端衰喪車皆無等（詳見喪服變除通記喪車條）

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

右朝夕哭○記朝夕哭不帷（雜記）○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檀弓）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

右徹大斂奠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二人拜送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

右朝夕奠○記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檀弓）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

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其設于外如於室

右朔月奠薦新○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突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鬛從執燭者而東（本經記）○燕養饎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本經記）○有薦新如朔奠（檀弓）

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主人絰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右筮宅○記筮宅冢人物土○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雜記）○祔葬者不筮宅（小記）○大司徒以本俗安萬民二曰族墳墓○墓田不請（王制）

既井槨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槨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

右井槨○記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檀弓）○士雜木槨棺槨之間容甒不虞筐（詳見喪大記）○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檀弓）○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

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先進）

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

右獻明器○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詳見井椁條）○竹不成用死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詳見喪禮義）○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同上）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内扉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某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絰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右卜葬日○記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王制）○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士三月而葬（同上）○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曲禮）○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雜記）○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章畢本經記○）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

儀禮經傳續卷第三

士喪禮下三　喪禮二之下

經

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

右請啓期

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侇牀饌于階間

右陳朝祖奠具○記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啓（本經記）

二燭俟于殯門外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踊無筭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

右啓○記啓之昕外內不哭（本經記）○啓辯拜（詳見小斂條）

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主人東即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筭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薦車直東榮北輈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

西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賓出主人送于門外

右朝祖薦車設奠薦馬○記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本經記）○祥車曠左（曲禮）○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用功布（詳見喪大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雜記）

有司請祖期曰日側

右請祖期

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筭卒束襲降奠當前束

右載○記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本經記）○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胄干笮設披屬引

右飾柩○記巾奠乃牆（本經記）○池視重霤（檀弓）○飾棺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詳見喪大記）○周人牆置翣○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檀弓）

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器西南上

綪茵苞二筲三黍稷麥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緌二醴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喪大記）○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燕器杖笠翣

右陳器○記抗木刊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葦苞長三尺一編菅筲三其實皆瀹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可張也有柲設依撻焉有韣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本經記）

徹奠巾席俟於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踊襲少南當前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祖還車不還器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左還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薦馬薦馬如初賓出主人送

右祖奠薦馬○記祖於庭（詳見喪禮義）○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本經記）○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同上）

有司請葬期入復位

右請葬期

公賵玄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

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

右公賵

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若無器則捂受之又請賓告事畢[illegible]入賵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

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乃代哭如初宵爲燎于門內之右

右親賓賵奠賻贈○記凡贈幣無常（本經記）○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檀弓）○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上同）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

醴酒陳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

右陳遣奠明器○記凡糗不煎（本經記）

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一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醴酒在籩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右遣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初

右重出車馬奠器從○記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雜記）

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筭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

右讀賵○記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檀弓）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主人袒乃行踊無筭出宮踊襲

右柩行○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乘人專道而行○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孔子行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某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檀弓）○曾子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

奔父母之喪者平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

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曾子問）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若公使人贈○記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本經）

記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

若至壙○記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至于壙斂服載之（本經記）○衛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殷道也（詳見喪禮義）○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檀弓）

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折郤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即位踊襲如初

若窆○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中庸）○並有喪葬先輕而厚重○周禮大司徒施教灋于邦國都鄙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師五家爲伍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以相葬埋○記喪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詳見喪禮義）○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詳見士虞禮）○魯人之贈也三玄三纁廣尺長終幅（雜記）○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同上）○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王制）○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易墓非古也（檀弓）○墳墓不培○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詳見喪禮義）○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附（檀弓）○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同上）○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同上）○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

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同上）○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同上）○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

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曾子）○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詳見喪禮義）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猶朝夕哭不奠

右反哭○記卒窆而歸不驅（本經記）○既封而歸殷

道也（詳見喪禮義）○無柩者不帷（雜記）○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詳見喪禮義）○升自客階受弔於客位（同上）○其反也如疑

儀禮經傳續卷第三

儀禮經傳續卷四

士虞禮四　喪禮三

經十四

士虞禮

右篇目○記士三虞（詳見喪大記虞祭條）○始虞用柔日再虞如初三虞卒哭他用剛日（詳見本篇饗神條）○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詳見喪禮義）○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小記）○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雜記）○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詳見喪大記）○虞沐浴不櫛（本經記）○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雜記）○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詳見士喪禮條）○父爲大夫子爲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祭以大夫（詳見喪禮下葬條）○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喪服小記）○並有喪虞先重而後輕（詳見喪變禮並有喪條）○父殁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詳見喪服變除並有喪變服條）○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練條）○朋友虞祔而已（詳見喪通禮主後條）○朋友虞祔而退虞易奠

特豕饋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布在其東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匕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右陳饌具○記虞而立尸有几筵（檀弓）○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日中而行事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于上鼎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皆設扃鼏陳之（本經記）○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籩棗烝栗擇（同上）○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本經記）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

右門外位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祝入門左北面宗人西階前北面

右門內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贊薦菹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卒朼者逆退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設一鉶于豆南佐食出立于

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郤于敦南復位祝奠觶于鉶南復位

右設饌○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小記）○載猶進柢魚進鬐（本經記）○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同上）

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

右饗神○周禮喪祝掌喪祭祝號○記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

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本經記）○喪稱哀子哀孫（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淳尸盥宗人授巾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婦人入于房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

右迎尸○記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尸入祝從尸尸坐不說屨淳尸盥執槃西南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

巾南面（本經記）○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曾子問）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隨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尸祭鉶嘗鉶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尸飯播餘于篚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魚腊俎釋三个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

設
右獻尸○記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本經）
（記）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
祭酒嘗之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
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
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
右主人酳尸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
祭卒爵拜尸答拜
右尸醋主人

筵祝南面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薦菹醢
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
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
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
右主人獻祝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
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
右主人獻佐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自反兩籩
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
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

右主婦亞獻尸
酳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婦人復位
右賓長三獻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
右祝告利成
祝入尸謖從者奉篚哭如初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
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右尸謖降○記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
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

戶（本經）（記）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祝
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
右陽厭○記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
人詔降（本經）（記）
主人降賓出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宗人告事畢賓
出主人送拜稽顙
右事畢○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
苴祝祝卒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主人哭出復
位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間
祝升止哭聲三啓戶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如初主

人哭出復位卒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本經記）○重既虞而埋之（雜記）

儀禮經傳續卷第四

儀禮經傳續卷第五

喪大記上五　　喪禮四之上

補

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肆師之職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右總目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喪大記）○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檀弓）○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一問之（雜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喪大記）○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同上）

右始死○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舜典）○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顧命）○魯隱公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春秋穀梁傳）○莊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同上）○僖公三十有三年公薨于小寢公如齊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左氏傳）○小寢非正也（穀梁傳）○文公十有八年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同上）○襄公三十有一年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同上）○定公十有五年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同上）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喪大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檀弓）○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喪大記）○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同上）○復西上（雜記）○玉府大喪共服衣裳○司服大喪共其復衣服皆掌其陳序○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雜記）○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紗內子以鞠衣襃衣素紗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雜記）○婦人復不以袡（喪大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同上）○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小記）○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喪大記）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曲禮）○諸侯復曰某甫復矣（同上）

右復

司士作士掌事

右始死奠

鼓人大喪則詔大僕鼓○大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三曰喪荒之聯事○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

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師氏喪宂王舉則從○世婦凡王后有撡事於婦人則詔相○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司士大喪作士掌事○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小宰以法掌賓客之戒具喪亦如之○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喪紀亦如之○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大司徒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檀弓）

右戒臣民

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玉府大喪共角枕角柶○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喪大記）○幕人大喪共其帷幕帟綬○委人喪紀共其木材

右遷尸楔齒綴足帷堂

父兄命赴者（檀弓）○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曲禮）○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

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雜記）

右命赴○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春秋左氏）傳○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春秋左氏傳）○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春秋公羊傳）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檀弓）○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內宗大喪序哭者○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司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

堂上北面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喪大記）

右哭位

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右受含襚幣玉

司常大喪共銘旌○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

右爲銘

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鬱人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襃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雜記）○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喪大記）○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同上）○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雜記）○復衣不以衣尸○凌人大喪共夷槃氷○君設大槃造氷焉大夫設夷槃造氷焉士併瓦槃無氷設牀襢笫有枕（喪大記）○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玉府大喪共含玉○舍人喪紀共飯米○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雜記）○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喪大記）

右陳沐浴襲飯含之具○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春秋左氏傳）

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春官）○大祝大喪以肆鬯渳尸（春官）○小祝大喪贊渳（春官）○女御大喪掌沐浴（天官）○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墻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喪大記）

右沐浴

大祝大喪相飯（春官）○大宰大喪贊含玉（天官）

右飯含襲○鬠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雜記）○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家語）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

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喪大記）〇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檀弓）

君受弔〇宋成公如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春秋左氏傳）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喪大記）〇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掌其陳序（春官）〇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喪大記）〇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同上）〇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同上）〇復衣不以斂〇封人凡喪記則飾其牛牲（地官）〇牛人喪事共其奠牛（地官）〇囿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地官）〇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天官）〇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〇獻人喪紀共其魚之鱻薨（天官）〇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天官）

右陳小斂衣奠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喪大記）〇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涖小斂大斂帥異族而佐〇大祝大喪贊斂（春官）〇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春官）〇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喪大記）〇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同上）〇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同上）〇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同上）〇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同上）〇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同上）〇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同上）〇斂者既斂必哭（同上）〇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同上）〇君不撫僕妾（雜記）〇君於大夫世婦為之賜則小斂焉夫人於世婦為之賜小斂焉〇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同上）

右小斂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喪大記）○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喪大記）

右奉尸夷于堂拜賓

大祝大喪徹奠

右徹始死奠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同上）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賓出徹帷（喪大記）

右襲帶絰小斂奠

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喪大記）

右代哭

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喪大記）

右設燎

大斂於阼○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喪大記）○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同上）○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君即位而爲椑歲壹漆之藏焉（檀弓）○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同上）○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喪大記）○舍人喪紀共熬穀○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喪大記）○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司几筵凡喪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凶事仍几

若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宋文公卒棺有翰檜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齊姜薨初穆姜
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
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
莫大焉（春秋左氏傳）○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
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
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
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檟
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
是之謂乎（春秋左氏傳）○宋元公將如晉夢召六卿曰
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若以羣子
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
及先君仲幾對曰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
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
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於曲棘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春秋左氏傳）○凡諸侯薨於朝
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乎有以衮斂○季
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
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
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
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
乃止（家語）○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桐棺四寸柏

棺五寸（家語）○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
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
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
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
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
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
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
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魯平公將見孟子
嬖人臧倉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
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
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
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以五
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
富不同也（孟子）

大祝大喪徹奠

右徹小斂奠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
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
盤上士舉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
亦如之（喪大記）○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喪大記）○大夫之
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

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喪大記）○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雜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於士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

右大斂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王制）○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喪大記）○君蓋用漆三

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同上）○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檀弓）○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喪大記）○甸師喪事代王受眚烖（天官）○大祝大喪言甸人讀禱（春官）○小祝設熬置銘（春官）

右殯○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孺子鞼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檀弓）○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同上）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

右大斂奠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大僕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天官）○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天官）○諸子大喪正群子之服位○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春官）○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

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檀弓）○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喪大記）○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同上）○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同上）○子皆杖不以即位（同上）○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檀弓）○

右成服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

門右亞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退主人拜稽顙若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

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喪大記）

右殯後受弔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春官）○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亦如之（春官）

右陳寶器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向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illegible]

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

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書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

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厥若不遺鞠子羞（[illegible]）

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春秋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公羊傳）○文公元年春

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左氏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公羊傳）○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穀梁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喪大記）○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天官）

右居廬○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

備矣○滕定公薨世子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
族人可謂曰知
外宗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春官）○世婦大喪三年
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春官）○朝夕哭不
帷（雜記）○士備入而后朝夕踊（檀弓）
右朝夕哭
大祝徹奠
右徹小斂奠
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春官）
右朝夕奠
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天官）○天子諸侯之喪斬衰
者奠大夫衰齊者奠○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
實之（天官）
右朔月月半殷奠
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
之（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
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
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
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
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凡諸侯及諸
臣葬於墓者授之兆（同上）○葬於北方北首（檀弓）○龜人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春官）○大卜凡喪事

命龜（春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
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
筮占者朝服（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
卜人作龜（雜記）
右卜宅○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
于畢（周書）○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
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
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
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檀弓）○公叔文子
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
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同上）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
祀刎其人（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檀弓）○君松椁大夫柏
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君
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喪大記）
右井椁○顧命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宋
元公卒椁有四阿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
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反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
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春秋左氏傳）○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

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士喪禮）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

右獻明器

天子崩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禮器）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雜記）

右卜葬日○隱公三年葬宋繆公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公羊傳）○宣公八年葬敬嬴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左氏傳）

儀禮經傳續卷第五

儀禮經傳續卷第六

喪大記下　喪禮四之下

補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內竪若有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

右陳朝祖奠

喪祝及辟令啓小喪亦如之

右啓

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內竪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大司寇前王大喪亦如之○小司寇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閭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喪祝及朝御匶小喪亦如之○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雜記）○喪祝乃奠小喪亦如之○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遂師大喪共匶車之役○稍人大喪帥匶車與其

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巾車小喪共匶路○祥車曠左（曲禮）○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雜記士喪）

右朝祖奠薦車馬○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

之遂使以葬（春秋左氏傳）○鄭公孫蠆卒赴於晉晉侯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春秋左氏傳）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小喪亦如之

右載

縫人掌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大記）○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雜記）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禮器）○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飾棺焉

右飾棺○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檀弓）

司服大喪共其廞衣服○司常大喪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車僕大喪廞革車○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校人大喪

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圉人凡喪紀廞馬○遣車視牢具（雜記）○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檀弓）○司兵大喪廞五兵○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大師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眂瞭大喪廞樂器○笙師大喪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鎛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籥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典庸器大喪廞筍虡

右陳明器○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

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檀弓）○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同）

喪祝及祖飾棺遂御

右祖奠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鄭曰瞽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小師大喪與廞○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小史大喪佐大使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

及終將葬乃制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壹民無為曰神一德不懈曰簡靖民則法曰皇平易不訾曰簡德象天地曰帝尊賢貴義曰恭仁義歸往曰王敬事供上曰供立志及衆曰公尊賢敬讓曰恭執應八方曰侯既過能改曰恭賞慶刑威曰君執事堅固曰恭平正不阿曰君愛民長弟曰恭揚善賦簡曰聖執禮御賓曰恭敬祀享禮曰聖芘親之闕曰恭照臨四方曰明尊賢讓善曰恭譖訴不行曰明威德悉備曰欽經緯天地曰文大慮慈民曰定道德博文曰文純行不差曰定學勤好問曰文安民大慮曰定慈惠愛民曰文安民法古曰定愍民惠禮曰文闢土有德曰襄賜民爵位曰文甲胄有勞曰襄綏柔士民曰德小心畏忌曰僖諫爭不威曰德有伐而還曰釐剛強直理曰武質淵受諫曰僖威強直德曰武溫柔賢善曰懿克定禍亂曰武心能制義曰度刑民克服曰成聰明叡哲曰獻夸志多窮曰武智質有聖曰獻安民立政曰成五宗安之曰孝淵源流通曰康慈惠愛親曰孝溫年好樂曰動協時肇厚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執心克壯曰齊布德執義曰穆輕輔供就曰齊中情見貌曰穆甄心動懼曰頃容儀供美曰昭敏以敬慎曰

頃昭德有勞曰昭柔德[illegible]衆曰靜聖善周聞曰宣供己解言曰靖治而無眚曰平寬樂令終曰靖執事有制曰平威德剛武曰圉布綱治己曰平彌年壽考曰胡忠義而濟曰景保民耆艾曰胡耆意大慮曰景彊毅果敢曰剛布義行剛曰景追補前過曰剛清白守節曰貞猛以剛果曰威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屏曰貞彊毅執正曰威闢土服遠曰桓治典不殺曰祈克敬動民曰桓大慮行節曰孝闢土兼國曰桓治民克盡曰使能思辯衆曰元好和不爭曰安行義說民曰元道德純一曰思始建國都曰元大省兆民曰思主義行德曰元外內思索曰思聖善周聞曰宣追悔

過曰思兵革亟作曰壯行見中外曰慤其圉克服曰壯狀古述今曰譽勝敵克亂曰壯昭公寧民曰商死於原野曰壯克殺秉正曰夷屢征殺伐曰壯安民好靜曰夷武而不遂曰壯執義揚善曰懷柔質慈民曰惠慈仁短折曰懷愛民好與曰惠述義不克曰丁夙夜敬戒曰敬述事不弟曰丁夙興恭事曰敬有功安民曰烈象方益平曰敬秉德尊業曰烈令善典法曰敬剛克爲伐曰翼剛德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執心決斷曰肅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不勤成名曰靈未家短折曰傷死而志成曰靈愛民好治曰戴死見神能曰靈曲禮不倦曰戴亂治不損曰靈短

折不成曰傷好祭鬼交曰靈隱拂不成曰隱極知鬼事曰靈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愎很遂過曰剌肆行勞祀曰悼不思忌愛曰剌年中蚤夭曰悼早孤短折曰哀凶年無穀曰穅好變動民曰躁外內從亂曰荒不悔前過曰戾好樂怠政曰荒怙威肆行曰醜在國遭憂曰愍雍過不通曰幽在國逢難曰愍早孤銷位曰幽禍亂方作曰愍動祭亂常曰幽使民悲傷曰愍柔質受諫曰慧貞心大度曰匡名實不爽曰質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施勤無私曰惠慈和徧服曰順思慮果敢曰毅博聞多能曰憲嗇於賜與曰愛滿志多窮曰

惑危身奉上曰忠思慮不爽曰原克威捷行曰魏好內遠禮曰煬克威順禮曰魏好內怠政曰煬怠政外交曰攜遠禮遠眾曰煬教誨不倦曰長疏遠繼位曰遠肇敏行成曰直彰義掩過曰堅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好廉自克曰節逆天虐民曰炕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終愛民在刑曰克擇善而從曰比除殘去虐曰湯亂而不損爲靈隱哀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爲文除武也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發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遇爲僖施而不私爲宣鄉惠無內德爲獻由義而濟爲景失志無輔則以其明餘皆象也（諡法）○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

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檀弓）○古者五十而后爵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郊特牲）

右諡誄○春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傳）○昭公七年衛侯惡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左氏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

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春秋左氏傳）○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檀弓上）○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

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同上）○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春秋左氏傳）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夏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春官）○鬱人大喪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同上）○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同上）

右大遣奠

量人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夏官）○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雜記）

右包奠讀賵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地官）○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秋官）○方相氏大喪先匶（夏官）○喪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小喪亦如之（春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地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夏官）○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小

喪亦如之（春官）○大史大喪執灋以涖勸防（春官）○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春官）○御僕大喪持翣（夏官）○女御后之喪持翣（天官）○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春官）○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夏官）○內豎王后之喪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天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用功布（喪大記）○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春官）○鄉士三公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秋官）○遂士六卿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秋官）○縣士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秋官）○士喪有與天

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不拘行○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檀弓）○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春秋左氏傳）○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春秋左氏傳）○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左傳）

巾車大喪及墓嘑啓關陳車（春官）○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夏官）○喪祝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春官）○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地官）○稻人喪紀共其葦事（地官）○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地官）○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地官）

右至壙

冢人共喪之窆器○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喪大記）○鼓人詔大僕鼓○大僕大喪始崩戒鼓窆亦如之○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地官）○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地官）○冢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春官）○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春官）○大司樂涖藏樂器○笙師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同上）○鎛師廞樂器奉而藏之（同上）○籥師廞樂器奉而藏之（同上）○司干廞舞器奉而藏之（同上）○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同上）○典瑞大喪共贈玉（春官）○大宰大喪贊贈玉○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爲位（春官）○冢人凡祭墓爲尸（春官）○冢人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爲之蹕均其禁○大夫廞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王制）

右窆○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春秋左氏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穀梁傳）○定公十有五年秋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春秋左氏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穀梁傳）○孔子爲中都宰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

掄天子之不臣（家語）○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亦唯是先王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國語）○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春秋左氏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春秋

左氏傳）○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檀弓）○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同上）○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同上）○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春秋左氏傳）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雜記）○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春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蒩館（春官）○甸師祭祀共蕭茅（天官）○鄉師大祭祀共茅蒩（地官）○庖人共喪紀之庶羞（天官）○囿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

魚人共鱻薨醢人共豆實（地官）○籩人共籩○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天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雜記）○喪祝掌喪祭祝號（春官）

右虞祭○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曲禮）

右作主○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魯文公二

年作僖公主（春秋）○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寢烝嘗禘於廟○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公羊傳）○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穀梁傳）

儀禮經傳續卷第六

儀禮經傳續卷第七

卒哭祔練祥禫記　　喪禮五

補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本經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他用剛日○將旦而祔則薦（士虞禮記）○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檀弓）○婦之喪卒哭夫若子主之○祭成喪者必有尸○男男尸女女尸（士虞禮）○用嗣尸（士虞記）○庖人共喪紀之庶羞圃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魚人共魚鱻薨醢人共豆籩人共籩○自天子達於庶人祭從生者○子爲士祭以士子爲大夫祭以大夫（同上）○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雜記）○卒哭曰成事○曰哀薦成事○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其他辭一也（士虞記）○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士虞禮記）○獻畢未徹乃餞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餞籩豆脯四脡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尸出執几從席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主人出即位

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尸即席坐惟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乾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尸出門哭者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入徹主人不與婦人說首絰不說帶（詳見上虞記）○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哭止告事畢賓出（士虞禮記）○脯曰尹祭（曲禮）○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柱楣翦屏芐翦不納○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名反其廟（曾子問）○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至於庫門（檀弓）○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雜記）○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

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曲禮）○大夫士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喪通禮）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雜記）○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同上）○期之喪卒哭而從政○君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右卒哭○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春秋左氏傳）○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喪禮義）

明日以其班祔（士虞記）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小宗伯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大祝付練祥掌國事（春官）○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婦之喪祔則舅主之（士虞禮）○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雜記）○沐浴櫛搔翦（士虞禮）○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士虞禮）○祔杖不升於堂（喪小記）○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其他如饋食（士虞記）○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天官）○上大

夫祔太牢下大夫祔少牢○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雜記）○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同上）○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同上）○公子附於公子（同上）○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小記）○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喪服小記）○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小記）○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同上）○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同上）○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雜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小記）○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昆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雜記）○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祔練曰告（少儀）○朋友虞祔而已

○朋友虞祔而退（雜記）

右祔○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檀弓）○君氏卒不祔于姑

朞而小祥（士虞記）○期而練○十三月而練（同上）○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雜記）○凡卜筮日喪事先遠日○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祝練掌國事○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主妾之喪則練使其子主之○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練則告○凡喪小功以上非練無沐浴○練而慨然○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練主用栗○吉主於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穀梁）○因薦此常事（士虞記）○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雜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朞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通禮）○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同上）○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雜記）○如三年

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亦散等雖虞祔亦然（雜記）○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淋練日告

右練○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

又朞而大祥（士虞記）○父母之喪三年而祥○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同上）○期之喪十三月而祥（雜記）○大

祝祥掌國事○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祥必告○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祥使其子主之○非祥無沐浴○曰薦此祥事（士虞記）○自諸侯達諸士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祥而廓然○既祥黝堊○又期而大祥有醯醬居復寢素縞麻衣○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喪大記）○大祥之日鼓素琴○喪復常讀樂章（曲禮）○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曾子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右大祥○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孔子

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同上）○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同上）○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同上）

中月而禫（士虞記）○爲父母妻長子禫（小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同上）○宗子母在爲妻禫（同上）○期

之喪十五月而禫○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閒傳）○禫而牀（同上）○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是月禫徙月樂（檀弓）

右禫○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檀弓）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士虞禮）○吉祭而復寢

右吉祭○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春秋）○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左氏傳）○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春秋）○夏吉禘于莊

公遂也（左氏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公羊傳）

○吉禘于莊公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穀梁傳）

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春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忌日則歸哭于宗室○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喪禮義）○

右忌日○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喪禮義）

儀禮經傳續卷第七

儀禮經傳續卷第八

服八　　喪禮六

補

父卒爲祖後者服斬○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喪小記）

○女爲父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既練而反則遂之（喪服小記）

右補斬衰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喪服小記）○爲所後者之妻若子○女爲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既練而反則遂之

右補齊衰三年

爲所後者之妻若子

右補齊衰杖期

周禮司服凡喪爲王后齊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雜記）○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女未練而反則期（喪服小記）○世子爲妻與大夫之適子同（記）○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喪服義）

右補齊衰不杖期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爲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

右補齊衰三月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小記）○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檀弓）

右補大功

適婦不爲父後者則姑爲之小功（小記）○爲所後者妻之父母若子

右補小功

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喪服義）○爲所後者之妻之昆弟若子○爲所後者之妻之昆弟之子若子（同上）○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檀弓）○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小記）○改葬緦（喪服記）○葬桓王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春秋穀梁傳）

右補緦

五世袒免（喪服義）○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

右補五世袒免

事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檀弓）○師無當於

服五服不得不親（學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檀弓）○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檀弓）○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孔子葬於魯城北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

右補心喪三年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奔喪）○傳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檀弓）○朋友麻（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喪服記）

右補弔服加麻

司服凡弔事弁經服（喪服制度）○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制度）○凡弁經其衰侈袂（同上）○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同上）○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檀弓）○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服問）○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

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亦不錫衰（喪服小記）○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同上）○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喪服記）○羔裘玄冠不以弔（論語）○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吝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家語）○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

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檀弓）○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同上）○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家語）○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檀弓）

右補弔服

儀禮經傳續卷第八

儀禮經傳續卷第九

喪服變除九　　　喪禮七

補

疾病男女改服（喪大記）○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喪服小記）

右疾病改服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喪禮義）○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檀弓）○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曾子問）○巾車王之喪服木車蒲蔽犬䄙疏飾

小服皆疏（巾車）

右始死變服

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士喪禮上）

右飯含變服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雜記）○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小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喪大記）○卒斂馮尸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士喪禮）○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士喪記）○動尸舉柩袒而踊婦人不宜袒（喪禮義）

右小斂變服○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檀弓）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賓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喪大記）○動尸舉柩袒而踊○大功以上散帶（雜記）○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主人拜賓即位襲絰于序東乃奠（士喪禮上）

右奉尸侇于堂變服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喪大記）○主人及親者袒卒塗主人復位襲乃奠（士喪禮上）○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動尸舉柩袒踊（同上）○君若視斂主人及衆主人袒卒塗卒奠君出門主人拜送襲入即位衆主人襲（士喪

禮）○既殯主人說髦（士喪禮）

右大斂變服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喪大記）○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服四制）○君之喪三日授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喪大記）○三日成服杖（士喪禮上）三日絞垂（士喪記）

右成服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喪大記）○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卒筮主絰（士喪禮上）○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記）

右筮宅卜日變服

丈夫髽散帶垂（士喪禮下）○主人袒啟遷于祖正柩主人襲○主人袒乃載卒束襲○袒商祝御柩乃祖襲○公賵主人及衆主人袒賓出主人送于門外襲○主人袒乃行出宮襲（士喪禮上）○動尸舉柩袒踊○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雜記）

右啟殯朝祖柩行變服

屬引主人袒乃窆主人襲贈用制幣玄纁卒袒拜賓襲（士喪禮）○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

賓出主人拜鄉人襲如初（士喪禮）○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小記）○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喪服小記）

右葬及反哭變服○弁絰葛而葬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喪禮義）○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春秋左氏傳）○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檀弓）○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春秋左氏傳）○王太子壽卒穆后崩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

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喪通禮）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主人倚杖入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士虞禮）○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小記）○有事於尸則去杖

右虞變服

卒哭獻畢乃餞賓出丈夫說絰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絰不說帶（士虞記）○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

六升冠七升（間傳）○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喪服制度）○去麻服葛葛帶三重（間傳）○婦人不葛帶（檀弓）○婦人葛絰而麻帶（少儀）○斬衰絞帶（喪禮本章）○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喪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間傳）○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喪服制度）○齊衰帶惡笄以終喪（小記）○疏衰杖期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帶緣各視其冠（喪服本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疏衰無受（喪服本章）○大功無受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喪服制度）○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喪服本章）○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喪服制度）○小功即葛五月（喪服本章）

右既虞卒哭受服

緦小功卒哭則免報虞卒哭則免○大夫士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喪通禮）○巾車王之喪車素車棼蔽犬𧝝素飾小服皆素（制度）

右卒哭變服

緦衰既葬除之○公子爲其母麻衣爲其妻麻衣皆

既葬除之（喪服）○既葬各以其服除（檀弓）

右既葬除服

不杖麻屨（喪服本章下同）○疏衰無受○大功無受傳曰其長殤皆九月其中殤皆七月（喪服制度）○大功即葛九月○小功五月○小功即葛五月○緦麻三月○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小記）○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同上）○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雜記）○兄弟之喪內除

右不杖以下各以月數除服○春秋哀公五年閏

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畧也（公羊傳）

祔杖不入於堂（士虞禮）○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

右祔變服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喪服小記）

右練筮日筮尸變服

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冠（喪服四制）○期之喪十一月而練（雜記）○期而練（大戴記）○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腰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檀弓）○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閒傳）○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制度）○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喪服）○疏衰三年○齊衰帶惡笄以終喪○疏衰杖期（喪服）○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小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玉藻）○巾車王之喪車藻車藻蔽鹿淺禊革飾（制度）

右練受服除服○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無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家語）○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喪禮義）○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春秋公羊傳）

大祥吉服而筮尸（小記）

右大祥筮日變服

父母之喪三年而祥（喪服四制）○期之喪十三月而祥（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雜記）○祥而縞（檀弓）○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玉藻）○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閒傳）○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喪大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喪服義）○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雜記）○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喪變禮）○巾車王之喪車駹車雈蔽然禊髹飾（制度）

右大祥除服〇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詩檜國風）〇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檀弓）中月而禫（士虞記）〇期之喪十五月而禫（雜記）〇禫而纖無所不佩（閒傳）〇巾車王之喪車漆車藩蔽豻䄙雀飾（制度）

右禫易服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書太甲）〇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書說命）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曲禮）〇孤子衣純以素（深衣）

右既孤易服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〇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小記）〇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〇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〇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同則兼服之〇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閒傳）〇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小記）〇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同上）〇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服問）〇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服問）〇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雜記）〇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〇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雜記）〇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服問）〇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服問）〇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

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服問）〇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雜記）〇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同上）

右並有喪服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小記）〇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祔練祥禫記）

右久不葬服

君弔則復殯服（喪大記）〇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小記）〇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

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文成踊（士喪禮）○諸侯弔雖已葬
主人必免（小記）○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
踊（雜記）○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
而爲主○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雜記）
君受弔變服○晉侯彪卒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
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
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
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春秋左氏傳）○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
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

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檀弓）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小記）○聞
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
左手（奔喪）○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
則不稅降而在緦小功則稅之近臣君服斯服矣其
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小記）○曾子
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檀弓）

右稅服

席蓋素重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
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曲禮）○三年之喪以衰裳入

朝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禮運）○凡見人無免絰雖
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喪服義）○季武子寢
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
門說齊衰（檀弓）○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雜記）
○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玉藻）○君之喪子大夫
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
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
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
夫所則杖（大記）○大夫之喪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
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
人杖○士之喪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

婦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
杖哭柩則輯杖（已上大記）○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
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問喪）○傳曰公卿大夫室老
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衆臣杖不以即位（喪服義）○爲
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
不稽顙（喪通義）○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
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
（小記）○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不菲不次（曾子問）○童子
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童子不杖不菲○婦人童子不杖（喪服義）○童子當室
則免而杖（同上）○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

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雜記）○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王制）○七十致政惟衰麻爲喪（同上）○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大記）○五十不散送（王制）○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大記）○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王制）○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問喪）○婦人不宜袒（同上）○秃者不髽傴者不袒（喪服四制）○然則秃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問喪）

右雜記喪服之變

儀禮經傳續卷第九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

喪服制度十　　喪禮八

補

小宗伯王崩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春官）○大僕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夏官）○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春官）○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檀弓）

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春官）○斬衰冠六升受冠七升齊衰冠七升受冠八升（喪服記）○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喪服疏衰杖期傳）○繐衰冠八升（喪服記）○

斬衰冠鍛而勿灰（喪服傳）○齊衰冠傳曰冠者沽功也（喪服本章）○公子爲其母練冠爲其妻縓冠○斬衰冠右縫外畢（喪服本章）○冠六升外縪（士喪禮）○三年之練冠亦右縫小功以下左（雜記）○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檀弓）○斬衰冠繩纓（喪服本章）○疏衰冠布纓（喪服本章）○緦冠繰纓（雜記）○冠繩纓條屬（喪服本章）○纓條屬厭（士喪禮）○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雜記）○喪冠不緌（檀弓）○委武玄縞而后蕤（雜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變除練受服條）○縞冠素紕既祥之冠（大祥除服條）

右冠制

斬衰苴經傳曰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喪服本章）○疏衰牡麻經傳曰牡麻者枲麻也（本章）○疏衰期牡麻經（本章）不杖者（本章）疏衰牡麻經無受（本章）大功牡麻經無受（本章）大功牡麻經（本章）繐衰牡麻經（本章）小功澡麻帶經（本章）小功牡麻經（本章）○公子爲其母麻爲其妻葛經○苴經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喪服斬衰傳）○苴經大搹左本在下（同上）○牡麻經右本在上（喪服齊衰傳）○苴經大鬲不本在左牡麻經右本在上（士喪禮）○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月不纓經○大功牡麻經纓（本章）

右首經制

司服凡弔事弁經服（補弔服）錫衰緦衰疑衰服皆弁經（春官）○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夏官）

右弁經之制

親始死雞斯（喪禮義）○小斂卒斂主人括髮以麻（變除篇）○卒斂馮尸主人髺髮袒（士喪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服小記）○卒斂衆主人免于房（士喪禮）○卒斂

主人說髦（喪大記）既殯主人說髦（士喪禮）

右笄纚髺髮免髦之制

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總箭笄髽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喪服斬衰章）○齊衰帶惡笄以終喪（小記）○箭笄終喪三年（同上）○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檀弓）○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小記）

右婦人笄總髽制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以上並喪服記）○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閒傳）○斬衰裳傳曰衰三升（喪服本章）○疏衰裳齊三年（本章）○疏衰裳齊期（本章）○不杖者（本章）○疏衰裳齊無受者（本章）大功布衰裳無受者（本章）○大功布衰裳○繐衰裳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

繐也（本章）○小功布衰裳五月者（本章）○小功布衰裳○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本章）○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雜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爲其妻麻衣○斬衰裳傳曰斬者何不緝也○疏衰裳齊傳曰齊者緝也○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端衰喪車皆無等（雜記）苴衰不補○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右衰裳制

女子子在室爲父衰三年

右婦人衰制

斬衰苴絰傳曰苴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疏衰牡麻絰（本章）○小功澡麻帶絰（喪服本章）○絰殺五分而去一（小記）○公子爲其母麻爲其妻葛絰○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士喪禮）○大功牡麻絰傳曰殤之

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喪服本章）大功以上散帶（喪服變除）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小記）○斬衰苴絞帶傳曰絞帶者繩帶也（喪服本章）○疏衰布帶（喪服本章）○疏衰期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冠制條）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喪服斬衰章）○斬衰疏衰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練葛要絰

右要絰帶制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士喪禮上）○婦人葛絰而麻帶

右婦人要絰帶制

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

衰凡弁絰其衰侈袂（雜記）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

右錫衰緦衰疑衰之制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其妻麻衣縓緣○大祥素縞麻衣

右深衣麻衣長衣中衣之制

斬衰苴杖傳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疏衰削杖（本章）母爲長子削杖（小記）○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本章）杖下

竹桐一也（士喪記）○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小記）

右杖制

斬衰菅屨傳曰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喪服本章）○記屨外納○疏衰疏屨三年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本章）○疏衰疏屨期（本章）○不杖麻屨（本章）○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喪服小記）○小功（喪服本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繩屨者繩菲也○練繩屨無絇（檀弓）○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天官）○不屨繐屨（士冠禮）

右屨制

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𧜵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𧜵素飾小服皆素薻車薻蔽鹿淺𧜵革飾駹車雚蔽然𧜵髹飾漆車藩蔽豻𧜵雀飾（春官）○主人乘惡車（士喪禮）○端衰喪車皆無等（雜記）

右喪車之制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一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一

喪服義十一　　喪禮九

補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

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

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

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喪服四制）○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小記）○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苴衰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

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

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三年問）○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

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孟子）○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孟子）○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坊記）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昏義）○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荀子）○齊宣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孟子）○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小記喪服）○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同上）○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服問）○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大傳）○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服問）○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小記）○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小記）○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大傳）○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小記）○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能安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檀弓）○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同上）○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大傳）○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同上）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文王世子）○白虎通義曰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家語）○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喪服制度）○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閒傳）○絰也者實也（檀弓）○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

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問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問喪）○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玉藻）○白虎通義曰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雜記）○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詳[illegible]見變除練受服及[illegible]並有喪變服條）○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孟）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一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二

喪通禮　　喪禮十

補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奔喪）○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服問）○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雜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士虞禮）○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卒哭祔練祥禫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小記）○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士虞禮）○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小記）○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喪大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雜記）○大夫不主士之喪（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同上）○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喪大記）○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

易己之喪服右主後○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遜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曾子問）○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檀弓）○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同上）○石駘仲卒

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同上）○成公十有五年仲嬰齊卒仲孫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公子遂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皆曰仲氏也

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歸父使晉還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春秋公羊傳）

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樂記）○大宗伯大喪則爲上相（喪大記總目）○小宗伯既喪詔相喪祭之禮（喪大記）○世婦大喪凡王后有拜事於婦人則詔相（喪大記）○大行人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秋官）○象胥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秋官）○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天官）○肆師兄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春官）右祝相○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檀弓）○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雜記）○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同上）○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遽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喪禮義）

君天下曰天子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喪大記）○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死寇曰兵生曰父曰母曰

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曲禮）○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春秋穀梁傳）○大凡生於天地之間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祭法）○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喪大記）○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春秋公羊傳）○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稱君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奚齊及其君卓（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坊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卒哭）（祔練祥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

冠祔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祔練祥禮記）○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士喪禮）○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喪大記）○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文王世子）○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同上）○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喪禮義）○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喪服斬衰章）○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雜記）

右名位○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春秋左氏傳）○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檀弓）

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王制）○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小宰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喪荒亦如之令百官

府共其財用（同上）○大府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同上）○外府喪紀共其財用之幣齎（同上）○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牛人喪事共其奠牛囿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歔人喪紀共其魚之鱻薨醢人凡祭祀共其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喪大記）○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喪大記）○掌客凡禮賓客札喪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王制）○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檀弓）○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八曰殺哀（地官）○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族共喪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同上）○閭師凡庶民不樹者無椁不績者無衰（同上）○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同上）○泉府凡賒者喪紀無過三月（同上）○黨長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同上）○土均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其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同上）○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秋官）○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同上）○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地官）

右財用○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喪事無求

求賻非禮也○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穀氏傳）○子思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禮記）義○孔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同上）○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同上）

喪事主哀（少儀）○君子以喪過乎哀（易小過）○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論語）○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同上）○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記）○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論語）○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檀弓）○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雜記）○居喪不言樂（曲禮）○聞樂不樂（論語）○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禮記）○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雜記）○

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死令弛縣○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雜記）○節哀順變也（禮記）○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同上）右哀戚○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雜記）○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檀弓）○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同上）○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同上）○衛定公卒

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春秋左氏傳）○立公子裯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春秋左氏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矣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

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畀乎殆其失國（春秋左氏傳）○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春秋左氏傳）○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禮檀弓）○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春秋左氏傳）○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春秋左氏傳）○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宿於戚聞鐘聲焉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春秋左氏傳）○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

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禮檀弓）○昭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春秋穀梁傳）○襄公三十有一年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春秋左氏傳）

居倚廬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哭無時（喪服傳斬衰）○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禮喪義）○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閒傳）○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雜記）○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小記）○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

廬（雜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雜記祥禫）○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雜記）○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郊特牲）○孔子惡野哭者（檀弓）○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雜記）○士備入而後朝夕踊（檀弓）○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雜記）○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品節斯斯之謂禮（喪義）禮○跛者不踊（問喪）

右哭踊○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喪義）禮○子蒲卒哭者呼（[illegible]）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同上）○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同上）○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孟子）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四曰喪紀之容（[illegible]）○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間傳）○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玉藻）○君子衰絰則有哀色（表記）○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

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檀弓）○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曲禮）○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同上）○毀不危身（喪義）禮○毀不滅性（同上）○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三月而沐○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士虞禮）○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雜記）

右容貌

周禮大祝辨九𢷤五曰吉𢷤六曰凶𢷤○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喪服小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雜記）○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少儀）○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雜記）○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喪義）禮

右拜拱○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

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檀弓）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閒傳）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雜記）〇父母之喪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喪大記）〇言容繭繭（容貌章）〇居喪不言樂（曲禮）〇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檀弓）〇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喪服四制）〇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同上）〇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家語）

右言語

斬衰菅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大戴禮）〇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喪服斬衰傳）〇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一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

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閒傳）〇三日而食（哀戚傳）〇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雜記）〇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大喪則不舉（天官）〇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一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喪大記）〇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

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曲禮）○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雜記）○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檀弓）○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喪大記）○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雜記）○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

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同上）○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同上）○居君之母與妻之喪飲食衎爾

右飲食○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惡乎用吾情（同上）○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同上）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踈貴賤之位（喪大記）○射人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哭皆於其次（小記）○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既練舍外寢（喪服傳）斬○童子不廬○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

禫禫而牀（間傳）○三年之喪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雜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喪大記）○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堊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

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于弟（同上）○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喪服小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雜記）○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曲禮）○夫晝居於内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内（檀弓）○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衎爾

右居處

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曲禮）○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檀弓）○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曲禮）○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檀弓）○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內則）○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雜記）○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喪大記）○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同上）○庶人喪不貳事（王制）○父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同上）○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雜記）

右動作○僖公九年公會齊侯宋子衛侯

男曹伯于葵丘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春秋穀梁傳）○文公十有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同上）○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喪禮義）○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二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三

喪變禮　　喪禮十一

補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奔喪）○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同上）○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同上）○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小記）○老聃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曾子問）○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奔喪）○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雜記）○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奔喪）○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同上）○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同上）○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雜記）○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同上）○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

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奔喪）○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小記）○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檀弓）○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illegible]異宮（雜記）○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

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奔喪）○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同上）○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同上）

右奔喪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奔喪）○父母之喪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奔喪）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同上）○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檀弓）○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雜記）○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奔喪）○哭

朋友於門外之右南面（小記）○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奔喪）○凡爲位者壹袒（同上）○凡爲位不奠（同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春秋公羊傳）○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右聞喪○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

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檀弓）○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illegible]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春秋左氏傳）○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

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同上）○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同上）○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同上）○陳莊子死赴於魯

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哭諸縣氏（同上）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曾子問）○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

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曾子問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曾子問）○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同上）○曾子問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同上）○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同上）○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同上）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同上）○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卒哭祔練祥禫記）○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卒哭附練祥禫記）

右並有喪○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

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雜記）○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喪大記）○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曾子問）○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同上）○掌客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

右道有喪○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春秋左氏傳）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服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

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禮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同上）○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同上）○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同上）○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同上）○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同上）○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同上）○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同上）○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贈子○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

之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同上）○掌客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周禮）○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春秋公羊）傳○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聘禮）○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聘禮）○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同上）○掌客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周禮）○君之喪未小斂爲國賓出拜國賓于位（喪大記）○賓入境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爲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聘禮）○掌客凡掌客死致禮以喪用

右因吉而凶○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不云籥

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檀弓）○季文子將聘於晉

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

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

晉侯驩卒（春秋左傳）○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寡君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吳人內之（春秋左傳）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同上）○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illegible]附錄禮記[illegible]）○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

與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曾子問）○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曾子問）

右因凶而吉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春秋公羊傳）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三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四

弔禮　　喪禮十二

補

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春官）○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同上）○典路王弔于四方以路從（同上）○大司馬若師不功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夏官）○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同上）○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夏官）○女巫若王后弔則與祝前（春官）○女御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天官）○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春官）○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同上）○世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天官）○寺人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天官）○內宗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春官）○外宗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同上）○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面於門主孤西面○上客臨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同上）○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同上）○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同上）○君若有賜則視斂○君弔見尸柩而後踊

○諸侯非弔死問疾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喪公弔之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檀弓）○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小記）○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君弔介爲主人○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檀弓）○大夫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同上）○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爲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文王世子）○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同上）○公族之罪刑于隱者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同上）○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

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曲禮）○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檀弓）○弔生不及哀非禮也○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曲禮）○入臨不翔（曲禮）○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同國則往哭之○哭日不歌（曲禮）○哭則不歌○尊長於已踰等喪俟事不植弔（少儀）○齋者不樂不弔（檀弓）○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雜記）○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問）○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檀弓）○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檀弓）○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雜記）○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檀弓）○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雜記）○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檀弓）

右弔○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也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邾婁子來奔喪奔喪非禮也（春秋公羊傳）○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左氏傳）○

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檀弓）○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春秋左氏傳）○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左氏傳）○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檀弓）○公行子有子之喪

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孟子）○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家語）○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與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

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曾子問）○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檀弓）○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

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孔叢子雜訓）○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論語）○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忘對曰未有所得而所忘者三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家語）○載馳

許穆夫人作也衛懿公爲狄所滅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詩）○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春秋左氏傳文公）十有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左氏傳）○鄭人殺良霄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春秋左氏傳）○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檀弓）

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春官）○宰夫（天官）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太府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職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春官）○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上介賵執圭將

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

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雜記）族之相爲也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弔臨賵賻睦友之道也○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賵贈及事禮之大也（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襃衣不以襚（雜記）○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少儀）○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喪大記）○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同上）○朋友襚親以進（同上）○親者兄弟不以襚進（少儀）○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朋友親襚如初儀（同上）○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升降自西階以東（同上）○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少儀）○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知生者賻（同上）○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曲禮）○公賵玄纁束馬

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同上）○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同上）○薦馬馬出自道行器茵苞器序從主人之史請讀賵○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賻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後拜送（同上）○主人袒乃行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知死者贈凡贈幣無常（同上）○贈死不及尸非禮也

右贈喪○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公羊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穀梁傳）○諸侯伐秦曹栢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来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同上）○王有姻喪晉使趙成如周弔且致襚（春秋左氏傳）○秦人来歸

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春秋左氏傳）○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禮檀弓）○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春秋左氏傳）○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春秋左氏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

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穀梁傳）○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同上）○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非禮也（左氏傳）○仲子者桓之母也喪事有賵賵者

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公羊傳）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穀梁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春秋左氏傳）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喪大記）○卒哭獻畢尸出門入徹主人不

與○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朋友虞附而退○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喪大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喪大記）○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少儀）○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玉藻）○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喪大記）○助葬必執紼（曲禮）

右執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

沐椁（禮記）○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同上）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禮記）○會葬之禮於鄙上（春秋穀梁傳）○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雜記）○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春秋左氏傳）○君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待反而後奠○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禮記）○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望柩不歌（曲禮）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檀弓）○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曲禮）○助葬必執紼（同上）○臨喪不笑（檀弓）○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雜記）○乃反哭宵升自西階曰如之何（士喪禮）

右會葬○文公元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春秋公羊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穀梁傳）○文四年冬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禮也（左氏）○

襄公三十有一年滕子來會葬○葬晉頃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之事於是乎使卿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左氏傳）○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左氏傳）○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左氏傳）○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墓（左氏傳）○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喪大記）

谷風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國風）○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登壟（曲禮）適墓不歌（同上）

右哀有喪○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論語）○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凶服者式之（同上）○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同上）○襄公十有九年（晉士）

句師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公羊傳）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四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五

喪禮義　　喪禮十三

補

白虎通義曰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禮曰死於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喪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禮運）○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經解）○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敎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絶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致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孝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大戴記）○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記）○先王之制禮樂人之爲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同上）○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禮器）○故禮義也者所以養生送死

事鬼神之大端也（禮運）○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祭統）○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孝經）○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禮器）○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檀弓）○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禮運）○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禮器）○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

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問喪）○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

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檀弓）○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孝經）○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

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蔞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夫是之謂至辱（荀子）○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

慕之義也（同上）○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鬠體飯含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矣設褻衣襲三稱搢紳而無鉤帶矣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甕廡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笫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竽笙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之道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

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壟其貌象室屋也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無帾絲嶲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

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之法式也儒者是矣（同上）○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同上）○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檀弓）○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曲禮）○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

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遽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家語）○白虎通義曰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唅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唅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唅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

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同上）○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雜記）○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檀弓）○子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荀子）○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

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問喪）○白虎通義曰崩薨三日斂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候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爲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不復章也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容也故置之兩楹之

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小大所供者不等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

恩淺故三月而已禮不下庶人所以爲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爲之制也○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已上並見白虎通）○父

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檀弓）○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檀弓）○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檀弓）○白虎通義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從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同明為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門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同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統見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祚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論語）○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

[illegible]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伏生尚書大傳）〇白虎通義曰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恃力面垢作爭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〇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坊記）〇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同上）〇白虎通義曰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〇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乃當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〇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難嗚呼

哀哉天王使臣某弔〇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故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一問之而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已上並同上）〇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禮記）〇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禮運）〇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同上）〇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義）白虎通義曰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〇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〇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已上並見白虎通義）〇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十奔喪百里賵賻及事禮之大也（荀子）〇白虎通義曰贈襚

何謂也賵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贈賵者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車馬曰賵○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爲父母服夫齊當服○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已上）（白虎通義）○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緜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愅詭其所哀痛之文也卜筮視日齋戒修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荀）○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

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檀）○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並上同）○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雜記）○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禮與

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禮）○子云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坊記）○喪祭械用皆有等宜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禮）○白虎通義曰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為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昇自阼階○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崩七月而葬

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禮記）大○有以大為貴者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禮器）○白虎通義曰崩襲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為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白虎通義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謚者何也謚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上務德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行

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後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得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黃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別善惡所以勸人

為善戒人為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耳所以謚之為堯何為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強理直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

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五等附庸本非爵也後夫人於何所謚之以為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為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謚何法法日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大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為諸侯絕期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已上並見白虎通義）○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

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易）○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孟子）○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孟）○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禮）○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禮）○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同上）○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同上）○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善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

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孟子）○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也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

其去王也遠矣（莊子）○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聖王之生民也皆使厚優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若是則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夫太古薄葬故不抇也亂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夫是之謂大姦（荀子）○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

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檀弓）○白虎通義曰葬之為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所以有棺椁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為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椁之為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墍周謂堲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椁有膠漆之用周

人浸文墻置翣加巧飾喪祭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葬之○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巳來未之有改也（記上並同疏疏義）○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禮記）○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

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上同）○子夏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家語）○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曾子問）○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則死者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

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

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家語）○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

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同上）○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同上）○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玉藻）○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

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子路見於孔子曰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爲親負米不可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家語）○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祭義）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五

儀禮喪服圖式目録續卷第十六

五服圖

本宗服圖

為人後者為其本宗服圖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本宗服圖

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服圖

天子諸侯正統旁期服圖

大夫降服或不降服圖

丈夫婦人為大宗服圖

己為母黨服圖

母黨為己服圖

姑姊妹女子子之子及内外兄弟相報服圖

妻為夫黨服圖

己為妻黨服圖

妻黨為己服圖

臣為君服圖

臣從君服圖

君為臣服圖

妾為君及其黨服圖

公士大夫為妾服圖

五服義例

五服升數

降正義服例

從名降報加生服例

五服式

始死變服圖

將小斂變服圖

髻髮免髽圖（髻髮挽髽之節附）

襲絰帶旁通圖

男子成服旁通圖

婦人成服旁通圖

杖

喪車制圖

奔喪變服圖

並有喪變服圖

弔服圖

啓葬反哭虞卒哭變服圖

男子卒哭受服旁通圖

婦人卒哭受服旁通圖

練變服受服圖

大祥服圖

禫服圖

五服沿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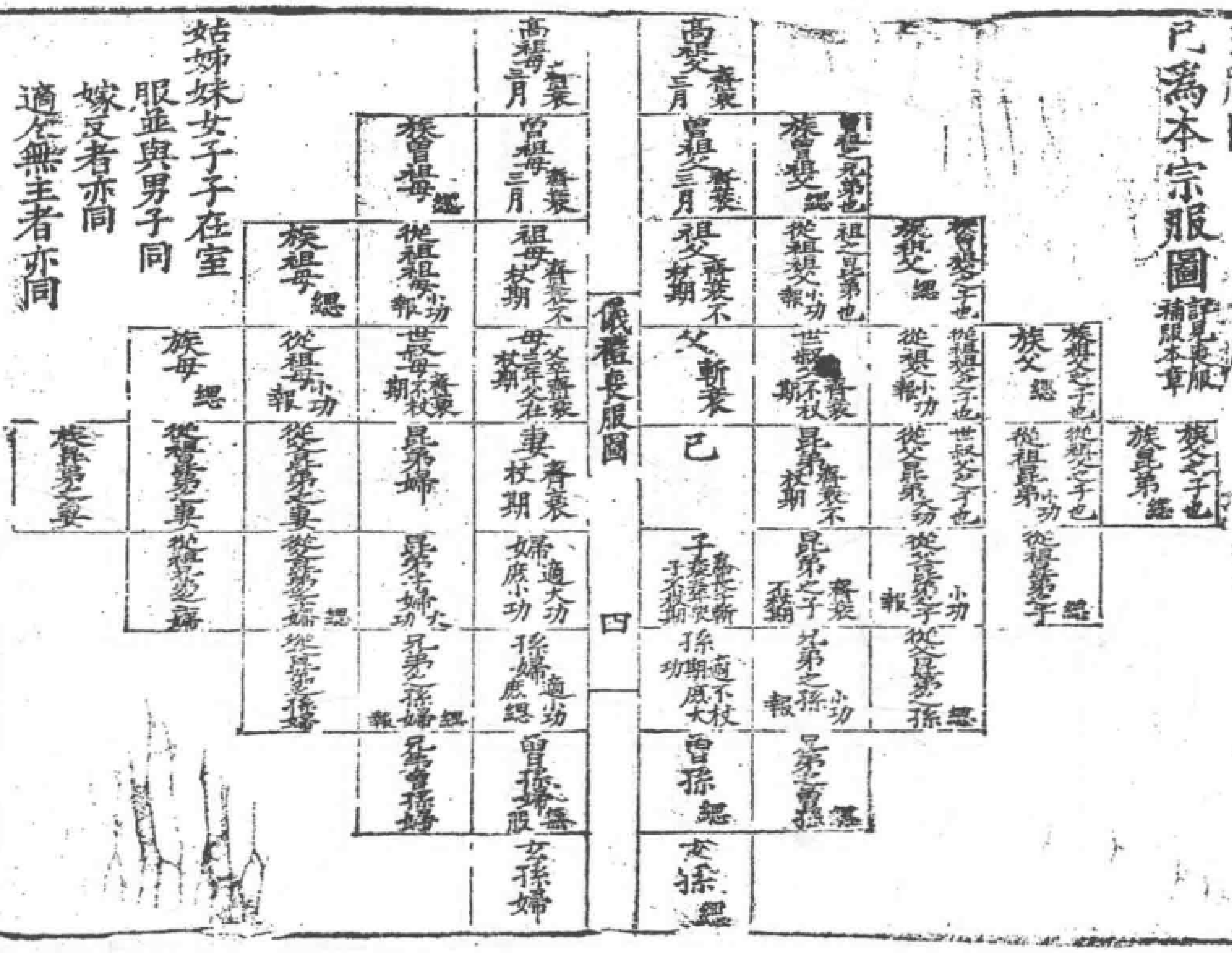
三年之喪

本宗服
夫黨服
母黨服
女子子適人爲本宗服
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服
降服

儀禮喪服圖式目錄終

五服圖

己爲本宗服圖（詳見喪服補服本章）


族父之子也
族昆弟 緦
族祖父之子也
族父 緦
從祖父之子也
從祖昆弟 小功
從祖昆弟之子 緦
族曾祖父之子也
族祖父 緦
從祖祖父之子也
從祖父 小功 報
世叔父之子也
從父昆弟 大功
從父昆弟之子 小功 報
從父昆弟之孫 緦
曾祖之昆弟也
族曾祖父 緦
祖之昆弟也
從祖祖父 小功 報
世叔父 齊衰不杖期
昆弟 齊衰不杖期
昆弟之子 齊衰不杖期
昆弟之孫 小功 報
昆弟之曾孫 緦
高祖父 齊衰三月
曾祖父 齊衰三月
祖父 齊衰不杖期
父 斬衰
己
子（長子斬衰衆子齊衰不杖期）
孫（適不杖期庶大功）
曾孫 緦
玄孫 緦
高祖母 齊衰三月
曾祖母 齊衰三月
祖母 齊衰不杖期
母（父卒齊衰三年父在杖期）
妻 齊衰杖期
婦（適大功庶小功）
孫婦（適小功庶緦）
曾孫婦 無服
玄孫婦
族曾祖母 緦
從祖祖母 小功 報
世叔母 齊衰不杖期
昆弟婦
昆弟之子婦 大功
昆弟之孫婦 緦 報
昆弟之曾孫婦
族祖母 緦
從祖母 小功 報
從父昆弟之妻
從父昆弟之子婦 緦
從父昆弟之孫婦
族母 緦
從祖昆弟之妻
從祖昆弟之子婦
族昆弟之妻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
服並與男子同
嫁反者亦同
適人無主者亦同

制服輕重之義（詳見喪服傳及喪服義）

三小功四緦麻

五世六世

本宗服之變者

為人後者為其本宗服圖（詳見喪服補服）

				高祖父	高祖母				
			族曾祖父	曾祖父	曾祖母	族曾祖母			
		族祖父	從祖祖父	祖父	祖母	從祖祖母	族祖母		
	族父	從祖父	世叔父 姑（小功）	父（並不杖期）	母	世叔母	從祖母	族母	
族昆弟	從祖昆弟	從父昆弟	長殤大功 昆弟大功 姊妹適人者小功	為人後者	妻（本為人後者之妻為舅姑大功）	昆弟婦	從父昆弟之妻	從祖昆弟之妻	族昆弟之妻
	從祖昆弟之子	從父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子	婦	昆弟子婦	從父昆弟之子婦	從祖昆弟之子婦	
		從父昆弟之孫	兄弟之孫	孫	孫婦	兄弟之孫婦	從父昆弟之孫婦		
			兄弟之曾孫	曾孫	曾孫婦	兄弟曾孫婦			
				玄孫	玄孫婦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本宗服圖（詳見喪服）

妾爲私親服附入　案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期又記云妾爲私兄弟如邦人然則其服與女子子適人者同矣

			曾祖父齊衰三月 曾祖母		
		從祖祖父	祖父齊衰不 祖母杖期	從祖祖母	
	從祖父 從祖姑 緦報	世叔父大功 姑	父齊衰不 母杖期	世叔母大功	從祖母
從祖兄弟 從祖姊妹 緦報	從父兄弟小功 從父姊妹	兄弟爲父後者不杖期餘大功報 姊妹大功 姪大功長殤小功 下殤緦	女子子適人者	兄弟之妻小功	從父兄弟之妻
	從父兄弟之子			姪之妻	
		兄弟之孫			

己爲姑姊妹女子子女孫適人者服圖

		父之姑緦 （歸孫爲祖父之姊妹也）	祖行
	從祖姑緦報	姑大功	父行
從祖姊妹緦報	從父姊妹小功	姊妹大功	己
	從父兄弟之女	兄弟之女子大功	女子大功
		兄弟	女孫小功

天子諸侯正統旁期服圖（註見喪服及補服）

天子諸侯絕旁期尊同則不降正統之期不降於衆子絕而無服

君為姑姊 於國君者 大功

姑

世父 叔父 無服

凡弟侯作 諸侯服不 杖期

昆弟 姊妹 無服

君為姊妹 嫁於國君 者大功

君為女子 子嫁於國 君者大功

衆子 無服

君為昆弟 女子子嫁 於國君者 大功

高祖父 高祖母 齊衰三月

曾祖父 曾祖母 齊衰三月

（為曾祖後者斬衰三年）

祖父 祖母 齊衰期

（為祖後斬衰三年久不能疾孫為祖後者亦斬衰三年）

父 斬衰三年

母 齊衰三年

己

子 長子斬衰

適子之婦 中殤大功

婦 適大功

孫 適孫 齊衰期

孫婦 小功

有適子者無適孫

曾孫 緦

曾孫婦

適曾孫期

玄孫 緦

玄孫婦

適玄孫期

大夫降服或不降圖

世叔父母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為士者大功

大夫之子為世叔父母之無主者

從父昆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子為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相為服大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小功

昆弟

大夫為昆弟之為士者大功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不杖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昆弟大功

大夫之子為昆弟姊妹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不杖期報

昆弟之子

大夫之子為昆弟之子無主

曾祖父母

祖父母

大夫為祖父母為士者不杖期

父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大功

大夫之妻為命婦者不杖期報

姑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大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適士者小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姑長殤小功

姊妹

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姊妹嫁於大夫者大功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姊妹適士者小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昆弟姊妹長殤小功

己 妻

大夫之適子為妻不杖期

世子為妻不杖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其妻大功

女子子

昔為大夫命婦者不杖期報

子

大夫為庶子之為士者大功

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庶子之長殤小功

大夫大夫之妻為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不杖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大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女子子適士者小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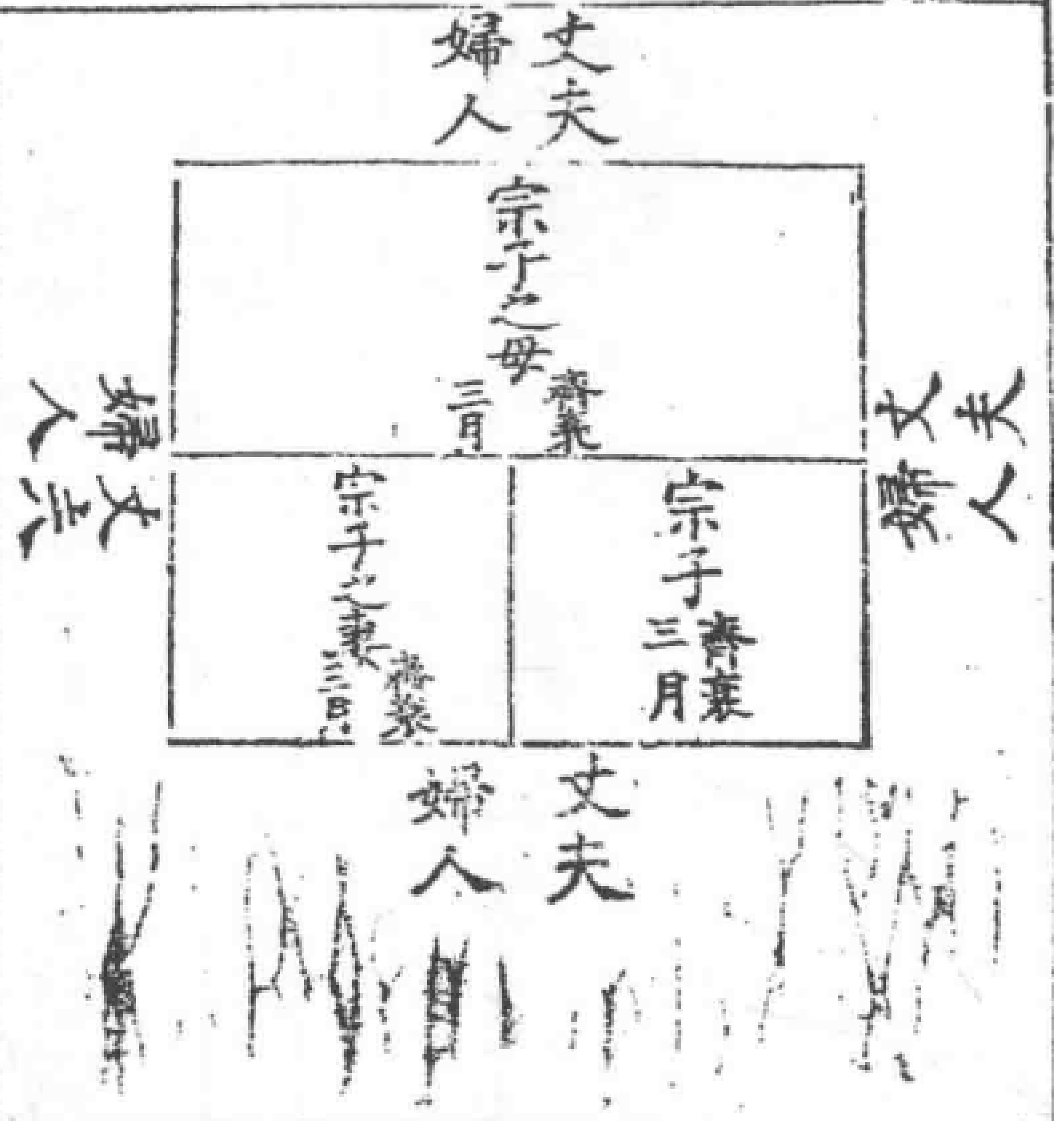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女子子長殤小功

孫

適孫為士者不杖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庶孫小功

丈夫婦人爲大宗服圖（詳見齊衰三月章）


丈夫
婦人
宗子之母 齊衰三月
丈夫
婦人
宗子 齊衰三月
宗子之妻 齊衰三月
丈夫
婦人
丈夫
婦人

己爲母黨服圖（詳見喪服）

	君母之父母小功 外祖父母 小功 母之君母小功	
君母之姊妹小功 從母 小功報 長殤緦報	母	君母之昆弟從服緦 舅緦
從母之子緦	己	舅之子緦

母黨為己服圖

詳見喪服

	外祖父母	
舅	母	從母
舅之子	己 外祖為外孫緦 舅為甥緦 從母報姊妹男女小功 舅之子報姑之子緦 從母昆弟緦	從母之子

姑姊妹之子女子子及內外兄弟相報報備見前圖

妻為夫黨服圖

			夫之曾祖父緦	夫之曾祖母緦			
		夫之諸祖父報緦	夫之祖父大功	夫之祖母大功	夫之諸祖母報緦		
	夫之從祖父緦	夫之叔父之長殤小功 中下殤緦 夫之世叔父大功 夫之姑小功報 長殤緦	舅 齊衰不杖期	姑 齊衰不杖期	夫之世叔母小功	夫之從祖母緦	
	夫之從父昆弟	夫之昆弟 夫之姊妹小功報 長殤緦	夫 斬衰	己	娣姒婦小功報	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緦	
夫之[illegible]	夫之從父昆弟之子	子女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齊衰 夫之昆弟之子 不杖期 女子子適人者大功	子 長子三年齊衰 其餘並見本宗五服圖	婦	夫之昆弟之子婦緦	夫之從父昆弟之子婦	夫之再從兄弟之
		夫之昆弟之孫緦			夫之昆弟之孫婦緦	夫之從父昆弟之孫婦	

己爲妻黨服圖

按服問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妻父（緦）	妻母（緦）
己	妻

妻黨爲己服圖

妻父（爲壻緦）	妻母（爲壻緦）
己	妻

無服爲位哭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禮記）

臣爲君服圖

天子王后

諸侯爲天子斬衰

諸侯之夫人爲天子期（服問云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

天子之女嫁於諸侯爲父斬衰爲母齊衰

公卿大夫士爲天子斬衰

公卿大夫士之妻爲天子期

諸侯夫人

卿大夫士爲諸侯斬衰

大夫之妻爲諸侯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爲父斬衰爲母齊衰

與諸侯爲兄弟雖在異國服斬衰

與諸侯五屬之親皆服斬衰

大夫之適子爲君如士服斬衰

寄公爲所寓齊衰三月

公卿大夫

貴臣爲公卿大夫斬衰（傳曰室老士貴臣也其餘皆衆臣也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

衆臣爲公卿大夫布帶繩屨斬衰（疏曰言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而布帶繩屨二事其餘服杖冠絰則如常也）

士

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爲其長弔服加麻

卿大夫適子爲天子亦如士服斬衰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繐衰裳

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注天子圻內之民爲天子亦如之）

仕而未有祿者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違大夫之諸侯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

世子不爲天子服

天子圻外之民不服

大夫不接見天子者亦無服士不接見者亦無服

大夫致仕者爲舊君齊衰三月

大夫待放未去者爲舊君齊衰三月

大夫在外待放已去者其妻長子爲舊君齊衰三月

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爲府史胥徒在官者亦如之

臣從君服圖

君之祖父母 齊衰不杖期詳見正統服圖

君之父母 齊衰不杖期

大夫致仕者爲舊君之父母齊衰三月

爲王后齊衰期諸侯公卿大夫同

卿士大夫爲小君期

內宗外宗爲夫人期

小君 齊衰不杖期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如士服期天子卿大夫之適子爲王后亦然

大夫致仕者爲舊君之妻齊衰三月

世子 齊衰不杖期

大夫之適子爲太子如士服期天子卿大夫之適子爲太子亦然

君爲臣服圖

天子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

爲諸侯緦衰

爲大夫士疑衰

諸侯

公爲大夫錫衰以居（案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

大夫

貴臣緦（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上卿士世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

公族有死罪則磬于向人公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無服

妾服圖

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女君服見妻爲夫黨圖

君

妾爲君 斬衰

女君

妾爲女君（不杖期）

君之子

爲君之長子三年（與女君同）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期（自爲其子斯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無降

爲君之庶子適士者小功（出降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功（降其庶子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長殤小功（殤降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小功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公士大夫士爲妾服圖

公卿大夫爲貴妾緦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

女君於妾無服

天子諸侯於妾無服

五服義例

五服衰冠升數

降正義服例

降正義服之中其取義又有不同者有從服有報服

有加服有名服又有生服

始死變服旁通圖（詳見變除）　本篇崔氏及漢戴德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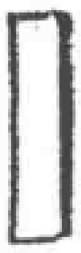
（案問喪云親始死笄纚士云親始死父母也則是斬衰齊衰同但男子去笄纚婦人去笄而纚其案儀禮[illegible]斬衰齊衰之例則為母既服無異旁親今從問喪注）

	斬衰齊衰男子	婦人	齊衰旁親以下	婦人
笄纚	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二日乃去之（問喪注疏）	士喪注去笄而纚 問喪注則為母同		士喪注骨笄而纚
總		縞總		縞總
衣	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	深衣同男子不扱衽	白布深衣（崔氏變除）	白布深衣（崔）
屨	無屨而徒跣	不徒跣	吉屨無絇（崔）	吉屨無絇（崔）

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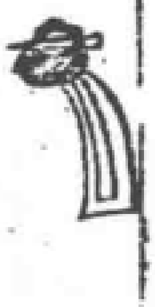
問喪疏云笄謂骨笄○長短之制未詳

纚



問喪疏云纚謂韜髮之繒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也○古者男子婦人吉時皆有笄纚○曲禮注云古人垂髮以纚韜之○士冠禮云緇纚廣終幅長六尺

縞總



曾子問疏云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案此雖是女在塗聞舅姑喪改服之總疏引士喪禮釋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其制蓋通用歟

屨絇

案周禮屨皆有絇○儀禮疏絇者屨頭飾也喪無飾故無絇○詳見成服屨條

案崔氏云始死加素冠於笄纚之上始死去冠惟留笄纚不應遽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案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疏云將小斂去笄纚着素冠視斂訖投冠而括髮當以喪服小記之疏為正

將小斂變服圖

環經

素爵弁

素委貌

深衣

髺髮免髽圖

髺髮

免

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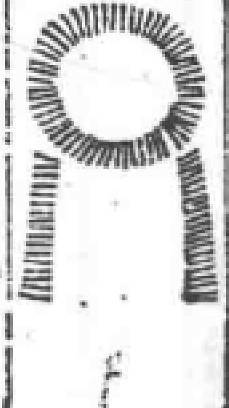
喪經帶旁通圖

儀禮注疏所論經帶寸分之數甚密而難用約法甚疎晢多見今圖只用約法從成服受服圖準此

	斬衰男子	婦人	齊衰男子	婦人	大功男子	婦人	小功男子婦人同	緦麻男子婦人同
首經	以苴麻為之圍九寸不去莩垢下本在左	同前	以牡麻為之圍七寸二分右本在上雖齊衰三年亦同	同前	以牡麻為之圍五寸七分有奇右本在上	同前	正服義服以牡麻為之唯殤服以澡治莩垢之麻為之圍皆四寸六分有奇	澡麻為之圍三寸五分有奇
要經（象大帶者）	苴麻為之圍七寸二分散垂至三日絞之惟年五十不散垂	亦苴麻為之但初即絞之仍結其本不散垂	牡麻為之圍五寸七分有奇散垂	牡麻為之圍（同前）但即結本耳	牡麻為之圍四寸六分有奇散垂	牡麻及圍同前但結本耳大功以上經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為殤小功帶不絕本	正服義服牡麻殤服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圍三寸五分有奇並不散垂	澡麻為之圍二寸八分有奇
絞帶（象革帶者）	亦苴麻為之王肅以為其大如要經雷氏以為比要經又五分去一	同前	布為之降齊衰布七升正齊衰八升義齊衰及三月皆九升	同前	布為之降大功十升正大功布十升義大功十一升	同前	布為之降小功布十升正小功七升義小功十二升	布為之十五升抽其半

斬衰首經左本有繩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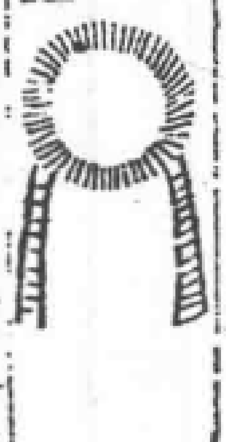
下本在右



男子婦人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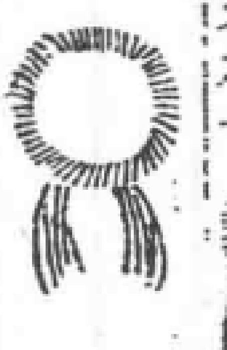
齊衰以下首經右本大功以上有繩纓小功以下無纓

右本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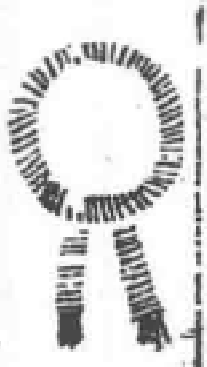
男子婦人皆用之

大功以上要經散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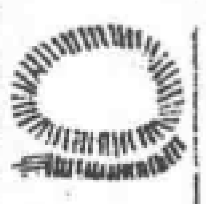
斬衰至大功男子皆散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五十不散垂○婦人之帶牡麻結本不散垂

小功以下要經結本



蓋初而絞之不待成服絞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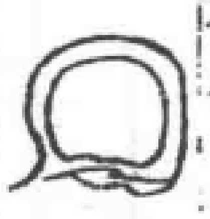
斬衰麻絞帶



男子婦人用之

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苴經與絞帶以備喪禮

齊衰以下布絞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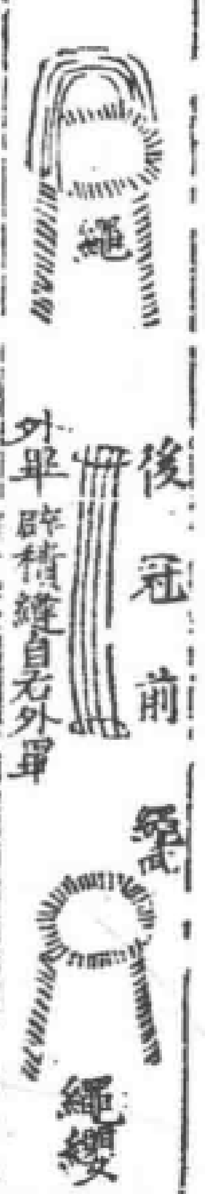
男子婦人皆用之

男子成服旁通圖（冠衰裳制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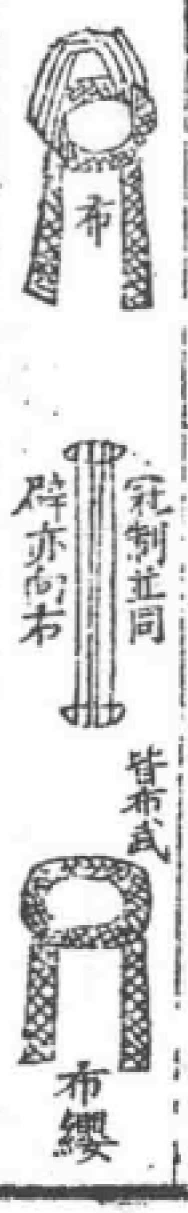
	冠	首經	衰	裳	要經絞帶	杖	屨
斬衰	冠用布六升○通屈麻繩為武垂下為纓○辟積三縫向右○惟用水濯勿用灰鍛○條屬○外畢○三辟積廣三寸	此首經即[illegible]于堂時[illegible]經所用者已見前圖○後並同	布三升○外[illegible]幅○不[illegible]布[illegible]○取初[illegible]○前有衰○後有負版[illegible]內制幅[illegible]○左右有辟領[illegible]不緝○前殺之○其[illegible]寸○衣帶下尺○[illegible]二幅○後[illegible]○衣二尺有二寸[illegible]四幅○前[illegible]寸○衽屬幅○[illegible]後不過[illegible]		此苴麻[illegible]經之[illegible]即[illegible]○其要經絞帶長與[illegible]時所服者大如[illegible]要經圍之○亦七寸二分有奇	[illegible]竹為之○[illegible]心[illegible]外納[illegible]謂	菅屨[illegible]
義服	同前	同前	布三升有半而成布還三升○餘同前	布同上○餘同前	同前	國制[illegible]士大夫之家[illegible]竹杖○同前	國制[illegible]士大夫[illegible]屨
齊衰三年	降服冠用布七升○正服布八升○以布為武垂下為纓○布用灰鍛治之○餘並同前	同前	降服布四升○正服布五升○緝外展之○餘同前	緝其下內展之○餘同前	同前 此布絞帶[illegible]經時所[illegible]服者後並同	[illegible]桐木為之[illegible]上圓下方[illegible]	疏屨[illegible]草為[illegible]
杖期	制同前惟用布八升	同前	布五升○為母之制同前○負版辟領衰惟孝子於父母有之	布同上制同前	同前	同前	疏屨
不杖期	降七升正八升義九升○制同	同前	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		同前	此後並不杖	麻屨
三月	制同不杖期義服	同前	並同前	布同上○制同前	同前		繩屨
大功殤服	冠用布十升○餘並同前	同前	布七升○餘同前	此後布並同上○制並同前	惟此章經不[illegible]垂蓋[illegible]未成人[illegible]文不[illegible]也		同前
大功正服	制並同前	同前	布八升		同前		同前
大功義服	制並同前惟用布十一升	同前	布九升		同前		
繐衰	冠八升		布四升有半縷如小功		帶亦[illegible]小功		
小功殤服	冠用布十升○辟領之縫向左○餘並同前	後並同前	布十升		自此以下經初[illegible]垂[illegible]者耳		
小功正服	冠十一升		布十一升		後並同前		
小功義服	冠十二升		布十二升				
緦麻	冠布十五升抽其半○深纓		布十五升抽其半				

成服冠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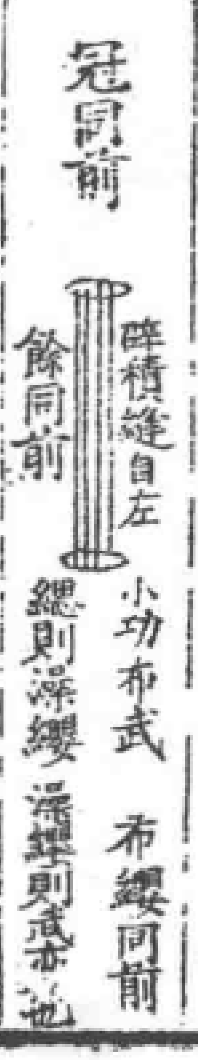
斬衰


繩
後冠前
外畢
辟積縫自右外畢
武
繩纓

齊衰大功冠


布
冠制並同
辟亦向右
皆布武
布纓

小功緦麻冠


冠同前
辟積縫自左
餘同前
小功布武
布纓同前
緦則澡纓
澡纓則武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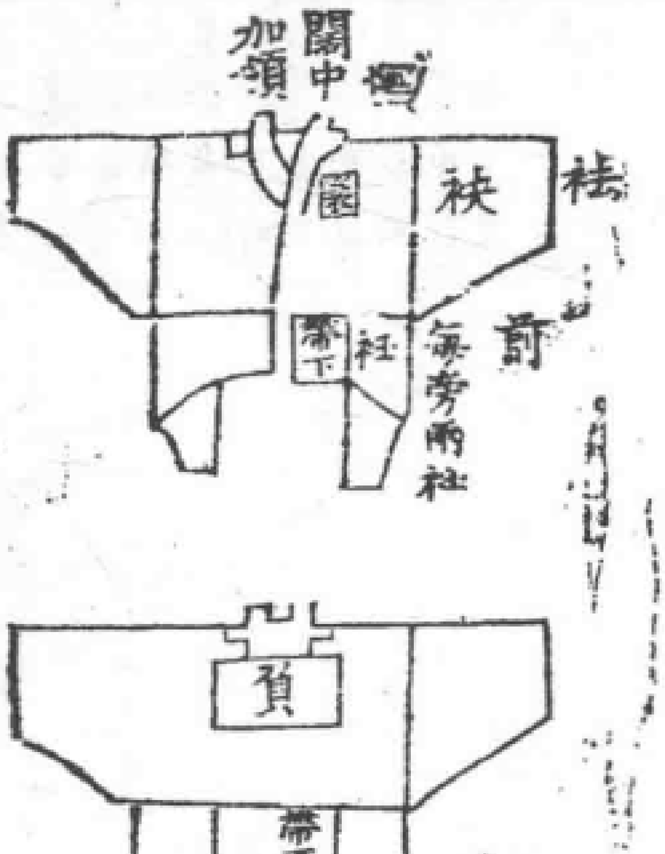
案五服之喪冠其制之異者有四○升數之不同一也○繩纓之與布纓澡纓二也右縫之與左縫三也（雜記）勿灰之與灰四也其制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外畢二也○辟積之數三也○廣狹之制四也

公子爲其母練冠

公子爲其妻縓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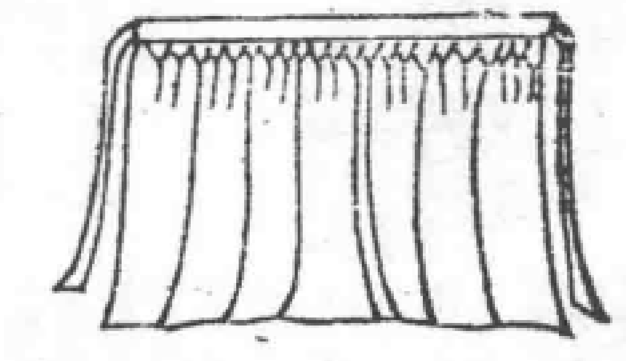
成服衰裳制

衰制


闊中
加領
圖
袪
袂
衽
帶下
前
每旁兩衽
負
帶下
後

此圖係案先師朱文公家禮纂出仍加領於闊中者與儀禮注合

裳制



用布爲之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連每幅作三㡇㡇皆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

衰分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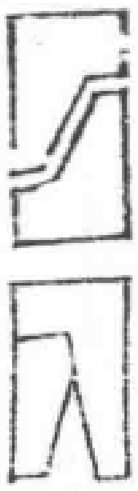
負（亦名負板○用布方一尺八寸綴於背上領下垂之）

適（喪服記云適博四寸出於衰）

衰（用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

衣帶下尺（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

衽



上係裁布圖
下係沓綴圖

衣（身也○記云二尺有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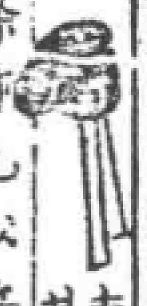
袂（袪也○疏云屬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爲袂必不削幅者欲取與下文袂二尺二寸縱橫皆二尺二寸正方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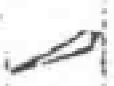
袪（袖口也廣尺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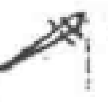
婦人成服旁通圖

	斬衰	義服	齊衰三年	齊衰杖期	不杖期
總	六升布爲總束其本末出紒後所垂者長六寸	同前	降七升○正服八升○[illegible]長八寸	布八升長八寸	降七升正[illegible]
笄	笄以箭篠竹爲之○長尺	同前○惟妾爲[illegible]	惡笄者櫛笄也○榛木爲之○長尺[illegible]	同前	[illegible]
髽	髽衰婦人於男子括髮之時已用麻髽矣既成服男子冠婦人笄[illegible]外有麻[illegible]男子者免之時則加布髽	同前	同前	[illegible]	同前
首絰	已見襲絰帶圖				
衰（裳附）	婦人之衰制其用布升數與前幅不辟[illegible]皆與男子同但帶下無衽○其衰之制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如深衣之下連綴於衣故謂之要不殊裳也○布三升	同前	降四升正五升[illegible]象外殺之裳內展之○餘並同前	布五升○餘同前	[illegible]
要絰絞帶	婦人要絰初即絞之無變也已見變絰帶[illegible] 已見襲絰帶圖				
杖	竹杖○制同男子	同前	桐杖[illegible]子	同前	不杖

	齊衰三月	大功殤	大功正服	大功義服	小功殤	小功正服	小功義服	緦麻
總	布九升長八寸	布十升長八寸	布十升長八寸	布十一升長八寸	布十一升長一尺	布十一升長一尺	布十二升長一尺	布十五升抽其半○長尺
笄								
髽		大功以下[illegible]氏云[illegible]露紒[illegible]無髽						
首絰								
衰（裳附）	同前	布七升○餘同前	布八升○餘同前	布九升○餘同前	布十升○餘同前	布十一升○餘同前	布十二升○餘同前	布十五升抽其半○餘同前
要絰絞帶								
杖								

自斬至緦成服皆布總（束髮謂之總既束其本又總其末）

斬衰箭笄（箭篠竹也以箭篠爲笄也）

齊衰惡笄有首（惡笄者櫛笄也）

大功以下笄未詳

斬衰以下髽

杖詳見喪大記成服變除雜記

喪車制圖詳見喪服制度

（始遭喪所乘）木車（不漆者）　蒲蔽（以蒲爲蔽蔽謂車旁禦風塵者）　犬𧝑尾櫜疏飾（犬𧝑以犬皮既以皮爲覆笭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弢麤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　小服皆疏（服讀爲箙小箙刃劒短兵之衣皆以麤布）

（卒哭所乘）素車（以白土堊車也）　棼蔽（棼讀爲蕡蕡麻以爲蔽）　犬𧝑素飾（以素繒爲緣）　小服皆素（以素繒爲緣）

（既練所乘）藻車（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　藻蔽（以蒼繒爲蔽）　鹿淺𧝑革飾（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

（大祥所乘）駹車（駹車邊側有漆飾）　雚蔽（細葦席）　然𧝑髤飾（然果然也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

（禫所乘）漆車（黑車）　藩蔽（即上文葦席漆即成藩）　豻𧝑雀飾（豻胡犬名雀頭黑多赤少雀即緅色也）

奔喪變服圖

奔父喪

（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

於又哭　括髮袒

於三哭　括髮袒

三日　成服

奔母喪

西面哭盡哀　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絞帶

於又哭　不括髮（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

於三哭及三日成服如奔父喪之禮

小記曰奔父母之喪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二

袒

婦人奔喪

（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夫人奔喪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它如奔喪禮然）

奔喪者不及殯

（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成踊）括髮

東即主人位　絰絞帶

（遂冠歸入門右北面哭盡哀）括髮袒

於又哭　括髮成踊

於三哭三日（括髮成踊成服）

齊衰以下奔喪三免袒○不及殯四免袒大略與奔父母喪同但免與括髮異耳○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若家遠則爲位三日五哭成服而往

聞喪不得奔喪（謂以君命有事者）

爲位　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

於又哭　括髮袒成踊

於三哭　括髮袒成踊

三日　成服

道有喪

君出疆薨大夫士一節也

其入也子　麻弁絰（布弁而加環絰）

疏衰（齊衰）

菲（足著草屨）（[illegible]以成服於外也）

杖（服未成而已杖爲已病也）

（入自闕升自西階殆此正柩）服殯服

既塗　成服

如小斂則子免布深衣而從柩

（入自門升自阼階）服殯服及成服亦當同前

並有喪變服（詳見變除並有喪變服不杖除服大詳除服）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

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

經既經則去之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又父母之喪偕其葬服斬衰○父未沒喪而母死其

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父母之喪既引聞君薨遂

既封改服而往○三年之喪既穎爲前喪練祥○三

年之喪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如當

父母之喪除諸父昆弟之喪則服其除服

弔服圖（詳見補服內弔服加麻及弔服條及喪大記襲絰帶小斂奠[illegible]）

主人未小斂而弔

弔者易羔裘玄冠○裼裘而弔

主人既小斂而弔

弔者襲裘

主人既成服而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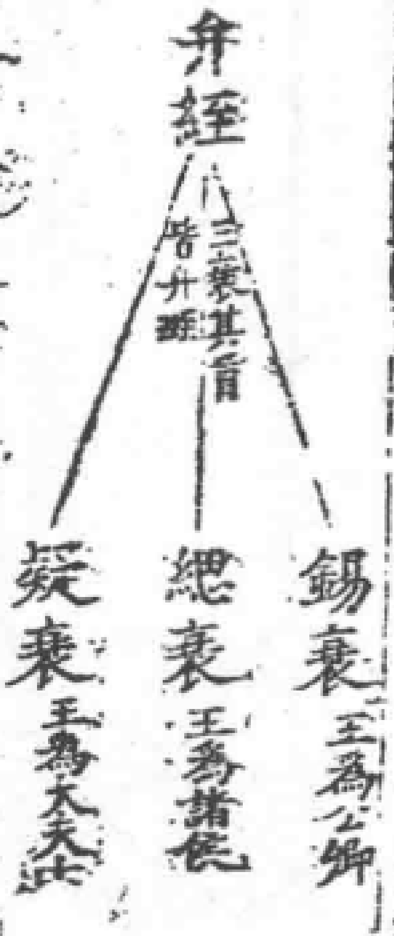
凡弔事弁經服

凡弁經其衰侈袂

三衰經帶同有（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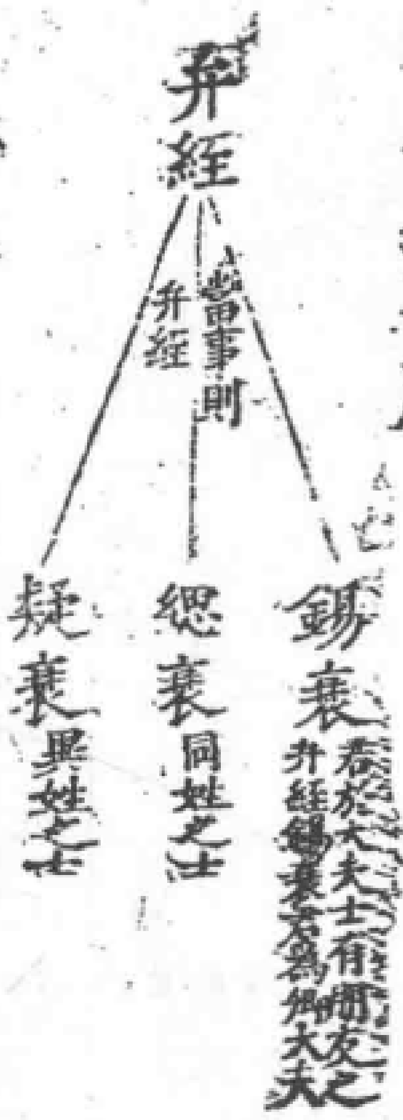
羔裘玄冠不以弔

王弔服


弁經
三衰其首皆弁經
錫衰（王爲公卿）
緦衰（王爲諸侯）
疑衰（王爲大夫士）

天子遙哭諸侯爵弁經紂衣

諸侯弔服


弁經
當事則弁經
錫衰（爲於大夫士有朋友之弁經錫衰亦爲卿大夫）
緦衰（同姓之士）
疑衰（異姓之士）

諸侯弔異國之臣

皮弁 錫衰

大夫相爲弔服 錫衰

[illegible]絰

士朋友相爲服弔服加麻

緦絰帶 疑衰素裳

庶人弔服

素委貌 白布深衣

婦人弔服

婦與夫同（凡弔皆以婦與夫同婦人弔服者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魯婦人髽而弔自敗於臺駘始

[illegible]服圖

弁絰

（檀弓弁絰葛而葬注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

葬 [illegible] 散 [illegible]

（[illegible] 虞卒哭[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室）

免

（丈夫[illegible]凡[illegible]子括髮[illegible]垂婦人髽[illegible]男子[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子免今於啓殯一見尸柩[illegible]圖小斂之時似啓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

啓

婦人髽（男子免則婦人髽）

啓後著免至卒哭其服同

葬

反哭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于棺之遠（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婦人 同前

虞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禮免　若絰帶布席于室中○既葬而不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注云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著免可知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已藏亦著免也○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

婦人 同前

報虞卒哭則免緦小功卒哭則免

卒哭

婦人 同前

男子卒哭受服旁通圖（詳見受服變除及制度）

	冠	首絰（去麻服葛。葛之細則用縓）	衰裳	要絰（用葛或縓）	絞帶	杖	屨
斬衰	右縫。條屬。外畢。辟積。廣袤之制並同成服。所不同者布用七升	圖七寸二分有奇。猶兩股糾之也	其制並同成服。但用布六升。又負。適衰三者皆與不用未詳	圖五寸七分有奇。閒傳云葛帶三重。鄭注云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也	斬衰章疏絞帶虞後變麻服布七升布爲之	仍成服竹杖	斬衰卒哭受齊衰蒯藨屨所謂疏屨是也
齊衰三年	降服八升正服九升。除同成服之制	圖五寸七分有奇。餘同前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餘同前	圖四寸六分有奇。餘同前	布八升	仍桐杖	未詳。恐當同前
杖期及不杖期	杖期正服七升。不杖期降服八升正服九升。義服十升。餘同前	同前	杖期正服八升。不杖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餘同前	同前	布九升	杖期同前。不杖期則無也	未詳
齊衰義服	布十升。餘同前	同前	布九升。餘同前	同前	布十升	此後已無	未詳
大功正服	布十一升。餘同前。但既云受以小功衰則恐當左縫耳	圖四寸六分有奇	布十升。餘同前	圖三寸五分有奇	布十一升		未詳
大功義服	布十二升。餘同前	同前	布十一升。餘同前	同前	布十二升		未詳
小功	無受	圖三寸五分有奇	因故衰小功無受	圖二寸八分有奇	無受		未詳

婦人卒哭受服表

	總	笄	髽	首絰	衰裳	要絰	絞帶	杖	屨
斬衰	布七升	箭笄無變	露紒無變	圖七寸二分有奇	布六升。其制並同成服。但負適衰與不用未詳	仍其故麻帶	布七升	仍竹杖	無明文恐與男子同
齊衰三年	降服八升正服九升	惡笄無變	露紒無變	圖同前	降服正服八升。餘同前	同前	布八升	仍桐杖	
杖期	正服九升	惡笄無變	同前	圖五寸七分有奇。餘同前	正服八升	同前	布九升	同前	
不杖期	降服八升正服九升義服十升	[illegible]	同前	同前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	同前	同前	自此以後無杖	
大功正服	布十一升	未詳	同前 [illegible]	圖四寸六分有奇	布十升	圖三寸五分有奇	布十一升		
大功義服	布十二升	未詳	同前	同前	布十一升	同前	布十二升		
小功	無受	未詳	同前	圖三寸五分有奇	因故衰無受	圖二寸八分有奇	無受		

男子練除服受服圖

除服先重者男子除首絰

斬衰	十二月而練	齊衰十二月而練	齊衰期十一月而練
練冠	以練易冠條屬右縫	自練冠以下並同前	自練冠以下並同前
角瑱	人君以瑱小祥徵飾以角為之		
衰	以卒哭後冠受其衰		
中衣	練中衣黃裡縓緣		
葛絰	小祥除首絰唯除要葛可也		
鹿裘	橫長袪袪褎之		
絞帶	未詳		
杖	仍竹杖	杖 仍削杖	
屨	與大功初喪繩屨	屨 未詳	

婦人練除服受服圖

婦人除要帶

妻 女子子 斬衰 在室為父		婦為舅姑 齊衰 女子子適人者為父母見卒受服圖	
總	練有受服則布總升數當與冠同	總	同前
笄	仍箭笄	笄	仍惡笄
髽	仍露紒	髽	仍露紒
首絰	仍苴葛	首絰	仍苴葛
衰	女子子在室至小祥練祭受衰七升總升嫁者從	衰	以卒哭後冠受其衰
杖	仍竹杖	杖	仍桐杖
屨	未詳		

子姓之冠

縞冠玄武

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　武

用玄玄是黃冠用純

大祥服圖

除衰服○杖斷而棄之於隱者

豫告祭期所服

朝服縞冠祥祭前一日素端詩檜風素冠庶見素韠周禮屨人掌王后

豫告明日祥祭之期於素韠芳注云韠蔽膝也之服屨素屨葛屨注云

此為期之時主人著朝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韍屨有絇有綦有純者飾

服其冠則縞冠朝服緇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

衣素裳縞是生絹而近裳則素韠也今祭祀所去飾者夏用葛冬用皮

吉身著朝服者著縞冠謂之素冠者其縞冠素紕

以其斬吉故也　歟

祥祭所服

朝服縞冠明旦祥祭之時主人因著前夕故朝服以祭始即吉正祭服也祭稽縞冠未純吉也

散屨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散屨注云散屨亦謂去飾也經誘單云散屨無絇素一也

既祥所服

妻縿衰祭訖之後哀情未忘更著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紕緣邊也謂縞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異深身皆用縞但以素　耳

以素重千絹也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

禫服圖

禫祭所服	既祭所服	踰月吉祭所服	既祭所服
玄衣黃裳	禫服朝服綅冠	玄冠朝服	玄端而居

服古今沿革

三年之喪

本宗服

母黨服

夫黨服

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女子子適人者為本宗服

降服

儀禮喪服圖式終（孫編卷第十六）

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迨文公屬纊之前所與手書尤拳拳以修正禮書爲言先生服膺遺訓不敢少忘然其書久未脫藁嘉定乙卯先生歸自建鄴奉祠家居先取向來喪禮藁本精專修改至庚辰之夏而書成凡十有五卷復嘗伏而讀之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嘗有也復何足以窺其閫奧然竊聞其略曰禮時爲大要當以儀禮爲本今儀禮惟有喪服士喪士虞僅存而王侯大夫之禮皆缺近世以來儒生誦習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昔之僅存者皆廢矣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攷後之言禮者有所依據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故總包尊卑上下之服則有喪服明士禮之節文次序則有士喪禮上士喪禮下士虞禮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爲尤重儀禮既缺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爲慨歎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者書以補其缺而王侯大夫之禮粲然可攷故有喪大記上喪大記下本經士喪士虞補經喪大記皆至虞禮而止而王侯大夫士卒哭祔練祥禫之禮又無所稽决故有卒哭祔練祥禫記本經喪服之外凡服之散見於傳記注疏者莫得而推尋故有補服哀殺有漸則變除有節其文錯出於經傳者不可不表而出之故有喪服變除喪服當辨其名物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哀故有喪服制度聖人制服之意文理密察不可以不明故有喪服義喪禮之外三年通行之理其目不一有喪通禮變禮非常情文尤密故有喪變禮賔弔主人之禮不可以無所攷故有弔禮禮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故有喪禮義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闊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没矣嗚呼此千古之遺憾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爲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翻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掊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

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相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復因敬識其始末如此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為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嘉定

辛巳七月日門人三山楊復謹序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七

特牲饋食禮　　祭禮一

經十五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群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

遠日如初儀宗人告事畢

右筮日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為尸尚饗

右筮尸

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荅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

右宿尸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右宿賓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鼏梀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設洗於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宗人升

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請期曰羹飪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

右陳鼎拜賓視牲告期○記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佐食北面立於中庭

右祭日夙興主人主婦陳設拜賓即位○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玄[illegible]裳雜裳可也皆爵韠○牲爨在廟門外東南[illegible]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籩巾以綌[illegible]裏棗烝栗擇○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

主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贊者錯俎加匕乃朼佐食升肵俎鼏之設於阼階西卒載加匕于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西南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

祝主人再拜稽首

右主人主婦及祝佐食陳設陰厭○記棘心匕刻○凡祝呼佐食許諾○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

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荅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荅拜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荅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於席上設大羹湆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菹豆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㨎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荅拜

右迎尸正祭○記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刌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

右尸醋主人

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㨎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

右主人獻祝佐食○記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佐食俎觳折脊脅膚一離肺一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籩祭尸受

亦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

右主婦亞獻尸

酢如主人儀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

右尸酢主婦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

右賓長獻尸爵止

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

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俎入設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荅拜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酌醋○作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

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荅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右主人致爵于主婦更爵酌醋○記主婦俎轂折其餘如阼俎

三獻作止爵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

右賓作尸止爵及獻祝佐食主人主婦等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荅拜薦脯醢設折俎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荅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荅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衆賓升拜受爵

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荅拜焉降實爵篚

右獻賓及衆賓○記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堂○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脅膚一離肺一

尊兩壺於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荅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荅拜主人洗觶賓辭

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

右堂下設尊酬賓賓奠觶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

右堂下獻長兄弟衆兄弟○記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兄弟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膚一離肺一○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

洗獻内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荅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右獻内賓宗婦于房中○記尊壺于房中西牖下南上内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内賓宗婦皆殽脀膚一離肺一○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

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

右長兄弟爲加爵

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

右衆賓長爲加爵爵止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荅拜焉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荅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右嗣舉奠○記嗣舉奠佐食設豆鹽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

右弟子舉觶于長兄弟

宗人告祭脀乃羞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荅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荅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荅拜揖

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荅拜舉爵者祭卒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荅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筭

右旅酬及無筭爵○記宗人獻與旅齒于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主婦及内賓宗婦亦旅西面

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主人出

立于戶外西南

右尸卒食○記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

祝東面告利成尸謖祝前主人降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

右事尸禮畢○記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筵對席佐食分簋鉶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餕有以也兩餕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

餕上餕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餕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兩餕執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餕皆降實爵于篚上餕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餕即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餕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右餕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

右徹俎將用之為燕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

右改饌西北隅陽厭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七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八

少牢饋食禮　　祭禮二

經十六

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己筮旬有一日筮于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来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来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乃釋韇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

右卿大夫祭前十日先筮日

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某来日丁亥用爲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来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右筮尸宿尸及宿諸官

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

右宗人請祭期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概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

右視殺視濯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

冪（綌無）有玄酒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

右實鼎及豆籩槃匜等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宮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啟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尊覆之南柄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為下匕皆加于鼎東枋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朼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為之于爨也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腊一純而俎亦

進下肩在上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

右舉鼎七載

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

右迎尸之前先為陰厭

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受尸

巾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祝反南面尸取韭菹辯揳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同受祭于豆祭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又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

　右尸入正祭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

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揳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受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於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右主人酳尸尸醋主人命祝嘏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薦兩豆菹醢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祝取菹揳于醢祭于豆間祝祭俎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揳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取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

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脀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

右主人獻祝與佐食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荅拜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荅拜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荅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荅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右主婦亞獻尸及獻祝與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荅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荅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

右賓長獻尸及祝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

右祭祀畢尸出廟

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斯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司士乃辯舉餕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舉于俎皆荅拜皆反取舉司士進一鉶于上餕又進一鉶于次餕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餕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荅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荅一拜餕者三人興出上餕止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餕荅拜坐祭酒啐酒上餕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餕荅拜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

右徹斯俎行餕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八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九

有司徹　　祭禮三

經十七

有司徹埽堂司宮攝酒乃燅尸俎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

右徹室內之饋及燅尸俎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又筵于西序東面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宗人擯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

西楹西北面東上

右選侑并迎尸及侑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乃舉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

右門外舉鼎匕俎入陳于廟門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間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醓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醓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

方興取籩于房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

右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

乃升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

析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脅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司士杝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

右司馬司士載俎

卒升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㨎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

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授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㨎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

右主人獻尸

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illegible]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麷東主婦入于房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

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

右主人獻侑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麷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長賓設羊俎

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湆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答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

右主人受尸酢

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腶修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修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尸坐左執爵祭糗修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主婦羞糗修坐奠糗于麷南修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糗修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

右主婦亞獻

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拜主婦設二鉶與糗修如尸禮主人其祭糗修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

答拜受爵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尸易爵于篚盥洗爵主人揖尸侑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麷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麷于菹西蕡在麷南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擩

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

右尸酢主婦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

右賓長三獻尸尸奠爵未舉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主人實爵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

尸西楹西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荅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

右主人酬尸設羞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揳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荅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宰夫執爵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荅拜賓降

右主人獻賓辯酌自酢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受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右主人洗觶酬賓賓奠薦左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荅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

右主人獻兄弟於阼階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荅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

右主人獻內賓于房中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羣私人不荅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主人就筵

右主人獻私人于阼階上

尸作三獻之爵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荅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荅拜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獻酌以酢之二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三荅拜執爵以降實于篚

右尸作三獻之爵三獻又獻侑及主人

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荅拜皆降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卒飲者實爵于篚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

右旅酬從尸及上下無不徧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荅拜爵止

右兄弟舉觶於其長兄弟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於下

右賓長獻尸次賓舉爵于尸更爲旅酬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與長賓亦如之

衆賓從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有司徹

右堂下行無筭爵禮終尸侑出主人送於廟門外

若不賓尸則祝侑亦如之尸食迺盛俎臑臂肫脡脊横脊短脅代脅皆牢魚七腊辯無髀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二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魚腊取於是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儐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飲亦如儐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主

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

右下大夫不賓尸與賓尸異同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擩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答拜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在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主人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右主婦亞獻尸及祝主人獻二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答拜爵止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之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

以興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籩奠

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荅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賓以爵降奠于篚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

右賓長獻尸祝佐食齊致爵主人主婦

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脀皆如儐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

右主人獻衆賓兄弟內賓私人辯

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篚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爵利洗爵獻于尸尸醋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下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乃養如儐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司宮埽祭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饋

儀禮經傳續卷第十九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

諸侯遷廟　祭禮四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從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從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從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

及大溝渠祝下擯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攝於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凡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從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大戴禮）

諸侯釁廟

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

君揖之乃退（大戴禮）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一

祭法　　　　祭禮五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周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曲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

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王制）○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祭法）○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同上）○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同上）○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同上）○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傳）○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同上）○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祭法）○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

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小記）○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中庸）○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

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同上）○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同上）○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同上）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禮運）○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

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郊特牲）○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論語八佾朱文公集註）○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同上）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一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二

天神　　祭禮六

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春官）○大祝凡大禋祀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皋舞相尸禮既祭令徹（春官）○司服掌王之吉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春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天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牲幣放其器之色（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四圭有邸以祀天（春官）○玉人之事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

祀天（冬官）○天子祭天地歲徧（曲禮）○祭天埽地而祭（郊特牲）○祭天燔柴於泰壇用騂犢（祭法）○祭天特牲（禮器）○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王制）○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春官）○鼓人以雷鼓鼓神祀（地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

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春官）○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天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春官）

右昊天天神之祀○辭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大戴禮公符篇）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春官）○掌次

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天官）○司服王服大裘而冕（春官）○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天官）○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秋官）○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秋官）○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秋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地官）○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月令）○仲夏命樂

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飭鍾磬柷敔○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月令）○孟春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月令）

右五帝上帝之祀○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亦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王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

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邪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家語）○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禮器）○惟聖人為能饗帝（祭義）○易曰王用享為帝吉（益）○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表記）○季冬之月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之祀（月令）○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以為民祈福（月令）○仲秋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月令）○牲孚祭帝弗用（郊特牲）○聖人亨以享上帝（鼎彖）○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豫象）○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經）○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禮器）○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

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定公元年九月大雩谷梁子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應乎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

夫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成公七年冬大雩谷梁子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禮器）○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義）○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郊之祭迎長日之至（郊特牲）迎長日之至也郊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命戒百姓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一旒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先於南郊埽地而祭器用陶匏○特牲牲用騂用犢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以上郊特牲）○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國語周語）○郊血（祭義又禮器）○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祭義）○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夏官）

右郊祀○傳郊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中庸）○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運）○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也（禮論）○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運）○至敬

不壇埽地而祭（禮器）○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

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埽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埽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

日月所以灋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一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家語郊問）○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孝經）○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有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尚書大傳）○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

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春秋左氏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氏曰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春秋左氏傳）○公羊子曰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

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左氏曰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子曰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

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穀梁子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子曰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

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子曰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穀梁子曰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

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

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哀公十三年公會吳晉盟吳人囚子服景伯景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

焉（春秋左氏傳）

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季冬乃畢祀帝之大臣天之神祇（以上禮記月令）

右配帝及帝臣

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天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士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同上）○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冬官）○天子玄端而朝

日於東門之外（玉藻）

右日月星辰○記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祭法）○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祭義）○傳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國語周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絜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國語魯語）○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于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于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之

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尚書大傳）○莊公十八年日有食之穀梁子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右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二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三

地示　　　祭禮七

天子祭天地歲徧（曲禮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放其器之色○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春官）○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冬官）○祭地瘞埋於泰折用騂犢（祭法）○牛角繭栗（王制）○大宰祀大示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師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天官）○大宗伯祭大示師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盛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同上）○大祝辨六號三曰示號凡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皐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同上）○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疏見天神）○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疏見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凾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同上）

右地示之祭○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與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大戴公冠）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地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春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冬官）○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祭法）○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地官）○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郊特牲）○小子掌珥于社稷（夏官）春社（明堂位）○社祭土日用甲（郊特牲）○君南鄉於北墉下（郊特牲）○司服王祭社稷則希冕（春官）○天子祭社稷皆大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王制）○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春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夏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春官）○鼓人以靈鼓鼓社祭（地官）○舞師教皷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地官）○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春官）○喪國之社屋之薄社北牖（郊特牲）○喪祝掌

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春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秋官）○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朔○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凡州之大祭祀涖其事（地官）○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郊特牲）

右社稷○記命降于社之謂殽地（禮運）○社所以神地之道（郊特牲）○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禮運）○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詩緜）○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祭法）○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

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春秋左氏傳）○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八佾）○尚書亡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以禾報祭社稷以三牲（迎虎）○明堂位曰春社天子之祭也（春祭社田）○甫田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詩小雅）○雲漢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詩大雅）○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盡心下）○鄭子産伐陳入之陳侯免擁社以待於朝（春秋左氏傳）○公羊子曰哀公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公羊傳）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

也（公羊穀梁通修）○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閒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國語魯語）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

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祭法）○小子掌祈于五祀（夏官）○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詳見祭法曲禮下）○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央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月令）○孟冬臘五祀（百神祈年條月令）○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春官）○司服祭五祀則希冕（同上）○司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地官）

右立祀○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

正曰后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皡氏有四叔曰重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春秋左氏傳）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白虎通）○天子祭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荀子論）○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祀畢獻而已（曾子問）

小宗伯兆四望於四郊（春官）○玉人之事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冬官）○司服祀四望則毳冕（春官）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同上）○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地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春官）

右四望○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氏曰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

亦無望可也（天神郊祀條）○公羊子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見天神）○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因疾病條）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春秋左氏傳）○韓宣子

謂子產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春秋左氏傳）○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陽之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國語晉語）

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春官）○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地官）○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春官）○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冬官）○司服祀山川則毳冕（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上同）○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山川用蜃（上同）○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上同）○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地官）○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月令）○仲冬天子命有司祈祀四

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月令）○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王制）○天子諸侯祭山川歲徧（曲禮下）

右山川○記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說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學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周公祀泰山召公爲尸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三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四　　祭禮八

百神

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

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右迎氣

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曲禮下）○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春官）○四坎壇祭四方（祭法）○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地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四方用蜃凡疈事用散（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春官）○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月令）

右四方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夏官）

右祊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春官）

右四類

司民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秋官）○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同上）○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春官）

右司民司祿

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月令）

右先帝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不（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文王世子）○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春官）○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月令）○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文王世子）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

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事卒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文王世子）

右先聖先師○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未卜禘不視學（學記）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春官）○祀先賢於西學（祭義）○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夏官）

右有德有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尚書）

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月令）

右高禖

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師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

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國語周語）

右籍田

季春乃爲麥祈實（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月令）○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春官）

右祈麥祈年

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主先嗇而祭司嗇祭百種以報嗇饗農及郵表畷禽獸迎猫迎虎祭坊與水庸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葛帶榛杖黃衣黃冠而祭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郊特牲）○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春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

正齒位（地官）

右蜡

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春官）○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地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疈事用散

右百物

祭時埋少牢於泰昭祭寒暑相近於坎壇瘞○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春官）

右祭時祭寒暑

仲春天子乃鮮羔開氷（月令）

右司寒○傳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春秋左氏傳）

射人祭侯則爲位（夏官）○梓人祭侯之禮以酒脯醢

右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冬官梓人）

司爟凡祭祀則祭爟（夏官）○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春官）

右先火先卜○傳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

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器）

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春官）

右卜筮

校人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夏官）○廋人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同上）○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春官）

右牲馬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凡其黨之祭祀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地官）○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春秋祭酺亦如之（同上）○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

祀亦如之詩

右祭禰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四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五　祭禮九

宗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曲禮下）○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辨廟祧之昭穆（春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王制）○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

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許）○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中路謂之唐途謂之陳閤謂之門（爾雅）○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同上）○仲春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月令）○有喪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檀弓下）

右廟制○傳天子不卜處大廟（表記）○凡邑有宗廟

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春秋左氏傳）○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春秋左氏傳）○太廟天子明堂（明堂位）○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明堂位）○清廟茅屋昭其儉也（春秋左氏傳）○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穀梁子曰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穀梁子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春秋穀梁傳）○國君下齊牛式宗廟（曲禮上）○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

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文王世子）○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既輟還復瞻九蓋被皆繼邪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荀子宥坐）○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明堂位）○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子曰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穀梁子曰大室屋壞者有壞

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群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公羊穀梁通入）○成公三年新宮災三日哭公羊子曰宣公之宮也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子曰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曲禮下）○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

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曾子問）○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同上）○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上春釁寶鎮及寶器若遷寶則奉之（同上）○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在軍則守於公禰（文王世子）

右守藏○記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春秋左氏傳）○傳文公二年春王二月

丁丑作禧公主公羊子曰作禧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穀梁子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曾子問）○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國語曰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

司曰非昭穆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魯語）○公羊子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氏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禝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春秋左氏傳）公羊子曰從祀先公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穀梁子曰貴復正也（左氏公羊穀梁傳通解）○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春秋左氏傳）○桓公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

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春秋左氏傳）○穀梁子曰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襄公六年齊侯滅萊獻萊宗器于襄宮（春秋左氏傳）○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王制）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郊特牲）○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穀梁傳）

君祭主○傳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中庸）○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喪服小記）○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曲禮下）○庶子不祭祖○庶子不祭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小記）○庶子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內則）○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

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〇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問）〇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禋祀）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周禮）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王制）〇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春秋左傳）〇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國語楚語）〇大宗伯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〇太宰享先王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

右時日〇傳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說文解字）〇公羊子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祫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

再殷祭〇桓公八年正月己卯烝穀梁子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〇公羊子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烝夏不嘗〇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左氏曰速也〇穀梁子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〇公羊子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春秋左氏穀梁公羊傳通入）〇襄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正月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不然不敢忘（春秋左氏傳）〇昭公元年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春秋左氏傳）〇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太宰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飫〇世婦掌女宮之宿戒（春官）〇及時將祭君子乃齊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祭統）○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義）○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内（祭統）

右齋戒

大宗伯享大鬼宿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春官）○太宰享先王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及執事眂滌濯（天官）○世婦及祭祀比其具帥六宮之人共齍盛（春官）○寺人若有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天官）○世婦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齍盛及祭

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内羞之物（同上）○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同上）○寺人佐世婦治禮事（同上）○閽人大祭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同上）○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同上）○内豎若有祭祀之事則爲内人蹕（同上）○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春官）

右具脩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天官）○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凡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同上）○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玉藻）

右祭服

小史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序昭穆之俎簋（春官）○司几筵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同上）○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同上）○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同上）○肆師展器陳告備

（同上）

右陳設○記鋪筵設同几（祭統）○鬼神之祭單席（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器）○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禮運）

君夫人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祭統）○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冬官）○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春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

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春官）○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上同）○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廟用脩凡祼事用概（上同）○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上同）○肆師及果築鬻（上同）○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天官）○小宗伯凡祭祀以時將瓚果（春官）○內宰大祭祀后

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上同）○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王制）

右初獻○記祭之屬莫重於祼（祭統）○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蕭庶人艾秬者黑黍一稃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陽達於牆屋入于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白虎通）○諸侯之有德者三命以秬鬯○不得賜鬯者資於天子然後祭（尚書大傳）○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灌以圭璋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郊特牲）○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明堂位）○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論語）○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春秋左氏傳）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祭義）○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祭統）○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祭義）○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取膟膋燔燎升首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舉斝角詔妥尸（郊特牲）○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合羶

鄉○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禮器）○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禮運）○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設祭於堂為祊乎外（禮器）○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郊特牲）○大祝凡肆享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皐舞相尸禮○大宗伯涖玉鬯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春官）○大宰及納亨贊王牲事贊王凡王爵（天官）○大司徒享先王奉牛牲羞其肆○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天官）○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夏官）○九嬪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天官）○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

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亦如之（春官）○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王后有事則從（春官）○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天官）○內小臣若有祭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天官）○世婦詔王后之禮事相外內宗之禮事（春官）○公族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文王世子）

右餘獻○記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祭統）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禮器）○祭有昭穆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祭統）○女子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內則）

及入舞君親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祭統）○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春官）○鼓人以路鼓鼓鬼享（地官）○大司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

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周禮）○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書益稷）

右樂舞○傳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祭統）○尚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大琴練絃達越大琴未絃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鍾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

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尚書大傳曰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以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所以褒有功而章有德之義也未命者不得用天子之樂祀其宗廟○魯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春秋左氏傳）○公羊子曰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尸子曰舞夏

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穀梁）○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論語八佾）

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祭統）

右因祭策命○傳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祭統）○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周禮）○內小臣徹后之俎（周禮）

右尸酢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以易爵（祭統）

右致爵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祭統）○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周禮）○凡為俎者以骨為主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祭統）

右獻酬賜俎○傳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

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坊記）

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祭統）

其登餕受爵則以上嗣（文王世子）

右餕

大祝既祭令徹（諸侯）○九嬪贊后徹豆籩（天官）○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春官）○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同上）○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徹

右徹

索祭祝于祊（詩楚茨）○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小雅楚茨）○設祭于堂為祊乎外（郊特牲）○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祭統）

右祊○記閒謂之門繹又祭也夏曰復胙商曰肜周曰繹（爾雅）○儀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為言倞也（郊特牲）○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禮器）○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祭統）○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

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經宣公八年）○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公羊子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義）○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臯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市朝於西方失之矣（家語曲禮公西赤問）

獻人春獻王鮪（天官）○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月令）○

右薦新○記未嘗不食新（王制）○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春官）○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玉藻）

右告朔○傳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家語）○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

廟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穀梁子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公羊子曰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氏曰疾也○穀梁子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公羊子曰公曷爲四

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春秋左傳）○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佾）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五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六

因事之祭　　祭禮十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春官）○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上同）○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春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天官）

右立君封國○傳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大傳曰萬物非天不

生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舜典及尚書大傳）○舜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大禹謨）○惟一月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武成）○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

[illegible]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召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洛誥）○周公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洛誥）○襄王使大

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國語）○白虎通曰封諸侯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

奠于其廟（祭統）○衛侯出奔使賂周歂冶廑曰苟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春秋左氏傳）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王制）○天子適四方先柴（郊特牲）○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夏官）○王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

以前馬（冬官）

右巡守○傳虞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儀伯樂舞鼚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

舞齊落歌曰緩緩并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尚書大傳）○天子遊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尚書大傳）○魯隱公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春秋左氏傳）○公羊子曰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穀梁子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王制）○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春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凡王之軍旅之禱祀肄儀爲位（春官）○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夏官）○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夏官）○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奉主車（春官）○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春官）[illegible]

右天子出征○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齊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

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祭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卒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于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

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羣吏用備樂享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天子命將出征親綮齋戚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天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將階南面命受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鄉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

授六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祈勝之禮命冢謀之將以禦敵先使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爲禮祈克于上帝衣服隨其方色報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心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勤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

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之禮也○司馬灋曰興兵以討不義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生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師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春秋左氏傳）○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

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曾子問）○公族其在軍則守於公禰（文王世子）○湯誥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商書）○武王伐殷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

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又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同上）○王升舟入水鐘鼓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尚書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大傳）○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左氏曰治兵于廟禮也（春秋左氏傳）○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春秋左氏傳）○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

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春秋左氏傳）○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春秋左氏傳）○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春秋左氏傳）○鄭子展子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春秋左氏傳）○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

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春秋左氏傳）

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春官）○甸祝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春官）○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有禍裁亦如之（同上）○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禮記王制）

右朝會○傳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禮記）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

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曾子問）○桓公二年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春秋左氏傳）○襄公十三年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春秋左氏傳）○衛獻公出奔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春秋左氏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會衛靈公使祝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春秋左氏傳）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春官）○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春官）○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凡王之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春官）○肆師凡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同上）

右甸

孔子戹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賚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顔回仲由炊之子召顔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家語）○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降（國語晉語）

右夢祭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春官）[illegible]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

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同上）○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同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同上）○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冬官）○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秋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天官）○典瑞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春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同上）○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春官）○笙師掌教歈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大喪廞其樂器大旅則陳之（同上）○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同上）○大卜凡旅陳龜（同上）○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同上）○大祝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同上）○小宗伯國有禍烖之禱祠肄儀爲位（同上）○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春官）○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同上）○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同上）○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同上）○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夏官）○羊人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同上）○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秋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地官）○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春官）○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同上）○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秋官）○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秋官）○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同上）○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同上）

右祈禳○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鄭火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三日哭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春秋左氏傳）○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内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春秋左氏傳）○惠王十

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内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遂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

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内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内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十

九年晉取虢（國語周語）○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春秋左氏傳）○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止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國語鄭語）

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禱○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地官）○大僕救日月贊王鼓（夏官）

右天地大烖○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公羊子曰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穀梁子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左氏公羊穀梁傳通修）○文公十五年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

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之左氏曰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春秋左氏傳）○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惟時羲和顛覆厥德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春秋左氏傳）○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春秋左氏傳）○梁山崩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辟傳對曰傳爲速也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雖伯宗亦其如是

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國語）

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爲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次二事曰言言之不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荼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陰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霿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蛇龍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禦貌於喬忿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尚書大傳）

右六沴

大司徒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司巫若國有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

造巫恒（春官）○女巫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上同）○舞師敎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稻人旱暵共其雩歛

右雩○傳公子偃擊宋自雩門竊出（春秋左氏傳）○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說苑）○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

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說苑）○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

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說苑辨事）○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春秋左氏傳）○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檀弓下）○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

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春秋左氏傳）○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曰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穀梁子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公羊子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春秋左氏傳）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illegible]梗

禬禳之事以除疾殃（[illegible]）○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春官）

○疾病乃行禱五祀（記既夕）

右疾病○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

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尚書金縢）○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論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而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國語）○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春秋左氏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

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

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春秋左氏傳）○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

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

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

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春秋左氏傳）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夏官）○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月令）○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月令）○季

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月令）○占夢遂
令始難敺疫（春官）
右難○傳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鄉黨）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
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春官）○司盟掌盟載
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
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
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
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秋官）○封人大盟則
飾其牛牲（地官）○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
耳桃茢（夏官）

右盟詛○傳涖牲曰盟（曲禮下）○隱公八年宋公齊
侯衛侯盟于瓦屋穀梁子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
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
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成王盟
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
燎（國語楚語）○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
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
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
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

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
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
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
之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
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
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責其
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
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
田（家語相魯）○哀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問於高柴曰諸
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

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春秋左傳）○晉師
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
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
吾溫原也焉得親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
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
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春秋左傳）○晉文
公伐衛楚師救衛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還至
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丁未獻楚俘于王王子虎盟諸
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
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春秋左傳）○崔杼弒
齊君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春秋左傳）○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春秋左氏傳）○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

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孟子）○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同盟于戲鄭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

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

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春秋左氏傳）○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鬭死挺劒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家語困誓）○魯哀公會吳于橐皋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

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春秋左氏傳）○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傅于許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頴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春秋左氏傳）

成廟則釁之以羊門夾室皆用雞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釁廟篇）○小子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釁邦器及軍器（夏官）○圉師春除蓐釁廄（同上）○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文王世子）○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春官）○龜人上春釁龜（同上）○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夏官）○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春秋左氏傳）○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秋官）○羊人凡祈珥釁積共其羊牲（夏官）○士師凡刏珥則奉犬牲（秋官）○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駹（秋官）○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春官）○大師掌釁祈號祝

右釁○傳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孟子）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六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七

祭禮十一

祭統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春官）○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諸）○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凡祭祀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上同）○小祝掌小祭祀凡事佐大祝大師凡外內小祭祀掌事焉（上同）○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天官）○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上同）○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三曰禮職以事鬼神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上同）○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地官）○司隸邦有祭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秋官）○小司

徒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大家九比之數與其祭祀之禁令（地官）○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上同）○土均和邦國都鄙之政令與其禮俗祭祀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上同）○鄙師各掌其鄙之祭祀（上同）○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治其祭祀之事（上同）○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春官）○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上同）

右祭禮總要○記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月令）○喪祭從先祖（孟子滕文公上）○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灋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灋（曲禮）

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禷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禘大祭也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以上爾雅）

右祭名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

六辨廟祧之昭穆○肆師掌兆中廟中之禁令（春官）○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春官）○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都宗人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

右神位○過祀則下（檀弓下）

尸神象也（郊特牲）○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士虞禮）○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曲禮上）○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祭統）○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曲禮上）

右尸○傳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爲陽厭

（曾子問）○記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丹朱爲尸○晉平公祀郊董伯爲尸（國語晉語）○周公祀泰山召公爲尸○齊嘗于大公之廟麻嬰爲尸（春秋左氏傳）○袞之陽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玉藻）○君迎牲而不迎尸（祭統）○君之所以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學記）○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曲禮上）○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曾子問）○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少儀）○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内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宮以待事禮也（雜記）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

禜五曰攻六曰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𢷕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𢷕六曰凶𢷕七曰奇𢷕八曰褒𢷕九曰肅𢷕以享右祭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饎○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

遠辠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天子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荀子正論）○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樂記）

右巫祝○傳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論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

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

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

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國語楚語）○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會衛靈公使祝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定公四年春秋左氏傳）○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王制）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春秋左氏傳）○簭人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春官）○大

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同上）○龜人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同上）○大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同上）○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同上）○夏后氏尚黑大事用昏殷人尚白大事用日中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檀弓）

右時日卜筮○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雜記下）○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表記）○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灋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曲禮上）○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

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器）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

右擇士

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天官）○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天官）○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夏官）○太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春官）○遂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地官）○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秋官）

右戒具

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國語）○膳夫王齋日三舉○王府王齋則共食玉（天官）○鬯人

凡王之齋事共其秬鬯（春官）○齋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齋必變食居必遷坐（論語）○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周弁殷冔夏收（郊特牲）○齋則綪結佩而爵韠（玉藻）○司服齋服有玄端素端○君羔幦虎犆大夫齋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齋車鹿幦豹犆（玉藻）○齋者不樂不弔（曲禮上）○君子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檀弓上）

右齋○傳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祭統）○子之所慎齋戰疾（論語述而）○季桓子將祭齋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齋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齋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家語曲禮）○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禮器）○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離婁下）○莊子曰不飲酒不茹葷○祭祀之齋也○荀子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哀公）○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郊特牲）○昏禮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郊特牲）○大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郊特牲）

鄉士大祭祀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秋官）○野廬氏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同上）○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同上）○銜枚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同上）○射鳥氏祭祀以弓矢歐鳥鳶（夏官）

右禁令

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春官）○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同上）○小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同上）

右嘑旦為期

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春官）○宰夫從大宰而眡滌濯（天官）○肆師眡滌濯詔相其禮祭之日表粢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春官）

右省視

侍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春官）○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卞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同上）○校人凡大祭祀毛馬而頒之（夏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凡祭祀各建其旗（春官）○節服氏掌祭祀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事如之（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夏官）○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則服而趨（同上）○齊右掌祭祀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夏官）

右出路

師氏凡祭祀王舉則從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地官）○保氏凡祭祀王舉則從

使其屬守王闈（同上）○大僕祭祀正王之服位詔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夏官）○小臣大祭祀沃王盥小祭祀掌事如大僕之灋（同上）○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夏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褎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春官）○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天官）○射人祭祀相孤卿大夫之灋儀（夏官）○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夏官）○肆師祭之日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春官）○大史大祭祀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辯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同上）

右臨祭○記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少儀）保氏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祭祀之美齊齊皇皇（少儀）○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祭祀之視視如有將祭祀之言文言有序（賈誼新書）○臨祭不惰（曲禮上）○祭事不言凶（曲禮下）○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玉藻）

右容貌○記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

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祭義）

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贊隋（春官）○舉斝角詔妥尸（宗廟夏 祭義）○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少儀）○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春官）○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玉藻）

右尸出受祭○傳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

也（郊特牲）○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禮器）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郊特牲）○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禮器）○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祭統）

右獻數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春官）○君天下曰天子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曲禮下）○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曲禮下）○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雜記）○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曲禮下）○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

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曲禮下）

右號○記凡祭不諱廟中不諱（玉藻）○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表記）○隋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

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春秋左氏傳）○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春秋左氏傳）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春官）○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夏官）

右受爵

肆師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春官）

右預卜

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天官）○小祝大祭祀贊徹（春官）○小子祭祀受徹（夏官）○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曲禮上）

右徹

小祝大祭祀送尸（春官）

右送尸

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春官）○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秋官）○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春官）○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同上）○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猶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少儀）○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夏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天官）

右致福○傳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者何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穀梁）○僖公九年夏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

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春秋左氏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春秋左氏傳）○子產曰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春秋左氏傳）○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

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孟子下）○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論語鄉黨）

司巫凡祭事守瘞（春官）

右守瘞

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春官）○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夏官）

右不與祭○傳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祭統）○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

祭過時不祭○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曾子問）○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王制）○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曾子問）○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

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雜記下）

右廢祭○傳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左氏曰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子由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穀梁子曰仲遂卒于垂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公羊子曰萬者舞

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春秋左氏傳家語公羊穀梁傳通解）○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左氏曰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穀梁子曰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公羊子曰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傳通解）○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檀弓）○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國語魯語）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七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八

祭物　　　祭禮十二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春官）○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同上）○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王制）○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三曰器貢七曰服貢（天官）○大行人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秋官）○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月令）○大府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天官）○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外府凡祭祀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王制）○大饗不問卜不饒富（禮器）○泉府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地官）

右祭用總要○傳孟子曰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

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滕文公下）○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

辭令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國語周語）○齊桓公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春秋左氏傳）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天官）○季春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月令）○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季夏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

必以灋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月令）○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天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則玄端素

端凡大祭祀共其衣服而奉之（春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天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玄端以祭皮弁以聽朔於大廟（玉藻）○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雜記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王制）○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明堂位）○鄉師正歲

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地官）

右祭服○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祭義）○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

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祭統）○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玉藻）○周弁殷冔夏收（郊特牲）○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國語魯語）

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月令）○典瑞大祭祀共其玉器

奉之（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同上）○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地官）○凌人祭祀共冰鑑（天官）○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地官）○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地官）○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王制）○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曲禮下）○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曲禮下）○君子敬則用祭器（表記）○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曲禮上）

右祭器○記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

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曲禮下）○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禮運）○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明堂位）○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王制）

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春官）

○典庸器掌藏樂器及祭祀則帥其屬而設筍簴（同上）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
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
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
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
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
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
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
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
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
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

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
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
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
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
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
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
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
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
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
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
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

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同上）
○鍾師凡祭祀奏燕樂（同上）○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
祀鼓其金奏之樂（同上）○笙師凡祭祀共其鍾笙之樂
（同上）○磬師教縵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縵樂（同上）○大師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
（同上）○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凡小
祭祀小樂事鼓朄（同上）○樂師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
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皐舞及徹帥學士而
歌徹令相（同上）○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同上）○司干
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同上）○
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夏官）○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

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夏官）○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凡祭祀舞其燕樂（春官）○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
屬而舞之（同上）○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
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
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
祭祀則不興舞（地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祭祀則龡而歌之（春官）

右樂舞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
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秋官）○酒人掌爲五齊三

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凡祭祀共酒以往（天）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二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同上）○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春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同上）○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天官）○鬯人掌

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春官）○小祝大祭祀贊奠（同上）

右酒齊尊彝○記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明堂位）○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郊特牲）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曲禮下）○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

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王制）○夏后氏尚黑牲用玄殷人尚白周人尚赤牲用騂（檀弓上）○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

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月令）○仲秋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仲春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月令）○梓人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冬官）○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地官）○遂師凡國祭祀共其野牲（同上）○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地官）○羊人若牧人無牲

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夏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地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春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地官）○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同上）○槁人掌豢祭祀之犬（同上）○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秋官）○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春官）○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

共奉之○六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同上）○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地官）○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夏官）○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同上）○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同上）○大僕贊王牲事（同上）○小臣小祭祀掌事如大僕之法（同上）○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同上）○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天官）○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同上）○小師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同上）○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同上）○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秋官）○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同上）○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夏官）○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夏官）○小司馬小祭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同上）

右犧牲

傳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禳瘞是有五牲○郊特牲而社稷大牢牲孕祭帝弗用（郊特牲）○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

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祭義）○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說苑）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

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其爲齊敬也敬不可以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國語楚語）○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雍也）○公羊子曰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文公十有三年傳）○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國語楚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國語周語）○犧牲不粥於市○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僖公十九年春秋左氏傳）○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朞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也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家語好生）

（權[illegible]通[illegible]）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二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王制）○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如戰之陳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夏官）○服不氏凡祭祀共猛獸（同上）○囿人祭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地官）○獸人掌罟田獸凡祭祀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天官）○掌畜祭祀共卵鳥（夏官）○歔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天官）○鼈人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同上）○川衡祭祀共川奠（地官）○澤虞凡祭祀共澤物之奠（同上）○庖人共祭祀之好羞（天官）○場人凡祭祀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地官）○甸師共野果蓏之薦（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同上）○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

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同上）○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同上）○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同上）○冪人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同上）○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同上）○量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夏官）○外饔外祭祀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天官）○司士凡祭祀帥其屬羞俎豆（見上牲條儀）○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見上牲條儀）⊙小司馬小祭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見上牲條儀）○小子祭祀贊羞（夏官）

右庶羞○記庶羞不踰牲（王制）○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祭統）○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曲禮上）○穀梁子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桓公四年傳）○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不射（春秋左傳）○傳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

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櫱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蚔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國語魯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國語楚語）○豐卷將祭請田焉子產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春秋左傳）

舍人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地官）○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天官）○孟春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月令）○甸師掌帥其屬而

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盛（天官）○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月令）○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春官）○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地官）○舂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同上）○小宗伯大祭祀祭之日逆齍（春官）○小祝大祭祀逆齍盛（同上）○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地官）○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春官）○大宗伯奉玉齍

右粢盛○傳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祭義）○天子

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祭統）○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

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

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國語周語）○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祭義）○公羊子曰魯祭周公何

以爲盛魯公壽犖公廪（汏年傳）○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用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家語）○米廪有虞氏之庠（明堂位）○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災乙亥嘗左氏曰書不害也○穀梁子曰御廪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廪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廪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公羊子曰御廪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廪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月令）○遂人凡國祭祀令野職（地官）○委人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同上）○司爟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共祭祀之明燭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秋官）○甸師祭祀共蕭茅（天官）○鄉師大祭祀共茅蒩（地官）○掌蜃掌斂共白盛之蜃（同上）○幕人凡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天官）○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同上）

右薪茅○傳芻狗之未陳也[redacted]以文繡尸祝齊戒以[redacted]

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禱而不祀（穀梁傳）○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雜記下）○歲凶年穀不登祭事不縣（曲禮下）○閭師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地官）

右救禮○傳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縣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家語曲禮）○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春秋左氏傳）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郊特牲）○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禮運）○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爲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禮運）

右失禮○傳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

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坊記）○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瓮尊於甁非所祭也（家語禮器）○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僭下（雜記下）○魯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子曰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

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左氏公羊穀梁傳通解）○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春秋左氏傳）○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八佾）○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有四年刻桓宮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春秋左氏穀梁傳通解）○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

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春秋左氏傳）○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之而敗焉（公羊傳）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八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九

祭義　　祭禮十三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

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祭統）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郊特牲）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

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

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

祭齊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孝

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祭義）○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

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redacted]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祭義）○聖王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惆惆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灋則焉（說苑）○祭之為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為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尚書大傳）祭者志意思

慕之情也愅詭悒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故鍾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汋桓箾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愅詭其所喜樂之文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愅詭其所哀痛

之文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備罪是君子之
以為悖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卜筮視日齊戒脩塗凡
毖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
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
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齡齡○凡治人之道莫
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
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
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
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

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
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
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
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
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
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
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
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
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
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
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也

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産之醢小物備矣三
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
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
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
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
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
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
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
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
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

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
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
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
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
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
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
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
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
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
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
此之謂夫婦親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

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

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祭統）○祭之爲言祭也祭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后祭祭者薦者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

（尚書大傳）○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泰伯）○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

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名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昔者周公旦

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祭統）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

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〇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以上祭義）〇夫禮

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

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

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

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

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

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

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

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

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禮運）○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

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倞也肵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

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讓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齊之玄也以陰

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郊特牲）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得也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

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禮器）○王制曰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鬯者資於天子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内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黄中通理之道美之素之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美德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白虎通）○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

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器）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効也傳曰當其効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

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効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其以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搏弁者爲文饗薦者有容椓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絃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

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廧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於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尚書大傳）○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

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書高宗肜日）○傳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書說）命○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孟子滕文上）○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檀弓上）

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坊記）

儀禮經傳續卷第二十九

小宗伯書館藏

家禮五卷

題（宋）朱熹撰

附錄一卷

宋刻本（卷一至三配清影宋鈔本）

家禮五卷、附錄一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朱子撰。案王懋竑白田雜著有家禮考、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亾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覆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記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案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在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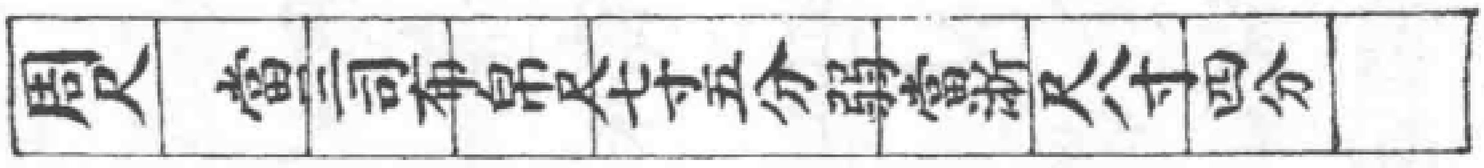
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曾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疎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證之。其應氏邱氏語、亦竝附焉。其他所載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考證最明。又有家禮後考十七條、引諸說以相印證。家禮考誤四十六條、引古禮以相辨難。其說竝精核有據。懋竑之學、篤信朱子、獨於易本義九圖及是書斷斷辨論、不肯附會。則是書之不出朱子、可灼然無疑。然自元明以來、流俗沿用、故仍錄而存之、亦記所謂禮從宜、使從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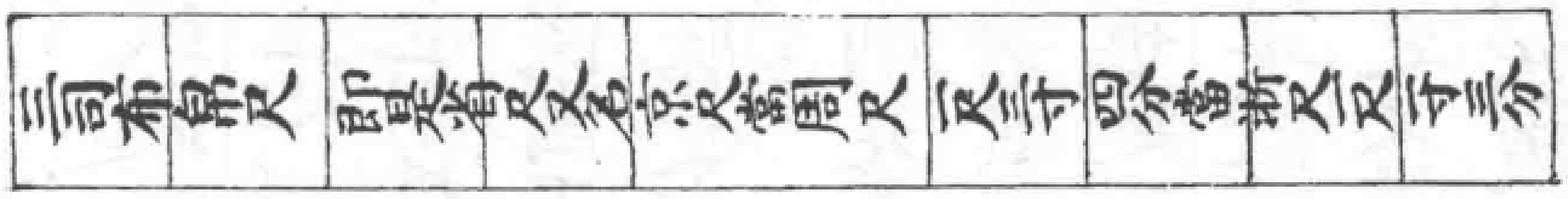
昔者聞諸　先師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蓋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之制已存乎其中矣於五行則爲火於四序則爲夏於四德則爲亨莫非天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人禀五常之性以生則禮之體始具於有生之初形而爲恭敬辭遜著而爲威儀度數則又皆人事之當然而不容已也聖人沿人情而制禮旣本於天理之正隆古之世習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於是始以禮爲強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於家者著爲一家之書爲斯世慮至切也　晦庵朱先生以其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

益更爲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蓋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則是禮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　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復天理也則禮其可緩與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墜典未及脫藁而　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與趙君師恕之宰餘杭也廼取是書録諸木以廣其傳蓋有意乎武城絃歌之遺事學者得是書而習之又於　先生所以教人者深致意焉然後知是書之作無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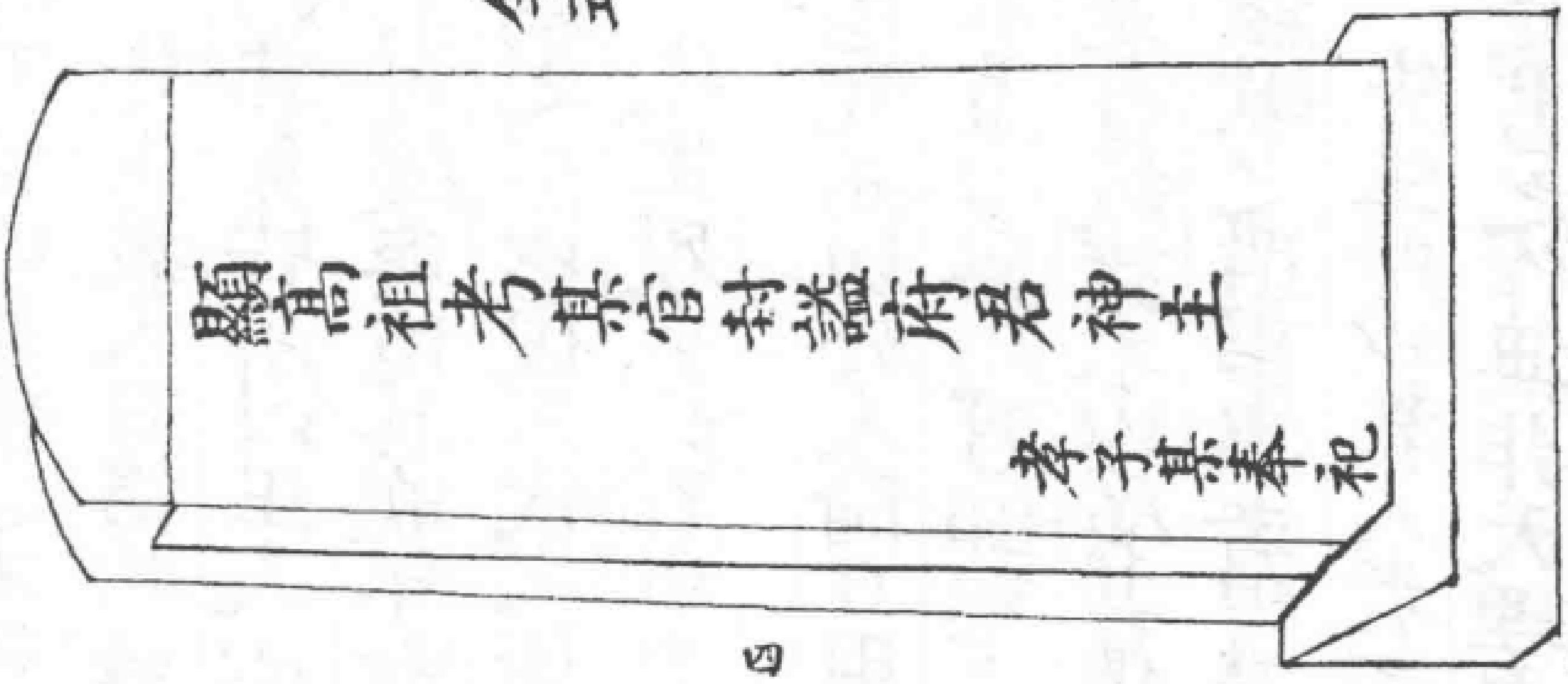
之明信之篤守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嘉定丙子夏至門人黃榦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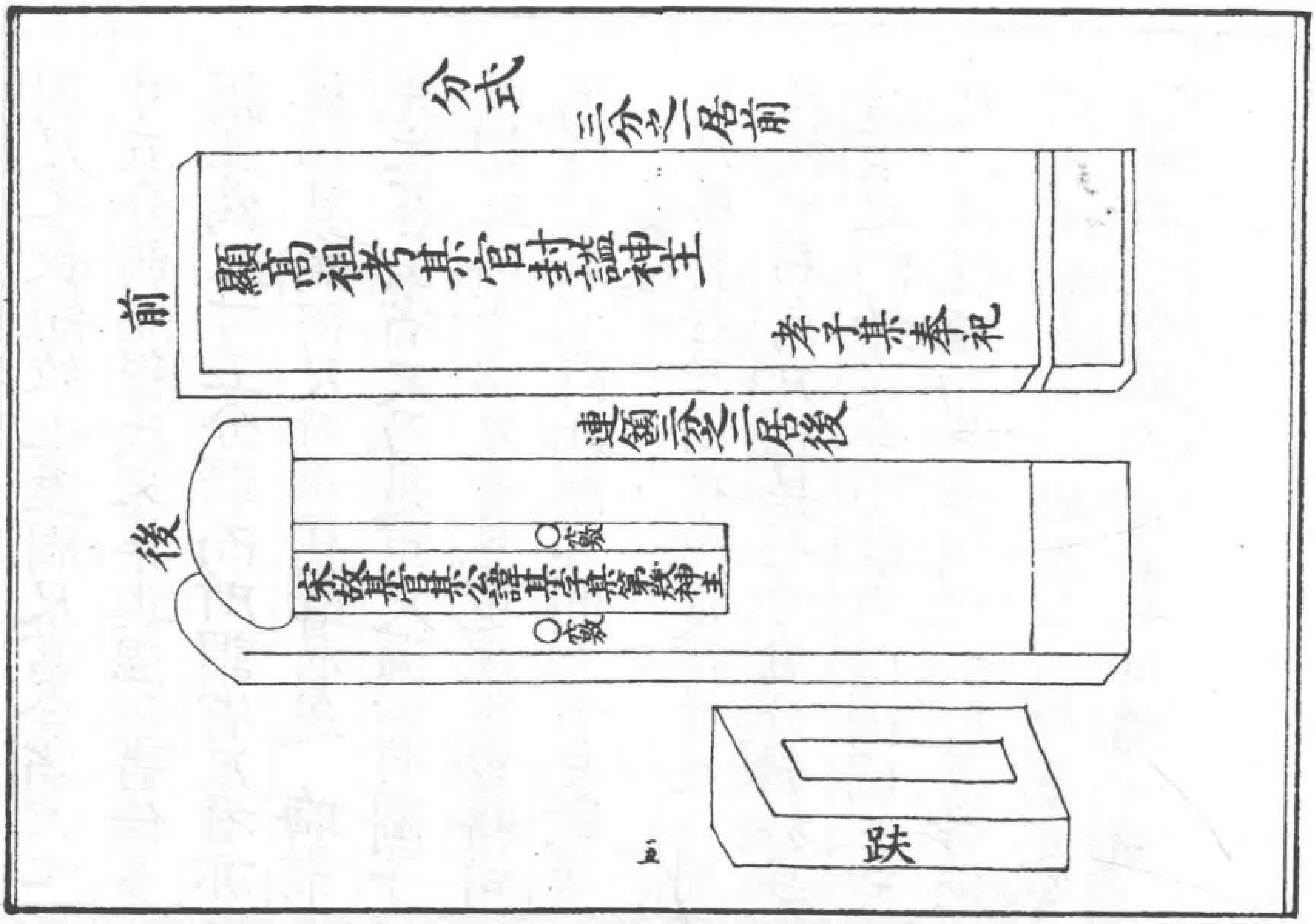
木主全式


周尺
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


三司布帛尺
即是省尺又名京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三分

全式


顯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題高祖考某官封謚神主
孝子某奉祀
前
連竅三分之二居後
後
竅
宋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
竅
趺
五

伊川程先生云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宋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於趺（身去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洒廟牆）外改中不改

程先生木主之制取象甚精可以爲萬世法然用其制者多失其眞往往不考

周尺之長短故也蓋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程氏文集與温公書儀多誤注爲五寸五分弱而所謂省尺者亦莫知其爲何尺（時舉）舊甞質之　晦翁先生荅云省尺乃是京尺温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繼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此圖其間有古尺數等

周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校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於是造主之制始定今不敢自隱因圖主式及二尺長短而著伊川之説於其旁庶幾用其制者可以曉然無惑也嘉定癸酉季秋乙卯臨海潘（時舉）仲善父識

家禮叙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

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

契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家禮第一　　朱氏

通禮（此篇所著皆所謂有家日用之常體不可一日而不脩者）

祠堂（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攷焉然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爲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祠堂之制三間外爲中門中門外爲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叙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爲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正寢謂前堂也地狹則於廳事之東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制不問何向背但以

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後皆放此

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爲四龕每龕內置一卓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虛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若大宗世數未滿則亦虛其西龕如小宗之制神主皆藏於櫝中置於卓上南向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兩階之間又設香卓亦如之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若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因以爲祠堂。主式見喪禮治葬章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伯叔祖父母祔于高祖伯叔父母祔于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于祖子姪祔于父皆西向主櫝並如正位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者也

置祭田

初立祠堂則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爲祭田親盡則以爲墓田後凡正位祔者皆放此宗子主之以給祭用上世初未置田則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皆立約聞官不得典賣

具祭器

牀席倚卓盥盆火爐酒食之器隨其合用之數皆具貯於庫中而封鎖之不得它用無庫則貯於櫃中不可貯者列於外門之內

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

主人謂宗子主此堂之祭者晨謁深衣焚香再拜

出入必告

主人主婦近出則入大門瞻禮而行歸亦如之經宿而歸則焚香再拜遠出經旬以上則再拜焚香告云某將適某所敢告又再拜而行歸亦如之但告云某今日歸自某所敢見經月而歸則開中門立於階下再拜升自阼階焚香告畢

再拜降復位再拜餘人亦然但不開中門。凡主婦謂主人之妻。凡升降惟主人由阼階主婦及餘人雖尊長亦由西階。凡拜男子再拜則婦人四拜謂之俠拜其男女相答拜亦然

正至朔望則參

正至朔望前一日灑掃齊宿厥明夙興開門軸簾每龕設新果一大盤於卓上每位茶盞托酒盞盤各一於神主櫝前設束茅聚沙於香卓前別設一卓於阼階上置酒注盞盤一於其上酒一缾於其西盥盆帨巾各二於阼階下東南有臺架者在西爲主人親屬所盥無者在東爲執事者所盥巾皆在北主人以下盛服入門就位主人北面於阼階下主婦北面於西階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於主人之右少前重行西上有諸母姑嫂姊則特位於主婦之左少前重行東上諸弟在主人之右少退子孫外執事者在主人之後重行西上主人弟之妻及諸妹在主婦之左少退子孫婦女內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東上立定主人盥帨升啓櫝奉諸考神主置於櫝前主婦盥帨升奉諸妣神主置于考東次出祔主亦如之命長子長婦或長女盥帨

升分出諸祔主之卑者亦如之皆畢主婦以下先降復位主人詣香卓前降神焚香再拜執事者盥帨升開瓶實酒于注一人奉注詣主人之右一人執盞盤詣主人之左主人跪執事者皆跪主人受注斟酒反注取盞盤奉之左執盤右執盞酹于茅上俛伏興少退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參神主人升執注斟酒先正位次祔位次命長子斟諸祔位之卑者主婦升執茶筅執事者執湯瓶隨之點茶如前命長婦或長女亦如之子婦執事者先降復位主人主婦分立於香卓之前東西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辭神而退。冬至則祭始祖畢行禮如上儀。望日不設酒不出主主人點茶長子佐之先降主人立於香卓之南再拜乃降餘如上儀。準禮舅没則姑老不預於祭又曰支子不祭故今專以世嫡宗子夫婦爲主人主婦其有母及諸父母兄嫂者則設特位於前如此。凡言盛服者有官則幞頭公服帶靴笏進士則幞頭襴衫帶處士則幞頭皂衫帶無官者通用帽子衫帶又不能具則或深衣或涼衫有官者亦通服帽子以下但不爲盛服婦人則假髻大衣長裙女在室者冠子背子衆妾假髻背子

俗節則獻以時食

節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陽之類凡鄉俗所尚者食如角黍凡其節之所尚者薦以大盤間以蔬果

禮如正至朔日之儀

有事則告

如正至朔日之儀但獻茶酒再拜訖主婦先降復位主人立於香卓之南祝執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之畢興主人再拜降復位餘並同。告授官祝版云維年歲月朔日子孝某某官某敢昭告于皇某親某官封謚府君皇某親某封某

氏某以某月某日蒙恩授某官奉承先訓獲霑祿位餘慶所及不勝感慕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貶降則言貶某官荒墜先訓皇恐無地謹以後同若弟子則言某之某某餘同。告追贈則止告所贈之龕別設香卓於龕前又設一卓於其東置淨水粉盞刷子硯墨筆於其上餘並同但祝版云奉某月某日制書贈皇某親某官皇某親某封某奉承先訓竊位于朝祗奉恩慶有此褒贈祿不及養摧咽難勝謹以後同若因事特贈則別爲文以叙其意告畢再拜主人進奉主置卓上執事者洗去舊字別塗以粉俟乾命善書者改題所贈官封陷中不改洗水以灑祠堂之四壁主人奉主置故處乃降復位後同。主人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如上儀但不用祝主人立於香卓之前告曰某之婦某氏以某月某日生子名某敢見告畢立於香卓東南西向主婦抱子進立於兩階之間再拜主人乃降復位後同。冠昏則見本篇。凡言祝版者用版長一尺高五寸以紙書文黏於其上畢則揭而焚之其首尾皆如前但於皇高祖考皇高祖妣自稱孝元孫於皇曾祖考皇曾祖妣自稱孝曾孫於皇祖考皇祖妣自稱孝孫於皇考皇妣自稱孝子有官封謚則皆稱之無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于府

君之上妣曰某氏夫人凡自稱非宗子不言孝。告事之祝四龕共爲一版自稱以其最尊者爲主止告正位不告祔位茶酒則并設之

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

改題遞遷禮見喪禮大祥章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而大宗猶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

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其墓田則諸位迭掌而歲率其子孫一祭之亦百世不改也

深衣制度（此章本在冠禮之後今以前章已有其文又平日之常服故次前章）

裁用白細布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爲寸）

衣全四幅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用布二幅中屈下垂前後共爲四幅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其下過脇而屬於裳處約圍七尺二寸每幅屬裳三幅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丈四尺四寸

圓袂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爲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方領

兩襟相掩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曲裾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廣頭向上布邊向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內旁太半之下令漸如魚腹而末爲鳥喙內向

綴於裳之右旁

黑緣

緣用黑繒領表裏各二寸袂口裳邊表裏各一寸半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

大帶

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於前再繚之爲兩耳乃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黑繒飾其紳復以五采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

緇冠

糊紙爲之武高寸許廣三寸袤四寸上爲五梁廣如武之袤而長八寸跨項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笄用齒骨凡白物

幅巾

用黑繒六尺許中屈之右邊就屈處爲橫㡇左邊反屈之自㡇左四五寸間斜縫向左圓曲而下遂循左邊至于兩末復反所縫餘繒使之向裏以㡇當額前裹之至兩鬢旁各綴一帶廣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項後相結而垂之

黑履

（白絇繶純綦）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章本在昏禮之後今按此乃家居平日之事所以正倫理篤恩愛者其本皆在於此必能行此然後其儀章度數有可觀焉不然則節文雖具而本實無取君子所不貴也故亦列於首篇使覽者知所先焉）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謂使之掌倉廩廐庫庖廚舍業田園之類）授之以事（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爲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於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

（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之以待乏鄭康成曰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又曰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私財乎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飢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不孝不義孰甚於此茝昌改切耰音憂誶音碎）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音管）洗（手也）漱櫛（阻瑟切梳頭也）總（所以束髮今之頭鬚）具冠帶（丈夫帽子衫帶婦人冠子背子）昧爽（謂天明暗相交之際）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煑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即其禍不測）婦具晨羞（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云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

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謂父母舅姑或當時家長也卑幼各不得恣所欲）退具而共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女道安置此即禮之昏定也）居閑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

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加謂恃其富貴不率卑幼之禮）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有賓客坐於書院無書院則坐於廳之旁側）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顔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傲忽也）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

屢笞而終不改乃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

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謂如水火盜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雖小婢亦然）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於堂上（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丈夫處

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向共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婦以夫之長幼爲序不以身之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長兄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於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

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叙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上同處亦三而止皆所以避煩也）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搊策）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

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温謹者（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古有胎教況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況於已有知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於其始有知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奬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六歲教之數（謂一十百千萬）與方名（謂東西南北）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

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廉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古之賢女無不觀圖史以自鑒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經術議論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誦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楊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如禮記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之類它書倣此）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

子則教以婉娩（娩音晚婉娩柔順貌）聽從及女工之大者（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爲飲膳不惟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爲奢麗至於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靧面（靧音悔洗面也）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倚卓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襞音壁疊衣也）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所使）謂長者爲姊後輩（謂諸子舍所使）謂前輩爲姨（內則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務相雍睦其有鬪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禄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虚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家禮卷一終

家禮第二

冠禮

冠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司馬公曰古者二十而冠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

必父母無朞以上喪始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

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古禮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爲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則必繼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

主之告禮見祠堂章祝版前同但云其之子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後同若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爲主曰使介子某。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亦自爲主人祝版前同但云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首謹以後同

戒賓

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是日主人深衣詣其門所戒者出見如常儀啜茶畢戒者起言曰某有子某若某之某親有子某將加

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對曰某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戒者曰願吾子之終教之也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地遠則書初請之辭爲書遣子弟致之所戒者辭使者固請乃許而復書曰吾子有命某敢不從○若宗子自冠則戒辭但曰某將加冠於首後同

前一日宿賓

遣子弟以書致辭曰來日某將加冠於子某若某親某子某之首吾子將涖之敢宿某上某人荅書曰某敢不夙興某上某人○若宗子自冠則辭之所改如其戒賓

陳設

設盥帨於廳事如祠堂之儀以帟幕爲房於廳事之南北或廳事無西階則以堊畫而分之後故此

厥明宿興陳冠服

有官者公服帶靴笏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履櫛頿掠皆以卓子陳於房中東領北上酒注盞盤亦以卓子陳于服北幞頭帽子冠并巾各以

一盤盛之蒙以帕以卓子陳于西階下執事者一人守之長子則布席于阼階上之東少北西向衆子則少西南向○宗子自冠則如長子之席少南

主人以下序立

主人以下盛服就位主人阼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童僕在其後重行西向北上擇子弟親戚習禮者一人爲儐立於門外西向將冠者雙紒四䙆衫勒帛采履在房中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宗子自冠則服如將冠者而就主人之位

賓至主人迎入升堂

賓自擇其子弟親戚習禮者爲贊冠者俱盛服至門外東面立贊者在右少退儐者入告主人主人出門左西向再拜賓荅拜主人揖贊者贊者報揖主人遂揖而行賓贊從之入門分庭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少東西向賓由西階繼升少西東向贊者盥帨由西階升立於房中西向擯者（選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從出迎賓入從主人後賓而升立于主人之右如前）

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巾冠者適房服

深衣納履出

賓揖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右向席贊者取櫛掠置于席左興立於將冠者之左賓揖將冠者即席（西向贊者即席如其向跪進爲）之櫛合紒施掠乃降主人亦降賓盥畢主人揖升復位執事者以冠巾盤進賓降一等受冠笄執之正容徐詣將冠者前向之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加之贊者以巾跪進賓受加之興復位揖冠者適房釋四䙆衫服深衣加大帶納履出房正容南向立良久○若宗子自冠則賓揖之就席賓降盥畢主人不（降餘並同）

再加帽子服皂衫革帶繫鞋

賓揖冠者即席跪執事者以帽子盤進賓降二等受之執以詣冠者前祝之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順爾德眉壽永年享受胡福乃跪加之興復位揖冠者適房釋深衣服皂衫革帶繫鞋出房立

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

禮如再加惟執事者以幞頭盤進賓降沒階受之祝辭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贊者徹帽賓乃加幞頭執事者受帽徹櫛入于房餘並同

乃醮

長子則儐者改席于堂中間少西南向衆子則仍故席贊者酌酒于房中出房立于冠者之左賓揖冠者就席右南向乃取酒詣席前北向祝之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再拜升席南向受盞

賓復位東向荅拜冠者進席前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授贊者盞南向再拜賓東向荅拜冠者遂拜贊者贊者賓左東向少退荅拜

賓字冠者

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旣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父仲叔季唯所當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賓或別作辭命以字之之意亦可

出就次

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出就次

主人以冠者見于祠堂

如祠堂章內生子而見之儀但改告辭曰某之子某若某親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冠者進立於兩階間再拜餘並同○若宗子自冠則改辭曰某今日冠畢敢見遂再拜降復位餘並同○若冠者私室有曾祖祖以下祠堂則各因其宗子而見自爲繼曾祖以下之宗則自見

冠者見于尊長

父母堂中南面坐諸叔父兄在東序諸叔父南向諸兄西向諸婦女在西序諸叔母姑南向諸姊嫂東向冠者北向拜父母父母爲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其室拜之尊長爲之起還就東西序每列再拜應荅拜者荅拜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於父者於堂乃就私室見於父母及餘親○若宗子自冠有母則見于母如儀族人宗之者皆來見於堂上宗子西向拜其尊長每列再拜受卑幼者拜

乃禮賓

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儐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幣多少隨宜賓贊有差

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及父之執友

冠者拜先生執友皆荅拜若有誨之則對如對賓之辭且拜之先生執友不荅拜

笄

女子許嫁笄

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

母爲主（宗子主婦則於中堂非宗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於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

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賓亦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爲之以牋紙書其辭使人致之辭如冠禮但子作女冠作笄吾子作某親或某封○凡婦人自稱於己之尊長則曰兒卑幼則以屬於夫黨尊長則曰新婦卑幼則曰老婦非親戚而往來者各以其黨爲稱後倣此）

陳設（如冠禮但於中堂布席如衆子之位）

厥明陳服（如冠禮但用背子冠笄）

序立（主婦如主人之位將笄者雙紒衫子房中南面）

賓至主婦迎入升堂（如冠禮但不用贊者主婦升自阼階）

賓爲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略如冠禮但祝用始加之辭不能則省）

乃醮（如冠禮辭亦同）

乃字（如冠禮但改祝辭髦士爲女士）

乃禮賓皆如冠儀

家禮卷二終

家禮第三

昏禮

議昏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司馬公曰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今令文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今爲此說所以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也）身及主昏者無朞以上喪乃可成昏

（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凡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但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爲主）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司馬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納采（納其采擇之禮即今世俗所謂言定也）

主人具書（主人即主昏者書用牋紙如世俗之禮若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于宗子）

夙興奉以告于祠堂（如告冠儀其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年已長成未有伉儷已議娶某官某郡姓名之女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以後同○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乃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

使者

使者盛服如女氏女氏亦宗子爲主人盛服出見使者非宗子之女則其父位於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啜茶畢使者起致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之某親某官有先人之禮使某請納采從者以書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某之子若妹姪孫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北向再拜使者避不荅拜使者請退俟命出就次若許嫁者於主人爲姑姊則不云惷愚又弗能教餘辭並同

遂奉書以告于祠堂

如壻家之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第幾女若某親某之第幾女年漸長成已許嫁某官某郡姓名之子若某親某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以後同

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

主人出延使者升堂授以復書使者受之請退主人請禮賓乃以酒饌禮使者使者至是始與主人交拜揖如常日賓客之禮其從者亦禮之别室皆酬以幣

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于祠堂

不用祝

納幣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

納幣

幣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今人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

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

禮如納采但不告廟使者致辭改采爲幣從者以書幣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

人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乃受書執事者受幣主人再拜使者避之復進請命主人授以復書餘並同

親迎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

世俗謂之鋪房然所張陳者但氊褥帳幔帷幙應用之物其衣服鏁之篋笥不必陳也○司馬公曰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

（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旣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旣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者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旣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爲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擧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爲昏姻可也）

厥明壻家設位于室中

（設倚卓子兩位東西相向蔬果盤盞匕筯如賓客之禮酒壺在東位之後又以卓子置合巹一於其南又南北設二盥盆勺於室東隅又設酒壺盞注於室外或別室以飮從者。巹音謹以小匏一判而兩之）

女家設次于外。初昏壻盛服

（世俗新壻帶花勝以擁蔽其面殊失丈夫之容體勿用可也）

主人告于祠堂

（如納采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親之子某將以今日親迎于某官某郡某氏不勝感愴謹以後同。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遂醮其子而命之迎

（先以卓子設酒注盤盞於堂上主人盛服坐於堂之東序西向設壻席於其西北南向壻升自西階立於席西南向贊者取盞斟酒執之詣壻席前壻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西授贊者盞又再拜進詣父坐前東向跪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壻曰諾惟恐不堪

不敢忘命俛伏興出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醮于私室如儀但改宗事爲家事。若宗子已孤而自昏則不用此禮）

壻出乘馬

（以二燭前導）

至女家俟于次

（壻下馬于大門外入俟于次）

女家主人告于祠堂

如納采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第幾女若某親某之第幾女將以今日歸于某官某郡姓名不勝感愴謹以後同

遂醮其女而命之

女盛飾姆相之立於室外南向父坐東序西向母坐西序東向設女席於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壻禮姆導女出於母左父起命之曰敬之戒之夙夜無違爾舅姑之命母送至西階上爲之整冠斂帔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諸母姑嫂姊送至于中門之内爲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非宗子之女則宗子告于祠堂而其父醮於私室如儀

主人出迎壻入奠鴈

主人迎壻于門外揖讓以入壻執鴈以從至于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鴈於地主人侍者受之壻俛伏興再拜主人不荅拜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於其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凡贄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無則刻木爲之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

姆奉女出登車

姆奉女出中門壻揖之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壻遂出女從之壻舉轎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女乃登車

壻乘馬先婦車

婦車亦以二燭前導

至其家導婦以入

壻至家立于廳事俟婦下車揖之導以入

壻婦交拜

婦從者布壻席於東方壻從者布婦席於西方壻盥于南婦從者沃之進帨婦盥于北壻從者沃之進帨壻揖婦就席婦拜壻荅拜

就坐飲食畢壻出

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設饌壻婦祭酒舉殽又斟酒壻揖婦舉飲不祭無殽又取巹分置壻婦之前斟酒壻揖婦舉飲不祭無殽壻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中徹饌置室外設席壻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壻之餘

復入脫服燭出

壻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壻從者受之○司馬公曰古詩云結髮爲夫婦言自小年束髮即爲夫婦猶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也今世俗昏姻乃有結髮之禮謬誤可笑勿用可也

主人禮賓

男賓於外廳女賓於中堂

婦見舅姑

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

婦夙興盛服俟見舅姑坐於堂上東西相向各置卓子於前家人男女少於舅姑者立於兩序如冠禮之叙婦進立於阼階下北面拜舅升奠贄幣于卓上舅授之侍者以入婦降又拜畢詣西階下北面拜姑升奠贄幣姑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先行此禮於舅姑之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

舅姑禮之

如父母醮女之儀

婦見于諸尊長

婦既受禮降自西階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諸尊長于兩序如冠禮無贄小郎小姑皆相拜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禮詣其堂上拜之如舅姑禮而還見于兩序其宗子及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后往

若冢婦則饋于舅姑

是日食時婦家具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子于堂上舅姑之前設盥盤于阼階東南帨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子上降俟舅飮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飮畢婦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之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徹飯侍者徹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餘婦從者餕舅之餘壻從者又餕婦之餘非宗子之子則於私室如儀

舅姑饗之

如禮婦之儀禮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廟見

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日如子冠而見之儀但告辭曰子某之婦某氏敢見餘並同）

壻見婦之父母

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婦父迎送揖讓如客禮拜即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扉立于門內壻拜于門外皆有幣婦父非宗子即先見宗子夫婦不用幣如上儀然後見婦之父母）

次見婦黨諸親（不用幣婦女相見如上儀）

婦家禮壻如常儀（親迎之夕不當見婦母及諸親及設酒饌以婦未見舅姑故也）

家禮卷三終

家禮

喪禮

初終

疾病遷居正寢（凡疾病遷居正寢內外安靜以俟氣絕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

既絕乃哭。復（侍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甞經衣者左執領右執要升屋中霤北面招以衣三呼曰某人復畢卷衣降覆尸上男女哭擗無數。上服謂有官則公服無官則襴衫皂衫深衣婦人大袖背子呼某人者從生時之號）

立喪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其與賓客爲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

主婦

（謂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

護喪

（以子弟知禮能幹者爲之凡喪事皆禀之）

司書司貨

（以子弟或吏僕爲之）

乃易服不食

（妻子婦妾皆去冠及上服被髮男子扱上衽徒跣餘有服者皆去華飾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及女子已嫁者皆不被髮徒跣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親戚鄰里爲糜粥以食之尊長强之少食可也○扱上衽謂揷衣前襟之帶華飾謂錦繡紅紫金玉珠翠之類）

治棺

（護喪命匠擇木爲棺油杉爲上柏次之土杉爲下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爲虛檐高足内外皆用灰漆内仍用瀝清溶瀉厚半寸以上煉熟秫米灰鋪其底厚四寸許加七星版底四隅各釘大鐵環動則以大索貫而舉之○司馬公曰棺欲厚然太厚則重而難以致遠又不必高大占地使壙中寬易致摧毁宜深戒之椁雖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然板木歲久終歸腐爛徒使壙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孔子葬鯉有棺而無椁又許貧者還葬而無椁今不欲用非爲貧也乃欲保安亡者耳○程子曰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伏苓萬年爲琥珀之說蓋物莫久於此故以塗棺古人已有用之者）

訃告于親戚僚友

（護喪司書爲之發書若無則主自訃親戚不訃僚友自餘書問悉停以書來弔者並須卒哭後答之）

沐浴襲奠爲位飯含

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尸掘坎

（執事者以幃障卧内侍者設牀於尸牀前縱置之施簀去薦設席枕遷尸其上南首覆以衾掘坎于屏處潔地）

陳襲衣

（以卓子陳于堂前東壁下西領南上幅巾一充耳二用白纊如棗核大所以塞）

（耳者也幎目帛方尺二寸所以覆面者也握手用帛長尺二寸廣五寸所以裹手者也深衣一大帶一履二袍襖汗衫袴韈勒帛裹肚之類隨所用之多少）

沐浴飯含之具

（以卓子陳于堂前西壁下南上錢三實于小箱米二升以新水淅令精實于盌櫛一沐巾一浴巾二上下體各用其一也）

乃沐浴

（侍者以湯入主人以下皆出帷外北面侍者沐髮櫛之晞以巾撮爲髻抗衾而浴拭以巾剪爪并沐浴餘水巾櫛棄于坎而埋之）

襲

（侍者設襲牀於幃外施薦席褥枕先置大帶深衣袍襖汗衫袴韈勒帛裹肚之類於其上遂舉以入置浴牀之西遷尸其上悉去病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但未著幅巾深衣履）

徙尸牀置堂中間

（卑幼則各於堂中間餘言堂者放此）

乃設奠

（執事者以卓子置脯醢升自阼階祝盥手洗盞斟酒奠于尸東當肩巾之○祝以親戚爲之）

主人以下爲位而哭

（主人坐於牀東奠北衆男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藁同姓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于其後皆西面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牀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衆婦女坐于牀西藉以藁同姓婦女以服爲次坐于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牀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別設幃以障內外異姓之親丈夫坐於帷外之東北向西上婦人坐於帷外之西北向東上皆藉以席以服爲行無服在後○若內喪則同姓丈夫尊卑坐于帷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坐于帷外之西北向東上○三年之喪夜則寢於尸旁藉藁枕塊病羸者藉以草薦可也期以下寢於側近男女異室外親歸家可也）

乃飯含

（主人哭盡哀左袒自前扱於腰之右盥手執箱以入侍者一人插匙于米盌執以從置于尸西以幎巾入徹枕覆面主人就尸東由足而西牀上坐東面舉巾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右并實一錢又於左於中亦如之主人襲所袒衣復位）

侍者卒襲覆以衾

（加幅巾充耳設幎目納履乃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乃覆以衾）

靈座魂帛銘旌

置靈座設魂帛

（設椸於尸南覆以帕置倚卓其前結白絹爲魂帛置倚上設香爐琖⿰木合注酒果於卓子上侍者朝夕設櫛頮奉養之具皆如平生○司馬公曰古者鑿木爲重以主其神今令式亦有之然士民之家未嘗識也故用束帛依神謂之魂帛亦古禮之遺意也世俗皆畫影置於魂帛之後男子生時有畫像用之猶無所謂至於婦人生時深居閨門出則乘輜軿擁蔽其面既死豈可使畫工直入深室揭掩面之帛執筆訾相畫其容貌此殊爲非禮又世俗或用冠帽衣履裝飾如人狀此尤鄙俚不可從也）

立銘旌

（以絳帛爲銘旌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書曰某官某公之柩無官即隨其生時所稱以竹爲杠如其長倚於靈座之右）

不作佛事

（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朞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丹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産然後已與

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主人未成服而來哭者當服深衣臨尸哭盡哀出拜靈座上香再拜遂弔主人相持哭盡哀主人以哭對無辭

小斂（袒 括髮 免 髽 奠 代哭）

厥明

謂死之明日

執事者陳小斂衣衾

以卓陳于堂東北壁下據死者所有之衣隨宜用之若多則不必用也衾用複者絞橫者三縱者一皆以細布或綵一幅而析其兩端爲三橫者取足以周身相結縱者取足以掩首至足而結於身中

設奠

設卓子于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盃注于其上巾之設盥盆帨巾各二于饌東其東有臺者祝所盥也其西無臺者執事者所盥也別以卓子設潔滌盆新拭巾於其東所以洗盃拭盃也此一節至遣並同

具括髮麻免布髽麻

括髮謂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幓也免謂裂布或縫絹廣寸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卻遶髻如著掠頭也髽亦用麻繩撮髻竹木爲簪也設之皆于別室

設小斂床布絞衾衣

設小斂床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鋪絞衾衣舉之升自阼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於下以備周身相結乃布縱者一於上以備掩首及足也衣或顛或倒但取正方唯上衣不倒

乃遷襲奠

執事者遷置靈座西南俟設新奠乃去之後凡奠皆放此

遂小斂

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于小斂床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藉其首

（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故也斂畢則覆以衾）

主人主婦憑尸哭擗（主人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亦如之○凡子於父母憑之父母於子夫於妻執之婦於舅姑奉之舅於婦撫之於昆弟執之凡憑尸父母先妻子後）

袒括髮免髽于別室

（男子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于別室婦人髽于別室）

還遷尸牀于堂中（執事者徹襲牀遷尸其處哭者復位尊長坐卑幼立）

乃奠（祝帥執事者盥手舉饌升自阼階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卑幼者皆再拜侍者巾之）

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大斂

厥明（小斂之明日死之第三日也○司馬公曰禮曰三日而斂者俟其復生也三日而不生則亦不生矣故以三日爲之禮也今貧者喪具或未辦或漆棺未乾雖過三日亦無傷也世俗以陰陽拘忌擇日而斂盛暑之際至有汁出蟲流豈不悖哉）

執事者陳大斂衣衾

（以卓子陳于堂東壁下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

設奠具（如小斂之儀）

舉棺入置于堂中少西（執事者先遷靈座及小斂奠於旁側役者舉棺以入置于牀西承以兩凳若卑幼則於別室役者出侍者先置衾于棺中垂其裔於四外○司馬公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今堂室異制或狹小故但於堂中少西而已今世俗多殯於僧舍）

（無人守視往往以年月未利踰數十年不葬或爲盜賊所發或爲僧所棄不孝之罪孰大於此）

乃大歛（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髮齒及所剪爪于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搖動謹勿以金玉珍玩置棺中啓盜賊心收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主人主婦憑哭盡哀婦人退入幕下乃召匠加蓋下釘徹牀覆柩以衣祝取銘旌設跗于

柩東復設靈座於故處留婦人兩人守之○司馬公曰凡動尸舉柩哭擗無筭然歛殯之際亦當輟哭臨視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按古者大歛而殯既大歛則累墼塗之今或漆棺未乾又南方土多螻蟻不可塗殯故從其便）

設靈床于柩東（牀帳薦席屏枕衣被之屬皆如平生時）

乃設奠（如小歛之儀）

主人以下各歸喪次（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非時見乎母也不及中門齊衰寢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於外三月而復寢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止代哭者

成服

厥明（大歛之明日死之第四日也）

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也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㡇㡇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

寸廣四寸綴於左衽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爲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兩腋下有衽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却以兩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也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爲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爲三㡇皆向右縱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爲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垂下爲纓結於頤下首絰以有子麻爲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項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爲纓以固之如冠之制腰絰大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腰絰中屈之爲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苴杖用竹高齊心本在下屨亦粗麻爲之婦人則用極麤生布爲大袖長裙蓋頭皆不緝布頭須竹釵麻屨衆妾則以背子代大袖凡婦人皆不杖其正服則子爲父也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爲祖若曾高祖承重者也父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爲舅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爲人後者爲所後父也爲所後祖承重也夫爲人後則妻從服也妻爲夫也妾爲君也

二曰齊衰三年

齊緝也其衣裳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麤生布緝其旁及下際冠以布爲武（及纓首絰以[illegible]麻爲之大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illegible]纓腰絰大五寸餘帶以布爲之而[illegible]右端尺餘杖以桐爲）之上圓下方婦人服同斬衰但布用次等爲異後皆放此其正服則子爲母也士之庶子爲其母同而爲父後則降也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爲祖母若曾高祖母承重者也母爲嫡子當爲後者也其義服則婦爲姑也夫承重則從服也爲繼母也爲慈母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也繼母爲長子也妾爲君之長子也

杖期

服制同上但又用次等生布其正服則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母也其降服則爲嫁母出母也其義服則爲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也夫爲妻也子爲父後則

爲出母嫁母無服繼母出則無服也

不杖期

服制同上但不杖又用次等生布其正服則爲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也庶子之子爲父之母而爲祖後則不服也爲伯叔父也爲兄弟也爲衆子男女也爲兄弟之子也爲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也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也妾爲其子也其加服則爲嫡孫若曾元孫當爲後者也女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也其降服則嫁母出母爲其子子雖爲父後猶服也妾爲其父母也其義服則繼母嫁母爲前夫之子從己者也爲伯叔母也爲夫兄弟之子也繼父同居父子皆無大功之親者也妾爲女君也妾爲君之衆子也舅姑爲嫡婦也

五月

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爲曾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也

三月

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爲高祖父母女適人者不降也其義服則繼父不同居者

謂先同今異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己有大功以上親者也其元不同居者則不服

三曰大功九月

服制同上但用稍粗熟布無負版衰辟領首絰五寸餘腰絰四寸餘其正服則爲從父兄弟姊妹謂伯叔父之子也爲衆孫男女也其義服則爲衆子婦也爲兄弟子之婦也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子之婦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也

四曰小功五月

服制同上但用稍熟細布冠左縫首絰四寸餘腰絰三寸餘其正服則爲從祖祖父從祖祖姑謂祖之兄弟姊妹也爲兄弟之孫爲從祖父從祖姑謂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兄弟也爲從父兄弟之子也爲從祖兄弟姊妹謂從祖父之子所謂再從兄弟姊妹者也爲外祖父母謂母之父母也爲舅謂母之兄弟也爲甥也爲從母謂母之姊妹也爲姊妹之子也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也其義服則爲從祖祖母也爲夫兄弟之孫也爲從祖母也爲夫從兄弟之子也爲

夫之姑姊妹適人者不降也女爲兄弟姪之妻已適人亦不降也爲娣姒婦謂兄弟之妻相名長婦謂次婦曰娣婦娣婦謂長婦曰姒婦也庶子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母死則不服也母出則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也爲庶母慈己者謂庶母之乳養己者也爲嫡孫若曾元孫之當爲後者之婦其姑在則否也爲兄弟之妻也爲夫之兄弟也

五曰緦麻三月

服制同上但用極細熟布首絰三寸腰絰二寸並用熟麻纓亦如之其正服則

爲族曾祖父族曾祖姑謂曾祖之兄弟姊妹也爲兄弟之曾孫也爲族祖父族祖姑謂族曾祖父之子也爲從父兄弟之孫也爲族父族姑謂族祖父之子也爲從祖兄弟之子也爲族兄弟姊妹謂族父之子所謂三從兄弟姊妹也爲曾孫元孫也爲外孫也爲從母兄弟姊妹謂從母之子也爲外兄弟謂姑之子也爲內兄弟謂舅之子也其降服則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而爲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則無服也其義服則爲族曾祖母也爲夫兄弟之曾孫也爲族祖母也爲夫從兄弟之孫也爲族母也爲夫從祖兄弟之子也爲庶孫之婦也士爲庶

母謂父妾之有子者也爲乳母也爲壻也爲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即妻之親母雖嫁出猶服也爲夫之曾祖高祖也爲夫之從祖祖父母也爲兄弟孫之婦也爲夫兄弟孫之婦也爲夫之從從兄弟子之婦也爲夫從父兄弟之妻也爲夫之從父姊妹適人者不降也爲夫之外祖父母也爲夫之從母及舅也爲外孫婦也女爲姊妹之子婦也爲甥婦也

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

凡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應服期者

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

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

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凡婦服夫黨當喪

（而出則除之○凡妾爲其私親則如衆人）

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水飲不食菜菓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自是無故不出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入則乘樸馬布鞍素轎布簾）

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朝夕哭奠　上食

朝奠（每日晨起主人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尊長坐哭卑者立哭侍者設盥櫛之具于靈牀側奉魂帛出就靈座然後朝奠執事者設蔬果脯醢祝盥手焚香斟酒主人以下再拜哭盡哀）

食時上食（如朝奠儀）

夕奠（如朝奠儀畢主人以下奉魂帛入就靈牀哭盡哀）

哭無時（朝夕之間哀至則哭於喪次）

朔日則於朝奠設饌（饌用肉魚麪米食羹飯各一器禮如朝奠之儀）

有新物則薦之（如上食儀）

弔奠賻

凡弔皆素服（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爲之）

奠用香茶燭酒果（有狀或用食物即別爲文）

賻用錢帛（有狀惟親友分厚者有之）

具刺通名（賓主皆有官則具門狀否則名紙題其陰面先使人通之與禮物俱入）

入哭奠訖乃弔而退（既通名喪家炷火然燭布席皆哭以俟護喪出迎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敢請入酹并伸慰禮護喪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茶酒俛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忽傾背伏惟哀慕何以堪處主人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并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先止寬譬主人曰脩短有數痛毒柰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至廳事茶湯而退主人以下止哭。若亡者官尊即云薨逝稍尊即云捐館。生者官尊則云奄棄榮養存亡俱無官即云色養若尊長拜賓禮亦同此惟其辭各如啓狀之式見卷末）

聞喪　奔喪

始聞親喪哭（親謂父母也以哭答使者又哭盡哀問故）

易服（裂布爲四脚白布衫繩帶麻屨）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哀戚猶辟害也）

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市邑喧繁之處。司馬公曰今人奔喪及從柩行者遇城邑則哭過則止是飾詐之道也）

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家不在城則望其鄉哭）

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

初變服如初喪柩東西面坐哭盡哀又變服如小斂亦如之

後四日成服

與家人相弔賓至拜之如初

若未得行則爲位不奠

設倚子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設位哭如儀但不設奠若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如儀

變服

亦以聞後之第四日

在道至家皆如上儀

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爲位設奠至家但不變服其相弔拜賓如儀

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

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如在家之儀未成服者變服於墓歸家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已成服者亦然但不變服

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

尊長於正堂卑幼於別室○司馬公曰今人皆擇日舉哀凡悲哀之至在初聞喪即當哭之何暇擇日但法令有不得於州縣公廨舉哀之文則在官者當哭於僧舍其它皆哭於本家可也

若奔喪則至家成服

奔喪者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既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詣柩前哭再拜成服就位哭弔如儀

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四日成服亦如之皆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之朔乃爲位會哭而除之其聞哀至則哭可也

治葬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

司馬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

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弃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抇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曰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烏乎齊夫子曰有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柰何舍之出遊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爲心哉世人又有游官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殘毀它人之尸在律猶嚴况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哉抇音骨惡音烏齊子細切窆彼斂反○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它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也一本云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窨○愚按古者葬地葬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占法且從俗擇之可也

擇日開塋域祠后土

主人既朝哭帥執事者於所得地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告后土氏祝帥執事者設位於中標之左南向設盞注酒果脯醢於其前又設盥盆帨巾二於其東南其東有臺架告者所盥其西無者執事者所盥也告者吉服入立於神位之前北向執事者在其後東上皆再拜告者與執事者皆盥帨執事者一人取酒注西向跪一人取盞東

向跪告者斟酒反注取盞酹于神位前俛伏興少退立祝執版立於告者之左東向跪讀之曰維某年歲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爲某官姓名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祗薦于神尚饗訖復位告者再拜祝及執事者皆再拜徹出主人若歸則靈座前哭再拜後放此

遂穿壙

司馬公曰今人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爲壙而懸棺以窆者有鑿隧道旁穿土室而攛柩於其中者按古者唯天子得爲隧道其它皆直下爲壙而懸棺以窆

今當以此爲法其穿地宜狹而深狹則不崩損深則盜難近也

作灰隔

穿壙既畢先布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黄土拌匀者於其上灰三分二者各一可也築實厚二三尺别用薄板爲灰隔如椁之狀内以瀝清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棺墻高於棺四寸許置於灰上乃於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内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等而築之及墻之平而止蓋既不用椁則無以容瀝清故爲此制又炭禦木根辟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黏歲久結爲全石螻蟻盜賊皆不能進也○程子曰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汚况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者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求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耳

刻誌石

用石二片其一爲蓋刻云有宋某官某公之墓無官則書其字曰某君某甫其一爲底刻云有宋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氏某封某

某年月日生叙歷官遷次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處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在則蓋云有宋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無封則云妻夫無官則書夫之姓名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夫無官則云某君某甫妻某氏其底叙年若干適某氏因夫子致封號無則否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束之埋之壙前近地面三四尺間蓋慮異時陵谷變遷或誤爲人所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爲掩之也

造明器

刻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准令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非陞朝官十五事

下帳

謂床帳茵席倚卓之類亦象平生而小

苞

竹掩一以盛遣奠餘脯

筲

竹器五以盛五穀

甖

甖器三以盛酒脯醢○司馬公曰自明器以下俟實土及半乃於其旁穿便房以貯之愚按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虫聚蟻尤爲非便雖不用可也

大轝

古者柳車制度甚詳今不能然但從俗爲之取其牢固平穩而已其法用兩長杠杠上加伏兎附杠處爲圓鑿別作小方牀以載柩足高二寸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枘令入鑿中長出其外枘鑿之間須極圓滑以膏塗之使其上下之際柩常適平兩柱近上更爲方鑿加横扃扃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扃杠兩頭施横杠横杠上施短杠短杠上或更加小杠仍多作新麻大索以備札縛此皆切要實用不可闕者但如此制而以衣覆棺亦足以少華道路或更欲加飾則以竹爲之格以綵結之上如撮蕉亭施帷幔四角垂流蘇而已然亦不可太高恐多罣礙不須太華徒爲觀美若道路遠决不可爲此虛飾但多用油單裹柩以防雨水而已

翣

以木爲筐如扇而方兩角高廣二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翣畫黼黻翣畫黻畫翣緣皆爲雲氣皆畫以紫准格

作主

程子曰作主用栗趺方四寸厚寸二分鑿之洞底以受主身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四分居前八分居後

（領下陷中長六寸廣一寸深四分合之植於趺下齊竅其旁以通中圓徑四分居三寸六分之下下距趺面七寸二分以粉塗其前面。司馬公司府君夫人共爲一櫝。愚按古者虞主用桑將練而後易之以栗今於此便作栗主以從簡便或無栗止用木之堅者櫝用黑漆且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氏之制）

遷柩　朝祖　奠賻　陳器　祖奠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設饌如朝奠祝斟酒訖北面跪告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俛伏興主人以下哭盡哀再拜盖古有啓殯之奠今既不塗殯則其禮無所施然又不可全無節文故爲此禮也）

奉柩朝于祖（將遷柩役者入婦人退避主人及衆主人輯杖立視祝以箱奉魂帛前行詣祠堂前執事者奉奠及倚卓次之銘旌次之役者舉柩次之主人以下從哭男子由右婦人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服各爲敘侍者在末無服之親男居男右女居女左皆次主人主婦之後婦人皆蓋頭至祠堂前執事者先布席役者致柩於其上北首而出婦人去蓋頭祝帥執事者設靈座及奠于柩西東向主人以下就位立哭盡哀止此禮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也）

遂遷于廳事（執事者設帷於廳事役者入婦人退避祝奉魂帛導柩右旋主人以下男女哭從如前詣廳事執事者布席役者置柩于席上南首而出祝設靈座及奠于柩前南向主人以下就位坐哭藉以薦席）

乃代哭（如未斂之前以至發引）

親賓致奠賻（如初喪儀）

陳器（方相在前狂夫爲之冠服如道士執戈揚盾四品以上四目爲方相以下兩目爲魌頭次明器下帳苞筲甖以牀舁之次銘旌去跗執之次靈車以奉魂帛香

（火次大轝轝旁有翣使人執之）

日晡時設祖奠（饌如朝奠祝斟酒訖北向跪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俛伏興餘如朝夕奠儀○司馬公曰若柩自宅所歸葬則行日但設朝奠哭而行至葬乃備此及下遣奠禮）

遣奠

厥明遷柩就轝（轝夫納大轝於中庭脫柱上橫扃執事者徹祖奠祝北向跪告曰今遷柩就轝敢告遂遷靈座置旁側婦人退避役夫遷柩就轝乃施扃加楔以索維之令極牢實男子從柩哭降視載婦人哭於帷中載畢祝帥執事者遷靈座于柩前南向）

乃設遣奠（饌如朝奠有脯惟婦人不在奠畢執事者徹脯納苞中置舁牀上遂徹奠）

祝奉魂帛升車焚香

（別以箱盛主置帛後至是婦人乃蓋頭出帷降階立哭守舍者哭辭盡哀再拜而歸尊長則不拜）

發引

柩行（方相等前導如陳器之叙）

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如朝祖之叙出門則以白幕夾障之）

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皆乘車馬親賓或先待於墓所或出郭哭拜辭歸）

親賓設幄於郭外道旁駐柩而奠（如在家之儀）

塗中遇哀則哭（若墓遠則每舍設靈座於柩前朝夕哭奠食時上食夜則主人兄弟皆宿柩旁親戚共守衛之）

及墓下棺祠后土題木主成墳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在墓道西南向有倚卓）

親賓次（在靈幄前十數步男東女西女次北與靈幄相直皆南向）

婦人幄（在靈幄後壙西）

方相至（以戈擊壙四隅）

明器等至（陳於壙東南北上）

靈車至（祝奉魂帛就幄座主箱亦置帛後）

遂設奠而退（酒菓脯醢）

柩至（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南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執事者取銘旌去杠置其上）

主人男女各就位哭（主人諸丈夫立於壙東西向主婦諸婦女立於壙西幄內東向皆北上如在塗之儀）

賓客拜辭而歸（主人拜之賓答拜）

乃窆（先用木杠橫於灰隔之上乃用索四條穿柩底鐶不結而下之至杠上則抽索去之別摺細布若生綃兜柩底而下之更不抽出但截其餘棄之若柩無鐶即用索兜柩底兩頭放下至杠上乃去索用布如前大凡下柩最須詳審用力不可誤有傾墜動搖主人兄弟宜輟哭親臨視之已下再整柩衣銘旌令平正）

主人贈

（玄六纁四各長丈八尺主人奉置柩旁再拜稽顙在位者皆哭盡哀家貧或不能具此數則玄纁各一可也其餘金玉寶玩並不得入壙以爲亡者之累）

加灰隔納外蓋（先度灰隔大小制薄板一片旁距四墻取令脗合至是加於柩上更以油灰彌之然後旋旋少灌瀝清於其上令其速凝即不透板約已厚三寸許乃加外蓋）

實以灰（三物拌勻者居下炭末居上各倍於底及四旁之厚以酒灑而躡實之恐震柩

中故未敢築但多用之以俟其實爾）

乃實土而漸築之（下土每尺許即輕手築之勿令震動柩中）

祠后土於墓左（如前儀祝版前同但云今爲某官封謚窆玆幽宅神其後同）

藏明器等（實土及半乃藏明器下帳苞筲甖於便房以版塞其門）

下誌石（墓在平地則於壙內近南先布塼一重置石其上又以塼四圍之而覆其上墓在山側峻處則於壙南數尺間掘地深四五尺依此法埋之）

復實以土而堅築之（下土亦以尺許爲準但須密杵堅築）

題主（執事者設卓子於靈座東南西向置硯筆墨對卓置盥盆帨巾如前主人立於

其前北向祝盥手出主卧置卓上使善書者盥手西向立先題陷中父則曰宋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皇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下其左旁曰孝子某奉祀母則曰宋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皇妣某封某氏神主旁亦如之無官封則以生時所稱爲號題畢祝奉置靈座而藏魂帛於箱中以置其後炷香斟酒執板出於主人之右跪讀之日子同前但云孤子某敢昭告于皇考某官封謚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懷之興復位主人再拜哭盡哀止母喪稱哀子後放此凡

（有封謚皆稱之後皆放此）

祝奉神主升車（魂帛箱在其後）

執事者徹靈座遂行（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至墓門尊長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幼亦乘車馬但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以至成墳）

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趺

高尺許

司馬公曰按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葬者當爲無窮之規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耶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之文然則不若不用之爲愈也。今按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爲法用司馬公說別立小碑但石須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略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左轉及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夫葬乃立面如夫之誌蓋之刻云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車在塗徐行哭（其反如疑爲親在彼哀至則哭）

至家哭（望門即哭）

祝奉神主入置于靈座（執事者先設靈座於故處祝奉神主入就位出櫝之并魂帛箱置主後）

主人以下哭于廳事（主人以下及門哭入升自西階哭于廳事婦人先入哭於堂）

遂詣靈座前哭（盡哀止）

有弔者拜之如初（謂賓客之親密者既歸待反哭而復弔檀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

虞祭

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鄭氏曰骨肉歸于土寬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

主人以下皆沐浴

或已晚不暇即略自澡潔可也

執事者陳器具饌

盥盆帨巾各二於西階西東南上東盆有臺巾有架西者無之凡喪禮皆放此酒瓶并架一於靈座東南置卓子於其東設注子及盤盞於其上火爐湯瓶於其靈座西南置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蔬果盤盞於靈座前卓上匕筯居內當中酒盞在其西醋楪居其東果居外蔬居果內實酒于瓶設香案於堂中炷火於香爐束茅聚沙於香案前具饌如朝奠陳於堂門外之東

祝出神主于坐主人以下皆入哭

主人及兄弟倚杖於室外及與祭者皆入哭於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爲列重者居前輕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逐行各以長幼爲序侍者在後

降神

祝止哭者主人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執事者皆盥帨一人開酒實于注西面跪以注授主人主人跪受一人奉卓上盤盞東面跪於主人之左主人斟酒於盞以注授執事者左手取盤盞右手執盞酹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俛伏興少退再拜復位

祝進饌

執事者佐之其設之敘如朝奠

初獻

主人進詣注子卓前執注北向立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盤盞立於主人之左主人斟酒反注於卓上與執事者俱詣靈座前北向立主人跪執事者亦跪進

（盥盞主人受盞三祭於茅東上俛伏興執事者受盞奉詣靈座前奠於故處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右西向跪讀之前同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哀薦祫事尚饗祝興主人哭再拜復位止牲用豕則曰剛鬣不用牲則曰清酌庶羞祫合也欲其合於先祖也）

亞獻

（主婦爲之禮如初但不讀祝四拜）

終獻

（親賓一人或男或女爲之禮如亞獻）

侑食

（執事者執注就添盞中酒）

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

（主人立於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後重行北上主婦立於門西東向卑幼婦女亦如之尊長休於它所如食間）

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

（祝進當門北向噫歆告啓門三乃啓門主人以下入就位執事者點茶祝立于主人之右西向告利成斂主匣之置故處主人以下哭再拜盡哀止出就次執事者徹）

祝埋魂帛

（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屏處潔地）

罷朝夕奠

（朝夕哭哀至哭如初）

遇柔日再虞

（乙丁己辛癸爲柔日其禮如初虞惟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行事祝出神主于座祝辭改初虞爲再虞祫事爲虞事爲異若墓遠途中遇柔日則亦於所館行之）

遇剛日三虞

（甲丙戊庚壬爲剛日其禮如再虞惟改再虞爲三虞虞事爲成事若墓遠亦途中遇剛日且闕之須至家乃可行此祭）

卒哭（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並同虞祭惟更設玄酒瓶一於酒瓶之西）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虞祭唯更取井花水充玄酒）

質明祝出主

主人以哭降神（同再虞）

主人主婦進饌（並同虞祭）（主人奉魚肉主婦盥帨奉麪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以進如虞祭之設）

初獻（並同虞祭惟祝執板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爲異詞並同虞祭但改三虞爲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祔于祖其官府君尚饗按此云祖考謂亡者之祖考也）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虞祭唯祝西階上東面告利成）

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

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菓寢席枕木

祔（檀弓曰商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商注曰期而神之人情然商禮既亡其本末不可考今三虞卒哭皆用周禮次第則此不得獨從商禮）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器如卒哭唯陳之於祠堂堂狹即於廳堂隨便設亡者祖考妣位於中南向西

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酒瓶玄酒瓶於阼階上火爐湯瓶於西階上具饌如卒哭而三分母喪則兩分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雜記曰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注云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並同卒哭）

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前

主人兄弟皆倚杖于階下入哭盡哀止○按此謂繼祖宗子之喪其世嫡當爲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禮注云祔于祖廟宜使尊者主之

詣祠堂奉神主出置于座

祝軸簾啓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于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坐西上若在它所則置于西階上卓子上然後啓櫝○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爲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

還奉新主入祠堂置于座

主人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主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叙至門止哭祝啓櫝出主如前儀若喪主非宗子則唯喪主主婦以下還迎

叙立

若宗子自爲喪主則叙立如繽之儀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主婦分立兩階之下喪主在宗子之右喪主婦在宗子婦之左長則居前少則居後餘亦如繽之儀

降神

若宗子自爲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卒哭

參神

在位者皆再拜參祖考妣

祝進饌

（並同虞祭）

初獻（若宗子自爲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卒哭但酌獻先詣祖考妣前日子前同卒哭祝版但云孝子某謹以絜牲柔毛粢盛醴齊適于皇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尚饗皆不哭內喪則云皇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前若宗子自爲喪主則祝版同前但云薦祔事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皇某考某官府君尚饗若喪主非宗子則隨宗子所稱若亡者於宗子爲卑幼則宗子不拜）

亞獻終獻（若宗子自爲喪主則主婦爲亞獻親賓爲終獻若喪主非宗子則喪主爲亞獻主婦爲終獻並同卒哭及初獻儀惟不讀祝）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但不哭）

祝奉主各還故處（祝先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卓子上匣之奉之反于靈座出門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盡哀止若喪主非宗子則哭而先行宗子亦哭送之盡哀止若祭於它所則祖考妣之主亦如新主納之）

小祥

（鄭氏云祥吉也）

朞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大祥放此）

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主人帥衆丈夫洒掃滌濯主婦帥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它皆如卒哭之禮）

設次陳練服（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以練服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應服期者改吉服然猶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繡紅紫唯爲妻者猶服禫盡十五月而除）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卒哭）

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皆如卒哭但主人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若已除服者來預祭亦釋去華盛之服皆哭盡哀止）

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之）

降神（如卒哭）

三獻（如卒哭之儀祝版同前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皆如卒哭之儀）

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其遭喪以來親戚之未嘗相見者相見雖已除服猶哭盡哀然後敘拜）

始食菜果

大祥

再朞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

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皆如小祥）

設次陳禫服（司馬公曰丈夫垂脚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未大祥間假以出謁者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碧皂白爲衣履其金珠紅繡皆不可用）

告遷于祠堂（以酒果告如朔望之儀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使其主祭告訖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于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遷于

（最長之房使主其祭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若親皆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于兩階之間其餘改題遞遷如前）

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惟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主人以下哭從如祔之敘至祠堂前哭止）

徹靈座斷杖棄之屛處奉遷主埋于墓側

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禫（鄭氏曰澹澹然平安之意）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前一月下旬卜日（下旬之首擇來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子于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珓

珓盤子于其上西向主人禫服西向衆主人次之少退北上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主人炷香爐珓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尚饗即以珓擲于盤以一俯一仰爲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用下旬之日主人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主人焚香祝執辭立於主人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主人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若不得吉則不用卜既得吉一句）

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設神位於靈坐故處它如大祥之儀）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但主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于西階卓上出主置于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三獻不哭改祝版大祥爲禫祭祥事爲禫事至辭神乃哭盡哀送神主至祠堂不哭）

居喪雜儀

檀弓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喪服四制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檀弓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今居喪但勿讀樂章可也）

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檀弓高子臯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言笑之微）

雜記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又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凡此皆古禮今之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餘相時量力而行之可也

致賻奠狀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謹專送上　某人靈筵聊備　賻儀（香茶）

（酒食云奠儀）伏惟　歆納謹狀　年月日具位

姓某狀（降等不用年）

（封皮）狀上　某官靈筵　具位姓某謹封

（降等即用面簽云某人靈筵具位姓某狀謹封）

謝狀（三年之喪未卒哭只令子姪發謝書）

某郡姓名

某物若干

右伏蒙　尊慈（降等云仁私）以某　某親違世

（大官云薨沒）特賜（平交云貺）賻儀（奠即云奠）下誠（平交不用此二字）不任哀感之至謹具（平交作奉）狀上

（平交云陳）謝謹狀（餘並同前但封皮不用靈筵字）

慰人父母亡疏（慰嫡孫承重者同）

某頓首再拜言（降等云頓首）不意凶變（亡者官尊即云邦國不幸後皆放此）先某位（無官即云先府君有契即加幾丈於某位府君之上。母云先某封無封即云先夫人。承重則云尊祖考某位尊祖妣某封餘並同）奄棄　榮養（亡者官尊即云奄捐館舍或云奄忽薨逝母封至夫人者亦云薨逝若生者無官即云奄違色養）承　訃驚怛不能已已伏惟（平交云恭惟降等云緬惟）孝心純

至思慕號絶何以堪居日月流邁遽踰旬朔（經時即云已忽經時已葬即云遽經襄奉卒哭小祥大祥禫除各隨其時）哀痛柰何罔極柰何不審　自罹荼毒（父在母亡即云憂苦）氣力何如伏乞（平交云伏願降等云惟冀）強加餐粥（已葬則云疏食）俯從　禮制某役事所縻（在官即云職業有守）未由奔　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已下但云某未由奉慰悲係增深）謹奉疏（平交）

（云狀）伏惟鑒察（平交以下去此四字）不備謹疏（平交云不）

（宣謹狀）月日具位（降等用郡望）姓某疏上（平交）

（云狀）其官大孝（苫前母亡即云至孝平交以下云苫次）

（封皮）疏上其官大孝（苫前）具位姓某謹封

（降等即用面簽云某官大孝苫次郡望姓名狀謹封若慰人母亡即云至孝）

（重封）疏上（平交云狀）其官具位姓某謹封

父母亡答人疏（嫡孫承重者同）

某稽顙再拜言（降等叩首）其罪逆深重不自

死滅禍延　先考（母云先妣承重則祖父云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

攀號擗踊五內分崩叩地叫天無所逮及

日月不居奄踰旬朔（隨時同前）酷罰罪苦（父在）

（母亡即云偏罰罪深祖父母亦如之）無望生全即日蒙　恩

（平交以下去此四字）祗奉　几筵苟存視息伏蒙

尊慈俯賜　慰問哀感之至無任下誠

（平交云伏承尊慈俯垂慰問其爲哀感但切下懷降等云特承慰問哀感良深）

（○司馬公曰凡遭父母喪知舊不以書來弔問是無相恤之心於禮不當先發書不）

（得已須至先發即刪此四句）未由號訴不勝隕絕謹

奉疏（降等云狀）荒迷不次謹疏（降等云狀）月日孤

子（母喪稱哀子俱亡即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姓名疏

上　某位（座前謹空）（平交以下去此二字）

封皮重封並同前

慰人祖父母亡啓狀（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

（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不意凶變（子孫不用此句）尊祖考某位奄

忽違世（祖母曰尊祖妣某封無官封有契已見上○伯叔父母姑即加尊字）

（兄姊弟妹加令字降等皆加賢字若彼一等之親有數人即加行第云幾某位無官）

（云幾府君有契即加幾丈幾兄於某位府君之上姑姊妹則稱以夫姓云某宅尊姑）

（令姊妹○妻則云賢閤某封無封則但云賢閤○子即云伏承令子幾某位姪孫並）

（同降等則曰賢無官者稱秀才）承　訃驚怛不能已已
（妻改怛爲愕子孫但云不勝驚怛）伏惟（恭緬見前）孝心純至
哀慟摧裂何可勝任（伯叔父母姑云親愛加隆哀慟沈痛何可
堪勝兄姊弟妹則云友愛加隆妻則云伉儷義重悲悼沈痛子姪孫則云慈愛隆深
悲動沈痛餘與伯叔父母姑同）孟春猶寒（隨時）不審　尊
體何似（降等云所履）伏乞（平交以下如前）深自寬抑
以慰　慈念（其人無父母即但云遠誠連書不上平）某事
役所（在官如前）未由趨　慰其於憂想無
任下誠（平交以下如前）謹奉狀伏惟　鑒察（平交
如前）不備（平交如前）謹狀　月日具位姓名狀上
某位服前（平交云服次）　封皮重封同前

祖父母亡答人啓狀（謂非承重者伯叔父
母姑兄姊弟妹妻子姪孫同）
某啓家門凶禍（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家門不幸妻云私家

悼爲悲念）
伏蒙尊慈特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
（平交降等如前）
孟春猶寒
（隨時）
伏惟
（恭緬如前）
某位尊體起居萬福
（平交不云起居降等但云動止萬福）
某即日侍奉
（無父母即不用此句）
幸免它苦未由面訴徒增哽塞謹奉狀上
（平交云陳）
謝不備

（云私門不幸不幸子姪孫）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伯叔父母云幾伯叔父母姑云幾家姑兄姊云幾家兄幾家姊弟妹云幾舍弟幾舍妹妻云室人子云小子某姪云從子其孫曰幼孫某）奄忽棄背（兄弟以下云喪逝子姪孫云遽爾夭折）痛苦摧裂不自勝堪（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摧痛酸楚不自堪忍妻改摧痛爲悲悼子姪孫改悲悼爲悲念）伏蒙　尊慈

特賜　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平交降等如前）

孟春猶寒（隨時）伏惟（恭緬如前）　其位尊體起居萬福（平交不云起居降等但云動止萬福）某即日侍奉（無父母即不用此句）幸免它苦未由面訴徒增哽塞謹奉

狀上（平交云陳）　謝不備（平交如前）　謹狀　月日某郡

姓名狀上　其位（座前謹空○平交如前）

封皮重封如前

家禮卷四終

家禮

四時祭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

（孟春下旬之首擇仲月三旬各一日或丁或亥主人盛服立於祠堂中門外西向兄弟立於主人之南少退北上子孫立於主人之後重行西向北上置卓子於主人之前設香爐香合杯珓及盤於其上主人搢笏焚香薰珓而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某日諏此歲事適其祖考尚饗即以珓擲于盤以一俯一仰爲吉不吉更卜中旬之日又不吉則不復卜而直用下旬之日既得日祝開中門主人以下北向立如朔望之位皆再拜主人升焚香再拜祝執辭跪于主人之左讀曰孝孫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歲事于祖考卜既得吉敢告用下旬日則不言卜既得吉主人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主人以下復西向位執事者立于門西皆東面北上祝立于主人之右命執事者曰孝孫將以來月某日祗薦歲事于祖考有司具脩執事者應曰諾乃退）

前期三日齋戒

前期三日主人帥衆丈夫致齋于外主婦帥衆婦女致齋于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

前一日設位陳器

主人帥衆丈夫深衣及執事灑掃正寢洗拭倚卓務令蠲潔設高祖考妣位於堂西北壁下南向考西妣東各用一倚一卓而合之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以次而東皆如高祖之位世各爲位不屬祔位皆於東序西向北上或西序相向

其尊者居西妻以下則於階下設香案於堂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束茅聚沙於香案前（[illegible]）設一架於東階上別置卓子於其東設酒注一酹酒盞一盤一受胙盤一匕一巾一茶合茶筅茶盞托鹽碟醋瓶於其上火爐湯瓶香匙火筯於西階上別置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盥盆帨巾各二於阼階下之東其西者有臺架又設陳饌大牀于其東

省牲滌器具饌

主人帥衆丈夫深衣省牲涖殺主婦帥衆婦女背子滌濯祭器潔釜鼎具祭饌每位果六品菜蔬及脯醢各三品肉魚饅頭糕各一盤羹飯各一椀肝各一串肉各二串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爲猫犬蟲鼠所汚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主人以下深衣及執事者俱詣祭所盥手設果楪於逐位卓子南端蔬菜脯醢相間次之設盞盤醋楪于北端盞西楪東匙筯居中設玄酒及酒各一瓶於架上玄酒其日取井花水充在酒之西熾炭于爐實水于瓶主婦背子炊煖祭饌皆令極熱以合盛出置東階下大牀上

質明奉主就位

主人以下各盛服盥手帨手詣祠堂前衆丈夫敘立如告日之儀主婦西階下北向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諸伯叔母諸姑繼之嫂及弟婦姊妹在主婦之左其長於主母主婦者皆少進子孫婦女內執事者在主婦之後重行皆北向東上立定主人升自阼階搢笏焚香出笏告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月有事于皇高祖考某官府君皇高祖妣某封某氏皇曾祖考某官府君皇曾祖妣某封某氏皇祖考某官府君皇祖妣某封某氏皇考某官府君皇妣某封某

氏以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祔食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芒時仲夏秋冬各隨其時祖考有無官爵封諡皆如題主之文祔食謂旁親無後者及卑幼先亡者無則不言）告訖搢笏斂櫝正位祔位各置一笥各以執事者一人捧之主人出笏前導主婦從後卑幼在後至正寢置于西階卓上主人搢笏啓櫝奉諸考神主出就位主婦盥帨升奉諸妣神主亦如之其祔位則子弟一人奉之既畢主人以下皆降復位

叅神

主人以下叙立如祠堂之儀立定再拜若尊長老疾者休於它所

降神

主人升搢笏焚香少退立執事者一人開酒取巾拭瓶口實酒于注一人取東階卓上盤盞立于主人之左一人執注立于主人之右主人搢笏跪奉盤盞者亦跪進盤盞主人受之執注者亦跪斟酒于盞主人左手受盤右手執盞灌于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出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

進饌

主人升主婦從之執事者一人以盤奉魚肉一人以盤奉米麪食一人以盤奉羹飯從升至高祖位前主人搢笏奉肉奠于盤盞之南主婦奉麪食奠于肉西主人奉魚奠于醋碟之南主婦奉米食奠于魚東主人奉羹奠于醋碟之東主婦奉飯奠于盤盞之西主人出笏以次設諸正位使諸子弟婦女各設祔位皆畢主人以下皆降復位

初獻

主人升詣高祖位前執事者一人執酒注立于其右（冬月即先煖之）主人搢笏奉高祖考盤盞位前東向立執事者西向斟酒于盞主人奉之奠于故處次奉高祖妣

盤盞亦如之出笏位前北向立執事者二人奉高祖考妣盤盞立于主人之左右主人搢笏跪執事者亦跪主人受高祖考盤盞右手取盞祭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反之故處受高祖妣盤盞亦如之出笏俛伏興少退立執事者炙肝于爐以碟盛之兄弟之長一人奉之奠于高祖考妣（前匙筯之南）取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曰維年歲月朔日子孝元孫某官某敢昭告于皇高祖考某官府君皇高祖妣某封某氏氣序流易時維仲春追感歲時不勝永慕敢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祗薦歲事以某親某官府君某親某封某氏祔食尚饗畢興（曾祖前稱孝曾孫祖）

（前稱孝孫考○前稱孝子改不勝永慕爲昊天罔極○凡祔者伯叔祖父祔于高祖伯叔父祔于曾祖兄弟祔于祖子孫祔于考餘皆倣此如本位無即不言以某親祔食○祖考無官及改夏秋冬字皆已見上）主人再拜退詣諸位獻祝如初每逐位讀祝畢即兄弟衆男之不爲亞終獻者以次分詣本位所祔之位酌獻如儀但不讀祝獻畢皆降復位執事者以它器徹酒及肝置盞故處

亞獻

主婦爲之諸婦女奉炙肉及分獻如初獻儀但不讀祝

終獻

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爲之衆子弟奉炙肉及分獻如亞獻儀

侑食

主人升搢笏執注就斟諸位之酒皆滿立於香案之東南主婦升扱匙飯中西柄正筯立于香案之西南皆北向再拜降復位

闔門

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無門處即降簾可也主人立於門東西向衆丈夫在其後主婦立於門西東向衆婦女在其後如有尊長則少休於它所此所謂厭也

啓門

祝聲三噫歆乃啓門主人以下皆入其尊長先休于它所者亦入就位主人主婦奉茶分進于考妣之前祔位使諸子弟婦女進之

受胙

執事者設席于香案前主人就席北面祝詣高祖考前舉酒盤盞詣主人之右主人跪祝亦跪主人搢笏受盤盞祭酒啐酒祝取匙并盤抄取諸位之飯各少許奉以詣主人之左嘏于主人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孫使汝受祿

于天宜稼于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主人置酒于席前出笏俛伏興再拜搢笏跪受飯嘗之實于左袂掛袂于季指取酒卒飲執事者受盞自右置注旁受飯自左亦如之主人執笏俛伏興立於東階上西向祝立於西階上告利成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主人不拜降復位

辭神

主人以下皆再拜

納主

主人主婦皆升各奉主納于櫝主人以笥斂櫝奉歸祠堂如來儀

徹

主婦還監徹酒之在盞注它器中者皆入于瓶緘封之所謂福酒果蔬肉食並傳于燕器主婦監滌祭器而藏之

餕

是日主人監分祭胙品取少許置于合并酒皆封之遣僕執書歸胙於親友遂設席男女異處尊行自爲一列南面自堂中東西分首若止一人則當中而坐

其餘以次相對分東西向尊者一人先就坐衆男敘立世爲一行以東爲上皆再拜子弟之長者一人少進立執事者一人執注立于其右一人執盤盞立于其左獻者搢笏跪（弟獻則尊者起立子姪則坐）受注斟酒反注受盞祝曰祀事既成祖考嘉饗伏願某親備膺五福保族宜家授執盞者置于尊者之前長者出笏尊者舉酒畢長者俛伏興退復位與衆男皆再拜尊者命取注及長者之盞置于前自斟之祝曰祀事既成五福之慶與汝曹共之命執事者以次就位斟酒皆徧長者進跪受飲畢俛伏興退立衆男進揖退立飲長者與衆男皆再拜諸婦女獻女尊長於內如衆男之義但不跪既畢乃就坐薦肉食諸婦女詣堂前獻男尊長壽男尊長酢之如儀衆男詣中堂獻女尊長壽女尊長酢之如儀乃就坐薦麵食內外執事者各獻內外尊長壽如儀而不酢遂就斟在坐者徧俟皆舉乃再拜退遂薦米食然後泛行酒間以祭饌酒饌不足則以它酒它饌益之將罷主人頒胙于外僕主婦頒胙于內執事者徧及微賤其日皆盡受者皆再拜乃徹席

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初祖

（惟繼始祖之宗得祭）

冬至祭始祖

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前期三日齋戒

（如時祭之儀）

前期一日設位

主人衆丈夫深衣帥執事者灑掃祠堂滌濯器具設神位於堂中間北壁下設屏風於其後食牀於其前

陳器

設火爐於堂中設炊烹之具于東階下盥東炙具在其南東茅以下並同時祭主婦衆婦女背子帥執事者滌濯祭器潔釜鼎具果楪六盤三杆六小盤三盞盤匙筯各二脂盤一酒注酹酒盤盞一受胙盤匙一。按此本合用古祭器今恐私家或不能辦且用今器以從簡便神位用蒲薦加草席皆有緣或用紫褥皆長五尺闊二尺有半屏風如枕屏之制足以圍席三面食牀以版爲面長五尺闊三尺餘四圍亦以版高一尺二寸二寸之下乃施版面皆黑漆

具饌

晡時殺牲主人親割毛血爲一盤首心肝肺爲一盤脂雜以蒿爲一盤皆腥之左胖不用右胖前足爲三段脊爲三段脅爲三條後足爲三段去近竅一節不用凡十一體飯米一杆置于一盤蔬果各六品切肝一小盤切肉一小盤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主人深衣帥執事者設玄酒瓶及酒瓶于架上酒注酹酒盤盞受胙盤匙各一於東階卓子上祝版及脂盤于西階卓子上匙筯各一於食牀北端之東西相去二尺五寸盤盞各一於筯西果子在食牀南端蔬在其北毛血腥盤切肝肉皆陳于階下饌牀上米實階下炊具中十一體實烹具中以火爨而熟之盤一杆六置饌牀上

質明盛服就位

如時祭儀

降神叅神

主人盥升奉脂盤詣堂中爐前跪告曰孝孫某今以冬至有事于皇始祖考皇始祖妣敢請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獻遂燎脂于爐炭上俛伏興少退立再拜執事者開酒主人跪酹如時祭之儀

進饌

主人升詣神位前執事者奉毛血腥肉以進主人受設之于蔬北西上執事者

出熟肉置于盤奉以進主人受設之腥盤之東執事者以杅二盛飯杅二盛肉湆不和者又以杅二盛肉湆以菜者奉以進主人受設之飯在盞西大羹在盞東鉶羹在大羹東皆降復位

初獻

如時祭之儀但主人既俛伏興兄弟炙肝加鹽實于小盤以從祝辭曰維年歲月朔日子孝孫姓名敢昭告于皇初祖考皇初祖妣今以中冬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祗薦歲事尚饗

亞獻

如時祭之儀但衆婦炙肉加鹽以從

終獻

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

如時祭及上儀

並如時祭之儀

先祖

（繼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則自初祖而下繼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

立春祭先祖

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前三日齋戒

如祭初祖之儀

前一日設位陳器

如祭初祖之儀但設祖考神位于堂中之西祖妣神位于堂中之東蔬果楪各

十二大盤六小盤六餘並同

具饌

如祭初祖之儀但毛血爲一盤首心爲一盤肝肺爲一盤脂膋爲一盤切肝兩小盤切肉四小盤餘並同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如祭初祖之儀但每位匙筯各一盤盞各二置階下饌牀上餘並同

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

（如祭初祖之儀但告辭改始爲先餘並同）

進饌（如祭初祖之儀但先詣祖考位奉毛血首心前足上二節脊三節後足上一節次詣祖妣位奉肝肺前足一節脊三節後足下一節餘並同）

初獻（如祭初祖之儀但獻兩位各俛伏興當中少立兄弟炙肝兩小盤以從祝詞改初爲先中冬陽至爲立春生物餘並同）

亞獻終獻（如祭初祖之儀但從炙肉各二小盤）

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並如祭初祖儀）

禰（繼禰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

季秋祭禰

（程子曰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

前一月下旬卜日

（如時祭之儀惟告辭改孝孫爲孝子又改祖考妣爲考妣若母在則止云皇考告于本龕之前餘並同）

前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陳器

（如時祭之儀但止於正寢合設兩位於堂中西上香案以下並同）

具饌（如時祭之儀二分）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如時祭之儀）

質明盛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如時祭于正寢之儀但告辭云孝子某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有事于皇考某官府君皇妣某封某氏）

參神降神進饌初獻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納主

徹餕（並如時祭之儀）

忌日

前一日齋戒（如祭禰之儀）

設位（如祭禰之儀但止設一位）

陳器（如祭禰之儀）

具饌（如祭禰之儀一分）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如祭禰之儀）

質明主人以下變服（禰則主人兄弟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祖以上則黲紗衫旁親則皂紗衫主婦特髻去飾白大衣淡黃帔餘人皆去華盛之服）

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如祭禰之儀但告辭云今以某親某官府君遠諱之晨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餘並同）

參神降神進饌初獻

（如祭禰之儀但祝辭云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考妣改不勝永慕爲昊天罔極旁親云諱日復臨不勝感愴若考妣則祝興主人以下哭盡哀餘並同）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並如祭禰之儀但不受胙）

辭神納主徹（並如祭禰之儀但不餕）

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巾素服素帶以居夕寢于外

墓祭

三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齋戒（如家祭之儀）

具饌（墓上每分如時祭之品更設魚肉米麵食各一大盤以祀后土）

厥明灑掃（主人深衣帥執事者詣墓所再拜奉行塋域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有草棘即用刀斧鉏斬芟夷灑掃訖復位再拜又除地於墓左以祭后土）

布席陳饌（用新潔席陳於墓前設饌如家祭之儀）

叅神降神初獻（如家祭之儀但祝辭云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氣序流易雨露既濡瞻掃封塋不勝感慕餘並同）

亞獻終獻（並以子弟親賓爲之）

辭神乃徹遂祭后土布席陳饌（四盤于席南端設盤盞匙筯于其北餘並同上）

降神叅神三獻（同上但祝辭云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某恭修歲事于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惟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尚饗）

辭神乃徹而退

家禮

家禮附録

李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毋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

年譜。黃榦云先生旣成家禮爲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歳之論不合者故未甞爲學者道也。陳淳云嘉定辛未歳過温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録得會先生葬日携來因得之。楊復云家禮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訂先生旣没而書始出愚甞竊取先生後來之考訂議論以與朋友共參考云

先生曰今廟制以西爲上至禰處謂之東廟太廟亦然。司馬公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

按先生論廟制詳見中庸或問第二十章

先生曰人家族衆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父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别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衮做一處祭不得要好則主祭者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今要如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之做箇様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

楊氏曰祔位謂旁親無後及卑幼先亡者纔祭高祖畢即使人酌獻祔于高祖者曾祖祖考皆然

先生曰元旦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某）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

問俗節之祭如何先生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又曰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情亦自安今人既以爲重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

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燕樂隨俗自如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答南軒先生書）

先生曰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謚只告于廟疑爲得禮（按先生文集有焚黃祝文云告于家廟）

問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只祭四代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先生曰若是始基之

祖想亦只存得墓祭（楊氏曰按祠堂章云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然則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

深衣章云度用指尺楊氏曰按説文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

楊氏云按禮記深衣篇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然則未嘗以一幅爲拘

蔡淵云深衣方領與屬衽鉤邊之制先生謂方領者只是衣領旣交則自有如矩之象謂屬衽鉤邊者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旁也方領之說先生巳修之家禮矣而續衽鉤邊則未及修焉

復按禮記云衽當旁鄭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玉藻）又云續衽鉤邊鄭注云續猶屬也（屬音燭）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又云純邊（純之允反）鄭注云純謂緣之也邊衣裳之側（深衣）鄭氏釋續衽之義則甚明白其釋鉤邊之義以鉤如鳥喙必鉤旣巳難曉而引曲裾爲證又復不可考矣唯朱先生之說爲簡明蓋鉤有交互之義（諺所謂鉤牽鉤連是也）邊者裳幅之側謂其相掩而交鉤也按荀子云鉤有須夘有毛（鳥之喙無須而曰有須夘無毛而曰有毛蓋堅白異同之論也）則鉤者似又鳥喙之別名也因附記于此。

衽蓋衣襟交結之處所謂左衽右衽是也若夫交解布一幅沓而綴於衣之衽處下垂以掩裳際以其上屬於衽故因得衽之名注所謂衽在裳旁

者也布之交解而屬於衣者既謂之衽故其交解而爲深衣之裳者亦因得衽之名注所謂衽謂裳幅所交裂者也

楊氏曰請期之禮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使者致辭一用儀禮○按楊氏於家禮多欲從儀禮及温公書儀之詳愚謂文公固曰略浮文務本實以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矣故今不得而悉錄之也）

先生曰親迎之禮恐當從伊川之說爲是近則迎於其館（妻家就近設一處壻即就彼迎歸）

先生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

先生曰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問左氏先配後祖之說先生曰左氏固難盡信然其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

楊氏曰勉齋先生定龔氏親迎禮主人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荅拜主人揖入

三揖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今宜從之

司馬公曰女子與丈夫爲禮則俠（音夾）拜男子以再拜爲禮女子以四拜爲禮古無壻婦交拜之儀今世俗始相見交拜拜致恭亦事理之宜不可廢也

先生曰某定昏禮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

則從伊川。又曰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已意便做病司馬文正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鴈見主昏者即出（不先見妻父母者蓋以婦未先見舅姑也）是古禮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壻迎婦既至即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

高氏曰始死廢牀寢於地（人始生在地故廢牀寢於地庶

其生氣之復也本出儀禮記及喪大記）司馬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顛倒衣裳使之正方束以絞紟韜以衾冒皆所以保其肌體也今世俗有襲而無大小斂所闕多矣然古者士襲衣三稱（衣單複具曰稱）等而上之有差此非貧者所能辦也今從簡易襲用衣一稱小大斂則據死者所有之衣及親友所襚之衣隨宜用之若衣多不必盡用也。楊氏曰按高氏一用禮經襲斂用衣多故襲有冒小斂有布絞大斂（有布）絞布紟司馬公欲從簡易襲斂用衣（少故小斂）雖有布絞而襲則無冒大斂則無絞紟此爲疎略先生初述家禮皆取司馬公書儀後與學者論禮以高氏喪禮爲最

善遺命治喪俾用儀禮此可以見其去取折衷之意矣然欲悉從高氏之説誠非貧者所能辦有如司馬公之所慮者但當量其力之所及可也

復　按李方子述先生年譜云諸生入問疾葉味道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略范元裕請曰用儀禮乎先生搖首蔡沉復請曰儀禮書儀參用如何乃頷之然則通古今之變參詳略之中酌貧富之宜學禮者不可以不謹也

問重先生曰三禮圖有畫象可考然且如温公之説亦自合時之宜不必過泥於古也。楊氏曰按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

温公用魂帛蓋本於此高氏曰古人遺衣裳必置於靈座既而藏於廟中恐當從之而加魂帛於其上可也

楊氏曰喪服制度惟辟領一節沿襲差誤自通典始按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蓋指衣身自領至要之長而言之也用布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爲四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中二摺以分前後爲二尺二寸者四此即尋常度衣身之常法也合二尺二寸者四疊爲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乃記所謂適博四寸注䟽所謂辟領四寸是也辟猶開也從一角當領處取方裁開入四寸故曰辟領以此辟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

左右適故曰適乃䟽所謂兩相向外各四寸是也辟領四寸旣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左右適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虚處當脊而相並謂之闊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虚處當胷而相對亦謂之闊中此則衣身所用布之數與裁之之法也注又云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者謂别用布一尺六

寸以塞前後之闊中也布一條縱長一尺六寸横闊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闊（當脊相並處）此所謂加辟領八寸是也其上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於前

之闊中與元裁斷處（當胷相對處）相接以爲左右領也夫下一半加於後之闊中者用布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以加於前之闊中者又倍之而爲一尺六寸焉此所謂而又倍之者是也此則衣領所用之布與裁之之法也古者衣服吉凶異制故衰服領與吉服領不同而其制如此注又云凡用

布一丈四寸者衣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爲一丈四寸也（此是用布正數又當少寛其布以爲針縫之用）然此即衣身與衣領之數若負衰帶下及兩衽又在此數之外矣但領必有袷此布何從出乎曰衣領用布闊八寸而長一尺六寸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除衣領用布闊八寸之外更餘闊一尺四寸而長

一尺六寸可以分作三條施於袷而適足無餘欠也通典以辟領爲適本用注䟽又自謂喪服記文難曉而用臆說以參之既別用布以爲辟領又不言制領所用何布又不計衣身衣領用布之數失之矣但知衣身八尺八寸之外又別用布一尺六寸以爲領凡用布共一丈四尺則文義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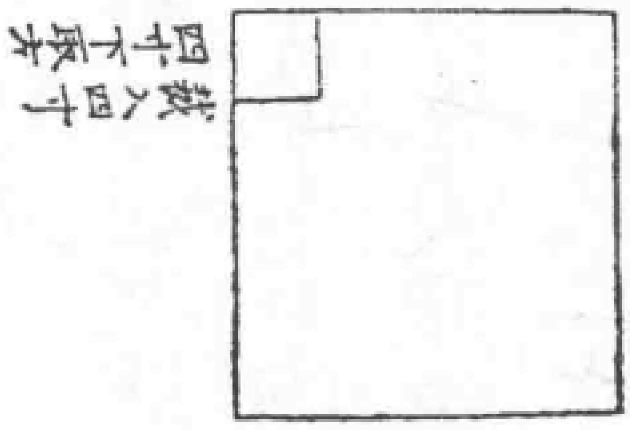
辯而自明矣

又按喪服記又注云袂二尺二寸緣衣身二尺二寸故左右兩袂亦二尺二寸欲使縱橫皆正方也喪服記又云袪尺二寸袪者袖口也袂二尺二寸縫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爲袖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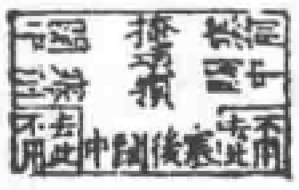
又按喪服記云衣帶下尺緣古者上衣下裳分別上下不相侵越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縱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於腰則以腰之闊狹爲準所以掩裳上際而後綴兩衽於其旁也

已上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爲寸）首絰腰絰圍九寸七寸之類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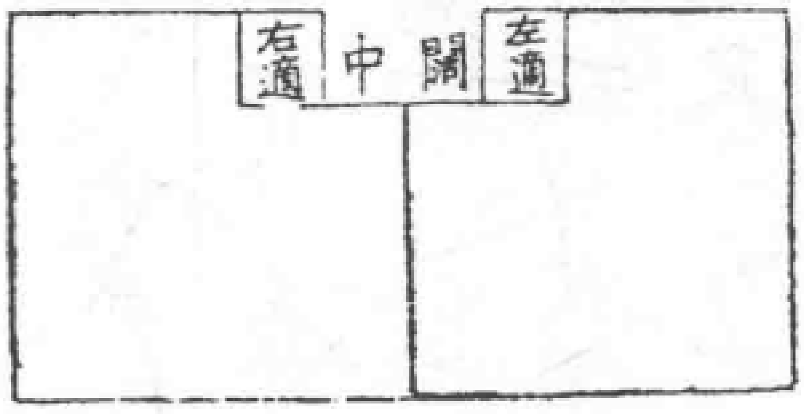
裁辟領四寸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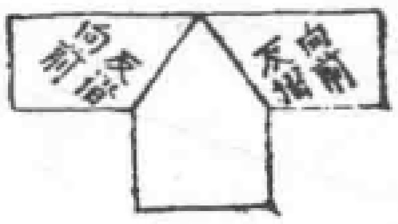
別用布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塞中闊爲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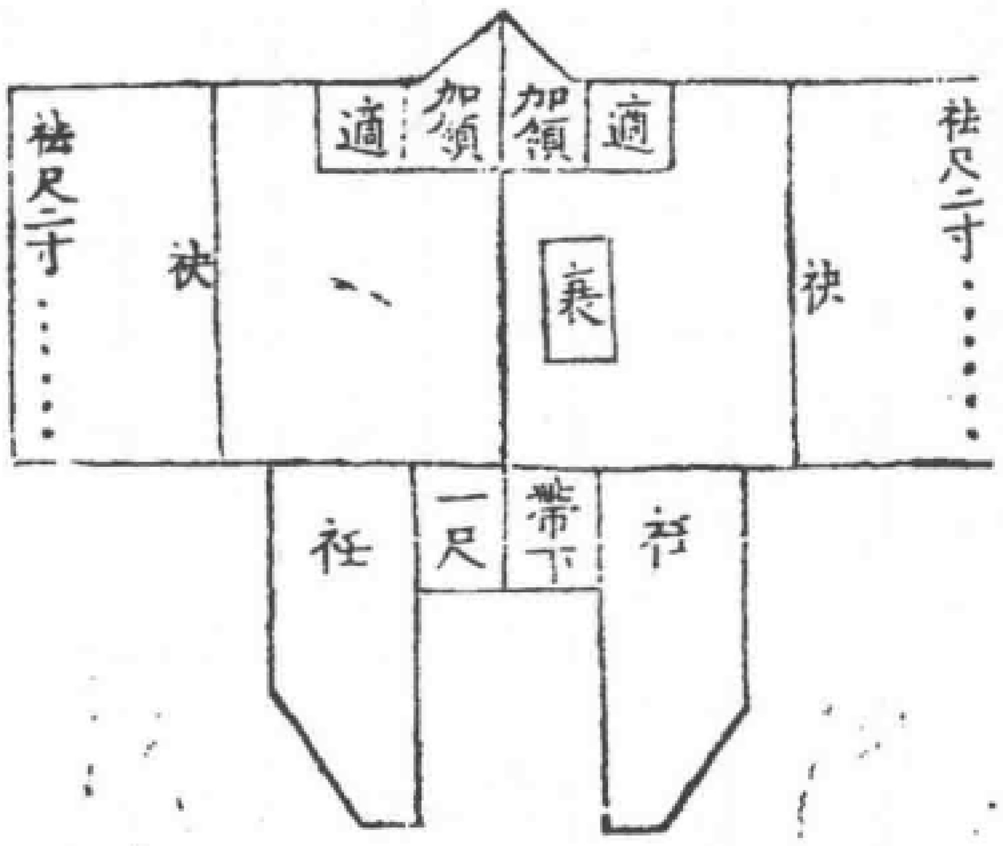
反摺辟領四寸爲左右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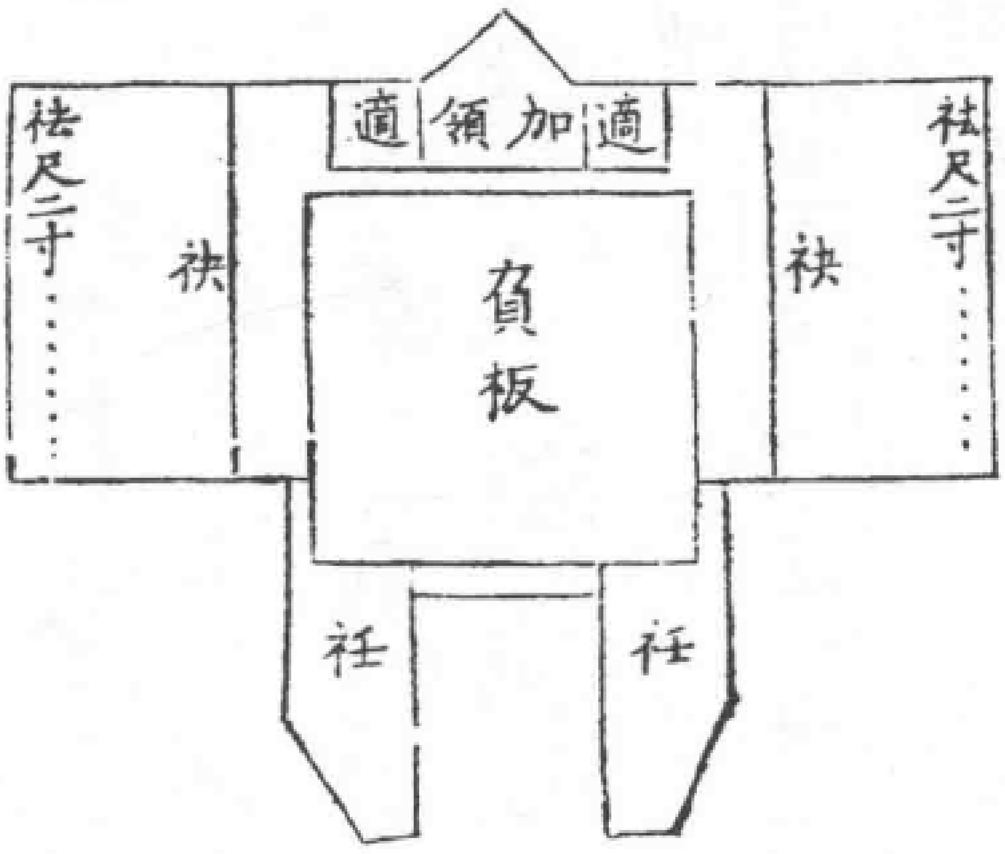
反摺向前圖



加領於衣前圖


袪尺二寸
袂
適
加領
加領
適
衰
袂
袪尺二寸
衽
帶下
一尺
衽

加領於衣後圖


袪尺二寸
袂
適
加領
適
負板
袂
袪尺二寸
衽
衽

楊氏曰儀禮注云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䟽云衰者有哀摧之志負者負其悲哀適者指適緣於父母不念餘事又按注䟽衰負版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

按儀禮喪服於斬衰章首列冠絰衰裳杖屨之目（其制度則詳見於本篇之記）自齊衰

章而下若牡麻絰之異於苴絰冠布纓之異於繩纓布帶之異於絞帶削杖之異於苴杖䟽屨之異於菅屨悉數而詳言之若衰負版辟領則無異於斬衰者故不復言自齊衰杖期以至緦麻例應如此又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

屨緇布冠不蕤鄭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䟽云麻衣謂白布深衣（十五升吉布也）布衰謂麤衰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深衣前當胷上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爲帶（齊衰三年用布帶）

因喪屨謂因喪之繩屨（喪服小記云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緇布冠不蕤者以緇布爲冠不加緌也夫深衣吉服也猶加衰及布帶況緦麻以上之服乎有司非親也所服猶有衰用布帶況緦麻以上之親乎又況喪服自斬衰至緦皆有絰有帶服必相稱不應有絰帶而無

衰又貧版辟領注疏以爲用之父母而不用之旁親似未然也

楊氏曰家禮用書儀服制婦人皆不杖與喪大記喪服小記不同恨未得質正（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先生曰宗法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父爲長子三年）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庶子皆得爲父後者乎

楊氏曰不杖期章其正服當添姊妹既嫁相爲服一條其義服當添爲父母在爲妻一條

先生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如父在爲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這般處皆是大項

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楊氏曰今服制令庶子爲後者爲其母緦亦解官申心喪三年。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申心喪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杖期亦解官申心喪三年。嫡孫祖在爲祖母齊衰杖期雖期而除仍心喪三

年

楊氏曰長子主喪以奉饋奠以子爲母喪恩重服重故也朔奠則父爲主者朔殷奠以尊者爲主也喪服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虞卒哭皆殷祭故也朔祭亦殷祭故夫主之

楊氏曰按程子張子與朱先生後來之說

（見祭禮降神條）奠酒則安置於神座前既獻則徹去酹者初酌酒則傾少酒於茅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爲酹而盡傾之於地非也與家禮所謂入酹跪酹似相牴牾（弔奠賻條）當以後來之說爲正

問合葬夫婦之位先生曰某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陳安卿云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先生曰祭

時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廖子晦問葬法先生曰後來講究木槨瀝清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即鋪沙灰四傍即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此所謂四傍謂沙灰之四傍也）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槨於其上四傍又

下三物如前（此所謂四傍謂石椁之四傍也）棺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此謂棺之外椁之內）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螻蟻愈厚愈佳頃嘗見籍溪先生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巳化爲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至者亦里人改葬所親見故

須令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爲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椁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石合成庶幾不戾法意爾

先生曰某舊爲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荒延平先生以爲不切而今禮文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得

先生曰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又曰若是士人用主亦無大利害又曰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此不當作爾牌子亦無定制切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爲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

若古禮則未有考也

楊氏曰古禮啓殯斬衰男子括髮婦人髽蓋小斂括髮髽啓殯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今既不塗殯則亦不啓雖不變服可也啓殯之後男子免至虞卒哭皆免今家禮皆不用

楊氏曰高氏禮遣奠之祝辭曰靈輀既駕

往卽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先生曰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先生曰温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蓋得禮意

楊氏曰高氏禮卒哭之祝辭曰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

庶羞哀薦成事尚饗

楊氏曰父在祔妣則父爲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尚祔於祖妣待父它日三年喪畢遞遷祖考妣始妣考同遷也胡泳曰先生內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旁此當爲據

先生曰古者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

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

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于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爲快乎

楊氏曰儀禮喪服記載衰負版辟領之制而不言衰負版辟領何時而除家禮并首經並去於小祥之時蓋用司馬公書儀云

按間傳云期而小祥男子除乎首（謂首經也）婦人除乎帶（謂腰經也）故家禮書儀以小祥去首經也

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先生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恐須素服（如弔服可也）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爲子而祭也。先生曰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問祧主先生曰天子諸侯有大廟夾室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先生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

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爲得禮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李繼善曰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而後遷。楊氏曰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家禮但以酒果告遷于祠堂恐禮太輕當於吉祭前一夕以薦告還主畢乃題神主厥明合祭畢奉祧主埋于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于廟。高氏告祔遷祝文曰年月日孝曾孫某罪積不滅歲及免喪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先王制禮不敢不至）

司馬公曰士虞禮注云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禫祭在祥月之中今律勑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先生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順（檀弓）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

從厚然未爲當

先生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曰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

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慟

司馬公曰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今國家享太廟用孟月自周六廟濮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孟月。高氏曰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今人鮮用牲唯設庶羞而已

問先生祭儀時祭皆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是如何先生曰卜日不定慮有不虔溫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司馬公曰孟詵家祭儀用二至二分然今仕官者職業既繁但時至事暇可以

祭則卜筮亦不必亥日及分至也若不暇卜日則止依孟儀用分至於事亦便也）

司馬公曰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若或自欲預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叅神畢升立於酒壺之北監視禮儀或老疾不能久立則休於他所俟受胙復來受胙辭神而已

司馬公書儀祭及曾祖有問伊川先生曰

令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先生曰考諸程子之言則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但干祫之制他未有考耳。又曰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則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

宗子得以田禄薦享祖宗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所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又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

先生嘗書戒子塾曰吾不孝爲先公弃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顔順色甚有乖戾至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着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

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重吾不孝

陳淳曰降神在參神之後然始祖先祖之祭只設虛位而無主則又當先降而後參不容以是爲拘

伊川先生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旣獻則撤去可也。橫渠先生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注之於地非也。朱先生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唯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先生曰降神是盡傾（楊氏曰祭酒是少傾于地）

楊氏曰士虞禮無尸者祝闔牖户如食間注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

先生曰某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舊祭禰。又曰始祖之祭似禘（冬至）先祖之祭似祫（立春）

問忌日黲巾之制先生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

先生嘗書戒子云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旣爲先公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

菜果鮓脯共十器肉魚饅頭各一大盤凡所具之物悉陳之羹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少有隆殺

問啟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當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寢

右文公門人三山楊復所附註於逐條之下者可謂有功於家禮矣復別出之以附于書之後恐其閒斷文公本書也抑文公此書欲簡便而易行故與儀禮或有不同（如婦人用今之衰裳弔喪者徇俗而答拜之類）其所同者又不能無詳略之異（如昏禮之六禮喪禮襲斂用衣多少之類）楊氏往往多不滿之意復竊謂儀禮存乎古家禮通於今儀禮備其詳

家禮舉其要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故文公雖著家禮而尤拳拳於編集儀禮之書遺命治喪必令參酌儀禮書儀而行之其意蓋可見矣好古而欲盡禮者固有儀禮在楊氏之說有不得而盡錄云

淳祐五年乙巳歲二月既望上饒周復謹書

家禮附錄終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一名二重禮譜、蓋欲成喪祭二禮、嗣以喪禮別有吾說編、因惟存祭禮、其說取古禮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爲名。凡分七門、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祭之人、四曰祭之時、五曰祭儀、六曰祭器、七曰祭物。末附外神。其中各條、雖間與朱子家禮爲難、不出奇齡平日嚚爭之習。然考朱子年譜、家禮成於乾道六年庚寅、朱子時四十一歲、其稾旋爲人竊去。越三十年、朱子没後始復有傳本行世。儒者或以爲疑。黄榦爲朱子弟子之冠、亦云爲未暇更定之本。則家禮之出自朱子手定與否、尚無顯證。即眞獲朱子已失之稾、而草創初成、亦恐尚非定本。以王懋竑之篤信朱子、而所作白田雜著、乃反覆辨是書之依託、其言具有根據、則奇齡之辨、又不能盡以好勝目之矣。其間如謂漢唐以來、人臣無建廟之文、南渡紹興嘉泰諸年、爲秦檜韓侂冑立廟、而制終未定。考宋龔鼎臣東原錄、稱文彦博家廟不作七間、乃用唐杜岐公家舊式、則安得謂漢以後人臣無建廟之文。其論後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宗子、引阡陌不同於井田、郡縣不同於封建爲證、其說是也。然井田廢而正供之義不廢。封建廢而臂指相維之義不廢、世官廢而宗子支子之義不廢。漢書載當時詔令、每稱賜天下爲父後者。其時已不世官、而云爲父後、則有不爲父後者可知。今制、父母在而子先卒者、其長孫於祖父母之喪服斬衰三年、即宗子爲後之義、灼然可推。安能一舉而廢之。使主祭之時、但以行輩年齒爲序乎。至於祭必以子一條、謂祠堂合祭先代、使宗子主四親之祭、致凡爲人子者不得祭父、則所祭四親係他人之親、竝非己親。所祭之父、係他人之父、竝非己父。措語尤乖、皆不免於瑕纇。蓋其大意務通人情、故不免有違古義。然大致斟酌變通、於古禮之必不可行及俗禮之誤託於古者、剖析考證、亦往往釐然有當。固不妨存備一家之說也。

辨定祭禮通俗譜目

卷一
緣起　一祭所
二所祭者
卷二
三主祭之人　四祭之時
卷三
五祭儀　六祭器　七祭物
卷四
同前
卷五
同前
祭外神附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辨定祭禮通俗譜（一名二重禮譜）

古禮不傳久矣曲臺十七篇祇得士禮而李氏所上周官經則專記周代官政而不切民用若戴馬禮記率戰國以後學徒所錄吟論孿屑並無一通全之禮可爲世法而漢宋羣儒則又各起而聚訟其間于是古禮亡即俗禮亦沬沬焉幼時與仲氏學禮傷時俗蠱壞思一補救而無可考證不得已取朱氏家禮一書爲之厤模而其書鮮據不惟古禮不甚合即時俗有未便行者會崇禎之末東江被兵與仲氏分竄者久暨　鼎定未幾予復以避人故流離走四方學旣荒落而壯齒又復磨滅胸腹無所記即有記途路無書難用爲引斷因思禮制煩賾或得先取二重禮所云民食喪祭者略爲之考辨以存初志而中間被名留京師十年暨歸田而仲氏已亡予亦老不親學矣大司成汪霦予同年同館廬墓湖濱與其子日講三禮予敬而就之新安姚際恒著禮記釋滯論時作主客而仁和學師氏唐彪每以祠堂禮下詢因慨然

于心仍取朱氏家禮并各族祠堂禮酌晬而條理之先輯爲祭禮通俗譜以備參考若夫二重之末具則仲季論喪尚餘雜錄世多學人豈無起而踵成之者予重有待焉

一祭所

凡家屋有前堂（俗名前廳）後室（俗名內堂）兩重者以後室東一間（凡屋不能皆南向其曰東西南北者祗左右前後也後倣此）藏先世神主于其中名曰家堂即無兩重者祗以前堂棟北架柱間（凡屋五架七架不同以向後二架爲度）立壁以分其半而藏神主于後半之西壁東向置一庋閣以安之（庋閣即庋閣棲木爲庋）其名同前

古禮最重者貴貴故祭先之禮惟貴者始得立廟如王制祭法所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士官師一庶人祭父子寢其多寡等殺皆以爵位爲升降此惟三代封建之世世爵世官得以行之今則貴不長貴賤不長賤父賤而子貴則子立廟子貴而孫賤則孫又毀廟即一人而朝進其官則朝立廟夕褫其爵則夕又毀廟（若世官襲爵則其子替之矣如酖叔牙而立其後類）不轉瞬間而驟立驟毀豈可爲制是以漢唐以來俱無建廟之文即南渡紹興嘉泰諸年

每爲秦太師韓平原郡王屢請立廟而制終未定于是朱文公熹創爲家禮一書間取文潞公司馬溫公祠堂之制以爲祭典謂廟不可得則姑以祠堂代之而不知祠堂似廟而實非廟廟祗一主而祠堂無限主廟必有名（如祖廟禰廟類）而祠堂無可名其中所祭之主與主祭之人俱周章無理即揆之于今準之于古而百不一當（說見後）然且聚族祭賽事近蠻俗而究其實則仍與帝王祫禘之禮顯相僭越（祫禮合親廟及祧廟之主皆升食祖廟盡儒說禘禮亦然）况廟尊祖貌（說文尊先祖貌也）以堂宇得名（爾雅有東西廂曰廟無者曰寢曰室）而祠則祭之別稱（祠祭也又說文春祭曰祠）史凡立祠建祠毀其祠皆謂建祭與廢祭非謂創其廟毀其廟也即後漸誤祠作廟亦未嘗祠廟溷稱如立諸葛祠而祭其廟類（諸葛亮亡向充謂宜立祠于沔陽欲祭者皆限至廟以斷私祠）豈可以祠之一字作廟屋稱乎

古廟在家屋之內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以廟在宅居左也故檀弓曰喪不慮居以廟在居前若因喪慮居而賣其宅將必并廟而賣之故不慮則廟在屋內明矣但廟制二層前堂後室室即寢也（月令註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寢即室之別名如王宮曰小寢後室爲內寢類）家

屋亦然（前堂後室）今旣不立廟則卽借所居之室而分爲廟室以藏主其中且以當庶人祭寢之寢其必在東一間者周禮建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而漢書直曰宗廟居陽示不忍死親之義則明在東矣乃不學之人謂神道尙右當在西首且引漢後唐初廟制（漢廟制同堂異室以西爲首唐貞觀間許敬宗所奏廟制亦同）與宋人祠堂式爲據（司馬公文潞公祠堂式皆神主西列以西爲首）不幾與先王左祖之義相乖反乎若神座考妣考西妣東則禮坐尙右如燕坐布席以西爲上禮坐饗賓以西爲尊類不必神道尙右始然也若神道尙右則仍死親矣豈禮意乎

或者所居庳陋有堂無室則割堂之半後爲寢（廟制前楹爲庭後壁爲寢先仲氏曰廟庭如今之前軒廟寢如今之後軒類但庭亦有名寢者如檀弓註兩楹之間名路寢類惟廟寢之寢則多指廟後之室與廟半之後言）漢傳胳儀傳註所云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是也其曰西壁東向者古者堂室之制無不南向廟制皆然（廟所以象王之有朝故王于廟祭賜卿王南面卿北面受之）今曰廟有東向者無學之言也但堂室庭楹雖俱南向而室之爲制則南設一牖而啟戶于東南之一隅從戶入室則轉身向西以西爲室盡至尊之地藏主于此（西壁穴爲石室藏主故曰宗祏）而夾于西南之奧與西北屋漏之閒此其勢不得不東向是其所謂東向者主也非室也今前堂後室則屋皆南向故主在東閒而仍南向若在半寢則中當通門勢不得不如藏主之室而西負東向此準之古證之今而兩相合者其曰庋閣者亦以寢陋便安置也此皆自然之禮也

凡祭祗在室遇有貴者則迎主而祭于前堂否則仍返祭在室其爲半室亦如之

禮大夫士祭于廟庶人祭于寢今旣無廟制則當依古禮以堂後之室爲寢使庶人祭于此已不爲僭倘或驟貴則仍可依立廟之制祭于前堂蓋卿士已上之祭原兼堂室藏主設主皆在室而迎祭于堂所謂室事交室堂事交堂者倘其後不繼貴則仍可返而祭之于室是不需立廟亦不需毀廟實然無形跡之可閒而且前不悖古後不戾今人人可行戶戶可倣此良法也卽半室之寢士大夫庶人皆可藏主而庶人則專祭于此貴者則兼祭在堂其與前堂後室之禮無一不同倘或貴有嬴財另辟後室夫誰禁之

凡祭謂凡人之祭指庶人言若祭法則有專奪室

者如虞于室類（小記虞杖不入室士虞曰虞于寢寢卽室也）有兼堂室者如諦祀于室坐尸于堂類（此郊特牲文若禮器又有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類）但古祭貴周遍自室至門大祭必周今迎尸繹祊俱無其事則祗在堂行禮而迎室主以就之亦勢爲之也

少儀凡祭于室中鄭註天子諸侯有坐尸于堂之禮卿大夫以下無之正祭饋食並在室中此云迎主而祭于堂非僭也以爲卿大夫適士俱當祭廟惟庶人祭寢此以堂當廟故在堂况諸侯有祭堂之禮儻爵尊則擬之諸侯庸爲僭乎

若在通族之長支則另辟前堂之左三間藏遠祖之神位于其中（若所居庳陋則祗辟一間臨祭則迎位而祭于前堂以通族多人慮不容也若又不足則通族助成之）通祭之以爲合宗之禮名曰宗堂若舊有祠堂者則就其堂以行事其名同前（但名宗堂或仍名祠堂今俗名宗祠非是說見前）

前專祭之所此則通祭所也古天子諸侯之弟另立一宗主祭祀燕饗以爲合宗收族之法所謂宗子也今其制已不可行而且以長支代宗子其名與實俱不通則但仿其禮意而仍以長支稱之使其家立通祭所而祭遠祖于其中遠祖者謂高祖以上之祖祭法所謂遠廟程伊川所謂始祖與先祖俱是也祠堂本俗製其祭法亦甚乖舛而以之收族則未嘗不可用者位與主有別說俱見後

二所祭者

乃設父祖曾三主爲三宔（音與主同）藏以三匱（音饋）曰考室曰祖考室曰曾祖考室復設高祖牌藏一匱曰高祖考室始祖牌一匱曰始祖考室復設本房先世之賢者貴者有功者爲不祧祖牌合一匱曰世室（卽不祧祖）每室設考妣二主而祔妾妣傍其易爲牌亦如之卑幼散祔

古所祭有等殺天子七廟自始祖外祭父祖曾高四親并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七世而止所謂七世之廟也（漢韋鄭二家皆謂止四親廟非是見子廟制折衷卷內）諸侯五廟自始祖外祭及高祖而止所謂五世之廟也大夫三廟無始祖祭及曾祖而止適士二廟及祖而止官師一廟與庶人止祭其父則士庶祭祖已爲非分况可自始祖以下父祖以上同堂饗祀以自取罪戾乎但追遠孝先不嫌過厚宋程氏伊川原有士庶一祭亦不害上及高祖之說而明儒湛若水釋祭法謂大夫三廟則高曾可同一廟適士二廟則

高曾祖可同一廟庶人祭寢則四親可共一寢雖其說不經而意亦甚善嘗考追王之典止及三世詩書每祭皆稱曾孫（如詩曾孫燕喜書惟有道曾孫周王發類）則四親並祭特重三親況明初禮官用行唐縣知縣胡秉中議許庶人祭及三代今俗祭祝詞尙有稱三代尊親者則既遵古禮又奉王制限祭三代甚爲允當于是先立三代神主以爲士庶之祭所自始然而祭不可限萬一遇有貴者當祀四親則方其貴時須增設高祖一主及其賤而又毀之與前所云建廟毀廟同一非制且始祖之祭在大夫已無之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此言別子爲大夫者（見註疏及予廟制折衷）若等爲大夫則祭法祗以父祖曾當三廟之數而不及太祖何況士庶然而木本水源貴在返始故家國建祭皆特重始封之君與始官之人而小記別子爲祖在孔疏原有異地來此便爲始祖之說則凡家之遠祖有官閥開基與始來遷此地者當立爲始祖一祭況今時由仕上自三公下及監司反有貴于諸侯及大夫者則孝先崇厚在始祖一祭不爲非分但竟設一主則庶人嫌于侵貴而不爲設位則立主毀主仍復多事因并設高祖一牌始祖一牌各藏諸一室使備爲禮而後待貴者祭之（說見後）謂爲四親而實非四親謂爲五廟而實非五廟謂爲三代而實不止三代在下不偪在上不僭此眞酌古準今審經會禮之至善者也至于不祧則家國一理天子以下俱宜有之其云賓者即忠孝節義之人以德祀者也有功者功于家（若功于國即在忠義一類矣）以功祀者也貴者以貴祀古祭重貴貴者得祀貴者得奉祀三代世爵世官與漢後閥閱氏族皆是也然此祗本旁者也

祭法稱父爲考祖爲王考曾爲皇考高爲顯考始祖爲祖考其稱名有定數矣乃朱氏家禮稱父爲考祖爲祖考曾高祖爲曾高祖考而皆加皇字于其上此本曲禮皇考與儀禮皇祖皇尸之文而誤用之者諸禮所記本天子諸侯通稱故唐僖宗朝曾禁稱皇字而易以顯字即家禮所稱明儒楊慎亦復以顯字易之夫皇與朕在周時不禁而秦後禁之則禁之矣今敢有朕已者乎若祭法以皇屬曾以顯屬高則又與他經皇考皇祖之稱不合且顯義亦未安（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顯與考不屬如孟子丕顯哉文王誤類）今室

所稱考祖考曾祖考高祖考始祖考而上無加字在主與牌與祝則概以先字冠之此據周禮舞大武以享先祖舞大濩以享先妣類較最確當者至于世室之稱則本春秋世室屋壞及明堂位文世室武世室之文皆指諸侯不祧者言自宋儒少學誤以文武世室爲文王武王之廟遂以此爲天子之制非也文世室伯禽武世室魯武公也

主者神主也室者主之函也一作祏說文云藏主之器是也若朱氏禮作櫝則藏龜玉器褻尊甚矣牌者揭也以木爲牓而揭其稱也許慎五經異義

謂大夫已毀主則結帛士則結茅今以木爲之耐久也主有室而牌無室所製有降殺也近親用主遠祖用牌者近者隆遠者殺也高祖在四親之近而亦殺之不敢祀四親也若室者則又藏室與牌之外匱其製稍高廣如屋平頂而前有槅門古本名匱周禮司巫祭祀共匰主說文云宗廟盛祏器是也今朱氏禮不知何據又妄名爲龕按說文龕龍貌博雅給龕受盛也字書龕與勘同引楊子劉龕西陽爲証至宋作廣韻始有塔下室之註而毛晃增韻謂之爲浮圖之室則龕非室名即名室亦佛氏爲之而可以之名祖堂乎（唐藊題有利州北佛龕詩則其名不始廣韻但字註始此耳）

一每室設考妣二主男西女東（說見前）若有妾者則祔妾主于妣傍即改主爲牌亦設考妣而使妾祔之所謂與主同也其又曰卑幼散祔者則謂主祭者之妻妾及子姪或先身而亡但散祔室外以俟主祭者亡後分別祧祔有子者入之親堂殤無後者祔于祧室（見後）各有安置若喪服小記云妻妾先亡

一則祔之祖姑祖妾之傍所謂中一以祔（中一間一位也）孫祔祖曾祔父者然說多難通如欲祔妾者當祔祖

妾傍儻祖無妾則又中一而祔于高祖妾傍高祖又無妾則無所中一矣乃又曰可返而祔于考妣之傍依回如此是何如散祔室外之爲當乎若子姪之祔當祔祖室兄弟之祔當祔曾室萬一有子姪之子當祔主祭者一輩之室而身見主祭祖父並未亡也如之何則散祔室外最爲確當餘說見前

高祖易主爲牌則主埋墓側或焚之凡易牌易傳牌（見後）皆同或曰焚非古禮則古凡立學祭先聖先師有以暫設主而焚去者即結帛結茅亦然若埋

主墓間與漢制埋陵園意同必依何休註埋兩階間保無失足致踐蹈乎（凡分祭之家卽三親亦設牌以無二主也）乃設神龕于家堂北壁三分之而祫其中（言中一分廣也）中龕安始祖考室近西北隅負壁南向安世室于西南隅亦南向安高祖考室于東北隅倚壁西向安祖考室于東龕之東南隅亦西向安曾祖考室于西龕之西北隅倚壁東向安考室于西南隅亦東向各屏以木版而題之曰祏祏前共設神案一不設座其在廢閣亦如之

此安置禮也廣韻棲謂之牀神牀者神所棲也本作龕言隱藏也賈公彥作覲禮註謂廟皆並列而並南向今神龕並列而室皆異向尊卑不偶坐也禮堂尊西北始祖居之（說見前）示尊也且以避廟主之居中位也（宋人祠堂式恐侵廟制有虛其中者）迤南爲世室次于尊也與始祖同向類始祖也（始祖世室俱不祧）廟式皆南向主皆東向（說見前）而高祖以下或西向或東向重昭穆也高祖本四親而位中龕不敢祀四親也高祖始祖同薄壁（祖以背負壁高以右倚壁）而不嫌于偪異向也且得與曾祖爲昭穆也（高中牀向西爲昭曾西牀向東爲穆）東西安四親而東闕一者所以待高祖也曰貴則祀高祖耳蓋合親爲四親而分觀之祇得爲三代也（東西兩牀祇三室）其蔽以版者曰此祏製也古以石藏主曰祏今木之（說見後）蓋以室爲匱藏匱者則爲祏也其各爲屏者向使祭三代乎則蒭啟左右而蔽其中若不爲相間者也使合祭乎則齊啟其屏略無間然此眞經營安置委曲斟酌之盡善者廢閣雖庳陋而中分爲三而蔽以屏亦猶是也不設座未出主也且以杜夫人之或坐之也

左傳典司宗祏杜預云祏者宗廟藏主石室也蓋古藏主于廟室穴西壁爲埳而蔽之以石故左傳又云反宗祏于西圃而徐註說文謂以石爲藏主之室是也晉唐以後別名爲坎今以木爲龕而亦名祏者以坎與龕則皆有埳祏義耳

或疑匱盛主器不必是室賈公彥註謂以匱盛主來祭所太祝取主而退匱似偶然盛主升廟之物非也漢杜子春曰匱盛主器名而晉摯虞謂藏主有石函函內有笥以盛主曰匱則匱者複函也室祇藏一主而匱則合祖妣而並藏之祏則又合諸匱而統藏之雖俱名藏室而多寡不同

始祖與不祧之祖俱南面似乎無據按祫祭迎尸

出堂之時后稷與文武二尸俱南向餘尸俱昭穆東西向夫后稷始祖也文武不祧祖也后稷文武俱南向則始祖與不祧主其俱宜南向明矣若夫文武二廟韋鄭以爲在七廟之內夫七廟昭穆東西向者也曾文武南向而猶在七廟中乎予作廟制折衷成未及此節因并誌之

若夫宗堂三間則中一間爲神藏者三一如家堂之爲制而第合通族之不祧者爲世室至于左右二間則皆東西相向爲夾室每向各五室共十室自始祖以下高祖以上凡所祧祖俱入之而易牌而爲博牌每一世爲一室一室共一牌次第書此一世祖名于博牌之間每名合祖妣而直書之自北而南名曰祧室凡十室以次遷毀外各屏以版與中堂同至通族無後者各依世並列祧室殤則祔末室以次遷毀祠堂如之堂一間亦如之

長房雖領宗而其祭三代爲始祖則猶之諸房也故三藏並列與家堂同而獨不祧一室則合諸房之不祧者而共藏其中所以備夫貴子孫合祭之禮而長房之不祧者則已祔其中焉特四親遞祧當立祧廟曾子問所稱遷廟者各爲主而藏其中至大祫則合而祭之公羊所謂升合食于太祖者今士庶之祭皆所不及然祭法去壇爲鬼而鄭氏說禮以爲凡鬼不可祭而皆可以薦卽賈公彥疏亦謂大夫之鬼薦于祖壇官師之鬼薦于父廟是古凡祧主已去壇墠者皆可私薦故程伊川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說所謂先祖者正指高祖以上始祖以下之祧祖也今合宗收族飲食燕饗逮及生人而每歲一薦尚不能遍及先祖夫豈人情因于宗堂兩傍各設爲祧主之室東西列焉古廟東西廂名爲夾室而今則以堂左右當之東昭西向西穆東向尚存廟意而第藏祧室于堂旁則又與廟別曰不敢廟也一世爲一室辨等也合一牌祛煩重也祖妣直書者慮牘且慮其相溷也自北而南從上以至下也限十世祭有盡也曰十世則亦可以毀矣（世以十爲遠如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史猶當十世宥皆指至遠可驗）否則族大者慮不容也古殤無後者則祭于宗子之室今祔宗堂者則猶之祔宗室也無後者依世並列準祧室世次而祔以等也殤十五至十九爲長十二至十五爲中八歲至十一爲下其祔末室者祔祧主之末一室也其遷去以次者下殤

終父母之身中殤終兄弟之身長殤終兄弟之子之身也此所祭之數也

古祔無後者皆間一以祔如伯叔父無後必祔曾祖伯叔祖父無後必祔高祖然萬一有伯叔曾祖父子此而無後則四親已絶無所祔矣故依世遞列十世則毀此至當不易之禮餘說見前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春庄）稿

（遠公驥聯遠宗姪濱）校

辨定祭禮通俗譜二

三主祭之人

凡祭必以子

祭典惟子祭父爲最重自七廟以至一廟凡廟皆殺而父廟獨不殺則祭父之重明矣故自天子諸侯至士官師有廟無廟無不祭父卽凡有廟者一遇父喪輒欲尋廟主而藏之始祖之廟未嘗不祭雖曰吉凶不並行然亦重父而輕祖以上之祭故如此今宋儒立說謂不祭祖先失報本追遠之義（此程伊川語）因創爲祠堂合祭先代知祀遠而不知祀近而文公著禮則又以宗子主四親之祭使凡爲人子者不解祭父但納一主于堂側而隨族拜獻其所祭四親係他人之親並非已親所祭之父係他人之父並非已父卽間有稍知禮意不安于心使各房分獻夫分獻則一杯之酒何能遍及若敖之鬼嗟乎餒矣故特創一語曰凡祭必以子此祭之綱也凡祭者謂祭無不然也

宗子之制在春秋時已失傳矣漢宋諸儒紛然不解予嘗作大小宗通繹以解之故以今日而言宗子不惟阡陌之世不問井地郡縣之代勿議封國實亦夢中說夢之一事也乃論禮之家必以宗子主祭爲知禮强襲其名種種違悖此三家叔孫不通之尤甚者請歷言之古之宗子必以天子諸侯之第二弟爲之稱爲別子別子者餘子也今反以長支長孫當宗子是長而非次正而非別不通一也天子諸侯尊貴其兄弟輩皆不得與之聯戚戚之誼也（戚戚親親也見大傳）因別爲之宗以使之自戚其戚今自世家巨閥以至白屋其兄弟輩並無不戚而反立宗以戚之則誰當疎者不通二也古一君有一宗故魯在春秋有十二公即有十二宗儼前後推之則爲宗無算而今以一人一宗當之不通三也亦惟一君有一宗故所分之宗亦即以宗此所分之君如魯桓一君其分一宗爲桓氏即三桓也三桓宗桓公故立桓公一廟于桓氏爲三家之堂而世世宗之宗者宗此君也大傳所謂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是也（魯宗文王故立文王一廟名出王廟見左傳）今弟長房耳何得使通族皆宗長房不通四也且亦惟一君有一宗一君又必有諸族如桓氏爲一宗而三桓兄弟分仲孫叔孫季孫三族等而下之分族無算是以晉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是立宗爲收族而設立一宗所以收諸族大傳所謂君有合族之道又曰敬宗故收族今一宗族耳不分何收不散何合不通五也古者分宗族即分姓氏天子諸侯不更姓如商爲子周爲姬類而宗子則易姓而爲氏如魯之展氏臧孫氏類降此則又分氏而爲族如三桓之又分爲公父族子服族類今宗子易姓否宗子之下又易氏否不通六也古宗子皆卿大夫世官爲之故宗卿之子恒爲宗卿絕則繼之所以藩屏邦國爲天子諸侯本支之翰詩曰宗子維城大宗維藩是也今族非邦國有何藩翰且前無世官後無繼襲以無何有之庶賤而使之扞衛宗族能乎不通七也若其最不通者宗子主祭下限四親夫四親者父祖曾高也宗子長房分多卑幼以通族之衆而宗子以卑幼統之其等世者有兄弟其先一世有伯叔父先二世有伯叔祖父先三世四世有伯叔曾高祖父（長房惟嫡祖之子居長一二傳後即有不能居長者矣故四世俱有伯氏）而皆在助祭之列

宗子居中伯叔氏居兩傍宗子爲主伯叔氏爲助至問其所祭者則宗子之父祖曾高也宗子之父祖曾高皆非諸伯叔氏所當祭者宗子非君而通族老幼儼然助祭諸伯叔氏非臣而儼然帥通族之老幼以祭此宗子之親是無君也以尊而祭卑以衆大而祭四小是無長上也不祭已之父祖而祭他人之父祖是無親也無親無君無長上三綱亂矣是此一主祭而瀆倫蔑紀畔制逆理莫此甚者奈何貪知禮之名而甘蹈于大無禮至此極也其不過八也（或謂祠堂有始祖故可陪祭則下限四親上及始祖儼七廟矣故朱氏家禮亦不設始祖之主于祠堂之中可驗若祠堂通法汪司成東川謂族長主祭而不限四親則在堂之主皆主人通族所當祭者以此倣諸侯大夫之祫亦無不可若余華唐氏祠堂製中祀始祖傍祀十世祖遠則祧之而四親之祭則各房各祭子家此則通變之最善者并附此以備參考）子必以長若次嫡則攝之諸子雖異居必從長者合祭之其同居不同子與孫而爲子則否

祭必以子子必有兄弟但周制兄弟最嚴嫡庶不惟嫡庶并嚴長次惟長嫡可以主祭次嫡與庶皆名支子則皆不得主祭然此惟封建之世天子諸侯卿大夫惟長嫡得襲次嫡即不襲故古之重嫡非重嫡也重貴也若重嫡則次嫡母弟獨非嫡乎

不得主祭祇以貴故而妄云重嫡冤矣（或云長嫡主祭則大嫡自不便並主故曰支子不祭非以貴也曰不然支子不祭非謂與嫡子並主祭也謂嫡子有故不得祭尚不許支子主祭而必告禰而攝之非重貴而何）今一父之子嫡不必貴庶不必賤則何論嫡庶而三家叔孫尚曰子非嫡不成父後夫成父後者謂父爲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而其後當成之也今既不世爵父即貴耶然後之者不必貴嫡可成庶亦可成也父儼賤耶庶人耳何後之堪成夫嫡不必貴嫡不必成父後則嫡庶可不分矣不分嫡庶當分長幼嫡長嫡主之庶長即庶主之此天倫也然而嫡庶之名仍在也先王重嫡之意終不可以已也因定爲攝主之法其長庶爲主而有嫡弟者則位長者後盥灌禮畢則揖嫡主初獻禮然後長者以再三成之若攝主然（不告禰但止攝耳）則嫡亦重矣若夫兄弟雖異居而必同祭者重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同居而必分祭者以彼自有父也故宗法宗子主祭則宗子一世必親兄弟宗之宗子二世必同堂兄弟宗之三世必再從兄弟宗之皆以兄弟起見今封建不立宗法難明則祇以同父之子爲之共祭一則重父祭一亦支子不專祭之義也至孫而爲子謂主祭者

之猶子則所祭之父之孫也萬一主祭之兄弟夫婦偕亡則此猶子者本孫也而今爲子矣爲子當祭父于是立考妣之主而分祭之而祖曾與高與始祖則設牌焉（見前）若兄弟夫婦有一亡者則祔于祖堂以俟後之入祭室寡無後同（見後）

祭則祇以子兼孫兼曾薦則兼玄孫遠孫

祭止三代薦可及高祖始祖（祭有時有牲備儀具物薦則設饌而已詳見後）前既已言之矣子兼孫曾即三代也兼玄兼遠即及高與始祖也或祭或薦分不同也此下士官師庶人之通禮也

子有如士官師者則攝之若以玄孫遠孫祭則如大夫者主之薦則否凡祭子婦俱遠孫則否母在則帥諸婦而先之妾則否以兼諸婦之先者

先仲氏曰古祭等有五天子（七祭）公諸侯伯子男（五祭）卿大夫（三祭）適士中士（二祭）下士及官師庶人（一祭）今分爲三天子有大禮不敢妄議若適中下士官師庶人則合二爲一以殺禮不貴瀆也如是則祭止三等矣但此三等中以祭三代不祭高祖與始祖者爲下祭凡如士官師及庶人主之（適中下士即今貢士博士弟子類官師即庶人在官者內而如經博目外而丞簿尉使皆是）以祭及高祖始祖者爲中祭凡如大夫主之（禮大夫祫及高祖大夫始封得立始祖廟則大夫可祭高祖始祖明矣此如內之曹寺正員外之州郡守令皆是）以并及諸祧如祫祭者爲上祭凡如公諸侯伯子男者主之（內官天子卿士即比諸侯若三公則方連矣故不論品級內之如館閣臺垣及曹寺堂上外之如監司以上皆是然累朝官閣不同不敢遽定）此大略也今祭三代者仍以子長者爲主而其諸子中有如士官師者則攝之使位長者後而攝主祼奠其但主祼奠者以祭止三代則長者雖賤原可以祭貴微不敵親也若祭及高祖始祖則必子之如大夫者始得主之親又不敵貴也何也此非長所可祭也若非祭而薦則長仍

得以主之何也長固不可祭長猶可以薦也（諸鬼皆可薦說見前）至于凡祭子婦俱祭統所謂夫祭必夫婦親之詩傳所謂思淑女以供祭祀者會以子祭父以婦祭姑而可不子婦共之乎主祭者與主婦俱諸子助祭與諸婦俱其曰凡祭謂凡祭三代與高祖與始祖也且以別于遠孫之祭也故曰遠孫則否言以子兼遠孫而祭始祖者此宗堂之祭也宗堂則不婦俱矣父死而母尚在則母不主祭但統諸婦助祭者而先其列父妾則稍後所謂子無嫡庶而母有嫡庶僅與諸婦之在先列者差立而已

至宗堂之薦以長支長孫主之兼燕若祭則如公諸侯者主之如者衆則衆主之主以貴次同貴以親次燕則否無薦

宗堂在長支之家然長支爲子之祭不異家堂而獨合祭祧主一祭則在宗堂者惟長支長孫主之此卽宗子收族之遺意也其但謂之薦不謂之祭者以旣無合祭諸祧禮也若又兼燕者薦雖儐禮不用牲儀然多置几筵自始祖世室以旁及十祧（宗堂四親惟長房主之故此不及也）備設酒醴而使通族合餕之以當燕饗此卽宗子主合族之義周禮大宗伯所謂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詩註召康公作棠棣之詩燕宗族兄弟皆是也若改而爲祭則諸侯有祫祭此惟如公諸侯者得以主之然而燕則否者以燕終長支之事非貴者所得兼也祭在彼燕則仍在此也若一族有多貴者則合祭而各主獻分尊初獻餘以序從以親次不以貴次也然而已祭矣祭則無薦二禮不並舉也

在官則設位而行之其在家則以諸子攝主之有告

在官者在官所也古有載主以行之禮然巡守行師祗載祧主惟國君去國始得載廟主以行則廟主不易移矣不移廟主則在官祭親原須設位且祧主在邸又須僻堂以安之何如竟設位之爲得乎古設位以帛茅今以紙徹則焚之諸子者兄弟行貴長則弟貴幼則兄古有攝主禮有告攝文其祭儀稍殺于所主者如不厭祭不旅酬類今厭旅諸禮旣已不行則自無所殺而祗以兄弟之在家者攝而行之但長庶攝嫡祭三代攝貴皆不告攝此獨告攝者以彼長者所得祭此非諸兄弟所得祭也得祭者不須告不得祭者須告也此又攝祭之等也告文者告祖之文此如曾子問庶子爲宗

子攝祭有告文類其式見後

四祭之時

正月元日行謁禮

正月元日者元正之謁也元正必謁廟春秋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家廟必謁正可知矣謁不用儀儐見祭儀卷

祭是吉禮凡凶喪之祭如初喪諸奠及虞祔練祥吉祫諸祭概不列入

每月朔日行朔謁禮

古有日祭月祭時祭歲祭之分國語祭公謀父曰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又觀射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士庶人祇一祭二祭無四時日合時）其曰舍者言無此也今不知日祭何等徧考經傳並無其文惟月祭則祭法有之然天子七廟皆月祭諸侯五廟惟父祖曾三廟月祭士庶無有且亦終不解爲何等之祭若時祭則四時之祭祠禴嘗烝歲祭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如是而已乃韋元成韋昭之徒則又曰天子日祭于祖考月祭于曾高時享于二祧歲貢于壇墠則不惟月祭廟數與祭法所記不合幾見時祭及祧廟者至漢法建祭無所考據但以祭地分別之日祭在陵月祭在廟時祭在便殿此尤杜撰之甚者今日祭月祭皆無確據且亦非士庶通禮不必詳核則但取日月之意而以月朔代之此亦本諸侯朝享一祭而降殺以爲禮者葢朔者日之首每月朔則月之全也或曰朔享卽告朔之祭亦卽月祭按周禮春官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而左傳註諸侯告朔則每月朔以特羊祭廟而後頒朔而聽之然其曰藏于祖廟此是太廟而祭法諸侯太廟無月祭卽韋氏等論月祭亦不及太廟則告朔不必是月祭然其意猶可仿也若朱氏禮有正至朔望四謁謂元正長至朔日望日作四謁節則古凡禮事有朔無望如士喪禮有朔奠無望奠且曰月半不殷奠大夫喪奠最煩數尚不及望則吉禮無望可知矣朔謁諸禮惟家堂與宗堂原在屋內故可舉行若祠堂則稍遠矣朱氏禮云祠堂必近家側夫祠堂衆堂也衆堂誰近乎雖宗堂公祭亦是衆堂然有長房專主之故終歲行禮祇一再及而閉門掩祏不嫌其疎若彬然一堂而二至之外朔謁不及月獻不及則神恫矣吾前所謂祠堂可用者亦謂攺而爲宗堂耳若不近長房又不近通族雖有堂安所用之

春分日秋分日行時祭之禮（古稱二祭禮）

四時之祭諸禮所載名稱有異同如王制祭統皆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而其他禮文有稱春禘春禴者有稱夏祠夏禴者然要之皆四時之祭而已但四祭之全與缺純以貴賤之等爲降殺天子四祭諸侯三祭聽其自缺一時如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則大夫而下其必又缺可知矣故家堂正祭不拘三代五代或貴或賤而一以二祭

爲斷時二祭之中或祇及三親或兼及始高則貴者當合啓三龕自朝至暮一齊共祭若賤則先啓左右二龕出主迎牲然後啓中龕而行獻饌之禮蓋有牲曰祭無牲曰薦雖一堂共祭而迎牲啓龕略有先後以稍存祭薦分行之意見古雖七廟並祭然其于時祭亦分祫（合祭）犆（特祭）如天子四祭一犆三祫諸侯三祭二祫一犆今但合主而祭于一堂則同牲別饌或分或合無所不可此皆酌古而不戾于今者若其斷以春秋者祭義郊特牲皆曰春禘秋嘗單舉春秋二祭爲言故中庸禘嘗之義在

舊註原指二祭孝經云春秋二祭以時思之卽祭義有云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秋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亦但言春秋而不及冬夏此可驗也

古祭卜日不卜月時祭定月經無明文惟鄭康成註王制謂祭以孟月薦以仲月此據晏子春秋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語故魏初高堂隆曰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仲月季月皆薦新之月也後魏詔亦曰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唐時四祭各以孟月享太廟室此皆據鄭氏一語而列代遵之不敢移易者但按周禮王者享烝之吹皆在仲月未有孟月舉祭而仲月始田禽者又服虔註桓五年傳云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于昭元年傳又云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則今以人臣而祭宗廟豈有擅用孟月之理況春秋桓八年以正月烝十四年以八月嘗使周正卯則正月孟月八月仲月一孟一仲使夏正卯則正月爲十一月八月爲六月皆非孟月蓋烝爲冬祭卽或用周正之春而實卽夏正之冬可知矣至于薦用仲月則月令所記

或孟或仲或季皆無定時而秋則三時皆薦此考之經文而顯然者乃曰薦用仲月何誕妄也

但祭必卜日今不行卜日之禮則必有定時而後可常行竊嘗擬二至舉祭此在禮文已有之二分猶二至也二分之祭古所必有然究疑無據及考朱氏家禮有引司馬溫公語以孟説家祭儀用二分日祭宗廟爲有禮因欣然從之夫學士議禮雖非犯分然以無據之言而杜撰出之則三家叔孫通兼武斷矣于每論禮必不敢武斷類如此

四時薦新日行獻禮

古有薦新之禮與薦禮又別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薦不可兼祭而祭則可以兼薦故但舉薦禮則不問有田無田皆可以薦况寢新則尤薦中之最薄者如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而月令則又有薦鮪薦含桃國語有大寒薦名魚濟詩有季冬薦魚春薦鮪諸語則凡物新出皆可以薦故少儀云未嘗不薦新則况指凡物言之且其輔薦之物不過數品如薦韭以卵薦麻以犬類是薦新最薄時時可行古又名獻可知也（月令獻羔開水廟風獻羔祭韭皆是）祇四時無嘗月亦無

嘗日以四方生物不齊如南方獻菱芡北方獻棗栗各有時候則亦隨其時之所有者于以取獻無定日焉

夏至行歲薦之禮

此家堂之薦也宗堂祧祖皆可薦而此則專薦三殤以始祖四親并不祧之祖一堂共享比之合食太祖與時祭犆祫之祫又復不同故不名時薦而名歲薦此即三歲一祫五歲一禘之禮意也祇家禮合祭因不朓可薦尚疑非分且亦不如薦在何時菓引程伊川立春祭先祖一語以爲立春是生物之始則杜撰矣按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所謂正月日至者即是冬至周之正月即夏十一月所謂七月日至者即是夏至周之七月即夏五月也則是夏至大祫可祭先祖自古有然或曰獻子此語本屬非禮故雜記非之則春秋僖八年亦七月禘此時獻子未生豈有先公非禮而獻子又言之獻子非禮之言而先公預行之者誤矣

冬至日行歲祭禮有燕或無祭而祇有薦者其燕亦同

此宗堂之祭也禮緯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文此是歲祀皆合始祖四親及世室祧主而爲祭者雖唐陸淳有大禘祇及始祖所自出而不及祧祖之說然在前儒則皆云大祫大禘總是合食而時祫則祇及四親大禘則遍及祧祖是歲薦類祫祇薦家堂之四親歲祭類禘當祭宗堂之祧祖甚爲確當蓋二至陰陽遞代時移事易報本追遠宜在此時即宋儒程氏亦且有冬至祭始祖之語則夏至歲薦冬至歲祭無可疑者特貴者得祭而賤者祇薦今但曰歲祭而不及薦者以祭可兼薦薦不

可兼祭弟言祭而薦在其中耳若歲薦無燕歲祭有燕一遇歲祭則不問貴賤祭薦而皆當有燕其說見前

或曰冬至有事于上帝何暇祭廟則天子重祭與諸侯以下無涉卽有貴者當陪祀郊壇祭官邸設祭未聞祭及祧祖者可勿慮也

忌日行奠禮

古無忌祭之文檀弓忌日不樂祭義忌日必哀皆祇謂父母死日必當哀戚並未著爲祀典故周禮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若惟恐忌日他祭則

吉凶同日爲未便卽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而下接以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亦指他宗廟之祭而祝及父母之稱諱當致哀痛非謂忌日有祭也但古禮散失原無備文終身之憂豈容獨闕今時俗士庶皆尚忌祭則因而行之未爲無據雖其事當在喪禮之內無與吉事然終身行之則與祥禫之祭行于一時者稍別故者爲歲奠歲歲舉行其曰奠者以儀物稍殺祇比之喪禮之奠非設祭也特古凡言忌皆指父母並無及祖曾者如曰終身之喪忌日之謂父母之喪

忌日歸哭類今旣行忌祭則祀先崇厚推及祖曾亦不爲過但祇祀父母爲合禮耳至于時俗忌祭幷及生日名爲生忌則古無此事且忌名不可居勿遵可也

清明日霜降日行墓祭禮

古原有墓祭韓詩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犬逮親存也孟子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周禮春官冢人職有云凡祭墓爲尸謂凡來祭墓必祠后土因以冢人作后土氏尸則周有墓祭明矣故漢制極重墓祭自高帝以至宣帝皆于陵旁立廟曰寢

園每日祭之漢志所謂日祭于寢者謂祭山陵之寢園也民閒亦然如朱買臣傳其故妻夫婦上冢原涉傳涉上冢到車數十乘類此時去古未遠必有因承而後儒不察但見三禮未經記及便云古無墓祭則禮記所記有聘燕喪祭而無軍覲儀禮所記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可謂古無軍覲禮幷無天子諸侯大夫禮乎至若不學之徒妄求事始唐侍郎鄭正則祠享儀謂始于後漢光武諸將出征有經鄉里者詔有司給少牢掃墓聞見錄謂始于曹公過橋玄墓致祭而性理載宋儒

引周元陽祭錄且謂始于唐開元二十年詔士庶于寒食日上墓拜掃則不惟不讀漢書且不讀孟子矣

但清明上墓不知所始古二十四氣之名不顯于經惟倪寛正朔議有云黄帝建氣物分數氣者二十四氣也其中啟蟄霜降諸名雜見月令左傳夏小正諸書而不能全見獨漢志孝經緯始全載入一本之太初之曆是太初以前清明未顯焉得有清明上墓之事惟寒食上墓則六朝初唐早有之如李山甫沈佺期寒食詩皆有九原報親諸語全

不始開元二十年之敕蓋寒食上墓前此所有而開元則始著爲令耳若清明則自六朝以逮唐末凡詩文所見並不及上墓一語沿及五代吳越王時羅隱有清明日曲江懷友詩始有二年隔絕黄泉下句至宋詩則直曰清明祭掃各紛然竟改寒食爲清明矣按寒食節名見于魏武令司馬彪續漢書及荆楚歲時記與清明相隔一日（一作二三）相傳自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一百六日爲清明元微之詩初過寒食一百六是也二節本相連而曆家祇取清明諸節編入曆中至寒食上巳諸節皆不

之及因之世但知清明而不知寒食遂漸漸以寒食上墓事歸之清明理固然也則是墓祭大禮三古所有而清明之期又復列代相因展轉有據家祭之外必當墓祭誰曰墓祭非古乎

有謂墓祭始于曾子問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謂當望墓爲壇以時祭此墓祭之始則尤不通大望墓者謂廟在宗子之家庶子不得就宗子之家而致祭則所祭無主不知何人因望所祭之墓以代主此以家代廟以墓代主非謂墓不可到而姑先望之然後就之以漸而僥倖得一祭也夫墓

者父母骨月之所歸也比之廟祀肹蠁道求而未得者更親且更切也此亦何禁何限乃必不許到而姑望之而後就之至于如此先仲氏曰古死不出鄉周制合葬便省墓也後儒有覬覦利澤屢遷棺衣甚至瘞兩親他鄉而又分兩地必不令子姓得以展省推其故皆從古不墓祭四字强心藉口寃哉經不云乎入廟而思敬若不祭何以入也過墓而思哀若不祭何以過也

左傳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于野而祭者以爲當名戎禍此非以野祭爲禍以被髮爲禍也野祭即

墓祭五代後周序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此何足名戎禍乎

俗以十月朔舉秋祭亦無所考唐後秋節上山陵俱在秋仲今時祭在二仲則墓祭當在二季見春季在清明日則秋季當在霜降日祭義秋霜露既降此實造緯書者霜降之名之所始則因其名以爲祭更屬脗合然此與忌奠正謁朔謁月獻等皆貴與賤所共行者其主祭之法與時祭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揚臥柳堂徐東曼倩）較

辨定祭禮通俗譜三

五祭儀　六祭器（附見）　七祭物（附見）

〔正謁儀〕

追日（前一日除夕）詣家堂埽除

設位（設六案六長兀其一負中壁南向近西爲太祖位其一負中壁南向近東而去壁半武爲世室位其一負左壁西向北上而去壁半武爲高祖一位其一負左壁西向南下爲祖位其二負右壁東向一北上一南下爲曾祖位考位）

香案（設長案于前鑪一燭臺二）東下案　壺一　琖十二　傍設澡槃帨有架　階下大鑪有棜禁

主人等（主婦及弟子姪并婦）易青服　盥　啟祏　出主并祔者（廟室俱出匱主去冐）安主（男奉考主女奉妣主各安于長兀之面每兀安二主并祔者）張影幛（其有影幛則張幛于祏與壁前使主負焉）

焚香灼油燎　奠酒（男安琖考主前女安琖妣主前）薦籩（四）豆（四）

告（此自告無祝者告曰某年某月某日孝孫某等以歲謁敢告）降于庭　拜二（男揖拜稽首起揖又拜稽首起揖爲二拜女肅揖拜扱地跪不起遇男揖則肅拜又拜扱地起肅揖爲二拜男手尚左女手尚右）焚幣（紙錢）出

元日（正月朔日）主人等詣家堂　盥　易盛服　焚香灼

油燎　奠酒　薦籩（四）加籩（二）薦豆（四）加豆（二）告（某年某月某日孝孫某等祗修正謁敢告）降　拜四　焚幣　出（是日卽奉主入遷徽幃俗有延至五日者不無過褻然習俗難挽則亦襲之若元夕欲修謁則于本日自午至夜分始徹加華燈焉）

宗堂儀如前（以長房長孫爲主餘以次昭穆列不婦倂餘同）

朱禮凡謁儀皆有降神一節預設茅沙盆至焚香後酹酒于茅沙之上以降神此世所共遵者但降神必用灌鬯此本天子諸侯之禮大夫士以下惟時祭偶用之而竟以是爲常儀則褻甚矣且茅沙之名古並無有郊特牲曰縮酌用茅左傳爾貢包

茅不入王祭不供此謂祭時用濁酒以茅泲之所以去滓故鄭註曰泲之以茅縮去滓也惟周禮甸師貢蕭茅鄭興謂蕭讀如朿朿茅立之而沃酒其上有似神飲此是妄說且祭啐酬酢所以厭神亦並非降神之解而公然立一儀注可乎兒沙是何物也

〔器〕祭有几有筵詩所云肆筵設几是也今世無几筵之製凡鼎俎籩豆統置之桌因無如何也若神坐用席而今以椅代之則室陿不給桌凳之高足而上平者爲几今俗所稱兀子者其以安諸主顚

爲省密故借用之其匱室祏[illegible]諸名見前祭出主薦不出主此較薦又殺而反出主者重正朔也但主在匱中而又有冃者室主也而从宀則主有冃矣大抵古制主式以四方之木爲之穿中央而達四方如古碑之製四面皆均齊可書（古碑製正方如柱所以繫牲又所以懸棺故碑又名柱馬援傳銅柱是也）其云穿中央者以四方之木穿于趺跗而趺亦正方然較寬于木而達于四方之外曰達四方也于是而加冃于上名之曰室此公穀傳註何休范甯徐邈及公羊疏所引孝經說文俱如此說則是一顯然足據之古制

而宋儒倔強必自造一式載于朱禮明代數百年皆遵用之眞是可怪且其所造式則又自蹈于僭罔而不自知者案古制皆云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而唐儒楊氏載糜信引衞文仲言則云右位八寸左位八寸（一作左位七寸誤）則又從諸侯而稍殺者右位父位左位母位也（列室匱中父右母左）今朱禮一尺二寸則天子禮也陋儒作主惟恐稍乖分寸有戾古制至考周尺三司尺司馬溫公家尺式以致譌一尺圖于朱氏家禮主式之首而不知其僭越之罪乃至如此尺愈精則罪愈大矣兒仲氏曰古人

簡牘皆用四方木四面書寫碑有書陰者有四面書如顏魯公家廟碑者皆質朴簡易原不必如今主式剖其體鏤其腹背面曲合取觀巧者推此言則似前面書考妣（如先考先妣先祖考先祖妣類）官閥（如誥敕授贈何官何階類）稱謂（如某府君某處士某郎某公類）後面書諱氏生卒時日旁面書子姓奉祀最爲得體若其長當限一尺從諸侯尺度者亦猶祀四親之從諸侯禮耳

說文廟者貌也尊先祖貌也古今注云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則古原有遺像追享之事或以爲影堂起于後世非是

古祭服卽是朝服以祭重貴貴非貴莫祭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朝服而于祭則並用之謂之朝祭之服少牢諸侯大夫祭以朝服又禮註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皆是也若婦命服則隨夫所服命數而各有隆殺列代服制俱有之朱禮用深衣爲服則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皆大夫士私朝家居之服似乎稍褻雖庶人無服可以通用然庶人自有本等服色深衣古制總不相宜也祗古人朝服亦是另製非常時所服者孟子云夫人蠶繅以爲衣服周禮內宰四時皆詔王后帥內外命婦蠶織衣黼以爲祭服今能之乎若謂前一日用青服則比之齋服玄端素端皆用之此斟酌之尤善者世毋以小節而忽視之可也徐仲山曰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深衣列代各有用

鑪者薰器漢官典職曰尚書郎給女使執香鑪大鑪火函一名火牀左傳邾莊公廢于鑪炭其有梜禁者謂有架如轝四闌皮足所以承鑪比之壺尊之有禁也燭臺者插燭之錠也壺卽尊也所以儲酒其名壺者以瓠可爲尊莊子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尊賈誼弔屈原賦有康瓠郭璞曰康瓠壺

也彝盥器帨用以拭洗者琖盛酒器也爾雅鍾之小者謂之琖明堂位曰夏后氏以琖籩以竹爲之而有縢緣豆若脰然爾雅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今竹絲漆器卽籩也磁器卽瓦豆少牢饋食有瓦登士喪禮有瓦敦皆同

物古爇蕭卽焚香也以是時南越五木未入中國故止以蕭艾之屬行之凡合鬯祭蕭皆用諸草如樂府迷迭艾蒳之類則近代香泥條餠雜取諸草合成者自可襲用若黍稷脂膏燔入牆屋總不過達臭之意且非士庶所宜用說見時祭儀下

古燭有薪燎油燎二物油燎即今之燭也楚詞云蘭膏明燭謂以油作燭也爾雅云燈者錠也即膏鐙也而郭璞註云古以人執燭今易之以鐙則鐙即燭臺可以代人手執者故詩傳顏叔子使隣婦手執燭達旦則薪也何也下文云燭盡縮屋以繼之縮屋縮薪也若曲禮燭不見跋則油燭也何也跋者本也足也薪盡則火易滅有留其足以示客者惟油燭則下有足跋將盡即見故先仲氏曰禮記庭燎之百必是油燎若草燎則庭楹幾何難以百矣（舊註亦以百燎難解謂用葦百莖纏布而塗之以蜜則縛葦作炬何止百莖且莖草多寡並非炬數何足定天子諸侯等殺且既已爇塗誰從核數而以此定齊桓之罪何儒者不通一至于此）徐仲山曰蘭以香自焚膏以明自煎此指今香燭二物若周穆王列璚膏之燭燕昭王燃龍膏以爲燈皆是油燭世但知石季倫以蠟燭炊唐詩漢宮傳蠟燭謂漢晉有之要不識事始耳

紙錢代幣帛此是明器而陋儒非之按宋晁以道謂紙錢始于殷長史自漢以來里俗稍以紙寓瘞錢至唐王璵乃用于祠祭其來已久先仲氏嘗謂吁張紙即古刀布形故其鑱刻文有如ㄱ如內者卷紙而束之即帛也糊錫紙爲錠形即褒號也且古今不同制今宮室几席簠簋籩豆亦何一不從時制而獨于香燭紙錠斥爲非儀鄙哉

楚辭華燈錯些華燈燈之飾于外而有華者非今燈乎

祭品有鼎俎定有籩豆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所以別于陰陽之義也故鼎俎自三而五而七而九皆奇數籩豆自八而加六加四加二皆偶數朱禮動輙用五或至十五俱非古義若籩實乾實豆實葅醢皆非牲體胥載之物今歲事所實當以歲果四如棗脯榧胎之類歲餌四如餈蒸餡糝之類其加籩加豆當用歲修如胊脥膴臛之類

祭禮無茶今偶一用之若朱禮每稱茶筅吾不知茶筅何物且此是宋人俗製前此無有觀元人有詠茶筅詩可驗或曰宋時用茶餅將此攪之然此何足備禮器乎（用茶在時祭儀）

拜在庭即堂下也古宮室制堂前曰庭堂後曰寢皆制堂之前後半爲之故同一堂而中堂與前庭分爲中堂名堂上前庭名堂下所謂下者正堂前之庭非階下之墀也今拜在墀下誤矣尚書下管鼗鼓禮記下管象舞凡管鼗諸器象舞諸舞俱在

庭中所謂下也論語八佾舞于庭是也不然豈有宮懸刻舞在露地者又周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謂不在中堂負扆而在庭中禮所稱兩楹之間名路寢者是天子退朝則坐此聽政之處而以此爲朝諸侯之所故云下堂未聞降階朝諸侯也若論語拜下則燕禮覲禮君凡有賜則謙不敢當因降階欲拜而君止之然後升階成拜則拜禮所成原在階上堂階下乎（儀東丁西下及降于庭皆指堂前地言）古無拜又起揖之禮凡哀拜再拜皆連作兩拜故以拜爲伏以跪爲起詩註起居跪居也今日跪起

則起跪而又起揖此近代拜儀所誤用者然無如何也若朱禮考證多非古法予嘗通核之大抵最宜辨者惟拜手稽首頓首稽顙四等凡拜皆跪無所謂立拜者亦無不以手先至地而首下至手者所謂拜手也拜手統諸拜故周禮九拜無拜手一名其曰稽首者謂拜手而稽其首也稽者留也以首至手稽留不卽起也頓首者拜手而陡起也頓者陡也空首（空首振動皆九拜之名）首不下至手虛之也振動者首與手略動而不下也若稽顙則凶喪之禮兩手無容解而據地而搏其顙于兩手之地間問

喪所謂稽顙觸地而無容是也今稽首稽顙略無分別而鄭又誤註以稽首爲首至地頓首爲叩地則頓首稽首稽顙俱無辨矣葬拜禮最重稽首虞書益拜稽首臯陶拜手稽首周書王拜手稽首太保芮伯拜手稽首儀禮主人再拜稽首左傳趙盾踧踖拜手稽首孟子子思再拜稽首皆只是稽首並不及頓首不知漢後何時以稽首頓首並稱且不知何解又以稽顙爲凶服重者稽首爲凶服輕者于是民間通行但有頓首而無稽首則悖誕極矣姚立方曰頓首是急遽時所用大非常禮如左

傳晉穆嬴頓首于趙宣子之門楚申包胥乞秦師九頓首而坐皆狼狽有求搶卒致情之儀豈可誤用故男拜皆稽首無頓首者手尚左左手在上也尚右右手在上也見檀弓註若婦拜有稽顙扱地手拜肅拜四等扱地仰稽首言不起如控地然也手拜卽拜手也肅拜但斂手上下如曲禮主人肅客而入左傳三肅使者之肅與振動相似而更爲安徐推手引手略不震聳此爲肅拜故先仲氏謂婦人立而肅揖謂之長揖西征賦率軍禮以長撎言介者不能曲揖但推引其手謂之長撎撎者揖

也（鄭司農肅拜註曰若今之揖）長者不曲也今人以曲揖爲長揖非也跪而肅拜謂之長跪樂府伸腰再拜跪言直身而跪推引其手卽是長跪跪者拜跪也長不屈也今人以一足跪爲長跪非也則是婦拜扱地與男子同而男起而揖婦跪而肅正復相等至稽顙則用之重凶拜手則用之輕凶而扱地則正爲見舅姑謁先廟之儀見少儀及儀禮註若朱禮肅拜與容首同且與手拜無分別則禮有婦人不手拜而肅拜肅拜而不手拜何以辨之

朔謁儀

每月朔日詣家堂掃除　主人等常服　焚香灼油燎

啟祠　闢匱門（不出室不告）　拜二（儀如前）　闔匱祠　出

宗堂儀如前

器　匱如屋平頂而前有槅門

時祭儀（春分秋分二祭日同）

齋戒（前三日）

古有諏日卜牲筮尸之文今家不藏龜并無筮人自可不用若尸則三代以後並無及者惟齋戒之禮必不可缺古者三日齋七日戒今斷以三日使

易行也齋者不飲酒不茹葷謂不食葱蒜韭薤之類戒則男女異寢處不弔喪問疾并不預凶穢雜事齋服青見前

迫日（前一日）　掃除室堂（室卽家堂堂者前堂三間也若下祭只在家堂中）

設位（家堂設六案六長几如正謁儀前堂設六案十二椅并祔者之椅其一負中屛南向近西爲太祖位其一負中屛南向近東而去屛半武爲世室位其一負左牆西向北上而去牆半武爲高祖位其一負左牆西向南下爲祖位其二負右牆東向一北上一南下爲曾祖位考位）

香案（家堂前堂每案設鑪一燭臺二）

家堂東下案　壺一　琖（十三）　傍設澡槃帨有架（前堂同）

前堂東下案　尊壺（各一）　爵（十二）　斝（十二）　晝鐘（不計數）　西下案　樂器（大同小同銅吹簫笛管笙絃拍板大鼓小鼓如下祭俱設室中）　階下大鑪有松禁

擇儐二人（卽弟子姪中擇能者爲左右儐司贊唱右儐兼祝報如上祭則祝報另設二人）

庖四人　樂員四人（卽歌師樂神之員也或淸樂能術燕禮者亦可用）

主人省牲（羊一豕一下祭祗用豕）　殺牲（剝滌藏堂下側室）　瘞毛血

授庖爲槃（六）　副槃（六）　鼎盂（三十）　俎槃（三十上祭加十二）　銂梡（三十）

主婦授內饔（卽內婦婢）　簠簋（十二）　清鍾（十八）　籩（四十八上祭加十六）　豆（四十八上祭加十六）

帥諸婦（弟子姪婦）　辨簠簋籩豆所需實者

謁薦獻奠貴賤通行惟祭分三等（見前卷）　下祭祗及三代中祭及高祖始祖上祭并及諸祧如祫禘禮

則上祭但加之冬至一歲祭其二分時祭上中均等所略殊者上祭增俎二牲俎二加籩加豆各二耳若下祭則但不出堂而祭于室（說見前卷）減二鼎二獻其餘皆同故凡增減者略分詳于下便自瞭然若祭薦之分前屢言之總是有牲有常時曰祭無牲有常時曰薦無牲無常時曰獻有常時而儀總殺曰奠各隨其輕重而以意行之可耳

器壺義見前壺卽尊也周禮司尊彝云朝踐用兩壺尊饋獻用兩壺尊大凡祭有尊有貳尊者儲酒之器也貳者副也謂用一尊又備一尊也但古有

多尊復多貳者如大祭八尊有貳又大祭三貳則祭祖爲中祭亦原有中祭再貳之文此祇一尊一副者以今無尸酳無旅酬用酒不必多也或曰尊壺非兩物左傳曰樽以魯壺禮記云五獻之尊門內壺又云尊用壺而不用缶似壺本尊中之名然特牲禮云視壺濯尊則旣壺又尊顯可兩用无壺製有方圓壺有吭尊無吭則以尊爲壺以壺爲琖分用尤便至酒器有琖有爵有斝此用三代祭器以進獻者明堂位曰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三者本三代分器而在祭時嘗兼用之如詩曰洗

爵奠斝記曰琖斝及尸類特側有小大琖最小說已見前爵則形類雀而有足較大于琖斝則如甒而有兩耳或曰可受六升雖未必然然較爵大矣禮獻爵貴小不貴大故禮器貴者獻爵賤者獻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此皆過爲隆殺之言今限以三品小不踰琖大不過斝則雖三獻五獻七獻以漸加大而仍不失之角散之賤特其製古必用玉用瑤今擬以玉琖一金琖十二（金卽銅也此當用白金）金爵犀斝各十二稍備華貴至壽鍾若干者說文鍾酒器古凡土木祭器多畫以爲飾如畫山畫靁類其

所備之數則祇一琖備灌其諸琖爵斝壽鍾俱備三五七獻并酳神之用非洗設也鑪燭臺澡槃帨大鑪俱見前

古壺尊觶斝皆有托以庋之其庋壺尊者謂之棜禁庋觶斝者謂之學舟皆承托之器也今稱壺尊之托爲架稱觶斝之托爲匜俗亦用之但古今製各不同壺底平則不用架盃有足則不用匜且尊者廢禁以庋足高卑爲隆殺其足卑而如無禁者翻謂之尊如儀禮廢爵廢敦類則何如無禁爲更尊也若壺尊有勺所以挹酒而注之爵者古有龍

勺蒲勺諸名皆用木爲之而刻龍蓹諸文于其器今壺有吭可寫酒故亦不用（或尊用一勺見後儀）

古祭祀皆有歌樂虞書以搏拊笙鏞饗祭使祖考來格商周有頌詩頌樂列代有廟樂禮運凡祭列其琴瑟管籥鐘磬是也故諸祭惟日祭月祭不用樂若時祭歲祭大祭則皆用之郊特牲謂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此是妄言觀祭統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但今世士大夫家不畜樂工不貯樂器而鄉俗師巫婆娑樂神則又非正祭所宜用惟歌師以歌曲鼓吹能作迎送神曲者最與古合否則以樂人宴侑者當之雖不能自製樂章別設宮調然祗近代通行金元曲名在明世太常廟樂皆襲其聲如所稱朝天子殿前歡類今皆可用此正準今酌古而兩無礙者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大同小同銅吹皆響樂也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律者竹管同者銅管鄭註云以銅爲管曰同大同卽漢晉銅角之製小同叭喇也樂部有大橫吹小橫吹名爲銅吹卽今灑捺也古行之燕饗之樂而後世軍中鐃吹雜用之名爲響樂此今樂之最近古者若簫笛管笙絃卽古絲竹匏三音而竹匏形製亦俱照古不改惟絃則琴瑟頻重各代以二絃提琴三絃絃子然亦古絃遺製所以逐聲節樂者卽拍板代木亦隋唐器也至樂府有神絃曲卽琵琶楚詞吹參差兮誰思參差笙也若近代有神簫神鼓諸器則別有形製總不可用

禮器堂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堂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則壺尊樂器其所列之位旣分上下又分東西今壺尊不在上而亦在下者礙神位也且壺尊俱在東樂器俱在西者以一尊一壺則壺爲尊之貳不能兩分若樂器則案架相依別無筍簴何能對列耶則卽此一列亦斟酌有據如此

古有左儐右儐爲贊唱而設唐開元禮有贊唱員二人禮運修其祝嘏祝以主人之辭告神嘏以神之辭告主人此另是二人今但設引贊一人通贊一人以當左右儐而祝嘏兩告則卽以通贊代爲之祝文告孝飲福告慈亦無有缺若上祭則增設二人更爲美備耳

周禮庖人掌供祭祀物羞卽籩豆所實物也內饔掌祭祀割烹之事卽鼎俎事也今反以鼎俎屬庖

人以簠簋籩豆屬內婦（卽內饔類）似乎相反但庖人主辨畜食物并市買庶羞原該內外二饔之職今不能多設饔人則割烹在庖而餘則內人自主之此正相需爲禮者何相反乎

王制註諸侯祭以太牢得殺牛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曾子曰諸侯祭牲曰太牢大夫祭牲曰少牢士祭牲曰特豕庶進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豕之薦則是天子諸侯皆用太牢牛羊豕三物惟大夫祗少牢羊豕耳今太牢之享自天子而外皆無此禮雖上祭貴于諸侯下祭不及大夫

亦斷以少牢爲度所謂酌貴賤之間而得其中耳

若古殺牲必當日而此先一日者古君親殺牲今不親殺不惟鸞刀割刀貴割賤割今無此禮只祭貴精潔臨期刲滌必不精腥血滿庭必不潔況事死如事生豈有人子生前曾司屠宰而祖父親御庖割以食之之事禮有必不可行并不必存其意者尸與此等是也

瘞毛血亦隨地瘞埋已耳且不必告宋氏禮有進毛血禮按禮祝告毛血名告幽全以其血備名告幽以其色純名告全全者毛色不雜所謂祝詔于室者正詔此也今祭無牲毛之等無赤白黑三色之辨無純雜之分則持其毛以進將欲何告不告而猶進之將何爲此豈可食乎（今世凡禮祭俱無一不悖古禮而獨于毛血一節遵行不徹覩此可廢然返矣）

古有生牲入俎者如豚肩不揜豆類有熟牲入俎者如熟其殽類有炙肉如薦其燔炙類有烹肉如毛炰胾羹類但其制有先後而器之大小因之蓋殺牲煮牲炙牲烹牲皆在廟中故自殺牲後先以生肉入俎所謂薦腥也然後將生肉煮之于鑊復入俎薦之所謂薦熟也但其肉未爛復將熟肉投

之于鼎而烹之所謂鼎也又將鼎肉以匕出之而陳之木梡之上所謂俎也又將鼎肉入之小鼎而和菜作羹所謂鉶羹也故在廟中先有鑊鼎俎鉶四器周禮小宗伯祭之日省鑊詩何以湘之維錡及釜皆鑊類所以煮牲今付牲在庖可無此矣詩鼎鼐及鼒皆烹牲之器器有大小故其名不同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有豕鼎皆不一器但每一鼎必有一俎一鉶俎以木爲之平面如槃而下有足鉶則鼎之小者今三器俱無其制矣第器制雖亡而用不可缺古鼎用銅今以錫代之如

盂而上有高蓋每獻則啟蓋作趺而安盂身于其上故名鼎盂俎代以槃而去足名俎槃副則槃之略減小者鍘直以磁盂爲之便盛羮則曰鍘椀而已若又不能則或純以磁爲之而大小花色分作三等亦可用

鍾酒器名琖之大者曰鍾簠簋所以盛黍稷者今易以小木槃以古有敦槃之名皆黍稷器也籩豆見前

古壺尊鼎俎皆有冪所以覆諸器而拒塵上者今北方尚用之南則否又鼎有匕用棘木爲之所以横概牲體而升之于俎今鼎俎悉付之庖矣且升俎之物不必卽鼎物故不用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較

辨定祭禮通俗譜 四

辨明焚香灼油燎（儀見前）主人（下祭用長子上祭中祭用貴者若兄弟同貴則仍序長次如子姪有貴者則長于攝祭而以貴者序攝者後）等（主婦弟子姪并婦）各易盛服（貴者易新服婦命服餘各本等新服）詣家堂

（贊）序立（主人主婦居中弟以次東弟婦以次西爲一列子姪以次由中至東婦以次由中至西爲一列有母列西上一位有庶母列西稍上一位女弟與婦列女與子姪列若有次嫡并貴不主祭者則與婦廁主人主婦後爲第二列而降于姪爲第三列（贊）如子姪貴者則但與婦廁主者後仍第二列拜同）

揖（主人等各分立或分坐主祭者出一行坐）

樂作（用大小銅吹大鼓同）闋（止也）（贊）啟祏（下祭祗啟左右祏後同）

樂再作　闋　（贊）出主（出主匱門牌亦然主不去冒）

樂三作　闋　（贊）安主（去主冒入座主人奉安考主主婦奉安妣主遍）

祭義夏后氏祭闇用昏時殷祭陽以日中惟周祭從朝至闇竆一日之力少牢所謂旦明行事于路祭于季氏質明行事晏朝而退是也

禮凡祭之日必先作樂以降神然後灌鬯郊特牲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閒也則未灌以

前大樂三闋此是恒禮不止殷人也禮作樂以降神尸入即作樂以降神周禮大司樂凡樂九變以降神皆在灌鬯之先故周禮鄭註云先奏六樂以致其神而後灌焉則三代之制必先奏樂且必三闋六樂九變無單奏者

〔贊〕〔行灌禮〕（右賓取香草末和酒于琖授主人主人受之）〔贊〕〔跪〕（衆皆跪）〔贊〕〔灌〕（主人以琖三灌于地）〔贊〕〔興〕（主人等各退後三步復進立）〔贊〕〔迎神〕（樂作）〔贊〕〔拜〕（衆皆拜）〔興拜興跪〕（樂止）〔贊〕〔祝告〕（祝讀祝文畢）〔贊〕〔伏〕（樂作）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灌爲祭禮之最先者自安主之後即當灌以降神然後迎牲行朝踐禮故灌必在室王入太室灌是也（此時主未出堂）灌必在地灌地以降神是也（朱禮用茅沙盆大謬說見前）但此是天子諸侯之禮故儀禮大夫士有奠而無灌即諸侯有灌而或無鬯王制所謂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兄大夫士乎但降神迎神是祭時要禮而王度記有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則自天子至庶人皆得有灌鬯之禮特天子用鬱則魏略云大秦有蘇合薰陸鬱金芸膠十二種古未通中國祗貢天子故惟天子得用之若蘭薰諸草即今香草也諸侯大夫皆可通用則但用香草之末而和之清酒之中葢鬯本酒名先釀秬黍以爲酒其氣條暢因以名鬯然後築鬱以和之築鬱者擣鬱也其所擣之器亦俱香木故又曰暢臼以椈杵以梧謂椈與梧皆香器也則擣薰蕭以和酒最是易事賈侍中不識築字謂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則憑臆可笑若盧植謂鬱金秬黍共釀而爲酒則周禮鬱人鬯人明分二事不可通矣若其器則天子用圭瓚諸侯用玉璋皆貴重之物故今亦以玉爲之至如祭脂達

臭用蕭合黍稷膟膋炳之使臭達牆屋此眞天子之禮在大夫士並不一有且其儀在薦熟後或云在薦腥時不可考今俱不用

祝報見前祝告祝以文告神俗所謂讀祝也古祝告在薦獻前儀禮少牢禮于實鼎舉俎後將迎尸設祭即行祝告可驗今在初獻後或三獻後然後讀祝誤矣兄讀祝二字亦不通祝者職事之名古以祝官且以祝氏如衛祝鮀類祝文者祝其人告其文也讀祝則讀其人矣又古無紙故書祝文板竹間今既用紙又復糊板亦非是

郊特牲直祭祝主索祭祝祊此與詔爽詔牲等同並非祝告天下有一祭屢告者乎

祝文式　維□□某年干支某月干支朔越某日干支孝孫某（槪以孫字不稱曾玄等）謹以柔毛剛鬣粢盛庶羞祗修時祭于先始祖考某官某府君先祖妣某封某贈某氏先某祖考（不祧主）某官某府君先某祖妣某封某贈某氏（下祭無此）先高祖考某官某府君先高祖妣某封某贈某氏（曾祖至考同）以某親某官祔食（祔主）尚饗

郊特牲謂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據此則諸侯卿大夫士凡祭自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如詩曾孫燕喜書有道曾孫類但下祭三代若止稱曾孫則反與下祭無別且孫可以該諸孫猶祖可以該諸祖如始祖廟稱祖廟則祭祖廟以下自可統稱孝孫此亦上下並通者若不別稱孝子者則孫可該子也

贊　行薦腥禮

主人出迎牲（內于庭）宰牲（分兩肩兩胉兩髀爲六體羊豕同）治腥槃（每槃腥羊豕各一體每副槃以切羊豕脯肝實之）主人引槃入祝以幣從（卷蘊爲幣）贊　奠幣（祝奠幣各案前）贊　薦腥（主人奉槃主婦奉副奠于各案）

贊　初獻　主者詣案前　贊　跪（衆皆跪）贊　獻（主人奉清醆主婦奉醴醆儐受奠之）起（樂作止下祭于廟時啓中廂出主安位訖）贊　迎主出堂（用饗樂導出）贊　安主（各安位訖）贊　祭神（樂作）贊　拜（衆皆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贊　行薦熟禮

庖進熟槃（每槃熟羊豕肉各一方每副槃以炙羊豕肉實之）主人引槃入　贊　薦熟（儀如前）

贊　再獻（主人奉清爵主婦奉醴爵餘儀如前）

此卽朝踐禮也又名朝事禮器君親割牲夫人薦盎鄭註謂朝事時也但朝事從灌後卽行薦腥禮

孔疏所謂祼鬯旣訖君出廟門迎牲納于庭乃殺牲薦之周禮註九獻有四節其一節曰祼其二節曰薦腥是也祇制牲爲腥各有裁制士喪禮分七體特牲分九體少牢分十一體其中有肩胉髀脅脊臂臑肫脡骼諸名總是以前後左右分貴賤之等周禮內饔掌割亨有辨體謂解羊豕之體而辨其前後左右橫直之不同今其制已不可考則但分六體而以前爲貴以後爲賤而次第獻之似亦不失禮意矣槃副見前

薦腥爲行獻之始故主人告神大夫贊佐以幣從

此亦朝踐時一大節目况終祭無獻幣者故用之但禮註以幣告庭中此從禮器納牲詔于庭語而臆會之者夫納牲之告安用幣乎

禮君親制祭謂進腥之時斷割牲肝以祭神于室又祭時有加脟離脟嚌脟諸儀則副以脟肝甚爲得當若副炙則毛詩或燔或炙周禮註熟物有炙有燔儀禮從燔羞燔皆是炙肉然皆以賓獻卽副俎也

天子九獻則在灌時已二獻矣至朝踐薦腥則主人三獻主婦四獻不無太數今中祭五獻則斷以朝踐爲一獻之始而後薦熟二獻正祭三獻遷餕四獻酳神五獻而上祭則于酳神後再加獻爲（下祭祇薦熟正祭酳神三獻上祭加籩豆一獻合酳一獻爲七獻）此獻之數也古獻祇一爵不知考妣分合何等今合主人主婦爲並獻而以二爵進考妣較爲近禮况古用酒不一周禮五齊皆可取獻禮運有玄酒醴醆粢醍澄酒之別大抵由濁而清分列堂室而獻則多用濁酒如大祫注朝踐用泛齊醴齊皆是滓酒可驗也今不備五齊不列堂室但分清濁二種而以主人主婦合進之則二爵並獻不亦宜乎

古薦腥之後行薦熟禮周禮註九獻之節其三曰薦熟是也禮運鄭註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故薦熟在薦腥之後正祭之前但其祭必在堂禮器鄭註謂薦熟必在堂則迎主出堂然後薦熟此定禮也若于此又獻則正九獻所謂薦熟時體解其牲而烹之王以玉爵獻盎齊卽此是也

初獻用琖再獻用爵者以列琖在室列爵在堂也

尊壺互用或尊貯醴酒壺貯清酒一勺挹一吭寫亦通（或銀勺或磁勺俱可用）

贊行祭禮

內饔奉簠簋（簠一盛黍稷簋一盛稻菽以授主人）清鍾（清鍾三茶湯飯以授主婦）贊進粢飲（主人奉簠簋主婦奉清鍾奠于各案）贊侑奏清樂（以絃和歌）闋

庖奉鼎盂（五羊豕魚雁鵝）俎槃（五卽五鼎之肩可切聶者以授主人上祭加二俎）鉶椀（五卽五鼎之羹也以授主婦）贊進鼎俎（主人奉鼎俎奠于各案）進鉶（主婦奉鉶奠于各案）贊侑奏管樂（以笙管笛和歌）闋

贊三獻（儀如前）

贊迎主入室（用響樂導入）贊安主（各安位訖）贊遷餕（移堂上饌食奠各案前）贊侑奏合樂（合絃管笙笛以和歌）闋

贊四獻（儀如前）

〔贊〕受酢（主人主婦詣香案前）〔贊〕跪（衆皆跪贊取神前酒爵授主人清領授主婦）〔贊〕神

賜飲食（主人啐酒主婦啐茶授執事）〔贊〕起謝神（樂作）〔贊〕拜（衆皆拜）興拜

興平身（樂止）徹籑

此正祭禮也又名直祭又謂之設祭在薦熟出堂後卽當行之但古無成說在禮註薦熟後復有饋食設祭合烹薦腥爓諸名參錯難辨遂有謂薦熟卽饋食者有謂饋食卽合烹者有謂饋食合烹卽薦腥爓者有謂饋食薦熟薦腥爓總屬正祭者說各不同但薦熟之後其爲名雖多而總屬一祭合烹饋食薦腥爓設祭相去不遠惟薦熟則斷非饋

食合烹諸節所得混稱薦熟在鑊合烹饋食在鼎器不同也薦熟在堂饋食則半在堂而半在室地不同也薦熟近朝踐而饋食合烹則將薦腥爓而散爲宗族兄弟退食之餕候不同也是薦熟合烹有截然其難通者故周禮大宗伯註始則灌鬯以求神既灌則獻牲以薦腥既獻則解牲體以薦熟既薦則薦黍稷以饋食截然四節今不名饋食亦不名合烹并薦腥爓而但以祭名該之此正祭也禮所謂正祭在堂直祭祝于主正指此也

周禮有六穀六清諸物六穀稻黍之屬以簠簋盛之謂之粢盛六清漿酏之屬以鍾琖盛之亦謂之清飲今以茶代水以湯代漿以飯代糜取其便俗若鼎俎之制則但用五牲入鼎而卽以五牲外膚可薦切而食者名之爲俎五牲之汁可和菜而爲羹者實之爲鉶其鼎羞俎羹鉶載說見前

〔物〕孟子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註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今牲用少牢則鼎亦但用五鼎而止但舊禮註三鼎特豕魚腊五鼎羊豕魚腊膚九鼎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則似雜出少倫理何也以膚宜入俎腊宜入豆腸胃不知出何牲二

鮮不當複魚腊也今五鼎之數羊一豕二雁三翰四鱗五羊豕者毛牲也雁翰者羽牲也魚者鱗牲也古云士庶之祭魚雁而已雁者鵝也曲禮雞曰翰音禮註六牲馬牛羊豕犬雞

上祭無加鼎而有加俎古正俎之外原有肵俎肵者敬也言敬而加之非正俎也但鼎俎數奇舊五俎之外設陪俎三然後加肵一仍是奇數今無陪俎而祗加一肵則偶矣加二者合奇數也古云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是俎原得備鳥獸二肉今加一鳥俎加一獸俎以雉兎獐鵝之肉登之

頗爲不謬其加籩加豆見後

俎鉶之制原所以輔鼎者故有陪鼎之稱大抵七鼎中之肉以升于俎則俎卽鼎也鉶則卽取鼎中物而和以羮如牛鼎則鉶羮之芼用藿而臭用膷羊鼎則鉶羮之芼用苦而臭用臐豕鼎則鉶羮之芼用薇而臭用膮類則仍用鼎肉而和以諸菜名曰羞鼎亦名曰羮鼎其于古何與焉（列鼎俎式以五鼎近筵南爲一列五俎居中爲一列五鉶近筵北爲一列鼎以汞蓋作尖其高出鉶俎上）

祭祀堂上用清歌堂下用管樂此是恒禮如虞書堂上琴瑟以詠堂下管鼗笙鏞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祭統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尚書大傳古者升歌清廟堂上大琴達越堂下鐘鼓笙瑟皆是至于合樂則如儀禮工歌笙入合樂工歌者清歌也笙入卽笙管樂也合樂者合琴瑟笙管上下之樂而總爲之也今以清樂代清歌以管樂代下管以絃管笙笛並作代合樂此亦去古不遠者

周禮尸出入奏肆夏王出入奏王夏凡一舉一動皆有樂今主出入但以響樂導之亦奏夏之意

禮設祭在堂設饌在室故禮器註薦熟設祭皆在

堂而少牢饋食在奧室則更延尸而入于奧是以九獻儀于朝踐後退而合亨至薦熟之時是設饌在堂也乃復延尸入室徙堂上之饌于室內而王乃獻尸是正祭合亨半在堂而半在室此禮之一定而可據者兄獻尸後原有[illegible]酢主人之儀而合亨旣畢又有與宗族兄弟[illegible][illegible]之與則借此饋食一嘗神酢一嘗合餕而發厭之爲日中之養此亦禮意之曲至者也餕卽餕謂食祭之餘饌也曲禮餕餘不祭儀禮有上餕下餕皆作餕古朝事初獻之後卽行酢禮主人獻尸尸酢主人此卽二端二禮互相酬報之義但嫌其太數故于饋食時及終祭行之若儀禮受酢之儀又有尸摶飯授主人主人實于左袂而挂袂于季指然後寫袂中之飯而出之樂間此禮之最猥瑣無狀者朱氏禮于他重禮皆不解而此則偏有之且此行于初獻之後並非飲福受胙之儀而註爲受胙誤矣先仲氏曰受胙者受酢之訛也良然

贊迎主出堂（用響樂導出）贊安主（各安位訖）

贊行酳禮

內饔奉籩（八菓羞四餈羞四以授主人）豆（八脯臘四葅醢四以授主婦）贊進籩

豆（主人奉籩主婦奉豆奠于各案籩左豆右）贊侑　奏合樂　闋

贊五獻（主人奉清笇主婦奉醴笇餘儀如前上祭加二籩二豆實以方物薦畢加一獻諸弟子姪并婦合作一獻凡七獻）

贊飲福受胙（主人主婦詣香案前）贊跪（衆皆跪徹取神笇授主人脯豆授主婦）贊神賜飲食（主人啐酒主婦嚌脯授執事）贊起謝神（樂作）贊拜（衆皆拜）興拜興跪（樂止）贊嘏告（嘏南面立告畢）贊伏（樂作）興拜興拜興平身

（樂止）徹籑

贊送神（焚紙幣大爐用響樂導入）贊內主（合牌與室送入麗室）閉祏　揖出

特牲少牢皆有酳神之禮酳者食後以酒蕩口而演養之也故饋食之後必用酳禮所以演養主神者九獻自饋食後薦加籩豆而酌醴祭酳正謂此也但古有王酳后酳及諸卿大夫酳不無太數今祇以主人主婦合酳之且一如古禮以籩豆之薦酌酒以酳豈非斟酌盡善乎

物籩豆所實物古有成數大抵饋食之籩用棗栗桃乾䕩（乾梅）榛實諸物加籩之實用菱芡栗脯諸物羞籩之實用糗餌粉餈諸物雖品數不同要不外槁核鮮蒂乾餚蒸餌四種今定以八籩而分作兩羞以槁核如榛實栗脯蒍肉榧胎之類鮮蒂如櫻榛蓮芡蔬奈梨棗之類總名菓羞以乾餚如餅餌炊炙之類蒸餌如麪粉糕糗之類總名餐羞此籩之實也若朝事之豆有脾析豚拍即牲物也有鹿臡麋臡麇臡鹿醢則野牲物也有魚醢蜃醢蠃醢蚳醢則蟲物也有菖菹菁菹葵菹韭菹則植物也郊特牲註所謂籩豆偶者有植物是也加豆有雁醢兎醢筍菹菭菹亦即野牲植物之類要其概亦總不外脯脡修腊醢鮓菹齏四種今定以八豆而分作脯腊菹醢如羊豕之拍折雞鴨之膴脬雉兎獐鹿之醢膾魚鮐之鮓醬筍脯藕莛芹絲菭髮菌餅薯胼稙種皆可取用禮云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此豆之實也若加籩加豆則奇物異珍有即用之趙岐註獵較謂異珍難得得則雖較而不禁正謂是耳

周禮九獻之節天子上公俱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士三獻天子大祫十有二獻今下祭以三獻爲度中祭以五獻爲度若上祭豈無並侯伯而跨子男者則擬加二獻非越分也兒酳神之禮原有酳及賓從者則自爲六獻而以諸弟子姪一獻當合酳之禮豈爲過乎（周禮凡加籩豆謂尸食訖酳神所加之籩豆則正在行酳禮之際）

古飮酢之禮以尸酢主人主人飮之謂之飮酢以其爲受福故又謂之飮福若受膰歸脤諸禮則分受祭肉又在飮福之後腥曰脤熟曰膰皆祭肉也今祭畢分牲俗名散胙亦遺意也

儀禮少牢嘏告主人有皇尸命工祝承致諸語似汚邪之祝徼福太多似不如用詩句八字所謂崇此簡易耳

嘏告式　皇祖命工祝承致錫爾純嘏于孫其湛

若貴者在官則諸兄弟攝祭有告文

告文式　孝孫某官某使孝孫（若是庶孫稱介孫）某執其

常事致告

朱氏家禮于三獻之後有主人以下皆出闔門祝噫歆然後啓門一節初甚疑之後較儀禮文知此是喪禮有萬萬不可行者儀禮旣夕與虞祭皆有聲三啓戶之文謂啓殯之際與葬畢歸祭魂無所依故祝先闔戶使男女踊哭戶外至升堂止哭然後聲三啓戶鄭註聲者噫歆也謂將啓戶警覺鬼神也則此是喪祭之禮與祭禮並無干涉而以此爲吉祭是吉凶並行禮制大壞矣又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于祝告時亦止哭作聲三而大戴禮諸侯遷廟亦聲三以警神聽然後入告此亦凶喪之禮初薨遷國魂無所依與啓殯葬歸假假正同今堂堂盛祭有廟有祏可憑可依而忽作此不祥之禮何鹵莽至此且噫歆二字出自鄭註禮文無有此必齊俗鄉語如春秋登來論語文莫之類今欲行此禮而噫歆之聲作何咳吐盍亦就訂禮者一明問之

朱禮于受胙後又有告利成一節按儀禮告利成者利訓養成訓備謂祭畢而養已備可以起矣此是諷尸使起而難以明言因託爲告主人以諷之

故告利成後卽云尸謖尸謖者尸起也今祭不扮尸將欲誰告朱禮于祭禮大小節目茫然不諳而獨于祝噫歆告利成兩事似以爲奇節而並取之然俱是差錯或有爲朱辨者云告尸與告主一也今雖無尸然主自在也主在則利成何不可告而曰不然曾子問有云陰厭無尸則不告利成鄭註謂利成之告禮之施于尸者無尸不告禮文彰彰也世不識禮亦不識禮記耶

古有祊祭一在祭日所謂道求而未得者一在次日所謂索祭者俱在門房祭日在門內之房次日

在門外之房今以過于瓔櫝皆不用

宗堂長孫有貴者卽于宗堂啟三㸑而行此禮若止下祭則家堂宗堂俱但啟左右祏出主于室俟行薦腥禮後然後啟中㸑出主安主行薦熟禮祭禮酳禮三獻不迎主出入餘儀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彭軌元車陸爵文端）較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

四時薦新儀

薦日主人等詣家堂　常服　盥　啟祏　闢匣門

焚香灼油燎

主人奠新（或粢或鼎）清鍾（一茶）籩（四菓蓏二餈羞二）主婦奠副（新鼎則副粢新粢則副鼎）清鍾（一飯）豆（四脯腊二葅醢二）告（某年月日孝孫某等祗薦時羞敢告）

降　拜二（迎神）　獻一（如祭獻儀）　拜二（送神）　焚幣　閉祏　出

薦新說見前但所薦有三一五穀麥菽黍稻是也一蔬菓櫻韭棗芰是也一鱻腥魚鮪羔雁是也然薦必有副如薦蔬穀以鱻腥副之薦鱻腥以蔬穀副之一薦祗一副如薦韭祗用卵薦麥祗用魚薦黍祗用豚薦稻祗用雁類稻黍以粢魚豕以鼎隨薦器所用而副器因之

三薦之外復有薦好羞一禮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謂生時所好者如文王嗜菖歜曾皙嗜羊棗屈到嗜芰類生好之則死羞之此是恒禮而屈建

以非儀却之不孝甚矣但常祭之時好物或不能適登且祖先具在不便加器則于登物時薦之此亦薦新中之一大節也（周禮加籩豆原有菱芡不知屈建何以言非薦品也）

薦不用簠簋以薦黍薦稻薦稷各有正薦則五穀不必另設也但薦雖各時而概用稻飯則以稻爲恒食非簠簋所儲物耳

士薦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特豚者豕之一體周禮註小豕也羔亦羊之小者但楚語又云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故略用籩豆以見意若儀禮有薦新如朔奠用特豚魚腊三鼎則喪中之薦與此不同

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宗廟諸薦之獻自此始然含桃之薦已見月令或漢初失此禮故言之豈始自漢乎

薦祗在寢今之家堂是也然禮毎言薦于寢廟必兼廟言者以爲此廟中之寢非薦在廟也祭出主薦不出主主尚不出况出廟乎

〔歲薦儀〕（夏至日）

薦日詣家堂埽除　主人等常服　盥　啓祏　闢匱門　焚香灼油燎

告（某年月日孝孫某等祗修歲薦敢告）　降　拜二（迎神）

主人奠簠一（黍稷）簋一（稻菽）鼐一（牲獻）鼎一（禽魚）俎一（拍折）主婦奠淸鍾三（湯飯）茶　鉶鼎（一牲湆）　陪鉶（二魚湆禽）　一獻（儀見前）

主人奠籩四（菓羞餈羞）主婦奠豆四（膴脯菹醢）　再獻

拜二（送神）　焚幣　徹　閉祏　出

此家堂之薦貴賤並行者儀義俱見前

宗堂長孫儀並同

魏高堂隆曰士特豚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必三牲也庶人則惟其時宜魚鴈而已故一鼎一鼐略爲大小以合奇數其所實或羊豕野牲或雞魚皆可用鉶本陪鼎以一加二亦奇數也特豚者豕之一體與特豕不同

〔歲祭儀〕（冬至日歲薦在內）

齋戒（前三日）

迨日掃除室堂（室卽藏祏之室堂前堂也歲薦祗在室中）

設位（室堂俱中設二案一近西爲始祖位一近東稍南爲世室位兩傍各五案爲祧祖位　啓左祏）

（設一短屛蔽長房高祧匱室仍閉如故）

香案（室堂每案設爐一燭臺二）

室東下案　尊壺（各一）　琖（二十五）　傍設澡槃帨有架（前堂同）

堂東下案　尊壺（各一）　爵（二十四）　斝（二十四）　畵鍾（不計數）　西

下案 樂器（大同小同銅吹簫笛管笙絃拍板大鼓小鼓）
階下大鑪有桉禁
擇儐二人 祝嘏二人（族中子弟能者爲之）庖饔四人 樂員
四人
主人（推最貴者爲之貴同則仍以親序若貴相懸者不得僭越）省牲（豕一羊一）殺牲（剝滌
藏堂下側室）瘞毛血（歲薦無省牲以下三事）
授庖人薦槃（十二歲薦不用）鼎盂（六十）俎槃（六十）銅椀（六十）
授饔人箴簠（二十二）清鍾（三十六）籩（九十六）豆（九十六）
辨明焚香灼油燎 主人等（通族每房若干人不婦俱）各易盛
服（貴者易朝服餘各本等新服）贊 序立（主人居中長房長孫次主人後次貴者又次長孫後

其餘以世次左右分列）贊 揖（儀見前）
樂作（用大小同銅吹大鼓）闋 贊 啟祏
樂再作 闋 贊 出主
樂三作 闋 贊 安主
贊 行灌禮（歲薦無此）
（右儐取香草末和酒主琖授主者）贊 跪（衆皆跪）贊 灌（三灌于地）贊 興（主人等各退後
三步復進立）
贊 迎神（樂作）贊 拜（衆皆拜）贊 興拜興跪（樂止）贊 祝告（祝讀祝文畢）贊
伏（樂作）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贊 行[illegible]禮（歲薦無此）

主人出迎牲（內于庭）宰牲（分兩肩獻中墊餘以左右分十體）治腥槃（每槃
腥羊豕各一體）主人引槃入祝以幣從（卷紙爲十二幣）贊 奠幣（祝奠幣各
案前）贊 薦腥（奠案[illegible]）
贊 初獻 主者詣案前 贊 跪（衆皆跪）贊 獻（主者奉琖儐者奠各案龕室每
室各二）退（樂止）
贊 迎主出堂（用饗樂導出）贊 安主（各安位前）贊 祭神（樂作）贊 拜（衆皆
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贊 行薦熟禮（歲薦無此）
庖進熟槃（每槃熟羊豕各一體）主人引槃入 贊 薦熟（儀如前）
贊 再獻（亞者奉爵餘如前）

贊 行祭禮（此後歲薦俱同祗少二獻并主不出入耳）
饔奉饌簋（黍稷稻粱各一）清鍾（茶湯飯各三）贊 進黍飲（奠各案）贊 侑
奏清樂（如前）闋
庖奉鼎盂（羊豕魚鴈[illegible]各五）俎槃（脾臁拍析各五）銅椀（雜羹各五）贊 進鼎
俎 進銅（奠各案）贊 侑 奏管樂 闋
贊 三獻（此長房長孫主之以歲薦倣此耳）
贊 迎主入室（用饗樂導入）安主 遷饌（移堂上饋食奠各案前）贊 侑
奏合樂 闋
贊 四獻（此次貴主之[illegible]）
贊 受胙 跪（皆跪儐取神前酒爵授主者）贊 神賜飲食（主者啐酒[illegible]）

贊起謝神（樂止）贊拜（皆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徹　燕

周禮司尊凡時祭必朝踐兩尊再獻又兩尊則一祭原有設四尊者今宗堂之燕慮酒不足則較時祭加二尊禮固有如是也

祝文　以祗修時祭時字易歲字（長孫歲薦祗自告如前歲薦儀）

祭時燕兄弟古無明文惟特牲少牢諸禮于賓長獻尸後有主人獻賓及衆賓與堂下獻長兄弟衆兄弟之文皆在尸未卒食之前則燕禮原有舉之養食先者故楚茨詩皇尸載起神保聿歸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正言皇尸入室燕禮遂作所謂燕不在堂而在寢者此時正相合也若陽厭尸謖改饌作燕則又祭畢之燕中庸燕毛在旅酬後此稍不同然正可並舉耳徐說見前

燕以長房長孫主爵謂收族固宗房事也此時貴者當易服以昭穆爲次第後燕亦然

贊迎主出堂（用響樂導出）贊安主

贊行酳禮

饗奉籩（菓羞四餈羞四）豆（脯腊四菹醢四）贊進籩豆（奠各案）贊侑　奏合樂闋

贊五獻（此昭穆最尊者一人主之主者奉爵餘儀同）

贊進加籩加豆（奠各案歲薦無此）

贊六獻（此又大賓者主之無則仍用主初二獻者歲薦無此）

贊七獻（此通族推各房尊者各主之歲薦無此）

贊飲福受胙（主者詣案前）贊跪（皆跪嘏致神等授主者）贊神賜飲食（主者啐酒訖）贊起謝神（樂作）贊拜（皆拜）興拜興跪（樂止）贊嘏告（告畢）

贊伏（樂作）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徹　燕

贊送神　焚幣　內主　閉祏　揖　出

嘏告式見時祭儀

若貴者在官兄弟攝祭其攝儀攝告文式與時祭同

忌奠儀

忌日主人等詣家堂　素服　盥　焚香灼油燎

出主（考忌與妣俱妣忌與考俱）跪　告（今某日爲□□諱辰孝子某等敬申哀奠敢告）

起　拜二

設箸盞二　清鍾三　主人奠鼎（一牲）陪鼎（一野牲）俎（一雜胾）

主婦奠鉶（一雜羹）豆（八膴腊四菹醢四）好羞槃（謂生平所嗜物）獻（用醴）

（酒不計數）拜四

徹（無時）焚幣　閉祏　出

齋服有玄端素端二色皆可用

奠有多鼎如遣奠用五鼎大斂奠用三鼎類若餘

奠不過一鼎今斷以一鼎一陪則亦酌諸奠而得其中者若周禮好羞原以生平所好食物言此與祭義思其所嗜意同（說見前）至豆籩適爲今祇列八豆者按朔奠無籩有豆雜記遣奠有載粻者而有子譏爲失禮則餦餭粉糗奠所不用若其餘諸奠則無不以脯醢醴酒爲常用之物故獻爵純用醴酒八豆純用脯醢而籩羞不用此正以忌日寓喪奠之意所謂無其禮而有其義者世不之知禮宜共鑒之

墓祭儀（淸明日 霜降日）

前一日埽塋 葺封 視疆域 歸

省牲（羊一豕一）殺牲（剝滌或牷獻或體獻隨俗行事）

擇儐二人 鼓吹四人

設神亭（虛位）治牲槃（長槃二）黍稷槃（連槅）淸鍾槃（木盆有葢）鼎俎槃（用一槃中分三行五槅前行五槅代牲鼎次行五槅代熟肉三行五槅代羹鉶）籩豆槃（用一槃中分四行四格前行四格菓籩二行四格餈籩三行四格醢豆四行四格菹豆）琖 爵 斝 尊 壺 香爐 燭臺 紙幣 諸需用物

向晨 備舟車（或舟或車）主人男婦等 葢仗 鼓吹迎神亭并牲禮往 設席 鋪氈毹 易盛服（如府祭儀）

進牲槃以下五槃訖

贊 序立（如前）揖（皆揖）跪（皆跪）贊 祝告（祝讀文畢）贊 伏（樂作）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贊 行初獻禮

主者（長貴嫡三者見前）詣案前 贊 跪（皆跪）獻（主人奉考琖主婦奉妣琖儐受奠）起（皆起）

贊 行再獻禮

主者（初獻用貴嫡則此以長者主再獻）詣案前 贊 跪（皆跪）獻（主人奉考爵主婦奉妣爵）起（皆起）

贊 行三獻禮

主者（子弟姪并婦等主三獻）詣案前 贊 跪（皆跪）獻（男各奉考斝婦各奉妣斝）起（皆起）

贊 復位 拜（樂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贊 焚幣 徹奠 鼓吹迎神亭返

墓祭祠后土儀

設席 奠牲槃三（豕雞魚）籩豆槃八（菓二餈二腊二醢二）淸鍾槃二（湯飯）紙幣

贊 就位（以次貴者主之）

贊 跪 祝告（祝讀文畢）贊 伏（樂作）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贊 行三獻禮

主者詣案前（贊）〔跪〕（贊）〔初獻〕〔再獻〕〔三獻〕〔起〕（作樂）〔拜〕興拜興平身（樂止）（贊）〔焚幣〕徹

古墓祭有用牲牢者椎牛祭墓是也有用牲鼎者使奴入市買肉是也但三禮不及墓祭遂鮮考據此彷彿廟祭而以通俗例行之其鼎俎籩豆各有槃槅此非杜撰明制宮中小饗獻及小燕享俱用之便于行庖李獻吉傳中所稱攢槃者是也今俗亦名攢槅大抵時俗所通用者今一準以鼎俎籩豆之數則通俗而仍不失古制大意所謂禮貴達情者此耳餘說見前

特牲諸禮凡衆賓兄弟皆可酳尸此三獻與前時祭歲祭終獻皆同

周禮冢人職凡祭墓必以冢人扮后土氏尸以祭墓必當祠土神也今俗例亦有之但俗行在祭墓前今移在後用宋儒禮云

祝文式（用宋製）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子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歲序流易（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瞻埽封塋不勝感慕謹以潔牲庶羞祇薦歲事尚饗

祠后土祝文式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某躬修歲事于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惟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尚饗

清明霜降不能兩行清明用牲牢鼓樂儐贊奠獻男婦俱詣故謂之祭若霜降祇可用鼎俎籩豆黍稷清鍾數樂而餘俱無有則薦而已矣然但稱祭不及薦者以祭可該薦且古無墓薦名色既將議禮則一名亦不可杜撰防自用也是譜極辨正朱禮之謬而獨于墓祭二祝文純用朱禮蓋不敢自爲制作如此

祭外神禮（附）

若外神之祭則莫如社

古天子祭天地凡大示地示圜丘方澤諸祭皆王天地大神言此惟天子得祀之若又曰土示曰五方之示則雖同是地而祇及方神所謂五方之社自諸侯大夫以下及士庶皆可私祀故祭法云王自立社曰王社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諸侯自立社曰侯社爲百姓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此直如後世里社之制凡一鄉一井皆得設壇壝以申禱賽周禮所謂州社市社春秋所謂

書社千社清丘之社皆是也但古禮國社侯社明分爲二而今則祇以社稷一壇當國家之祭非州縣官不得與而民間社祀則另設城隍土地諸神載在祠典城隍惟官祭而土地則各方各里皆得下逮是土地一祭其即古者民社之遺與第其神則古以后土爲土神（共工氏之子名后土）農與稷爲田主之神（厲山氏之子名農稷卽棄也）今世俗亦多立名氏以徼敕封然率不典無可據則祇虛其名曰土穀之神而已若其祭期則用春秋之二仲隨俗定日明堂位云春社秋省載芟傳春藉田而祈社稷民相傳秋報

社稷古但言春秋而日則卜之至其儀其物則應有牲幣粢盛巫史皷樂等以諸禮云司祝用牲幣季冬命太史賦犧牲諸侯社稷用少牢惟社丘供其粢盛與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與男巫望衍女巫祓除（今上巳祓除亦名社祭）等則夫社酒社飯社肉社旂社皷社簫雖草野朴略不無可笑然亦古禮均有之非戲事也

周禮大司徒云田主各以其野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農稷爲田主神其所樹社樹則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樹之遂以名其社與野如樹松則曰松社松野樹栗則曰栗社栗野類此卽後世櫟社枌榆社之所由昉也朱子不解田主爲田神以爲用所宜木爲社樹又用此社樹爲田之木主故其註魯論哀公問社章謂用所宜木以爲主此錯解周禮文又錯認齊論哀公問主于宰我是社主遂兩騎其說而周章爲言卽語類答問尚不能決不知社主之制以石不以木見春秋周禮諸註故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玄說以爲社主用石又後魏天下中太社石主遷于社宫則是社主不用木一語可決無煩擬議也

餘見予論語稽求篇

次附司命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司中者文昌第五星司命卽第四星也蓋天子祀司民司祿而諸侯以下多祀司命故楚詞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大司命爲三台中之上台主司命爲太尉少卽文昌官星今世士大夫家多祠文昌此本五祀七祀之一且又爲歷代所恒祭此祭神之最近古者特後世以梓潼張姓者當之則誕妄耳其祭期當在春時以春祀司

命冬祀泰厲也其物用特牲次用黍稷用酒醴設饌與五祀等禮器註凡社稷五祀皆三獻其特牲或用羽牲（古祇翰音今鷄鴨皆是）或以牲體代之皆可諸外祭用牲倣此

次則方嶽之神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註五嶽者東泰南霍西華北恒中嵩也五祀五嶽皆諸侯以下所得祭者但晉後極重東嶽今世相沿亦祇曉東嶽之祭此雖與五祀室神疏戚稍別不必定祀然祀亦無礙若謂季氏旅泰山到底是僭則季氏之旅本就泰山而祭之其名曰造且又以徧陳羣神之故其名曰旅造與旅皆祭之大者大夫有此自是犯分若今世爵閥原有貴于諸侯者諸侯卽當祭五方五祀山川社稷歲必徧舉誰謂泰山不可祀也

又次則古聖賢之在其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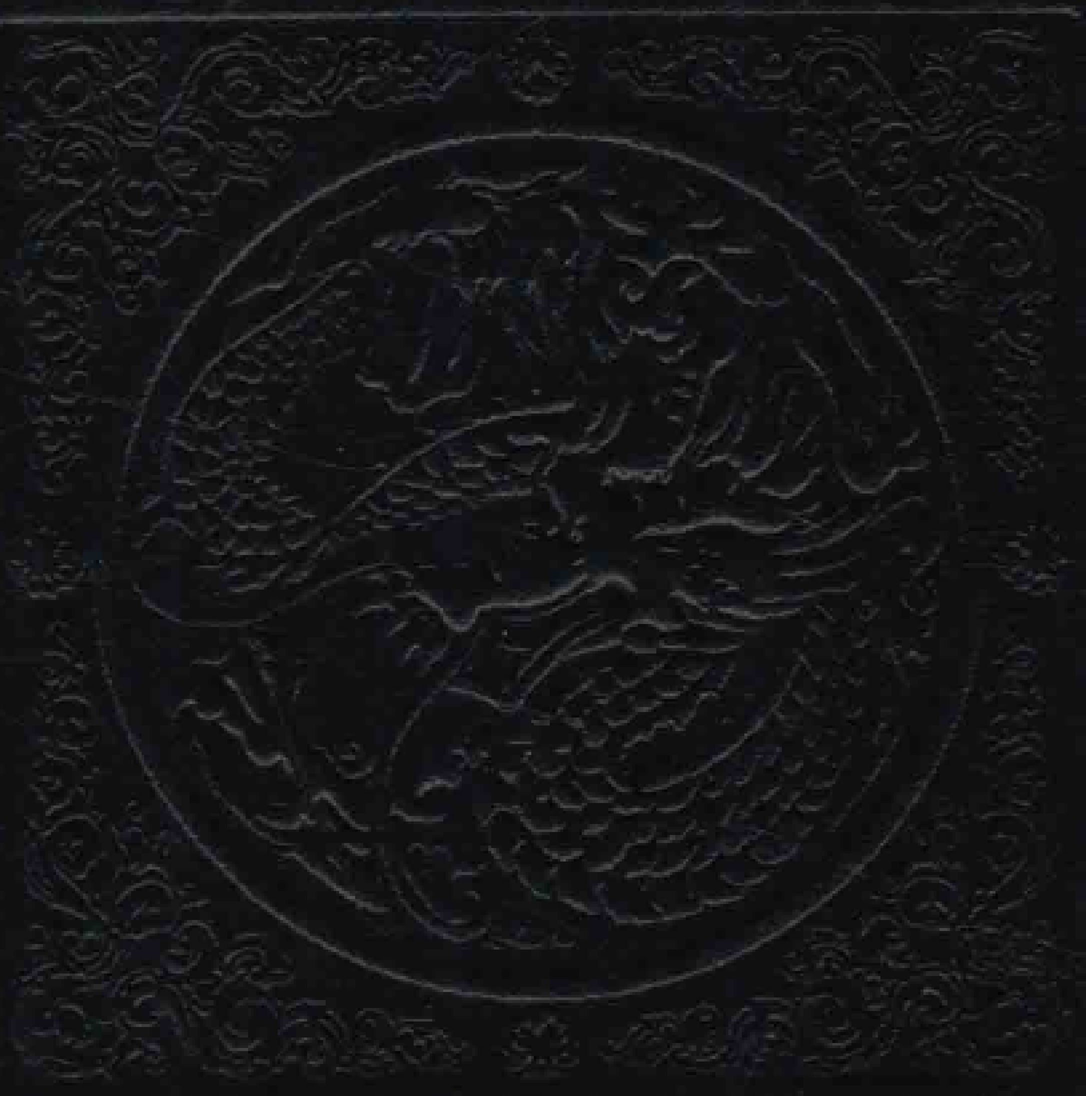
生其地如濟南祠伏生北海祠鄭康成類居游其地如桐鄉祠朱邑汚陽祠諸葛忠武侯類

古于先聖有釋菜釋奠之禮不尸不舞不備儀物不卜時日自天子至中下士皆可行之則孔子先聖漢儒先師在春秋二仲州縣官旣主殷祭而釋菜釋奠則學士隨時可行今徒以官祭之故致不學之儒反謂釋奠私祭爲僭爲褻而州縣官亦遂禁士子入學私祭是尊而不親將古禮所稱入學摯師博習親師諸義悉蕩然矣今欲入學祭則或致煩黷當先擇祠宇然後卜日設位合諸士子或子弟行事其儀物則設饌奠酒必潔致芹藻以少存釋菜之意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無迎尸以下之事鄭司農曰釋菜以古者士見師奉菜爲摯菜直是疏食菜羹之菜此與天子釋奠必合樂享幣不同蓋今之殷祭古亦名釋奠而釋菜則薄祭下逮學記曰皮弁祭菜文王世子曰釋菜不舞不授器一獻無介語是也

若五祀則歲徧焉

五祀見于儀禮周禮及禮運曲禮王制月令祭法曾子問諸經甚備大抵皆天子諸侯大夫以下及士庶人之通祭祇天子加二祀士庶或減二或減三耳若五祀之神則往有不同祭法以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爲五祀月令以戶竈中霤門行爲五祀而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諸君則又以門

戶井竈中霤爲五祀今斷從白虎通諸君者以司命別有祀公厲則在官于十月朔有鬼神壇之祀（此卽周禮冬堂贈無方之祭也）行則與門與戶較于出入稍重複而祖祓行道又非尋常所當祀則一如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而以井改行爲五者之神歲必徧禱歲徧者言每歲必周此五者也但貴則周之士庶則或祀竈或祀戶已耳若其祭期則月令每祀三月凡十二月皆有祭而獨中霤祇季夏一月多寡不均且季夏一月旣祭竈又祭中霤覺煩瀆無紀因祇以四立日并季夏

之朔行事一準月令四孟迎立主祭之義較爲精確若儀物則古用羊牲今亦第用羊而一如月令之戶先祭脾竈先祭肺中霤先祭心門先祭肝井先祭腎（或祇用此五物而羊牲以牲體代之）于是祭黍稷祭醴設饌凡三獻鄭註所謂五祀祭獻必以三爲度者若其祭所則古禮先設席在奧而後迎尸而祭于其地今無尸無奧則但設主而祭其地可已雖孔疏有殷祭在廟周祭在宮之分然此皆室神凡宮室皆有之不必廟也若荀子又云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此以禘祫烝嘗及大祫爲五祀與此不同